



民国国学文库

MIN GUO GUO XUE WEN KU

# 汉书

庄适 选注  
司马朝军 校订





民国国学文库  
MIN GUO GUO XUE WEN KU

# 汉书



司马朝军 校订  
庄适 选注

长江出版传媒 | 崇文书局



民国国学文库  
MIN GUO GUO XUE WEN KU

# 汉书

HAN SHU

庄适 选注  
司马朝军 校订

 长江出版传媒 |  崇文书局

图书在版编目（CIP）数据

汉书/庄适选注；司马朝军校订.—武汉：崇文书局，2014.8

（民国国学文库）

ISBN 978-7-5403-3439-0

I.①汉... II.①庄...②司... III.①中国历史—西汉时代—纪传体  
IV.①K234.104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（2014）第135355号

民国国学文库 汉书

出版发行：崇文书局

地 址：武汉市雄楚大街268号B座

印 制：武汉福海桑田彩印有限责任公司

开 本：145×210 1/32

印 张：7.375

版 次：2014年9月第一版

印 次：2014年9月第一次印刷

书 号：ISBN 978-7-5403-3439-0

定 价：18.00元

法律声明：本作品之装帧设计、出版、发行等著作权均受有关国际版权公约和我国法律保护。任何非经我社许可的仿制、改编、转载、印刷、销售之行为，我社将追究其法律责任。

法律顾问：湖北高驰律师事务所 邱启雄

# 总序

冯天瑜

作为汉字古典词，“国学”本谓周朝设于王城及诸侯国都的贵族学校，以与地方性、基层性的“乡校”“私学”相对应。隋唐以降实行科举制，朝廷设“国子监”，又称“国子学”，简称“国学”，有朝廷主持的国家学术之意。

时至近代，随着西学东渐的展开，与来自西洋的“西学”相比配，在汉字文化圈又有特指本国固有学术文化的“国学”一名出现。如江户幕府时期（1601—1867）的日本人，自18世纪起，把流行的学问归为三类：汉学（从中国传入）、兰学（从欧美传入，19世纪扩称洋学）、国学（从《古事记》《日本书纪》发展而来的日本固有学术）。19世纪末、20世纪初，中国留日学生与入日政治流亡者，以及活动于上海等地的学人，采借日本已经沿用百余年的“国学”一名，用指中国固有的学术文化。1902年梁启超（1873—1929）撰文，以“国学”与“外学”对应，强调二者的互动共济，梁氏曰：“今日欲使外学之真精神普及于祖国，则当转输之任者，必邃于国学，然后能收其效。”（《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》）1905年国粹派在上海创办《国粹学报》，公示“发明国学，保存国粹”宗旨。这里的“国学”意为“国粹之学”。该刊发表章太炎（1869—1936）、刘师培（1884—1920）、陈去病（1874—1933）等人的经学、史学、诸子学、文字训诂方面文章，以资激励汉人的民族精神与文化自信。从此，中国人开始在“中国固有学术文化”意义上使用“国学”一词，为“国故之学”的简称。所谓“国故”，指中国传统的学术文化之故实，此前清人多有用例，如魏源（1794—1857）认为，学者不应迷恋词章，学问要从“讨朝章、讨国故始”（《圣武记》卷一一），这“讨国故”的学问，也就是后来所谓之国学。

经清末民初诸学者（章太炎、梁启超、罗振玉、王国维、刘师培、黄侃、陈寅恪等）阐发和研究，国学所涉领域大定为：小学、经学、史学、诸子、文学，约与现代人文学的文、史、哲相当而又加以综汇，突现了中国固有学术整体性特征，可与现代学校的分科教学相得益彰、彼此促进，故自20世纪初叶以来，“国学”在中国于起伏跌宕间运行百年，

多以偏师出现，而时下又恰逢勃兴之际。

中国学术素有“文、史、哲不分家”的传统，中国学术的优势与缺陷皆与此传统相关。百年来的中国学校教育仿效近代西方学术体制，高度分科化，利弊互见。其利是促进分科之学的发展，其弊是强为分割知识。为克服破碎大道之弊，有人主张打通文、史、哲壁垒，于是便有综汇中国人文学的“国学”之创设，并编纂教材，进于学校教育、家庭教育、社会教育，其先导性教材结集，为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原商务印书馆由王云五策划并担任主编的《万有文库》之子系《学生国学文库》。所收均为四部重要著作。略举大凡：经部如诗、礼、春秋，史部如史、汉、五代，子部如庄、孟、荀、韩，并皆刊入；文辞则上溯汉、魏，下迄近代，诗歌则陶、谢、李、杜，均有单本，词则多采五代、两宋。丛书凡60册，已然囊括了“国学”之精粹。其鲜明之特色是选注者掺入了对原著的体味，经史诸书选辑各篇，以表见其书、其作家之思想精神、文学技术、历史脉络者为准。其无关宏旨者，概从删削、剔抉。选注者中不乏叶圣陶、茅盾、邹韬奋、傅东华这样的学界翘楚。他们对传统国学了然于胸，于选注自然是举重若轻，驾轻就熟。这样一份业经选注者消化、反刍的国学精神食粮自然更便于国学入门者吸收。

这样一套曾在20世纪初在传播传统文化、普及国学知识方面起到重要作用的丛书即便今天来看也是历久弥新。崇文书局因应时势，邀约深谙国学之行家里手于原辑适当删减、合并、校勘，以30册300余万言，易名《民国国学文库》呈献当今学子。诸书均分段落，作标点，繁难字加注音，以便省览。诸书原均有注释，古籍异释纷如，原已采其较长者，现做适当取舍、增删。诸书较为繁难、多音多义之字，均注现代汉语拼音，以便讽诵。诸书卷首，均有选注者序，述作者生平、本书概要、参考书举要等，凡所以示读者研究门径者，不厌其详，现一仍其旧。

这样一套入门的国学读物，读者苟能熟读而较之，冥默而求之，国学之精要自然神会。

是为序。

## 校订说明

丛书原名《学生国学文库》，为20世纪二三十年代商务印书馆王云五主编《万有文库》之子系，为突显其时代印记现易名为《民国国学文库》，奉献给广大国学爱好者。

原丛书共60种，考虑到难易程度、四部平衡、篇幅等因素，在广泛征求专家意见基础上，现删减为34种30册，基本保留了原书的篇章结构。因应时势有极少量的删节。

原文部分，均选用通用、权威版本全文校核，参以校订者己见做了必要的校核和改订。为阅读的通顺、便利，未一一标注版本出处。

注释根据原文的结构分别采用段后注、文后注，以便读者省览。原注作了适当增删，基本上保持原文字风格，之乎者也等虚词适当剔除，增删力求通畅、易懂，避免枝蔓。典实、注引做了力所能及的查证，但因才学有限疏漏可能在所难免。

原书为繁体竖排，现转简体横排。简化按通行规则，但考虑到作为国学读物，普及小学知识亦在情理之中，故而保留了少量通假字、繁体字、异体字，一般都出注说明，或许亦可增加读者的阅读兴趣和扩大知识面。

生僻、多音字作相应注音，原反切、同音、魏妥玛注音，均统一改现代汉语拼音。

国学读物校订，工作浩繁，往往顾此失彼，多有不当处，还望读者指正。

丛书校订工作由余欣然统筹。

## 绪言

《汉书》之作，始于班彪。彪以《史记》自武帝太初以后，皆缺而不录，乃作《后传》数十篇。彪子固，以所续未详，又缀集所闻，断代为之，起高帝，终平帝，讫王莽之诛，成为《汉书》。而八表及《天文志》未竟，即卒，和帝诏其妹昭就东观藏书踵成之，是《汉书》之成，实经班氏父子三人之手。

《史记》起五帝，讫汉武，凡五十万言，《汉书》只记一代，乃八十余万言，论者每以是定二书之优劣。然不能云尔也，迁主行文，固主载事，故《史》简而《汉》繁。况迁于经术之文，干济之策，多不收入，固则如贾谊之《治安策》，晁错之言兵事，赵充国之《屯田奏》等，凡关于国家大计不可缺者，无不备载；他如司马相如之《谕巴蜀檄》《谏猎赋》等，虽未见重要，亦可为后世词赋之祖。

固才较迁似逊，然其整齐一代之书，文瞻事详，与迁书异曲而同工。其于孔光、张禹，直笔诋谏，尽情描写，洵不愧为良史。而文法之谨严，叙事之清晰，尤非瑜不掩瑕之范书可比。故其书初出，即已传诵一时。

本编已属稿二次矣。第一次稿方在排比，而一·二八之变作，尽付劫灰。今兹重作，期限迫急，疏漏益多，倘蒙当代史学家加以指正，不胜欢幸！

本编初着手时，选材多与从姊丈翁佩孚先生商榷而定；先生绩学士，今归道山，已六年矣，竟不睹是编之成也！此次助编之翁萃，即其女公子；家学有自，而两代与此书为缘，亦可异已。

武进庄适识

1933年2月



- [高帝纪](#)
- [刘向传](#)
- [贾谊传](#)
- [晁错传](#)
- [李陵苏武传](#)
- [司马相如传](#)
- [张骞传](#)
- [霍光传](#)
- [赵充国传](#)
- [儒林传序](#)
- [循吏传序](#)
- [酷吏传序](#)
- [游侠传序](#)

# 高帝纪

高祖<sup>[1]</sup>，沛丰邑中阳里人也<sup>[2]</sup>，姓刘氏。母媪尝息大泽之陂<sup>[3]</sup>，梦与神遇<sup>[4]</sup>。是时雷电晦冥，父太公往视，则见交龙<sup>[5]</sup>于上。已而有娠，遂产高祖。

高祖为人，隆准而龙颜<sup>[6]</sup>，美须髯，左股有七十二黑子。宽仁爱人，意豁如也<sup>[7]</sup>。常有大度，不事家人生产作业。及壮，试吏<sup>[8]</sup>，为泗上亭长<sup>[9]</sup>，廷<sup>[10]</sup>中吏无所不狎侮。好酒及色。常从王媪、武负贳酒<sup>[11]</sup>，时饮醉卧，武负、王媪见其上常有怪。高祖每酤<sup>[12]</sup>留饮，酒讎数倍<sup>[13]</sup>。及见怪，岁竟，此两家常折券弃责<sup>[14]</sup>。

高祖常繇咸阳<sup>[15]</sup>，纵观秦皇帝<sup>[16]</sup>，喟然大息<sup>[17]</sup>，曰：“嗟乎，大丈夫当如此矣！”

单父人吕公<sup>[18]</sup>善沛令，辟仇，从之客，因家焉。沛中豪杰吏闻令有重客，皆往贺。萧何为主吏<sup>[19]</sup>，主进<sup>[20]</sup>，令诸大夫<sup>[21]</sup>曰：“进不满千钱，坐之堂下！”高祖为亭长，素易诸吏，乃给为谒<sup>[22]</sup>曰“贺钱万”，实不持一钱。谒入，吕公大惊，起，迎之门。吕公者，好相人，见高祖状貌，因重敬之，引入坐上坐<sup>[23]</sup>。萧何曰：“刘季固多大言，少成事。”高祖因狎侮诸客，遂坐上坐，无所诟<sup>[24]</sup>。酒阑<sup>[25]</sup>，吕公因目固留高祖<sup>[26]</sup>。竟酒，后。吕公曰：“臣少好相人，相人多矣，无如季相，愿季自爱。臣有息女<sup>[27]</sup>，愿为箕帚妾。”酒罢，吕媪怒吕公曰：“公始常欲奇此女，与贵人。沛令善公，求之不与，何自妄许与刘季！”吕公曰：“此非儿女子所知。”卒与高祖。吕公女即吕后也，生孝惠帝、鲁元公主。

高祖尝告归之田<sup>[28]</sup>。吕后与两子居田中，有一老父过请饮，吕后因铺之<sup>[29]</sup>。老父相后曰：“夫人天下贵人也。”令相两子，见孝惠帝，曰：“夫人所以贵者，乃此男也。”相鲁元公主，亦皆贵。老父已去，高祖适从旁舍来，吕后具言客有过，相我子母皆大贵。高祖问，曰：“未远。”乃追及，问老父。老父曰：“乡者夫人儿子皆以君，君相贵不可言。”高祖乃谢曰：“诚如父言，不敢忘德！”及高祖贵，遂不知老父处。

高祖为亭长，乃以竹皮为冠，令求盗之薛治<sup>[30]</sup>，时时冠之，及贵常冠，所谓“刘氏冠”也。

高祖以亭长为县送徒骊山<sup>[31]</sup>，徒多道亡。自度比至皆亡之，到丰西泽中亭<sup>[32]</sup>，止饮，夜皆解纵所送徒。曰：“公等皆去，吾亦从此逝矣！”徒中壮士愿从者十余人。高祖被酒<sup>[33]</sup>，夜径泽中<sup>[34]</sup>，令一人行前。行前者还报曰：“前有大蛇当径，愿还。”高祖醉，曰：“壮士行，何畏！”乃前，拔剑斩蛇。蛇分为两，道开。行数里，醉困卧<sup>[35]</sup>。后人来至蛇所，有一老妪夜哭。人问妪何哭，妪曰：“人杀吾子。”人曰：“妪子何为见杀？”妪曰：“吾子，白帝子也，化为蛇，当道，今者赤帝子斩之，故哭。”人乃以妪为不诚<sup>[36]</sup>，欲苦之，妪因忽不见。后人至，高祖觉。告高祖，高祖乃心独喜，自负。诸从者日益畏之。

秦始皇帝尝曰“东南有天子气”，于是东游以厌当之<sup>[37]</sup>。高祖隐于芒、砀山泽间<sup>[38]</sup>，吕后与人俱求，常得之。高祖怪，问之，吕后曰：“季所居上常有云气，故从往常得季。”高祖又喜。沛中子弟或闻之，多欲附者矣。

秦二世元年秋七月，陈涉起蕲<sup>[39]</sup>，至陈<sup>[40]</sup>，自立为楚王。遣武臣、张耳、陈余略赵地<sup>[41]</sup>。八月，武臣自立为赵王。郡县多杀长吏以应涉。九月，沛令欲以沛应之。掾、主吏萧何、曹参<sup>[42]</sup>曰：“君为秦吏，今欲背之，帅沛子弟，恐不听。愿君召诸亡在外者<sup>[43]</sup>，可得数百人，因以劫众<sup>[44]</sup>，众不敢不听。”乃令樊哙<sup>[45]</sup>召高祖。高祖之众已数百人矣。

于是樊哙从高祖来。沛令后悔，恐其有变，乃闭城守<sup>[46]</sup>，欲诛萧、曹。萧、曹恐，逾城保高祖<sup>[47]</sup>。高祖乃书帛射城上，与沛父老曰：“天下同苦秦久矣。今父老虽为沛令守，诸侯并起，今屠沛<sup>[48]</sup>。沛令共诛令，择可立之，以应诸侯，即室家完<sup>[49]</sup>。不然，父子俱屠，无为也。”父老乃帅子弟共杀沛令，开城门迎高祖，欲以为沛令。高祖曰：“天下方扰，诸侯并起，今置将不善，一败涂地。吾非敢自爱恐能薄<sup>[50]</sup>，不能完父兄子弟。此大事，愿更择可者。”萧、曹（等）皆文吏，自爱，恐事不就<sup>[51]</sup>，后秦种族其家<sup>[52]</sup>，尽让高祖。诸父老皆曰：“平生所闻刘季奇怪，当贵，且卜筮之，莫如刘季最吉。”高祖数让<sup>[53]</sup>。众莫肯为，高祖乃立为沛公。祠黄帝，祭蚩尤于沛廷，而衅鼓<sup>[54]</sup>。帜皆赤，由所杀蛇白帝子，[所]杀者赤帝子故也。于是少年豪吏如

萧、曹、樊哙等皆为收沛子弟，得三千人。

是月，项梁与兄子羽起吴<sup>[55]</sup>。田儵与从弟荣、横起齐<sup>[56]</sup>，自立为齐王。韩广自立为燕王。魏咎自立为魏王。陈涉之将周章<sup>[57]</sup>西入关，至戏<sup>[58]</sup>，秦将章邯距破之。

秦二年十月，沛公攻胡陵、方与<sup>[59]</sup>，还守丰。秦泗川监平将兵围丰<sup>[60]</sup>。二日，出与战，破之。令雍齿守丰。

十一月，沛公引兵之薛。秦泗川守壮<sup>[61]</sup>兵败于薛，走至戚<sup>[62]</sup>，沛公左司马得杀之。沛公还军亢父<sup>[63]</sup>，至方与。

赵王武臣为其将所杀。

十二月，楚王陈涉为其御庄贾所杀<sup>[64]</sup>。

魏人周市略地丰沛，使人谓雍齿曰：“丰，故梁徙也<sup>[65]</sup>，今魏地已定者数十城。齿今下魏，魏以齿为侯守丰<sup>[66]</sup>；不下，且屠丰！”雍齿雅不欲属沛公<sup>[67]</sup>，及魏招之，即反为魏守丰。沛公攻丰，不能取。沛公还之沛，怨雍齿与丰子弟畔之。

正月，张耳等立赵后赵歇为赵王。东阳宁君、秦嘉立景驹为楚王<sup>[68]</sup>，在留<sup>[69]</sup>。沛公往从之，道得张良，遂与俱见景驹，请兵以攻丰。时章邯从陈<sup>[70]</sup>，别将司马卬<sup>[71]</sup>将兵北定楚地，屠相<sup>[72]</sup>，至杨<sup>[73]</sup>。东阳宁君、沛公引兵西，与战萧西<sup>[74]</sup>，不利，还收兵聚留。二月，攻碭，三日拔之<sup>[75]</sup>。收碭兵，得六千人，与故合九千人。三月，攻下邑<sup>[76]</sup>，拔之。还击丰，不下。四月，项梁击杀景驹、秦嘉，止薛，沛公往见之。项梁益沛公卒五千人，五大夫将十人<sup>[77]</sup>。沛公还，引兵攻丰，拔之。雍齿奔魏。

五月，项羽拔襄城还<sup>[78]</sup>。项梁尽召别将<sup>[79]</sup>。六月，沛公如薛<sup>[80]</sup>，与项梁共立楚怀王孙心为楚怀王<sup>[81]</sup>。

章邯破杀魏王咎、齐王田儵于临济<sup>[82]</sup>。七月，大霖雨。沛公攻亢父。章邯围田荣于东阿<sup>[83]</sup>。沛公与项梁共救田荣，大破章邯东阿。田荣归，沛公、项羽追北<sup>[84]</sup>，至城阳<sup>[85]</sup>，攻屠其城。军濮阳东<sup>[86]</sup>，复与

章邯战，又破之。

章邯复振，守濮阳，环水<sup>[87]</sup>。沛公、项羽去，攻定陶<sup>[88]</sup>。八月，田荣立田儋子市为齐王。定陶未下，沛公与项羽西略地至雍丘<sup>[89]</sup>，与秦军战，大败之，斩三川守李由<sup>[90]</sup>。还攻外黄<sup>[91]</sup>，外黄未下。

项梁再破秦军，有骄色。宋义谏，不听。秦益章邯兵。九月，章邯夜衔枚击项梁定陶<sup>[92]</sup>，大破之，杀项梁。时连雨自七月至九月。沛公、项羽方攻陈留<sup>[93]</sup>，闻梁死，士卒恐，乃与将军吕臣引兵而东，徙怀王自盱台都彭城<sup>[94]</sup>。吕臣军彭城东，项羽军彭城西，沛公军砀。魏咎弟豹自立为魏王。

后九月<sup>[95]</sup>，怀王并吕臣、项羽军自将之。以沛公为砀郡长<sup>[96]</sup>，封武安侯，将砀郡兵。以羽为鲁公，封长安侯。吕臣为司徒，其父吕青为令尹。

章邯已破项梁，以为楚地兵不足忧，乃渡河北击赵王歇，大破之。歇保巨鹿城<sup>[97]</sup>，秦将王离围之<sup>[98]</sup>。赵数请救，怀王乃以宋义为上将，项羽为次将，范增为末将，北救赵。初，怀王与诸将约：“先人定关中者王之<sup>[99]</sup>！”当是时，秦兵强，常乘胜逐北，诸将莫利先入关<sup>[100]</sup>。独羽怨秦破项梁，奋势<sup>[101]</sup>，愿与沛公西入关。怀王诸老将皆曰：“项羽为人，慍悍祸贼<sup>[102]</sup>，尝攻襄城，襄城无噍类<sup>[103]</sup>，所过无不残灭。且楚数进取<sup>[104]</sup>，前陈王、项梁皆败<sup>[105]</sup>，不如更遣长者扶义而西，告谕秦父兄。秦父兄苦其主久矣，今诚得长者往，毋侵暴，宜可下。项羽不可遣，独沛公素宽大长者。”卒不许羽，而遣沛公西收陈王、项梁散卒。乃道砀至成阳与杠里<sup>[106]</sup>，攻秦军壁，破其二军。

秦三年十月，齐将田都畔田荣，将兵助项羽救赵。沛公攻破东郡尉于成武<sup>[107]</sup>。十一月，项羽杀宋义，并其兵渡河，自立为上将军，诸将黥布等皆属。十二月，沛公引兵至栗<sup>[108]</sup>，遇刚武侯<sup>[109]</sup>，夺其军四千余人，并之；与魏将皇欣、武满军合，攻秦军，破之。故齐王建孙田安下济北，从项羽救赵。羽大破秦军巨鹿下，虏王离，走章邯。

二月，沛公从砀北攻昌邑<sup>[110]</sup>，遇彭越。越助攻昌邑，未下。沛公西过高阳<sup>[111]</sup>，酈食其为里监门<sup>[112]</sup>，曰：“诸将过此者多，吾视沛公大度。”乃求见沛公。沛公方踞床，使两女子洗<sup>[113]</sup>。酈生不拜，长揖



曰：“足下必欲诛无道秦，不宜踞见长者！”于是沛公起，摄衣谢之，延上坐。食其说沛公袭陈留。沛公以为广野君，以其弟商为将，将陈留兵。三月，攻开封<sup>[114]</sup>，未拔。西与秦将杨熊会战白马<sup>[115]</sup>，又战曲遇东<sup>[116]</sup>，大破之。杨熊走之荥阳<sup>[117]</sup>，二世使使斩之以徇<sup>[118]</sup>。四月，南攻颍[川]阳<sup>[119]</sup>，屠之。因张良<sup>[120]</sup>遂略韩地。时赵别将司马印方欲渡河入关，沛公乃北攻平阴<sup>[121]</sup>，绝<sup>[122]</sup>河津。南，战洛阳东<sup>[123]</sup>，军不利，从轘轘至阳城<sup>[124]</sup>，收军中马骑。六月，与南阳守齮战犍东<sup>[125]</sup>，[大]破之。略南阳郡，南阳守走，保城守宛<sup>[126]</sup>。沛公引兵过宛西。张良谏曰：“沛公虽欲急人关，秦兵尚众，距险。今不下宛，宛从后击，强秦在前，此危道也。”于是沛公乃夜引军从他道还，偃旗帜，迟明<sup>[127]</sup>，围宛城三匝。南阳守欲自刭，其舍人<sup>[128]</sup>陈恢曰：“死未晚也。”乃逾城见沛公，曰：“臣闻足下约先入咸阳者王之。今足下留守宛，宛郡县连城数十，其吏民自以为降必死，故皆坚守乘城<sup>[129]</sup>。今足下尽日止攻，士死伤者必多；引兵去宛，宛必随足下；足下前则失咸阳之约，后有强宛之患。为足下计，莫若约降<sup>[130]</sup>，封其守<sup>[131]</sup>，因使止守，引其甲卒与之西。诸城未下者，闻声争开门而待足下，足下通行无所累。”沛公曰：“善。”七月，南阳守齮降，封为殷侯，封陈恢千户。引兵西，无不下者。至丹水<sup>[132]</sup>，高武侯鳃、襄侯王陵降。还攻胡阳<sup>[133]</sup>，遇番君别将梅锜<sup>[134]</sup>，与偕攻析、郦<sup>[135]</sup>，皆降。所过毋得卤掠，秦民喜。遣魏人宁昌使秦。是月章邯举军降项羽，羽以为雍王。瑕丘申阳下河南<sup>[136]</sup>。

八月，沛公攻武关<sup>[137]</sup>，入秦。秦相赵高恐，乃杀二世，使人来，欲约分王关中，沛公不许。九月，赵高立二世兄子子婴为秦王。子婴诛灭赵高，遣将兵距峽关<sup>[138]</sup>。沛公欲击之，张良曰：“秦兵尚强，未可轻。愿先遣人益张旗帜于山上为疑兵；使郦食其、陆贾往说秦将，啖以利<sup>[139]</sup>。”秦将果欲连和，沛公欲许之。张良曰：“此独其将欲叛，恐其士卒不从，不如因其怠懈击之。”沛公引兵绕峽关，逾蕞山<sup>[140]</sup>，击秦军，大破之蓝田南<sup>[141]</sup>，遂至蓝田。又战其北，秦兵大败。

元年冬十月，五星聚于东井。沛公至霸上<sup>[142]</sup>。秦王子婴素车白马，系颈以组<sup>[143]</sup>，封皇帝玺符节<sup>[144]</sup>，降枳道旁<sup>[145]</sup>。诸将或言诛秦王，沛公曰：“始怀王遣我，固以能宽容；且人已服降，杀之不祥。”乃以属吏<sup>[146]</sup>。遂西入咸阳。欲止宫休舍<sup>[147]</sup>，樊哙、张良谏，乃封秦重宝财物府库，还军霸上。萧何尽收秦丞相府图籍文书。

十一月，召诸县豪桀曰：“父老苦秦苛法久矣，诽谤者族<sup>[148]</sup>，耦语者弃市<sup>[149]</sup>。吾与诸侯约：‘先入关者王之！’吾当王关中。与父老约法三章耳：杀人者死，伤人及盗抵罪<sup>[150]</sup>。余悉除去秦法。吏民皆按堵<sup>[151]</sup>如故。凡吾所以来，为父兄除害，非有所侵暴，毋恐！且吾所以军霸上，待诸侯至而定要束<sup>[152]</sup>耳。”乃使人与秦吏行至县乡邑告谕之。秦民大喜，争持牛羊酒食献享军士。沛公让不受，曰：“仓粟多，不欲费民。”民又益喜，唯恐沛公不为秦王。

或说沛公曰：“秦富十倍天下，地形强。今闻章邯降项羽，羽号曰雍王，王关中。即来，沛公恐不得有此。可急使守函谷关<sup>[153]</sup>，毋内诸侯军<sup>[154]</sup>，稍征关中兵以自益，距<sup>[155]</sup>之。”沛公然其计，从之。十二月，项羽果帅诸侯兵欲西入关，关门闭。闻沛公已定关中，羽大怒，使黥布等攻破函谷关，遂至戏下<sup>[156]</sup>。

沛公左司马曹毋伤闻羽怒，欲攻沛公，使人言羽曰：“沛公欲王关中，令子婴相，珍宝尽有之。”欲以求封。亚父范增<sup>[157]</sup>说羽曰：“沛公居山东时，贪财好色，今闻其入关，珍物无所取，妇女无所幸，此其志不小。吾使人望其气，皆为龙，成五色，此天子气。急击之，勿失！”于是飨士<sup>[158]</sup>，旦日<sup>[159]</sup>合战。是时，羽兵四十万，号百万。沛公兵十万，号二十万，力不敌。会羽季父<sup>[160]</sup>左尹项伯素善张良，夜驰见张良，具告其实，欲与俱去，毋特俱死<sup>[161]</sup>。良曰：“臣为韩王送沛公，不可不告，亡去不义。”乃与项伯俱见沛公。沛公与伯约为婚姻，曰：“吾入关，秋豪无所敢取<sup>[162]</sup>，籍吏民<sup>[163]</sup>，封府库，待将军。所以守关者，备他盗也。日夜望将军到，岂敢反邪！愿伯明言不敢背德！”项伯许诺，即夜复去。戒沛公曰：“旦日不可不早自来谢！”项伯还，具以沛公言告羽，因曰：“沛公不先破关中兵，公巨能人乎<sup>[164]</sup>？且人有大功，击之不祥，不如因善之。”羽许诺。

沛公旦日从百余骑见羽鸿门<sup>[165]</sup>，谢曰：“臣与将军戮力攻秦<sup>[166]</sup>，将军战河北，臣战河南，不自意先入关，能破秦，与将军复相见。今者有小人言，令将军与臣有隙<sup>[167]</sup>。”羽曰：“此沛公左司马曹毋伤言之，不然，籍何以至此？”羽因留沛公饮。范增数目羽击沛公<sup>[168]</sup>，羽不应。范增起，出谓项庄<sup>[169]</sup>曰：“君王为人不忍，汝入以剑舞，因击沛公，杀之。不者，汝属且为所虏！”庄入为寿<sup>[170]</sup>。寿毕，曰：“军中无以为乐，请以剑舞。”因拔剑舞。项伯亦起舞，常以身翼蔽沛公。樊哙闻事急，直入，怒甚。羽壮之，赐以酒。哙因谯让羽<sup>[171]</sup>。有顷，沛公起如

厕，招樊哙出。置<sup>[172]</sup>车官属，独骑，与樊哙、靳强、滕公、纪成<sup>[173]</sup>步，从间道走军<sup>[174]</sup>，使张良留谢羽。羽问：“沛公安在？”曰：“闻将军有意督过之<sup>[175]</sup>，脱身去，间至军，故使臣献璧。”羽受之。又献玉斗范增，增怒，撞其斗，起曰：“吾属今为沛公虏矣！”

沛公归数日，羽引兵西屠咸阳，杀秦降王子婴，烧秦宫室，所过无不残灭，秦民大失望。羽使人还报怀王，怀王曰：“如约<sup>[176]</sup>！”羽怨怀王不肯令与沛公俱西入关，而北救赵，后天下约。乃曰：“怀王者，吾家所立耳，非有功伐<sup>[177]</sup>，何以得专主约！本定天下，诸将与籍也。”春正月，阳尊怀王为义帝<sup>[178]</sup>，实不用其命。

二月，羽自立为西楚霸王<sup>[179]</sup>，王梁、楚地九郡<sup>[180]</sup>，都彭城。背约，更立沛公为汉王，王巴、蜀、汉中四十一县<sup>[181]</sup>，都南郑<sup>[182]</sup>。三分关中，立秦三将：章邯为雍王，都废丘<sup>[183]</sup>；司马欣为塞王，都栎阳<sup>[184]</sup>；董翳为翟王，都高奴<sup>[185]</sup>。楚将瑕丘申阳为河南王，都洛阳<sup>[186]</sup>。赵将司马卬为殷王，都朝歌<sup>[187]</sup>。当阳君英布为九江王，都六<sup>[188]</sup>。怀王柱国共敖为临江王，都江陵<sup>[189]</sup>。番君吴芮为衡山王，都郴<sup>[190]</sup>。故齐王建孙田安为济北王。徙魏王豹为西魏王，都平阳<sup>[191]</sup>。徙燕王韩广为辽东王。燕将臧荼为燕王，都蓟<sup>[192]</sup>。徙齐王田市为胶东王。齐将田都为齐王，都临菑<sup>[193]</sup>。徙赵王歇为代王。赵相张耳为常山王。汉王怨羽之背约，欲攻之，丞相萧何谏，乃止。夏四月，诸侯罢戏下，各就国。

羽使卒三万人从汉王，楚子、诸侯人之慕从者数万人<sup>[194]</sup>，从杜南入蚀中<sup>[195]</sup>。张良辞归韩，汉王送至褒中<sup>[196]</sup>；因说汉王烧绝栈道<sup>[197]</sup>，以备诸侯盗兵，亦视项羽无东意<sup>[198]</sup>。

汉王既至南郑，诸将及士卒皆歌讴思东归<sup>[199]</sup>，多道亡还者。韩信为治粟都尉<sup>[200]</sup>，亦亡去，萧何追还之，因荐于汉王，曰：“必欲争天下，非信无可与计事者。”于是汉王齐戒<sup>[201]</sup>设坛场，拜信为大将军，问以计策。信对曰：“项羽背约而王君王于南郑，是迁<sup>[202]</sup>也。吏卒皆山东之人，日夜企而望归<sup>[203]</sup>，及其锋而用之，可以有大功。天下已定，民皆自宁，不可复用。不如决策东向。”因陈羽可图、三秦易并之计<sup>[204]</sup>。汉王大说，遂听信策，部署诸将。留萧何收巴蜀租，给军粮食。

五月，汉王引兵从故道出袭雍<sup>[205]</sup>。雍王邯迎击汉陈仓<sup>[206]</sup>，雍兵



败，还走；战好畤<sup>[207]</sup>，又大败，走废丘。汉王遂定雍地。东如咸阳，引兵围雍王废丘，而遣诸将略地。

田荣闻羽徙齐王市于胶东<sup>[208]</sup>，而立田都为齐王，大怒，以齐兵迎击田都。都走降楚。六月，田荣杀田市，自立为齐王。时彭越在巨野<sup>[209]</sup>，众万余人，无所属。荣与越将军印，因令反梁地。越击杀济北王安，荣遂并三齐<sup>[210]</sup>之地。燕王韩广亦不肯徙辽东<sup>[211]</sup>。秋八月，臧荼杀韩广，并其地。塞王欣、翟王翳皆降汉。

初，项梁立韩后公子成为韩王，张良为韩司徒。羽以良从汉王，韩王成又无功，故不遣就国，与俱至彭城，杀之。及闻汉王并关中，而齐、梁畔之，羽大怒，乃以故吴令郑昌为韩王，距汉。令萧公角击彭越<sup>[212]</sup>，越败角兵。时张良徇韩地<sup>[213]</sup>，遗羽书曰：“汉欲得关中，如约即止，不敢复东。”羽以故无西意，而北击齐。

九月，汉王遣将军薛欧、王吸出武关，因王陵兵<sup>[214]</sup>，从南阳迎太公、吕后于沛。羽闻之，发兵距之阳夏<sup>[215]</sup>，不得前。

二年，冬十月，项羽使九江王布杀义帝于郴<sup>[216]</sup>。

陈馀亦怨羽独不王己，从田荣藉<sup>[217]</sup>助兵，以击常山王张耳。耳败走降汉，汉王厚遇之。陈馀迎代王歇还赵，歇立馀为代王。

张良自韩间行归汉，汉王以为成信侯。汉王如陕<sup>[218]</sup>，镇抚关外父老<sup>[219]</sup>。河南王申阳降，置河南郡。使韩太尉韩信击韩，韩王郑昌降。十一月，立韩太尉信为韩王。汉王还归，都栎阳。使诸将略地，拔陇西<sup>[220]</sup>。以万人若<sup>[221]</sup>一郡降者，封万户。缮治河上<sup>[222]</sup>塞。故秦苑囿园池，令民得田之<sup>[223]</sup>。

春正月，羽击田荣城阳，荣败走平原<sup>[224]</sup>，平原民杀之。齐皆降楚，楚焚其城郭，齐人复畔之。

诸将拔北地<sup>[225]</sup>，虏雍王弟章平。赦罪人。

二月癸未，令民除秦社稷<sup>[226]</sup>，立汉社稷。施恩德，赐民爵<sup>[227]</sup>。蜀汉民给军事劳苦，复勿租税<sup>[228]</sup>二岁。关中卒从军者，复家一岁。举民年五十以上，有修行，能帅众为善，置以为三老，乡一人。择乡三老

一人为县三老，与县令丞尉以事相教，复勿繇<sup>[229]</sup>戍。以十月赐酒肉。

三月，汉王自临晋渡河<sup>[230]</sup>，魏王豹降，将兵从。下河内<sup>[231]</sup>，虜殷王卬，置河内郡。至修武<sup>[232]</sup>，陈平亡楚来降。汉王与语，说之，使参乘，监诸将。南渡平阴津<sup>[233]</sup>，至洛阳，新城<sup>[234]</sup>三老董公遮说汉王曰：“臣闻‘顺德者昌，逆德者亡’，‘兵出无名，事故不成’。故曰：‘明其为贼，敌乃可服。’项羽为无道，放杀其主，天下之贼也。夫仁不以勇，义不以力<sup>[235]</sup>，三军之众，为之素服，以告之诸侯，为此东伐，四海之内莫不仰德。此三王之举也<sup>[236]</sup>。”汉王曰：“善。非夫子无所闻！”于是汉王为义帝发丧，袒<sup>[237]</sup>而大哭，哀临<sup>[238]</sup>三日。发使告诸侯曰：“天下共立义帝，北面事之。今项羽放杀义帝江南，大逆无道。寡人亲为发丧，兵皆缟素。悉发关中兵，收三河<sup>[239]</sup>士，南浮江汉以下，愿从诸侯王击楚之杀义帝者！”

夏四月，田荣弟横收得数万人，立荣子广为齐王。羽虽闻汉东，既击齐，欲遂破之而后击汉；汉王以故得劫五诸侯兵<sup>[240]</sup>，东伐楚。到外黄，彭越将三万人归汉，汉王拜越为魏相国，令定梁也。汉王遂入彭城，收羽美人货赂，置酒高会<sup>[241]</sup>。羽闻之，令其将击齐，而自以精兵三万人从鲁出胡陵，至萧，晨击汉军，大战彭城灵璧东睢水上<sup>[242]</sup>，大破汉军，多杀士卒，睢水为之不流。围汉王三匝。大风从西北起，折木发屋，扬砂石，昼晦，楚军大乱，而汉王得与数十骑遁去。过沛，使人求室家，室家亦已亡，不相得。汉王道逢孝惠、鲁元，载行。楚骑追汉王，汉王急，推堕二子。滕公<sup>[243]</sup>下收载，遂得脱。审食其从太公、吕后间行，反遇楚军，羽常置军中以为质。

诸侯见汉败，皆亡去。塞王欣、翟王翳降楚，殷王卬死。吕后兄周吕侯将兵居下邑，汉王[往]从之。稍收士卒，军杨。汉王西过梁地，至虞<sup>[244]</sup>，谓谒者<sup>[245]</sup>随何曰：“公能说九江王布[使]举兵畔楚，项王必留击之。得留数月，吾取天下必矣。”随何往说布，果[使]畔楚。

五月，汉王屯荥阳，萧何发关中老弱未傅<sup>[246]</sup>者悉诣军。韩信亦收兵与汉王会，兵复大振。与楚战荥阳南京、索间<sup>[247]</sup>，破之。筑甬道，属河<sup>[248]</sup>，以取敖仓粟<sup>[249]</sup>。魏王豹谒归视亲疾<sup>[250]</sup>。至则绝河津<sup>[251]</sup>，反为<sup>[252]</sup>楚。

六月，汉王还栎阳。壬午，立太子，赦罪人。令诸侯子在关中者皆

集栎阳为卫。引水灌废丘，废丘降，章邯自杀。雍州<sup>[253]</sup>定八十余县，置河上、渭南、中地、陇西、上郡<sup>[254]</sup>。令祠官祀天地、四方、上帝、山川，以时祠之。兴关中卒乘<sup>[255]</sup>边塞。关中大饥，米斛万钱，人相食。令民就食蜀汉。

秋八月，汉王如荥阳，谓酈食其曰：“缓颊<sup>[256]</sup>往说魏王豹，能下之，以魏地万户封生<sup>[257]</sup>！”食其往，豹不听。汉王以韩信为左丞相，与曹参、灌婴俱击魏。食其还，汉王问：“魏大将谁也？”对曰：“柏直。”王曰：“是口尚乳臭<sup>[258]</sup>，不能当韩信。”“骑将谁也？”曰：“冯敬。”曰：“是秦将冯无择子<sup>[259]</sup>也，虽贤，不能当灌婴。”“步卒将谁也？”曰：“项它。”曰：“是不能当曹参。吾无患矣。”九月，信等虏豹，传诣荥阳<sup>[260]</sup>。定魏地，置河东、太原、上党郡。信使人请兵三万人，愿以北举燕赵，东击齐，南绝楚粮道。汉王与之。

三年，冬十月，韩信、张耳东下井陘击赵<sup>[261]</sup>，斩陈馥，获赵王歇。置常山、代郡。甲戌晦，日有食之。

十一月癸卯晦，日有食之。随何既说黥布，布起兵攻楚。楚使项声、龙且<sup>[262]</sup>攻布，布战不胜。十二月，布与随何间行归汉。汉王分之兵，与俱收兵至成皋<sup>[263]</sup>。

项羽数侵夺汉甬道，汉军乏食，与酈食其谋挠楚权<sup>[264]</sup>。食其欲立六国后以树党<sup>[265]</sup>，汉王刻印，将遣食其立之。以问张良，良发八难<sup>[266]</sup>。汉王辍饭吐哺<sup>[267]</sup>，曰：“竖儒！几败乃公<sup>[268]</sup>事！”令趋销印<sup>[269]</sup>。又问陈平，乃从其计，与平黄金四万斤，以间疏楚君臣。

夏四月，项羽围汉荥阳，汉王请和，割荥阳以西者为汉。亚父劝项羽急攻荥阳，汉王患之。陈平反间既行，羽果疑亚父，亚父大怒而去，发病死。

五月，将军纪信曰：“事急矣！臣请诳楚，可以间出<sup>[270]</sup>。”于是陈平夜出女子东门二千余人，楚因四面击之。纪信乃乘王车，黄屋左纛<sup>[271]</sup>，曰：“食尽，汉王降楚！”楚皆呼万岁，之城东观<sup>[272]</sup>，以故汉王得与数十骑出西门遁。令御史大夫周苛、魏豹、枞公守荥阳。羽见纪信，问：“汉王安在？”曰：“已出去矣。”羽烧杀信。而周苛、枞公相谓曰：“反国之王，难与守城。”因杀魏豹。

汉王出荥阳，至成皋。自成皋入关，收兵欲复东。辕生<sup>[273]</sup>说汉王曰：“汉与楚相距荥阳数岁，汉常困。愿君王出武关，项王必引兵南走<sup>[274]</sup>；王深壁，令荥阳、成皋间且得休息。使韩信等得辑河北赵地<sup>[275]</sup>，连燕齐，君王乃复走荥阳。

如此，则楚所备者多，力分。汉得休息，复与之战，破之必矣。”汉王从其计，出军宛叶间<sup>[276]</sup>，与黥布行收兵。羽闻汉王在宛，果引兵南；汉王坚壁不与战。是月，彭越渡睢，与项声、薛公战下邳<sup>[277]</sup>，破杀薛公。羽使终公守成皋，而自东击彭越。汉王引兵北，击破终公，复军成皋。六月，羽已破走彭越，闻汉复军成皋，乃引兵西拔荥阳城，生得周苛。羽谓苛：“为我将，以公为上将军，封三万户！”周苛骂曰：“若不趋降汉<sup>[278]</sup>，今为虏矣<sup>[279]</sup>！若非汉王敌也！”羽烹周苛<sup>[280]</sup>，并杀枞公，而虏韩王信，遂围成皋。汉王跳<sup>[281]</sup>，独与滕公共车出成皋玉门<sup>[282]</sup>，北渡河，宿小修武<sup>[283]</sup>。自称使者，晨驰人张耳、韩信壁，而夺之军。乃使张耳北收兵赵地。

秋七月，有星孛于大角。汉王得韩信军，复大振。八月，临河南乡<sup>[284]</sup>，军小修武，欲复战。郎中郑忠说止汉王，高垒深堑勿战。汉王听其计，使卢绾、刘贾将卒二万人，骑数百，渡白马津入楚地，佐彭越烧楚积聚<sup>[285]</sup>，复击破楚军燕郭西<sup>[286]</sup>，攻下睢阳、外黄十七城<sup>[287]</sup>。九月，羽谓海春侯大司马曹咎曰：“谨守成皋。即汉王欲挑战，慎勿与战，勿令得东而已。我十五日必定梁地，复从将军<sup>[288]</sup>。”羽引兵东击彭越。

汉王使酈食其说齐王田广，罢守兵，与汉和。

四年，冬十月，韩信用蒯通计，袭破齐<sup>[289]</sup>。齐王亨酈生，东走高密<sup>[290]</sup>。项羽闻韩信破齐，且欲击楚，使龙且救齐。

汉果数挑成皋战，楚军不出，使人辱之数日，大司马咎怒，渡兵汜水<sup>[291]</sup>。士卒半渡，汉击之，大破楚军，尽得楚国金玉货赂。大司马咎、长史欣皆自刭汜水上。汉王引兵渡河，复取成皋，军广武<sup>[292]</sup>，就敖仓食。

羽下梁地十余城，闻海春侯破，乃引兵还。汉军方围钟离昧<sup>[293]</sup>于荥阳东，闻羽至，尽走险阻。羽亦军广武，与汉相守。丁壮苦军旅，老

弱罢转饷<sup>[294]</sup>。汉王、羽相与临广武之[间]涧而语。羽欲与汉王独身挑战，汉王数<sup>[295]</sup>羽曰：“吾始与羽俱受命怀王，曰先定关中者王之。羽负约，王我于蜀汉，罪一也。羽矫杀卿子冠军<sup>[296]</sup>，自尊，罪二也。羽当以救赵还报<sup>[297]</sup>，而擅劫诸侯兵入关，罪三也。怀王约入秦无暴掠，羽烧秦宫室，掘始皇帝冢，收私其财，罪四也。又强杀秦降王子婴，罪五也。诈坑秦子弟新安<sup>[298]</sup>二十万，王其将，罪六也。皆王诸将善地，而徙逐故主，令臣下争畔逆，罪七也。出逐义帝彭城，自都之，夺韩王地，并王梁楚，多自与，罪八也。使人阴杀义帝江南，罪九也。夫为人臣而杀其主，杀[其]已降，为政不平，主约不信，天下所不容，大逆无道，罪十也。吾以义兵从诸侯诛残贼，使刑余罪人击公，何苦乃与公挑战！”羽大怒，伏弩射中汉王。汉王伤胸，乃打<sup>[299]</sup>足曰：“虏中吾指！”汉王病创卧，张良强请汉王起行劳军<sup>[300]</sup>，以安士卒，毋令楚乘胜。汉王出行军，疾甚，因驰入成皋。

十一月，韩信与灌婴击破楚军，杀楚将龙且，追至城阳，虏齐王广。齐相田横自立为齐王，奔彭越。

汉立张耳为赵王。

汉王疾瘡<sup>[301]</sup>，西入关，至栎阳，存问父老，置酒。梟故塞王欣头栎阳市<sup>[302]</sup>。留四日，复如军，军广武。关中兵益出，而彭越、田横居梁地，往来苦楚兵，绝其粮食。

韩信已破齐，使人言曰：“齐边楚<sup>[303]</sup>，权轻，不为假王，恐不能安齐。”汉王怒，欲攻之。张良曰：“不如因而立之，使自为守。”春二月，遣张良操印<sup>[304]</sup>，立韩信为齐王。

秋七月，立黥布为淮南王。

八月，初为算赋<sup>[305]</sup>。北貉、燕人来致梟骑助汉<sup>[306]</sup>。汉王下令：军士不幸死者，吏为衣衾棺敛，转送其家。四方归心焉。

项羽自知少助食尽，韩信又进兵击楚，羽患之。汉遣陆贾说羽，请太公，羽弗听。汉复使侯公说羽，羽乃与汉约，中分天下，割鸿沟以西为汉<sup>[307]</sup>，以东为楚。九月，归太公、吕后，军皆称万岁。乃封侯公为平国君。羽解而东归。汉王欲西归，张良、陈平谏曰：“今汉有天下太半，而诸侯皆附，楚兵罢食尽，此天亡之时，不因其几<sup>[308]</sup>而遂取之，



所谓养虎自遗患也。”汉王从之。

五年冬十月，汉王追项羽至阳夏南，止军，与齐王信、魏相国越期会击楚，至固陵<sup>[309]</sup>，不会。楚击汉军，大破之。汉王复入壁，深堑而守。谓张良曰：“诸侯不从，奈何？”良对曰：“楚兵且破，未有分地<sup>[310]</sup>，其不至固宜。君王能与共天下<sup>[311]</sup>，可立致也。齐王信之立，非君王意，信亦不自坚。彭越本定梁地，始君王以魏豹故，拜越为相国。今豹死，越亦望王，而君王不早定。今能取睢阳以北至谷城<sup>[312]</sup>皆以王彭越；从陈以东傅海与齐王信，信家在楚，其意欲复得故邑。能出捐<sup>[313]</sup>此地以许两人，使各自为战，则楚易败也。”于是汉王发使使韩信、彭越。至，皆引兵来。

十一月，刘贾入楚地，围寿春<sup>[314]</sup>。汉亦遣人诱楚大司马周殷。殷畔楚，以舒屠六<sup>[315]</sup>，举九江兵迎黥布，并行屠城父<sup>[316]</sup>，随刘贾皆会。

十二月，围羽垓下<sup>[317]</sup>。羽夜闻汉军四面皆楚歌，知尽得楚地，羽与数百骑走，是以兵大败。灌婴追斩羽东城<sup>[318]</sup>。楚地悉定，独鲁不下，汉王引天下兵欲屠之，为其守节礼义之国，乃持羽头示其父兄，鲁乃降。初，怀王封羽为鲁公，及死，鲁又为之坚守，故以鲁公葬羽于谷城。汉王为发丧，哭临而去。封项伯等四人为列侯，赐姓刘氏。诸民略在楚者皆归之……

春正月，追尊兄伯号曰武哀侯。下令曰：“楚地已定，义帝亡后<sup>[319]</sup>，欲存恤楚众，以定其主。齐王信习楚风俗，更立为楚王，王淮北，都下邳。魏相国建城侯彭越勤劳魏民，卑下士卒<sup>[320]</sup>，常以少击众，数破楚军，其以魏故地王之，号曰梁王，都定陶。”又曰：“兵不得休八年，万民与苦甚<sup>[321]</sup>，今天下事毕，其赦天下殊死以下<sup>[322]</sup>。”

于是诸侯上疏曰：“楚王韩信、韩王信、淮南王英布、梁王彭越、故衡山王吴芮、赵王张敖、燕王臧荼昧死再拜言，大王陛下：先时秦为亡道，天下诛之。大王先得秦王，定关中，于天下功最多。存亡定危，救败继绝，以安万民，功盛德厚。又加惠于诸侯王有功者，使得立社稷。地分已定，而位号比拟，亡上下之分<sup>[323]</sup>，大王功德之著，于后世不宣<sup>[324]</sup>。昧死再拜上皇帝尊号。”汉王曰：“寡人闻，帝者，贤者有也，虚言亡实之名，非所取也。今诸侯王皆推高寡人，将何以处之哉？”诸侯王皆曰：“大王起于细微，灭乱秦，威动海内。又以辟陋之

地<sup>[325]</sup>，自汉中行威德，诛不义，立有功，平定海内，功臣皆受地食邑，非私之也。大王德施四海，诸侯王不足以道之<sup>[326]</sup>，居帝位甚实宜，愿大王以幸天下。”汉王曰：“诸侯王幸以为便于天下之民，则可矣。”于是诸侯王及太尉长安侯臣绾等三百人，与博士稷嗣君叔孙通谨择良日二月甲午，上尊号，汉王即皇帝位于汜水之阳。尊王后曰皇后，太子曰皇太子，追尊先媪曰昭灵夫人……帝乃西都洛阳。

夏五月，兵皆罢归家……

帝置酒洛阳南宫。上曰：“通侯<sup>[327]</sup>诸将毋敢隐朕，皆言其情。吾所以有天下者何？项氏之所以失天下者何？”高起、王陵对曰：“陛下嫚而侮人<sup>[328]</sup>，项羽仁而敬人；然陛下使人攻城略地，所降下者，因以与之，与天下同利也，项羽妒贤嫉能，有功者害之，贤者疑之，战胜而不与人功，得地而不与人利，此其所以失天下也。”上曰：“公知其一，未知其二。夫运筹帷幄之中，决胜千里之外，吾不如子房；填国家<sup>[329]</sup>，抚百姓，给饷馈，不绝粮道，吾不如萧何；连百万之众，战必胜，攻必取，吾不如韩信。三者皆人杰，吾能用之，此吾所以取天下者也。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，此所以为我禽也<sup>[330]</sup>。”群臣说服<sup>[331]</sup>。

初，田横归彭越。项羽已灭，横惧诛，与宾客亡入海。

上恐其久为乱，遣使者赦横，曰：“横来，大者王，小者侯<sup>[332]</sup>；不来，且发兵加诛！”横惧，乘传诣洛阳<sup>[333]</sup>；未至三十里，自杀。上壮其节，为流涕，发卒二千人，以王礼葬焉。

戍卒娄敬求见，说<sup>[334]</sup>上曰：“陛下取天下与周异，而都洛阳，不便，不如入关，据秦之固。”上以问张良，良因劝上。是日，车驾西都长安<sup>[335]</sup>。拜娄敬为奉春君，赐姓刘氏。六月壬辰，大赦天下……

六年冬十月，令天下县邑城。

人告楚王信谋反。上问左右，左右争欲击之；用陈平计，乃伪游云梦<sup>[336]</sup>。十二月，会诸侯于陈，楚王信迎谒，因执之……上还至洛阳，赦韩信，封为淮阴侯……

上已封大功臣二十余人，其余争功，未得行封。上居南宫，从复道<sup>[337]</sup>上见诸将往往耦语，以问张良。良曰：“陛下与此属共取天下，今

已为天子，而所封皆故人所爱，所诛皆平生仇怨。今军吏计功，以天下为不足用遍封<sup>[338]</sup>，而恐以过失及诛，故相聚谋反耳。”上曰：“为之奈何？”良曰：“取上素所不快，计群臣所共知最甚者一人，先封以示群臣。”三月，上置酒，封雍齿，因趣丞相急定功行封。罢酒，群臣皆喜，曰：“雍齿且侯，吾属亡患矣！”

上归栎阳。五日一朝太公。太公家令<sup>[339]</sup>说太公曰：“天亡二日，土亡二王。皇帝虽子，人主也；太公虽父，人臣也。奈何令人主拜人臣！如此，则威重不行。”后上朝，太公拥彗<sup>[340]</sup>，迎门却行<sup>[341]</sup>。上大惊，下扶太公。太公曰：“帝，人主，奈何以我乱天下法！”于是上心善家令言，赐黄金五百斤。夏五月丙午，诏曰：“人之至亲，莫亲于父子，故父有天下传归于子，子有天下尊归于父，此人道之极也。前日天下大乱，兵革并起，万民苦殃，朕亲被坚执锐，自帅士卒，犯危难，平暴乱，立诸侯，偃兵息民，天下大安，此皆太公之教训也。诸王、通侯、将军、群卿、大夫已尊朕为皇帝，而太公未有号，今上尊太公曰太上皇！”

秋九月，匈奴围韩王信于马邑<sup>[342]</sup>，信降匈奴。

七年冬十月，上自将击韩王信于铜鞮<sup>[343]</sup>，斩其将。信亡走匈奴，[与]其将曼丘臣、王黄，共立故赵后赵利为王，收信散兵，与匈奴共距汉。上从晋阳连战<sup>[344]</sup>，乘胜逐北，至楼烦<sup>[345]</sup>，会大寒，士卒堕指者什二三<sup>[346]</sup>。遂至平城<sup>[347]</sup>，为匈奴所围七日，用陈平秘计得出。使樊噲留定代地<sup>[348]</sup>.....

九年冬十月，淮南王、梁王、赵王、楚王朝未央宫，置酒前殿。上奉玉卮<sup>[349]</sup>为太上皇寿，曰：“始大人常以臣亡赖<sup>[350]</sup>，不能治产业，不如仲力<sup>[351]</sup>。今某之业所就<sup>[352]</sup>孰与仲多？”殿上群臣皆称万岁，大笑为乐.....

十年.....秋七月癸卯，太上皇崩，葬万年<sup>[353]</sup>。赦栎阳囚死罪以下。八月，令诸侯王皆立太上皇庙于国都.....

十一年.....春正月，淮阴侯韩信谋反长安，夷三族<sup>[354]</sup>。将军柴武斩韩王信于参合<sup>[355]</sup>.....

二月，诏曰：“.....盖闻王者莫高于周文，伯<sup>[356]</sup>者莫高于齐桓，皆



待贤人而成名。今天下贤者智能岂特<sup>[357]</sup>古之人乎？患在人主不交故也，士奚由进！今吾以天之灵，贤士大夫定有天下，以为一家，欲其长久世世奉宗庙亡绝也。贤人已与我共平之矣，而不与吾共安利之，可乎？贤士大夫有肯从我游者，吾能尊显之。布告天下，使明知朕意。御史大夫昌下相国！相国酈侯下诸侯王！御史中执法下郡守<sup>[358]</sup>！其有意称明德者，必身劝为之驾<sup>[359]</sup>，遣诣相国府，署行、义、年<sup>[360]</sup>。有而弗言，觉，免<sup>[361]</sup>！年老癯病<sup>[362]</sup>，勿遣！”

三月，梁王彭越谋反，夷三族……

秋七月，淮南王布反。上问诸将，滕公言故楚令尹薛公有筹策。上召见，薛公言布形势，上善之，封薛公千户。诏王、相国择可立为淮南王者，群臣请立子长为王。上乃发上郡、北地、陇西车骑，巴、蜀材官及中尉卒三万人为皇太子卫，军霸上。布果如薛公言，东击杀荆王刘贾，劫其兵，度淮击楚，楚王交走人薛。上赦天下死罪以下，皆令从军；征诸侯兵，上自将以击布。

十二年冬十月，上破布军于会缶<sup>[363]</sup>。布走，令别将追之。

上还，过沛，留，置酒沛宫，悉召故人父老子弟佐酒<sup>[364]</sup>。发沛中儿，得百二十人，教之歌。酒酣<sup>[365]</sup>，上击筑<sup>[366]</sup>，自歌曰：“大风起兮云飞扬，威加海内兮归故乡，安得猛士兮守四方！”令儿皆和习之。上乃起舞，慷慨伤怀，泣数行下。谓沛父兄曰：“游子悲故乡<sup>[367]</sup>。吾虽都关中，万岁之后吾魂魄犹思（乐）沛。且朕自沛公以诛暴逆，遂有天下，其以沛为朕汤沐邑<sup>[368]</sup>，复其民<sup>[369]</sup>，世世无有所与<sup>[370]</sup>！”沛父老诸母故人日乐饮极欢，道旧故为笑乐。十余日，上欲去，沛父兄固请。上曰：“吾人众多，父兄不能给。”乃去。沛中空县皆之邑西献<sup>[371]</sup>。上留止，张饮三日<sup>[372]</sup>。沛父兄皆顿首曰：“沛幸得复，丰未得，唯陛下哀矜！”上曰：“丰者，吾所生长，极不忘耳；吾特以其为雍齿故反我为魏。”沛父兄固请之，乃并复丰，比沛。

汉别将击布军洮水南北<sup>[373]</sup>，皆大破之。追斩布番阳<sup>[374]</sup>……

上击布时，为流矢所中，行道疾。疾甚，吕后迎良医。医入见，上问医，曰：“疾可治不<sup>[375]</sup>？”医曰：“可治。”于是上嫚骂之，曰：“吾以布衣提三尺<sup>[376]</sup>取天下，此非天命乎？命乃在天，虽扁鹊何益<sup>[377]</sup>！”遂不使治疾，赐黄金五十斤，罢之。吕后问曰：“陛下百岁后，萧相国既

死，谁令代之？”上曰：“曹参可。”问其次，曰：“王陵可，然少戇<sup>[378]</sup>！陈平可以助之。陈平知有余，然难独任。周勃重厚少文，然安刘氏者必勃也，可令为太尉。”吕后复问其次，上曰：“此后亦非乃<sup>[379]</sup>所知也。”

夏四月甲辰，帝崩于长乐宫<sup>[380]</sup>……

五月丙寅，葬长陵<sup>[381]</sup>。已下，皇太子群臣皆反至太上皇庙。群臣曰：“帝起细微，拨乱世反之正<sup>[382]</sup>，平定天下，为汉太祖，功最高。”上尊号曰高皇帝<sup>[383]</sup>。

初，高祖不修文学，而性明达，好谋，能听，自监门戍卒，见之如旧。初顺民心作三章之约。天下既定，命萧何次律令，韩信申军法，张苍定章程<sup>[384]</sup>，叔孙通制礼仪，陆贾造《新语》<sup>[385]</sup>。又与功臣剖符作誓，丹书铁契，金匱石室<sup>[386]</sup>，藏之宗庙。虽日不暇给<sup>[387]</sup>，规摹弘远矣<sup>[388]</sup>！

赞曰：《春秋》晋史<sup>[389]</sup>蔡墨有言，陶唐氏既衰，其后有刘累，学扰龙，事孔甲<sup>[390]</sup>，范氏其后也。而大夫范宣子<sup>[391]</sup>亦曰：“祖自虞以上为陶唐氏，在夏为御龙氏，在商为豕韦氏<sup>[392]</sup>，在周为唐杜氏<sup>[393]</sup>，晋主夏盟为范氏<sup>[394]</sup>。”范氏为晋士师<sup>[395]</sup>，鲁文公世奔秦<sup>[396]</sup>。后归于晋，其处者为刘氏<sup>[397]</sup>。刘向云战国时刘氏自秦获于魏<sup>[398]</sup>。秦灭魏，迁大梁，都于丰<sup>[399]</sup>；故周市说雍齿曰“丰，故梁徙也”。是以颂高祖云：“汉帝本系，出自唐帝。降及于周，在秦作刘。涉魏而东<sup>[400]</sup>，遂为丰公。”丰公，盖太上皇父。其迁日浅，坟墓在丰鲜焉。及高祖即位，置祠祀官，则有秦、晋、梁、荆之巫<sup>[401]</sup>，世祠天地，缀之以祀<sup>[402]</sup>，岂不信哉！由是推之，汉承尧运，德祚已盛，断蛇著符，旗帜上赤，协于火德，自然之应，得天统矣<sup>[403]</sup>。

---

[1]高祖：名邦，字季。

[2]沛：秦县，故城在今江苏沛县东。丰：秦沛县邑，汉置县，以至今。

[3]媼：老年妇女的通称。陂：泽之堤障。

[4]神：即龙也。遇：合。媼妊高祖，梦与龙交配。

[5]交龙：《史记》作“蛟龙”。陈直《汉书新证》认为交龙为当时流行简体。

[6]隆：高。准：鼻子。颜：眉目之间。

[7]豁如：开大之貌。

[8]试吏：试用为吏。

[9]泗：水名。泗上亭：即泗水亭，在今沛县东。秦法，十里一亭。亭长：长亭之吏。

[10]廷：郡府廷。

[11]负：老母。汉代妇女称负者甚多，负当为“嬖”字省文，“嬖”即“妇”字。贯（shì）：赊欠。

[12]酤：买酒。

[13]雠：同“售”。

[14]弃责：以简牍为契券，折毁之。弃其所负。西汉风俗，以十二月底收债，与后代相仿。

[15]繇：同“徭”，服公役。咸阳：秦都，汉为渭城县，在今陕西咸阳市东。

[16]纵：放也。放观无忌。

[17]喟然：叹貌。大息：长叹息。

[18]单父：秦县，即今山东单县。

[19]主吏：为县吏重要掾属之统称，更非别有主吏之官名（从陈直说）。

[20]进：会礼之财，与“赈”同。

[21]诸大夫：指帮助沛令招待客人的人。

[22]给（dài）：欺骗。谒：类似拜帖。

[23]上坐：尊处。

[24]诘：同“屈”，退让。

[25]闾：稀少，饮酒者半去半留。

[26]因目：用目。

[27]息：生。息女：亲生女。

[28]吏休假曰“告”。

[29]哺（bū）：给食。老父请饮，后因食之。

[30]求盗：亭卒也。亭长有二卒：一为亭父，掌开闭扫除；一为求盗，掌逐捕盗贼。薛：在今山东滕州南。薛有作冠师，故使求盗往治之。

[31]骊山：在今陕西临潼东南。始皇死，葬骊山，故郡县送徒士往役作。

[32]亭在泽中，因名。

[33]被酒：犹醉酒。

[34]径：经过。

[35]醉后行数里而困，故卧也。

[36]不诚：谓所言不实。

[37]厌：镇也，塞也。镇厌而塞之。厌当为同义复词。

[38]芒、砀：二山名，在今安徽砀山县东南。

[39]陈涉：名胜，阳城（今河南登封东南）人，与吴广首起伐秦。蕲：秦县，故治在今安徽宿州。

[40]陈：秦县，即今河南淮阳县。

[41]武臣：陈人。张耳：大梁人。陈余：大梁人。略：行而取之，用力少。

[42]曹参为掾，萧何为主吏。

[43]时苦秦虐政，有逃亡辟吏。

[44]劫：势胁也。

[45]哱，音kuài。

[46]城守：守城。

[47]保：依。

[48]屠沛：破沛城而尽杀其民。

[49]完：全。

[50]能薄：能力薄弱。

[51]就：成。

[52]种族其家：诛及全族。

[53]数（shuò）：屡次。

[54]衅鼓：杀牲血以涂鼓。

[55]吴：县名，在今江苏苏州市。

[56]齐：地在今山东。

[57]周章：字文，陈人。

[58]戏：水名，在今陕西临潼东。

[59]胡陵：秦县，在今山东鱼台县东南。方与：秦县，在今鱼台县北。

[60]泗川：即泗水郡，秦置，汉改为沛郡，今江苏、安徽皆有地属焉。监：秦官名。平：监之名。

[61]守：官名。壮：守名。

[62]戚：秦县，在今山东滕州南。

[63]亢父：秦县，在今山东济宁市南。

[64]陈涉为章邯所败，庄贾遂杀陈涉以降秦。

[65]魏畏秦，徙大梁，故梁即魏地，至梁惠王孙假，为秦所灭，乃徙丰。

[66]封雍齿为侯，令守丰。

[67]雅：素。

[68]东阳：秦县，故治在今安徽天长市西北。宁君：宁，姓；名君，尊称。秦嘉：凌人，初起于郟，号大司马。景驹：人姓名，楚族。

[69]留：秦县，故城在今江苏沛县东南。

[70]从陈：跟踪追击陈涉。

[71]𠄎：古“夷”字。

[72]相：秦县，故城在今安徽宿县西北。

[73] 碭：秦郡，以碭山名，今河南、江苏、安徽皆有地属之。

[74] 萧：县名，在今江苏。萧西：萧县西北。

[75] 拔：攻克。

[76] 下邳：秦县，故城在今江苏铜山县东。

[77] 五大夫：秦爵，第九级。以五大夫为将凡十人。

[78] 襄城：县名，在今河南。

[79] 别将：小将别在他所者。

[80] 如：往。

[81] 秦灭六国，楚最无罪，尤以怀王入秦不返而哀之，故立其孙，以祖谥为号，以顺民望。

[82] 临济：城名，在今河南开封县东南。

[83] 东阿：汉县，故城在山东阳谷县东北，即今阿城镇。

[84] 北：战败退却。

[85] 城阳：即成阳县，故城在山东菏泽市东北。

[86] 濮阳：汉县，在今河南濮阳市南。

[87] 环水：决水以自环守为固。

[88] 定陶：秦县，故城在今山东定陶县西北。

[89] 雍丘：即今河南杞县治。

[90] 三川：秦郡，有河、洛、伊，故曰三川，地在今河南。李由：李斯子。

[91] 外黄：汉县，故城在今河南杞县东。

[92] 衔枚：枚状如箸，横衔之，系绕项上，防止言语喧嚣，使敌人不易发现。

[93] 陈留：县名，在今河南开封东南。

[94] 盱台：秦县，故治在今江苏盱眙县东北。彭城：今江苏徐州市。

[95] 后九月：闰九月。

[96] 碭郡长：即碭郡守。

[97] 巨鹿：秦县，今河北平乡县治。

[98] 王离：秦旧将王翦孙。

[99] 关中：自函谷关以西，总名关中。

[100] 诸将畏秦，不以先入关为利。

[101] 奋势：愤激。

[102] 標：即“剽”字，疾也。悍：勇。祸贼：好为祸害而残贼。

[103] 噍：同“嚼”。无噍类：没有吃饭的人，言人民都灭亡了。

[104] 此句言楚兵前曾屡进攻取。

[105] 陈涉、项梁攻秦，为秦所败。

[106] 成阳：见前城阳。杠里：地名，在成阳西。

- [107]东郡：秦置，地在今河北。尉：秦官。成武：县名，在今山东。
- [108]栗：当时县，即今河南夏邑县。
- [109]史失姓名。
- [110]昌邑：秦县，故城在今山东金乡县西北。
- [111]高阳：聚邑名，在今河南杞县西。
- [112]酈食其：陈留高阳人。监门：官名。
- [113]洗：洗足。
- [114]开封：邑名，在今河南开封县南。
- [115]白马：秦县，故城在今河南滑县东。
- [116]曲遇：聚名，在今河南鹤壁市东。
- [117]滎阳：地名，在今河南。
- [118]徇：行示。使人将行遍示众士以为戒。
- [119]颍阳：秦县，故城在今河南许昌西南。
- [120]以良累世相韩，故因之。
- [121]平阴：汉县，故城在今河南孟津县东。
- [122]直渡曰绝。
- [123]洛阳：即洛阳县，故城在今河南洛阳东北。
- [124]轘轘：山名，在河南偃师市东南，与巩县、登封接界。阳城：汉县，故城在今河南登封市东南。
- [125]南阳：秦郡，地在今河南。犍：秦县，故城在今河南鲁山县东南。
- [126]宛：秦县，今河南南阳治。
- [127]迟明：将近天明。
- [128]舍人：门客。
- [129]乘城：登城防守。
- [130]约降：要约而许其投降。
- [131]封其郡守为侯。
- [132]丹水：水名，在今山东境。
- [133]胡阳：当时县，在今河南唐河县南。
- [134]番：即今江西鄱阳县。吴芮为番令，故称番君。
- [135]析：汉县，故城在淅川县西北。酈：汉县，故城在今河南淅川县东北。
- [136]瑕丘：汉县，故城在今山东兖州西。申阳：人姓名。河南：大河以南之地。
- [137]武关：在陕西丹凤县东。
- [138]虢关：在陕西蓝田县东南，一名蓝田关。
- [139]啖以利：诱之以利。啖：引诱。
- [140]黄山：在陕西蓝田县南。

- [141] 蓝田：秦县，故城在今陕西蓝田县西。
- [142] 霸上：亦作“灞上”，在陕西西安市东。
- [143] 素车白马：丧人之服。组：丝带。以组系颈，表示罪当自杀。
- [144] 皇帝玺：皇帝印章。符节：信物。
- [145] 枳道：亦作“轵道”。在陕西咸阳东北。
- [146] 属：读同烛，委也。
- [147] 宫：秦宫。舍：民房。谓已休息于皇宫，而令军人居民舍。
- [148] 族：诛及宗族。
- [149] 耦语：即偶语。弃市：死刑，在市上公开执行。
- [150] 抵罪：罚当其罪也。
- [151] 按堵：无迁动。
- [152] 要束：约束。
- [153] 函谷关：在今河南灵宝市西南。
- [154] 内：同“纳”。
- [155] 距：与“拒”通。
- [156] 戏下：地名，在今陕西临潼东。
- [157] 亚父：犹仲父，项羽所以尊称范增。
- [158] 飨士：以酒肉享士卒。
- [159] 旦日：明日。
- [160] 季父：叔父。
- [161] 特：但也；但，空也。言勿空与沛公俱死而无所成名。
- [162] 秋豪：纤细。
- [163] 籍：簿籍，即登记户口。
- [164] 巨：即“渠”字省文，“渠”作“遽”解。（从陈直说）
- [165] 鸿门：坂名，今曰项王营，在陕西临潼东。
- [166] 戮力：并力。
- [167] 隙：乖离不合。
- [168] 目：动目以谕之。
- [169] 项庄：项羽从弟。
- [170] 为寿：献酒致敬。
- [171] 谯让：责问。
- [172] 置：留。
- [173] 纪成：纪通之父。
- [174] 间道：小道。走军：急归军营。

[175]督过：督责。

[176]言约先入关者为王，今沛公先入关，应如约令沛公王关中。

[177]功伐：功绩。

[178]阳：佯装。帝：尊称。

[179]当时称吴为东楚，江陵为南楚，彭城为西楚。项羽都彭城，故称西楚霸王。

[180]梁：秦郡名，故治在今河南商丘市。楚：秦郡名，治寿春，兼有淮南之地。寿春即今安徽寿县。梁、楚地九郡：指楚、泗水、薛、东海、黔中、会稽、南阳、碭、东郡九郡而言。

[181]巴、蜀：皆秦郡，地在今四川。

[182]南郑：汉县，故城在今陕西汉中市。高祖在南郑建筑宫殿，现遗址中出土有“佳汉三年大并天下”及“当王天下”两种瓦当文字。

[183]废丘：秦县，汉为槐里县，故城在今陕西兴平县东南。

[184]栝阳：秦县，故城在今陕西临潼东北。

[185]高奴：秦县，故城在今陕西延安市。

[186]洛阳：即雒阳，见前。

[187]朝歌：汉县，故城在今河南淇县东北。

[188]六：秦县，在今安徽六安县北。

[189]江陵：县名，在今湖北。

[190]邾：为汉县，在今湖北黄冈西北。

[191]平阳：为汉县，故城在今山西临汾南。

[192]薊：秦县，故城在今北京市西南。

[193]临菑：即临淄，县名，在今山东。

[194]楚子：楚人。诸侯：诸侯国人。

[195]杜：秦县，故城在今陕西西安市南。蚀：谷名，即子午谷，在今陕西西安市南。

[196]褒中：褒谷之中，地在今陕西汉中市西北。

[197]栈道：阁道。

[198]视：示。令羽知汉王无东出之意。

[199]讴：齐声而歌；一说，齐地之歌。

[200]治粟都尉：官名，主管粮食。

[201]齐：同“斋”。齐戒：斋戒。

[202]迁：左迁，由大改小，原来当王关中，今改王南郑。

[203]企：举足耸身。

[204]章邯、司马欣、董翳分王秦地，故曰三秦。

[205]故道：秦县，故城在今陕西凤县西北。雍：汉县，故城在今陕西凤翔县南。

[206]陈仓：秦县，故城在今陕西宝鸡东。

[207]好畤：为汉县，故城在陕西乾县东。



- [208] 胶东：地在今山东。
- [209] 巨野：汉县，故城在今河北巨野县南。
- [210] 三齐：指齐、济北、胶东。
- [211] 辽东：秦郡，地在今辽宁。
- [212] 萧：萧县。公：所以称令。角：令之名。
- [213] 徇：略取。
- [214] 王陵亦聚党数千人居南阳。
- [215] 阳夏：秦县，故城在今河南太康县。
- [216] 郴：汉县，今湖南郴县。
- [217] 藉：与“借”通。
- [218] 陕：县名，在今河南陕县。
- [219] 镇抚：安慰。
- [220] 陇西：秦郡，地在今甘肃东南部。
- [221] 若：或。
- [222] 河上：郡名，后改为左冯翊。地当今陕西东部渭河以北地区。其北境与匈奴交界，故修治旧塞，以备匈奴。
- [223] 田：耕作。
- [224] 平原：秦郡，地在今山东平原县南。
- [225] 北地：秦郡，地在今甘肃。
- [226] 社稷：帝王祭祀土神、谷神的场所。
- [227] 爵：禄位。民得爵，有罪可减。
- [228] 复勿租税：免除租税和徭役。
- [229] 繇：同“徭”。
- [230] 临晋：秦县，今陕西大荔县治。
- [231] 河内：汉郡，约指河南黄河以北地区。
- [232] 修武：汉县，今河南获嘉县治。
- [233] 平阴津：平阴之津。平阴：汉县，故城在今河南孟津县东。
- [234] 新城：汉县，故城在今河南洛阳市南。
- [235] 此句言仁者不能以勇服，义者不能以力服。
- [236] 三王：指夏、殷、周三代开国的君主。
- [237] 袒：脱去衣袖，露出左臂。
- [238] 哀临：公祭。
- [239] 三河：指河南、河东、河内。
- [240] 劫：强制。五诸侯：指魏、韩、代、齐、殷。

[241]高会：大会。

[242]灵璧：县名，在彭城东。睢水：流经河南、江苏、安徽三省。

[243]滕公：夏侯婴。

[244]虞：秦县，故城在今河南虞城县西南。

[245]谒者：官名，掌侍仪节，属光禄勋。

[246]未傅：兵役册上没有登记。汉制，年满五十六为老，不满二十三为弱，老弱不服兵役。

[247]京：为汉县，在荥阳东南。索：即荥阳。

[248]属：联也。恐敌抄袭故筑垣墙如街巷。

[249]敖：地名，在荥阳西北山上，秦置仓其中，故曰敖仓。

[250]渴归：请假回家。

[251]言断其津济，以距汉军。

[252]为：助。

[253]雍州：今陕西、甘肃、青海额齐纳皆其地。

[254]渭南：后为京兆。中地：后为扶风。

[255]乘：登。谓登而守之。

[256]缓颊：婉言劝告。

[257]生：犹言先生。

[258]口尚乳臭：犹言乳臭未干，言其年少。

[259]冯敬：秦汉之际有两人，一为冯无择子，一为汉博成侯冯无择。详陈直《汉书新证》。

[260]诣：至。

[261]井陘：山名，在今河北井陘县东北与鹿泉市交界处。

[262]龙且：人名。

[263]成皋：汉县，故城在今河南荥阳。

[264]楼：削弱。

[265]树：立也。

[266]八难：见《史记·留侯世家》。

[267]辍：止。哺：口中所含食。

[268]乃公：即你公。

[269]趋：速。

[270]请诈为汉王以诳楚，而汉王得乘隙出走。

[271]黄屋：天子所乘的车。纛：用牦牛尾做的羽毛幢，竖在车的左方。

[272]之：至。

[273]轘生：轘姓诸生。

[274]走：趋向。

[275]辑：集合。

[276]叶：为汉县，故城在今河南叶县南。

[277]下邳：汉县，故城在今江苏邳州东。

[278]若：汝。

[279]今：即也。

[280]烹：同“烹”，煮而杀之。

[281]跳：同“逃”。

[282]玉门：北门。

[283]小修武：在大修武城东，今河南获嘉县境。

[284]乡：同“向”。

[285]积聚：军粮草槁之属。

[286]燕：汉县，故城在今河南延津县东。

[287]睢阳：秦县，故城在今河南商丘市南。

[288]从：就。

[289]信闻酈生已说下齐欲止，通说信，不能因酈生说服齐而不攻，以示数万大兵不如一儒生，信从其说，遂袭破齐。

[290]高密：县名，故城在今山东高密县西南。齐王以为酈生卖己，故烹杀之。

[291]汜水：在河南荥阳西境，北流入黄河。

[292]广武：城名，在河南荥阳东北。

[293]昧：音末。

[294]罢：读如疲。转饷：转运饷馈。

[295]数：数责。

[296]矫：托也。卿子冠军：指宋义，卿子为褒称，犹公子，冠军为上将，宋义之称。项羽托怀王命杀宋义，详《史记·项羽本纪》。

[297]项羽受命救赵，事毕，当还报。

[298]新安：汉县，故城在今河南淅川县东。

[299]扞：抚摸。

[300]劳：慰劳。

[301]瘡：同“愈”。

[302]梟：梟首，斩首后把头悬挂在杆上示众。

[303]言边境与楚界接。

[304]操：持。

[305]算赋：汉制，民年十五以上至五十六，出赋钱，人百二十为一算，以供车马库兵之用。

[306]北貉：部族名，在东北方。梟骑：勇骑。

[307]鸿沟：在今河南荥阳、鹤壁等市境，为古汴水的分流，即今贾鲁河。

[308]几：危。

[309]固陵：即固始县，汉置，故城在今河南淮阳县西北。

[310]分：同“份”。言信越等未有益地之份。一说，当读如字，作割地以与解。

[311]言共有天下之地，割而封之。

[312]谷城：秦置，即今山东东阿县。

[313]捐：弃也。

[314]寿春：秦县，今安徽寿县。

[315]舒：为汉县，故城在今安徽庐江县西。言之以舒之众屠破六县也。

[316]并行：并击也。父：读如甫；城父：为汉县，故城在今安徽亳县东南。

[317]垓下：聚名，在今安徽灵璧县东南。

[318]东城：秦县，故城在今安徽定远县东南。

[319]亡：同“无”。

[320]言安辑魏地，保其人众。

[321]与：助辞。

[322]殊死：死刑。

[323]言比类相似，无尊卑之别。

[324]言位号不殊，则功德之著明者，不宣于后世。

[325]辟：同“僻”。

[326]言非称颂所尽。

[327]通侯：原名彻侯，避武帝讳，为通侯，又改为列侯。

[328]嫚：同“慢”。

[329]填：同“镇”，安也。

[330]禽：同“擒”。

[331]说：同“悦”。

[332]谓横为王，徒属为侯也。

[333]传：传车也，后用马，谓之驿骑。

[334]说：游说。

[335]车驾：天子乘车而行。

[336]云梦：泽名，汉魏之前所指云梦范围并不很大，晋以后的经学家才将云梦泽的范围越说越大，把洞庭湖都包括在内。

[337]复道：架空通道。

[338]言有功者多，而土地少。

[339]家令：官名，掌食邑。

[340]拥彗：持帚。

[341] 却行：却退而行，恭之至也。

[342] 马邑：汉县，在今山西朔县西北。

[343] 铜鞮：汉县，故城在山西沁县西南。

[344] 晋阳：汉县，故城在今山西太原。

[345] 楼烦：汉县，在今雁门关北。

[346] 言十人中有二三人堕指。

[347] 平城：汉县，故城在今山西大同东。

[348] 代：秦郡，地在今河北。

[349] 卮：饮酒器。

[350] 亡赖：无可恃以资生，如今游手白徒。

[351] 不如仲力：勤力赶不上老二。

[352] 就：成也。

[353] 万年：汉县，在今陕西临潼东北。

[354] 夷：尽诛之也。

[355] 参合：为汉县，故城在今山西阳高县东北。

[356] 伯：读曰霸。

[357] 特：独。

[358] 中执法：官名。

[359] 言有贤者，郡守身自往劝勉，驾车遣之。

[360] 署：署书。行：谓品行。义：同“仪”，指仪表，包括身材尺寸、肤色。年：指年龄。这三项在居延、敦煌木简户籍上皆有明确记载（参见《汉书新证》）。

[361] 免：郡守官。

[362] 癯：衰弱多病。

[363] 会岳：乡名，在蕲县（今安徽宿州治）。

[364] 佐酒：助行酒。

[365] 酒酣：饮而乐。

[366] 筑：乐器名，今无传。

[367] 游子：行客也。悲：顾念。

[368] 汤沐邑：谓以其赋税供汤沐。

[369] 复：见前。

[370] 无有所与：不与徭役。

[371] 言皆往邑西献牛酒，故县中空无人。

[372] 设帷帐而饮三日。

[373] 洮水：据胡三省《通鉴注》即湘水。

[374] 番阳：秦县，即江西鄱阳县。

[375] 不：同“否”。

[376] 提三尺：指剑。

[377] 扁鹊：古代名医。

[378] 戇：愚。

[379] 乃：汝。

[380] 帝年四十二即位，即位十二年，寿五十三岁。

[381] 长陵：汉县，故城在今陕西咸阳市东北。

[382] 反：还。还之于正道。

[383] 尊号：谥号。

[384] 章程：有关历数、度量衡等的规章制度。

[385] 《新语》：贾所著书，凡十二篇。

[386] 以铁为契，以丹书之，以金为匱，以石为室，示保慎也。

[387] 日不暇给：盖言项羽既平，诸侯又叛，众事烦多，日常汲汲。

[388] 规摹：即规模。

[389] 史：史官。

[390] 扰：驯。孔甲：夏天子，少康六世孙。孔甲不道，天降二龙，有雌雄，孔甲不能食，刘累学扰龙于豢龙氏，以事孔甲，孔甲赐之姓，曰御龙氏。龙一雌死，以食夏后。

[391] 范宣子：名句。

[392] 豕韦：国名，尝称霸，地在今河南，商王武丁征克之，代以刘累之后。

[393] 唐：国名，地在今山西太原。杜：国名，汉为杜县，属京兆，地在今陕西。商末，豕韦徙国于唐，周成王灭唐，迁之于杜，为杜伯，杜伯子隰叔奔晋，即为范氏祖。

[394] 晋霸，主诸夏之盟，此时为范氏。

[395] 士师：官名，主察狱讼。

[396] 鲁文公六年，晋襄公卒，范宣子祖父武子如秦迎公子雍，而赵盾已立灵公于国，武子因奔秦。

[397] 武子既归晋，其别族之留秦者，既无官邑乃复刘累之姓。

[398] 秦伐魏，刘氏随军，为魏所获，故又居魏。

[399] 魏为秦逼，弃安邑之都，徙都大梁，及秦灭魏，迁大梁之都于丰，刘氏因亦从梁徙丰。

[400] 涉：犹入也。

[401] 先人所在之国，悉致祠巫祝，意在博求神灵，范氏世仕于晋，故祠祀有晋巫，刘族留秦，故有秦巫，随魏都大梁，故有梁巫，后徙丰，丰属荆，故有荆巫。

[402] 缀：不绝。

[403] 尧以火德王，汉承尧绪，协于火德，而周为木德，秦但承周之后，汉以火代木，得天之统序，故曰得天统。

# 刘向传

向<sup>[1]</sup>，字子政，本名更生。年十二，以父德任为掾郎<sup>[2]</sup>。既冠，以行修饬擢为谏大夫。是时，宣帝循武帝故事，招选名儒俊材置左右。更生以通达能属文辞，与王褒、张子侨等<sup>[3]</sup>并进对，献赋颂凡数十篇。上复兴神仙方术之事，而淮南有《枕中鸿宝苑秘书》。书言神仙使鬼物为金之术，及邹衍重道延命方，世人莫见，而更生父德武帝时治淮南狱，得其书<sup>[4]</sup>。更生幼而读诵，以为奇，献之，言黄金可成。上令典尚方铸作事，费甚多，方不验。上乃下更生吏，吏劾更生铸伪黄金，系当死<sup>[5]</sup>。更生兄阳城侯安民上书，入国户半，赎更生罪。上亦奇其材，得逾冬减死论。会初立《谷梁春秋》，征更生受《谷梁》，讲论《五经》于石渠<sup>[6]</sup>。复拜为郎中，给事黄门，迁散骑、谏大夫、给事中。

元帝初即位，太傅萧望之为前将军，少傅周堪为诸吏光禄大夫<sup>[7]</sup>，皆领尚书事，甚见尊任。更生年少于望之、堪，然二人重之，荐更生宗室忠直，明经有行，擢为散骑宗正给事中，与侍中金敞拾遗于左右<sup>[8]</sup>。四人同心辅政，患苦外戚许、史在位放纵<sup>[9]</sup>，而中书宦官弘恭、石显弄权。望之、堪、更生议，欲白罢退之。未白而语泄，遂为许、史及恭、显所譖愬，堪、更生下狱，及望之皆免官。语在《望之传》。其春地震，夏，客星见昴、卷舌间<sup>[10]</sup>。上感悟，下诏赐望之爵关内侯，奉朝请。秋，征堪、向，欲以为谏大夫，恭、显白皆为中郎。冬，地复震。时恭、显、许、史子弟侍中诸曹，皆侧目于望之等，更生惧焉，乃使其外亲上变事<sup>[11]</sup>，言：“窃闻故前将军萧望之等，皆忠正无私，欲致大治，忤于贵戚尚书。今道路人闻望之等复进，以为且复见毁谗，必曰尝有过之臣不宜复用，是大不然。臣闻春秋地震，为在位执政太盛也，不为三独夫<sup>[12]</sup>动，亦已明矣。且往者高皇帝时，季布有罪，至于夷灭，后赦以为将军，高后、孝文之间卒为名臣。孝武帝时，兒宽有重罪系，按道侯韩说谏曰：‘前吾丘寿王死，陛下至今恨之；今杀宽，后将复大恨矣！’上感其言，遂贯宽<sup>[13]</sup>，复用之，位至御史大夫；御史大夫未有及宽者也。又董仲舒坐私为灾异书，主父偃取奏之，下吏，罪至不道，幸蒙不诛，复为太中大夫、胶西相，以老病免归。汉有所欲兴<sup>[14]</sup>，常有诏问。仲舒为世儒宗，定议有益天下。孝宣皇帝时，夏侯胜坐诽谤系狱，三年，免为庶人。宣帝复用胜，至长信少府、太子太傅，名敢直

言，天下美之。若乃群臣，多此比类，难一二记。有过之臣，无负国家，有益天下，此四臣者，足以观矣。前弘恭奏望之等狱决，三月，地大震。恭移病出，后复视事，天阴雨雪。由是言之，地动殆为恭等。臣愚以为宜退恭、显以章蔽善之罚，进望之等以通贤者之路。如此，太平之门开，灾异之原塞矣。”

书奏，恭、显疑其更生所为，白请考奸诈。辞果服，遂逮更生系狱，下太傅韦玄成、谏大夫贡禹，与廷尉杂考。劾更生前为九卿，坐与望之、堪谋排车骑将军高、许、史氏侍中者，毁离亲戚，欲退去之，而独专权。为臣不忠，幸不伏诛，复蒙恩征用，不悔前过，而教令人言变事，诬罔不道。更生坐免为庶人。而望之亦坐使子上书自冤前事<sup>[15]</sup>，恭、显白令诣狱置对<sup>[16]</sup>。望之自杀。天子甚悼恨之，乃擢周堪为光禄勋，堪弟子张猛光禄大夫给事中，大见信任。恭、显惮之<sup>[17]</sup>，数譖毁焉。

更生见堪、猛在位，几<sup>[18]</sup>已得复进，惧其倾危，乃上封事谏曰：

“臣前幸得以骨肉<sup>[19]</sup>备九卿，奉法不谨，乃复蒙恩。窃见灾异并起，天地失常，征<sup>[20]</sup>表为国。欲终不言，念忠臣虽在畎亩<sup>[21]</sup>，犹不忘君，惓惓<sup>[22]</sup>之义也；况重以骨肉之亲，又加以旧恩未报乎！欲竭愚诚，又恐越职；然惟<sup>[23]</sup>二恩未报，忠臣之义，一杼愚意，退就农田，死无所恨！”

“臣闻舜命九官<sup>[24]</sup>，济济相让，和之至也。众贤和于朝，则万物和于野。故箫《韶》九成，而凤皇来仪<sup>[25]</sup>；击石拊石，百兽率舞<sup>[26]</sup>。四海之内，靡不和宁。及至周文，开基西郊<sup>[27]</sup>，杂选众贤<sup>[28]</sup>，罔不肃和，崇推让之风，以销分争之讼<sup>[29]</sup>。文王既没，周公思慕，歌咏文王之德，其《诗》曰：‘于穆清庙，肃雍显相；济济多士，秉文之德。’<sup>[30]</sup>当此之时，武王、周公继政，朝臣和于内，万国欢于外，故尽得其欢心，以事其先祖。其《诗》曰：‘有来雍雍，至止肃肃，相维辟公，天子穆穆。’<sup>[31]</sup>言四方皆以和来也。诸侯和于下，天应报于上，故《周颂》曰‘降福穰穰’。<sup>[32]</sup>又曰‘饴我螯彝’。<sup>[33]</sup>螯彝，麦也，始自天降。此皆以和致和，获天助也。下至幽、厉之际，朝廷不和，转相非怨，诗人疾而忧之曰：‘民之无良，相怨一方。’<sup>[34]</sup>众小在位而从邪议，歙歙<sup>[35]</sup>相是而背君子，故其《诗》曰：‘歙歙訛訛，亦孔之哀！谋之其臧，则具是违；谋之不臧，则具是依！’<sup>[36]</sup>君子独处守正，不挠众枉<sup>[37]</sup>，勉强以



从王事则反见憎毒谗想，故其《诗》曰：‘密勿从事，不敢告劳，无罪无辜，谗口嗷嗷！’<sup>[38]</sup>当是之时，日月薄蚀而无光，其《诗》曰：‘朔日辛卯，曰有蚀之，亦孔之丑！’<sup>[39]</sup>又曰：‘彼月而微，此日而微，今此下民，亦孔之哀！’<sup>[40]</sup>又曰：‘日月鞠凶，不用其行；四国无政，不用其良！’<sup>[41]</sup>天变见于上，地变动于下，水泉沸腾，山谷易处。其《诗》曰：‘百川沸腾，山冢卒崩，高岸为谷，深谷为陵。哀今之人，胡憯莫惩。’<sup>[42]</sup>霜降失节，不以其时，其《诗》曰：‘正月繁霜，我心忧伤；民之讹言，亦孔之将。’<sup>[43]</sup>言民以是为非，甚众大也。此皆不和，贤不肖易位之所致也<sup>[44]</sup>。

自此之后，天下大乱，篡杀殃祸并作，厉王奔彘，幽王见杀<sup>[45]</sup>。至乎平王末年，鲁隐之始即位也，周大夫祭伯乖离不和，出奔于鲁；而《春秋》为讳，不言来奔<sup>[46]</sup>，伤其祸殃自此始也。是后尹氏世卿而专恣<sup>[47]</sup>，诸侯背畔而不朝，周室卑微。二百四十二年之间<sup>[48]</sup>，日食三十六<sup>[49]</sup>，地震五<sup>[50]</sup>，山陵崩阤二<sup>[51]</sup>，彗星三见<sup>[52]</sup>，夜常星不见，夜中星陨如雨一<sup>[53]</sup>，火灾十四<sup>[54]</sup>。长狄入三国<sup>[55]</sup>，五石陨坠<sup>[56]</sup>，六鵠退飞<sup>[57]</sup>，多麋<sup>[58]</sup>，有蚋、蜚<sup>[59]</sup>，鸕鹚来巢者<sup>[60]</sup>，皆一见。昼冥晦<sup>[61]</sup>。雨木冰<sup>[62]</sup>。李梅冬实。七月霜降，草木不死<sup>[63]</sup>。八月杀菽<sup>[64]</sup>。大雨雹。雨雪雷霆失序相乘<sup>[65]</sup>。水、旱、饥，螽、蠡、螟<sup>[66]</sup>蜂午并起<sup>[67]</sup>。当是时，祸乱辄应，弑君三十六<sup>[68]</sup>，亡国五十二<sup>[69]</sup>，诸侯奔走<sup>[70]</sup>，不得保其社稷者，不可胜数也。周室多祸：晋败其师于贸戎<sup>[71]</sup>；伐其郊<sup>[72]</sup>；郑伤桓王<sup>[73]</sup>；戎执其使<sup>[74]</sup>；卫侯朔召不往，齐逆命而助朔<sup>[75]</sup>；五大夫争权，三君更立，莫能正理<sup>[76]</sup>。遂至陵夷<sup>[77]</sup>不能复兴。由此观之，和气致祥，乖气致异；祥多者其国安，异众者其国危，天地之常经，古今之通义也。

“今陛下开三代之业，招文学之士，优游宽容，使得并进。今贤不肖浑殽，白黑不分，邪正杂糅<sup>[78]</sup>，忠谗并进。章交公车<sup>[79]</sup>，人满北军<sup>[80]</sup>。朝臣舛午<sup>[81]</sup>，胶戾乖刺<sup>[82]</sup>，更相谗愬，转相是非。传授增加，文书纷纭，前后错缪，毁誉浑乱<sup>[83]</sup>。所以营或耳目，感移心意<sup>[84]</sup>，不可胜载。分曹为党<sup>[85]</sup>，往往群朋，将同心以陷正臣。正臣进者，治之表也；正臣陷者，乱之机也。乘治乱之机，未知孰任，而灾异数见，此臣所以寒心者也。夫乘权借势之人，子弟鳞集于朝<sup>[86]</sup>，羽翼阴附者众，辐凑于前<sup>[87]</sup>，毁誉将必用，以终乖离之咎<sup>[88]</sup>。是以日月无光，雪霜夏陨，海水沸出，陵谷易处，列星失行<sup>[89]</sup>，皆怨气之所致也。夫遵衰周

之轨迹，循诗人之所刺，而欲以成太平，致雅颂<sup>[90]</sup>，犹却行而求及前人也。初元以来六年矣<sup>[91]</sup>，案《春秋》六年之中，灾异未有稠如今者也<sup>[92]</sup>。夫有《春秋》之异，无孔子之救，犹不能解纷，况甚于《春秋》乎！

“原其所以然者，谗邪并进也。谗邪之所以并进者，由上多疑心，既已用贤人而行善政，如或潜之，则贤人退而善政还<sup>[93]</sup>。夫执狐疑之心者，来谗贼之口；持不断之意者，开群枉之门<sup>[94]</sup>。谗邪进则众贤退，群枉盛则正士消。故《易》有‘否’、‘泰’<sup>[95]</sup>。小人道长，君子道消，君子道消，则政日乱，故为‘否’。否者，闭而乱也。君子道长，小人道消，小人道消，则政日治，故为‘泰’。泰者，通而治也。《诗》又云：‘雨雪麇麇，见晁聿消’，<sup>[96]</sup>与《易》同义。昔者鲧、共工、驩兜与舜、禹杂处尧朝<sup>[97]</sup>，周公与管、蔡并居周位<sup>[98]</sup>，当是时，迭进相毁<sup>[99]</sup>，流言相镑，岂可胜道哉！帝尧、成王能贤舜、禹、周公而消共工、管、蔡，故以大治，荣华至今。孔子与季、孟偕仕于鲁<sup>[100]</sup>，李斯与叔孙<sup>[101]</sup>俱宦于秦，定公<sup>[102]</sup>、始皇贤季、孟、李斯而消孔子、叔孙，故以大乱，污辱至今。故治乱荣辱之端，在所信任；信任既贤，在于坚固而不移。《诗》云：‘我心匪石，不可转也’。<sup>[103]</sup>言守善笃也。《易》曰：‘涣汗其大号’。<sup>[104]</sup>言号令如汗，汗出而不反者也。今出善令，未能逾时而反，是反汗也；用贤未能三旬而退，是转石也。《论语》曰：“见不善如探汤”。<sup>[105]</sup>今二府奏侯谄不当在位<sup>[106]</sup>，历年而不去。故出令则如反汗，用贤则如转石，去佞则如拔山，如此望阴阳之调，不亦难乎！

“是以群小窥见间隙，缘饰文字，巧言丑诋<sup>[107]</sup>，流言飞文<sup>[108]</sup>，哗于民间<sup>[109]</sup>。故《诗》云：‘忧心悄悄，愠于群小。’<sup>[110]</sup>小人成群，诚足愠也。昔孔子与颜渊、子贡更相称誉，不为朋党；禹、稷与皋陶传相汲引，不为比周<sup>[111]</sup>。何则？忠于为国，无邪心也。故贤人在上位，则引其类而聚之于朝，《易》曰：‘飞龙在天，大人聚也。’<sup>[112]</sup>在下位，则思与其类俱进，《易》曰：‘拔茅茹以其汇，征吉。’<sup>[113]</sup>在上则引其类，在下则推其类，故汤用伊尹<sup>[114]</sup>，不仁者远，而众贤至，类相致也。今佞邪与贤臣并在交戟之内<sup>[115]</sup>，合党共谋，违善依恶，歛歛訛訛<sup>[116]</sup>，数设危险之言，欲以倾移主上。如忽然用之<sup>[117]</sup>，此天地之所以先戒，灾异之所以重至者也。自古明圣，未有无诛而治者也，故舜有四放之罚<sup>[118]</sup>，而孔子有两观之诛<sup>[119]</sup>，然后圣化可得而行也。

“今以陛下明知，诚深思天地之心，迹察两观之诛<sup>[120]</sup>，览《否》《泰》之卦，观雨雪之诗，历<sup>[121]</sup>周、唐之所进以为法，原<sup>[122]</sup>秦、鲁之所消以为戒，考祥应之福，省<sup>[123]</sup>灾异之祸，以揆<sup>[124]</sup>当世之变，放远佞邪之党，坏散险诋<sup>[125]</sup>之聚，杜<sup>[126]</sup>闭群枉之门，广开众正之路，决断狐疑，分别犹豫，使是非炳然<sup>[127]</sup>可知，则百异消灭，而众祥并至，太平之基，万世之利也。臣幸得托肺附<sup>[128]</sup>，诚见阴阳不调，不敢不通<sup>[129]</sup>所闻。窃推《春秋》灾异，以（效）[救]今事一二，条其所以<sup>[130]</sup>，不宜宣泄。臣谨重封昧死上！”

恭、显见其书，愈与许、史比而怨更生等。堪性公方，自见孤立，遂直道而不曲。是岁夏寒，日青无光，恭、显及许、史皆言堪、猛用事之咎。上内重堪，又患众口之浸润<sup>[131]</sup>，无所取信。时长安令<sup>[132]</sup>杨兴以材能幸，常称誉堪。上欲以为助，乃见问兴：“朝臣断断不可光禄勋<sup>[133]</sup>，何邪？”兴者，倾巧士<sup>[134]</sup>，谓上疑堪，因顺指<sup>[135]</sup>曰：“堪非独不可于朝廷，自州里<sup>[136]</sup>亦不可也。臣见众人闻堪前与刘更生等谋毁骨肉，以为当诛，故臣前言堪不可诛伤，为国养恩也。”上曰：“然此何罪而诛？今宜奈何？”兴曰：“臣愚以为可赐爵关内侯，食邑三百户，勿令典事。明主不失师傅之恩，此最策之得者也。”上于是疑。会城门校尉诸葛丰亦言堪、猛短，上因发怒免丰。语在其传。又曰：“丰言堪、猛贞信不立，朕闵而不治，又惜其材能未有所效，其左迁堪为河东太守<sup>[137]</sup>，猛槐里令<sup>[138]</sup>。”

显等专权日甚。后三岁余，孝宣庙阙灾；其晦，日有蚀之。于是上召诸前言日变在堪、猛者责问，皆稽首谢。乃因下诏曰：“河东太守堪，先帝贤之，命而傅朕。资质淑茂<sup>[139]</sup>，道术通明，论议正直，秉心有常，发愤悃悃<sup>[140]</sup>，信有忧国之心。以不能阿尊事贵，孤特寡助，抑厌遂退<sup>[141]</sup>，卒不克明<sup>[142]</sup>。往者众臣见异<sup>[143]</sup>，不务自修，深惟其故，而反掩昧说天<sup>[144]</sup>，托咎此人。朕不得已，出而试之，以彰其材。堪出之后，大变仍臻，众亦嘿然<sup>[145]</sup>。堪治未期年，而三老官属有识之士咏颂其美，使者过郡，靡人不称<sup>[146]</sup>。此固足以彰先帝之知人，而朕有以自明也。俗人乃造端作基，非议诋欺<sup>[147]</sup>，或引幽隐，非所宜明，意疑以类，欲以陷之，朕亦不取也。朕迫于俗，不得专心，乃者天著大异，朕甚惧焉。今堪年衰岁暮，恐不得自信<sup>[148]</sup>，排于异人，将安究之哉？其征堪诣行在所。”拜为光禄大夫，秩中二千石，领尚书事。猛复为太中大夫给事中。显干<sup>[149]</sup>尚书[事]，尚书五人，皆其党也。堪希得见，常因显白事，事决显口。会堪疾暗，不能言而卒。显诬谮猛，令自杀于

公车<sup>[150]</sup>。更生伤之，乃著《疾谗》《挹要》《救危》及《世颂》，凡八篇，依兴<sup>[151]</sup>古事，悼已及同类也。遂废十余年。成帝即位，显等伏辜，更生乃复进用，更名向。向以故九卿召拜为中郎，使领护三辅都水<sup>[152]</sup>。数奏封事，迁光禄大夫。

是时帝元舅阳平侯王凤为大将军秉政，倚太后<sup>[153]</sup>，专国权，兄弟七人皆封为列侯。时数有大异，向以为外戚贵盛，凤兄弟用事之咎。而上方精于《诗》《书》，观古文，诏向领校中《五经》秘书<sup>[154]</sup>。向见《尚书·洪范》，箕子为武王陈五行阴阳休咎之应。向乃集合上古以来历春秋六国至秦汉符瑞灾异之记，推迹行事，连传祸福，著其占验，比类相从，各有条目，凡十一篇，号曰《洪范五行传论》，奏之。

天子心知向忠精，故为凤兄弟起此论也，然终不能夺王氏权。

久之，营起昌陵，数年不成，复还归延陵<sup>[155]</sup>，制度泰奢。向上疏谏曰：“臣闻《易》曰：‘安不忘危，存不忘亡，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也。’<sup>[156]</sup>故贤圣之君，博观终始，穷极事情，而是非分明。王者必通三统<sup>[157]</sup>，明天命所授者博，非独一姓也。孔子论《诗》，至于‘殷士肤敏，裸将于京<sup>[158]</sup>’。喟然叹曰：‘大哉天命！善不可不传于子孙，是以富贵无常；不如是，则王公其何以戒慎，民萌<sup>[159]</sup>何以劝勉！’盖伤微子之事周，而痛殷之亡也。虽有尧、舜之圣，不能化丹朱之子；虽有禹、汤之德，不能训末孙之桀、纣。自古及今，未有不亡之国也。昔高皇帝既灭秦，将都洛阳，感寤刘敬之言，自以德不及周，而贤于秦，遂徙都关中，依周之德，因秦之阻。世之长短，以德为效<sup>[160]</sup>，故常战栗，不敢讳亡。孔子所谓‘富贵无常’，盖谓此也。

“孝文皇帝居霸陵<sup>[161]</sup>，北临厕<sup>[162]</sup>，意凄怆悲怀，顾谓群臣曰：‘嗟乎！以北山石为椁<sup>[163]</sup>，用纆絮斲陈漆其间<sup>[164]</sup>，岂可动哉！’张释之进曰：‘使其中有可欲，虽锢南山犹有隙<sup>[165]</sup>；使其中无可欲，虽无石椁，又何戚焉<sup>[166]</sup>！’夫死者无终极，而国家有废兴，故释之之言，为无穷计也。孝文寤焉，遂薄葬，不起山坟。

“《易》曰：‘古之葬者，厚衣之以薪，臧之中野，不封不树。后世圣人易之以棺槨<sup>[167]</sup>。’棺槨之作，自黄帝始。黄帝葬于桥山<sup>[168]</sup>，尧葬济阴<sup>[169]</sup>，丘垄皆小<sup>[170]</sup>，葬具甚微。舜葬苍梧<sup>[171]</sup>，二妃不从<sup>[172]</sup>。禹葬会稽<sup>[173]</sup>，不改其列<sup>[174]</sup>。殷汤无葬处<sup>[175]</sup>。文、武、周公葬于毕



[176]，秦穆公葬于雍橐泉宫祈年馆下[177]，樗里子葬于武库[178]，皆无丘陇之处。此圣帝明王贤君智士远览独虑无穷之计也。其贤臣孝子亦承命顺意而薄葬之，此诚奉安君父，忠孝之至也。

“夫周公，武王弟也，葬兄甚微。孔子葬母于防[179]，称古墓而不坟[180]，曰：‘丘，东西南北之人也，不可不识也[181]。’

为四尺坟，遇雨而崩。弟子修之，以告孔子，孔子流涕曰：‘吾闻之，古者不修墓。’盖非之也。延陵季子适齐而反，其子死，葬于赢、博之间[182]，穿不及泉，敛以时服，封坟掩坎，其高可隐[183]，而号[184]曰：‘骨肉归复于土，命也，魂气则无不之也。’夫赢、博去吴千有余里，季子不归葬。孔子往观曰：‘延陵季子于礼合矣。’故仲尼孝子，而延陵慈父，舜禹忠臣，周公弟弟[185]，其葬君亲骨肉，皆微薄矣；非苟为俭，诚便于体也。

“宋桓司马[186]为石椁，仲尼曰‘不如速朽’。秦相吕不韦集知略之士而造《春秋》，亦言薄葬之义[187]，皆明于事情者也。

“逮至吴王阖闾，违礼厚葬，十有余年，越人发之。及秦惠文、武、昭、严襄五王[188]，皆大作丘陇，多其瘞臧[189]，咸尽发掘暴露，甚足悲也！秦始皇帝葬于骊山之阿[190]，下锢三泉，上崇山坟，其高五十余丈，周回五里有余；石椁为游馆[191]，人膏为灯烛，水银为江海，黄金为凫雁，珍宝之臧，机械之变[192]，棺椁之丽，宫馆之盛，不可胜原[193]。又多杀宫人，生瘞工匠[194]，计以万数。天下苦其役而反之，骊山之作未成，而周章百万之师至其下矣[195]。项籍燔其宫室营宇，往者咸见发掘。其后牧儿亡羊，羊入其凿[196]，牧者持火照求羊，失火烧其臧椁。自古至今，葬未有盛如始皇者也，数年之间，外被项籍之灾，内离牧竖之祸[197]，岂不哀哉！

“是故德弥厚者葬弥薄，知愈深者葬愈微。无德寡知，其葬愈厚，丘陇弥高，宫庙甚丽，发掘必速。由是观之，明暗之效，葬之吉凶，昭然可见矣。

“周德既衰而奢侈，宣王贤而中兴，更为俭宫室，小寝庙。诗人美之，《斯干》之诗是也[198]，上章道宫室之如制，下章言子孙之众多也。及鲁严公刻饰宗庙[199]，多筑台囿，后嗣再绝[200]，《春秋》刺

焉。周宣如彼而昌，鲁秦如此而绝，是则奢俭之得失也。

“陛下即位，躬亲节俭，始营初陵，其制约小，天下莫不称贤明。及徙昌陵，增坤<sup>[201]</sup>为高，积土为山，发民坟墓，积以万数，营起邑居，期日迫卒，功费大万百余<sup>[202]</sup>，死者恨于下，生者愁于上，怨气感动阴阳，因之以饥馑，物故流离<sup>[203]</sup>以十万数，臣甚悯焉<sup>[204]</sup>！以死者为有知，发人之墓，其害多矣；若其无知，又安用大！谋之贤知则不说，以示众庶则苦之；若苟以说愚夫淫侈之人，又何为哉！”

“陛下慈仁笃美甚厚，聪明疏达盖世，宜弘汉家之德，崇刘氏之美，光昭五帝、三王，而顾<sup>[205]</sup>与暴秦乱君竞为奢侈，比方丘垄，说愚夫之目，隆一时之观，违贤知之心，亡万世之安，臣窃为陛下羞之！唯陛下上览明圣黄帝、尧、舜、禹、汤、文、武、周公、仲尼之制，下观贤知穆公、延陵、樗里、张释之之意。孝文皇帝去坟薄葬，以俭安神，可以为则；秦昭、始皇增山厚臧，以侈生害，足以为戒。初陵之樵<sup>[206]</sup>，宜从公卿大臣之议，以息众庶<sup>[207]</sup>。”

书奏，上甚感向言，而不能从其计。

向睹俗弥奢淫，而赵、卫之属<sup>[208]</sup>起微贱，逾礼制。向以为王教由内及外，自近者始。故采取《诗》《书》所载贤妃贞妇，兴国显家可法则，及孽嬖乱亡者<sup>[209]</sup>，序次为《列女传》，凡八篇，以戒天子。及采传记行事，著《新序》《说苑》，凡五十篇奏之。数上疏言得失，陈法戒。书数十上，以助观览，补遗阙。上虽不能尽用，然内嘉其言，常嗟叹之。

时上无继嗣，政由王氏出，灾异浸甚。向雅奇陈汤智谋<sup>[210]</sup>，与相亲友，独谓汤曰：“灾异如此，而外家日盛，其渐必危刘氏。吾幸得同姓末属，累世蒙汉厚恩，身为宗室遗老，历事三主<sup>[211]</sup>。上以我先帝旧臣，每进见常加优礼，吾而不言，孰当言者！”向遂上封事极谏曰：

“臣闻人君莫不欲安，然而常危，莫不欲存，然而常亡，失御臣之术也。夫大臣操权柄，持国政，未有不为害者也。昔晋有六卿<sup>[212]</sup>，齐有田、崔<sup>[213]</sup>，卫有孙、宁<sup>[214]</sup>，鲁有季、孟<sup>[215]</sup>，常掌国事，世执朝柄。终后田氏取齐<sup>[216]</sup>；六卿分晋<sup>[217]</sup>；崔杼弑其君光<sup>[218]</sup>；孙林父、宁殖出其君衎，弑其君剽<sup>[219]</sup>；季氏八佾舞于庭<sup>[220]</sup>，三家者以《雍》彻<sup>[221]</sup>，并专国政，卒逐昭公<sup>[222]</sup>。周大夫尹氏管朝事<sup>[223]</sup>，浊乱王室，

子朝、子猛更立，连年乃定。故经曰‘王室乱’，又曰‘尹氏杀王子克’，甚之也<sup>[224]</sup>。《春秋》举成败，录祸福，如此类甚众，皆阴盛而阳微，下失臣道之所致也。故《书》曰：‘臣之有作威作福，害于而家，凶于而国。’<sup>[225]</sup>孔子曰‘禄去公室，政逮大夫’<sup>[226]</sup>危亡之兆。

“秦昭王舅穰侯及泾阳、叶阳君专国擅势<sup>[227]</sup>，上假太后之威，三人者权重于昭王，家富于秦国，国甚危殆，赖寤范雎之言，而秦复存<sup>[228]</sup>。二世委任赵高，专权自恣，壅蔽大臣，终有阎乐望夷之祸<sup>[229]</sup>，秦遂以亡。近事不远，即汉所代也。

“汉兴，诸吕无道，擅相尊王。吕产、吕禄席太后之宠<sup>[230]</sup>，据将相之位，兼南北军之众，拥梁、赵王之尊<sup>[231]</sup>，骄盈无厌，欲危刘氏。赖忠正大臣绛侯、朱虚侯等竭诚尽节以诛灭之，然后刘氏复安。

“今王氏一姓乘朱轮华毂者<sup>[232]</sup>二十三人，青紫貂蝉<sup>[233]</sup>充盈幄内，鱼鳞左右<sup>[234]</sup>，大将军秉事用权，五侯<sup>[235]</sup>骄奢僭盛，并作威福，击断自恣，行污而寄治<sup>[236]</sup>，身私而托公<sup>[237]</sup>，依东宫之尊<sup>[238]</sup>，假甥舅之亲，以为威重。尚书九卿州牧郡守皆出其门，管执枢机，朋党比周。称誉者登进，忤恨者诛伤<sup>[239]</sup>；游谈者助之说，执政者为之言。排摈宗室，孤弱公族，其有智能者，尤非毁而不进。远绝宗室之任，不令得给事朝省，恐其与己分权；数称燕王、盖主以疑上心<sup>[240]</sup>，避讳吕、霍而弗肯称。内有管、蔡之萌，外假周公之论，兄弟据重，宗族磐互<sup>[241]</sup>。历上古至秦汉，外戚僭贵未有如王氏者也。虽周皇甫、秦穰侯、汉武安、吕、霍、上官之属<sup>[242]</sup>，皆不及也。

“物盛必有非常之变先见，为其人微象。孝昭帝时，冠石立于泰山<sup>[243]</sup>，仆柳起于上林<sup>[244]</sup>。而孝宣帝即位，今王氏先祖坟墓在济南者<sup>[245]</sup>，其梓柱生枝叶，扶疏上出屋，根垂地中<sup>[246]</sup>，虽立石起柳，无以过此之明也。事势不两大，王氏与刘氏亦且不并立，如下有泰山之安，则上有累卵之危。陛下为人子孙，守持宗庙，而令国祚移于外亲，降为皂隶<sup>[247]</sup>，纵不为身，奈宗庙何！妇人内夫家，外父母家，此亦非皇太后之福也<sup>[248]</sup>。孝宣皇帝不与舅平昌、乐昌侯权<sup>[249]</sup>，所以全安之也。夫明者起福于无形，销患于未然。宜发明诏，吐德音，接近宗室<sup>[250]</sup>，亲而纳信，黜远外戚，毋授以政，皆罢令就弟，以则效先帝之所行，厚安外戚，全其宗族，诚东宫之意，外家之福也。王氏永存，保其爵禄，刘氏长安，不失社稷，所以褒睦外内之姓，子子孙孙无疆之计



也。如不行此策，田氏复见于今，六卿必起于汉，为后嗣忧，昭昭甚明，不可不深图！不可不蚤虑！《易》曰：“君不密，则失臣；臣不密，则失身；凡事不密，则害成。”<sup>[251]</sup>唯陛下深留圣思，审固几密，览往事之戒，以折中取信，居万安之实，用保宗庙，久承皇太后。天下幸甚！”

书奏，天子召见向，叹息悲伤其意。谓曰：“君且休矣，吾将思之。”以向为中垒校尉<sup>[252]</sup>。

向为人简易无威仪，廉靖乐道，不交接世俗，专积思于经术，昼诵书传，夜观星宿，或不寐达旦。元延中，星孛东井，蜀郡<sup>[253]</sup>岷山崩雍江<sup>[254]</sup>。向恶此异，语在《五行志》。怀不能已，复上奏，其辞曰：

“臣闻帝舜戒伯禹：‘毋若丹朱敖’<sup>[255]</sup>。’周公戒成王：‘毋若殷王封’<sup>[256]</sup>。’《诗》曰：‘殷监不远，在夏后之世。’<sup>[257]</sup>亦言汤以桀为戒也。圣帝明王常以败乱自戒，不讳废兴，故臣敢极陈其愚，唯陛下留神察焉！”

“谨案春秋二百四十二年，日蚀三十六，襄公尤数，率三岁五月有奇而壹食。汉兴讫竟宁<sup>[258]</sup>，孝景帝尤数，率三岁一月而一食。臣向前数言日当食，今连三年比食<sup>[259]</sup>，自建始以来<sup>[260]</sup>，二十岁间而八食，率二岁六月而一发，古今罕有。异有小大希稠<sup>[261]</sup>，占有舒疾缓急，而圣人所以断疑也。《易》曰：‘观乎天文，以察时变。’<sup>[262]</sup>昔孔子对鲁哀公，并言夏桀、殷纣暴虐天下，故历失则摄提失方<sup>[263]</sup>，孟陬无纪<sup>[264]</sup>，此皆易姓之变也。秦始皇之末至二世时，日月薄食<sup>[265]</sup>，山陵沦亡，辰星出于四孟<sup>[266]</sup>，太白经天而行<sup>[267]</sup>，无云而雷<sup>[268]</sup>，枉矢夜光<sup>[269]</sup>，荧惑袭月<sup>[270]</sup>，藁火烧宫<sup>[271]</sup>，野禽戏廷<sup>[272]</sup>，都门内崩<sup>[273]</sup>，长人见临洮<sup>[274]</sup>，石陨于东郡<sup>[275]</sup>，星孛大角，大角以亡<sup>[276]</sup>。观孔子之言，考暴秦之异，天命信可畏也！”

“及项籍之败，亦孛大角。汉之入秦，五星聚于东井<sup>[277]</sup>，得天下之象也。孝惠时，有雨血，日食于冲，灭光星见之异<sup>[278]</sup>。孝昭时，有泰山卧石自立，上林僵柳复起，大星如月西行，众星随之，此为特异。孝宣兴起之表，天狗夹汉而西，久阴不雨者二十余日，昌邑不终之异也。皆著于《汉纪》。观秦、汉之易世，览惠、昭之无后，察昌邑之不终，视孝宣之绍起，天之去就，岂不昭昭然哉！”

“高宗、成王亦有雉雉拔木之变<sup>[279]</sup>，能思其故，故高宗有百年之福<sup>[280]</sup>，成王有复风之报<sup>[281]</sup>。神明之应，应若景向<sup>[282]</sup>，世所同闻也。臣幸得托末属，诚见陛下有宽明之德，冀销大异，而兴高宗、成王之声，以崇刘氏，故猥猥数奸死亡之诛<sup>[283]</sup>。

“今日食尤屡，星孛东井，摄提炎及紫宫<sup>[284]</sup>，有识长老莫不震动，此变之大者也。其事难一二记，故《易》曰‘书不尽言，言不尽意<sup>[285]</sup>’。是以设卦指爻而复说义。《书》曰：‘评来以图<sup>[286]</sup>。’天文难以相晓，臣虽图上，犹须口说，然后可知，愿赐清燕之闲<sup>[287]</sup>，指图陈状。”

上辄入之<sup>[288]</sup>，然终不能用也。

向每召见，数言公族者国之枝叶，枝叶落则本根无所庇荫；方今同姓疏远，母党专政，禄去公室，权在外家，非所以强汉宗，卑私门，保守社稷，安固后嗣也。

向自见得信于上，故常显讼宗室，讥刺王氏及在位大臣；其言多痛切，发于至诚。上数欲用向为九卿，辄[不]为王氏居位者及丞相御史所持<sup>[289]</sup>，故终不迁。居列大夫官前后三十余年。年七十二卒。卒后十三岁而王氏代汉……

赞曰：仲尼称“材难，不其然与<sup>[290]</sup>”！自孔子后，缀文之士众矣，唯孟轲、孙况<sup>[291]</sup>、董仲舒、司马迁、刘向、扬雄。此数公者，皆博物洽闻，通达古今，其言有补于世。传曰“圣人不出，其间必有命世者焉<sup>[292]</sup>”，岂近是乎？刘氏《洪范论》发明《大传》<sup>[293]</sup>，著天人之应；《七略》剖判艺文，总百家之绪<sup>[294]</sup>；《三统历谱》考步日月五星之度<sup>[295]</sup>。有意其推本之也<sup>[296]</sup>。呜虖！向言山陵之戒，于今察之，哀哉<sup>[297]</sup>！指明梓柱以推废兴，昭矣！岂非直谅多闻，古之益友与<sup>[298]</sup>！

---

[1] 刘向为高祖弟楚元王交玄孙，传附交传，故不著姓。

[2] 以郎挽车为辇郎。任：用也。言以父德为宗正等官，荫庇及子而用为辇郎。

[3] 王褒：蜀人，字子渊，工文辞。张子侨：亦工文，官至光禄大夫。侨或作“蛟”，或作“乔”。《汉印文字篆要》卷九有“张子蛟印”，正作子蛟。

[4] 德于昭帝时治刘泽诏狱，本传作武帝时治淮南狱，误，以武帝治淮南狱时，德甫数岁也。文之淮南，指淮南王安谋反事。

[5] 当时铸作黄金，不成，事本创见，无科罪专条，汉律惟有“铸黄金弃市”之语，故吏引以为比。

[6]石渠：阁名，在未央大殿北，所以藏秘书。石渠阁遗址，今在西安未央乡，刘家寨未央宫大殿遗址西北。

[7]诸吏：加官也，诸吏所加，或列侯将军卿大夫，得举不法。

[8]拾遗：供奉讽谏，以救主人之遗失，后世因有拾遗之官。

[9]许：宣帝后许氏。史：戾太子妃史氏。

[10]客星：对天空中新出现的星的统称，如新星、超新星。昴、卷舌：皆星名，卷舌在昴北。

[11]外亲：母党。变事：非常之事。

[12]独夫：匹夫；三独夫：谓萧望之、周堪及刘向。

[13]贯：谓缓恕其罪。

[14]兴：改作宪章。

[15]自白前事之冤。

[16]置对：立其罪辞。

[17]时弘恭已死。

[18]几：冀。

[19]言以骨肉之亲。

[20]征：证。

[21]耑（quǎn）：田中之沟，六耑为一吉。

[22]惓惓：忠谨之意。

[23]惟：思。

[24]禹作司空，弃后稷，契司徒，咎繇作士垂共工，益朕庐，伯夷秩宗，夔乐，龙纳言，凡九官。

[25]韶：舜乐名。举箫管之属，言其备也。言韶乐九奏，则凤凰见其容仪。

[26]击钟鸣磬，而百兽相率来舞，言感至和。

[27]言文王始受命作周。

[28]杂逮：聚积貌。

[29]虞芮二国君争田，质成一周，入周境，见其礼让之风，乃感而退，以其所争为间田。

[30]《诗·周颂·清庙》语。于：叹辞。穆：美。肃：敬。雍：和。显：明。相：助。济济：盛貌。言文王有清静之化，敬而且和，光明著见，故济济之众士，皆执行文王之德。

[31]《诗·周颂·雝》语。相：助。辟：百辟。公：诸侯。言有此宾客，以和而来，至止而敬者，乃助王祭之人，百辟与诸侯耳，于是时天子则穆穆然。

[32]《诗·执竞》语。穰穰：多貌。

[33]《诗·思文》语。飴：遗也。釐：读如来。斨：音牟。言天遗此物。

[34]《诗·小雅·角弓》语，刺幽王也。良：善也。言人各为不善，其意乖离，而相怨。

[35]歛歛，与下訛訛，皆有莫供职之意。

[36]《诗·小雅·小旻》语，亦刺幽王也。言在位卿士，歛歛然患其上，訛訛然不供职，各失臣节，甚可哀痛，而谋之善者，则背违之，不善之谋，依而施用。

[37]桡：屈。不为众曲而自屈。

[38]《诗·小雅·十月之交》语，刺幽王也。密勿：黽勉。替罄：众声。言已黽勉行事，不敢自陈劳苦，实无罪辜，而被谗譖，嗷嗷然也。

[39]自此以下，至百川沸腾，皆《十月之交》诗。孔：甚。丑：恶。周之十月，为夏之八月，朔日有辛卯，日月交会，而日见蚀，阴侵于阳，辛，金日。卯，木辰，以卯侵金，则臣侵君，故甚恶之。

[40]微：亏微。言彼月者，当有亏耳，而今此日乃复微。言君臣失道，是为灾异，故令人甚哀。

[41]鞠：告。言日月不用其当行之道，以告凶灾者，由四方之国无政理，不能用善人。

[42]沸：涌出。腾：乘。冢：山顶。卒：尽。胡：何。僭：曾。愆：义。言百川沸涌而相乘，山顶隆高而尽崩坏，陵谷易处，尊卑失序，咎异大矣，诚可畏惧，哀哉，今人何为普莫创义。

[43]《诗·小雅·正月》语。正月，夏之四月，为正阳之月，故曰正月。繁：多。讹：伪。将：大。言王政乖舛，阳月多霜，害于生物，故为忧伤，而民人共为伪言，以是为非，排斥贤人，祸甚大。

[44]贤人在下，不肖居上，故曰易位。

[45]虺：故城在今山西霍县东北。厉王无道，国人叛而袭之，王奔虺。幽王无道，犬戎攻王而杀之。

[46]不谓蔡伯为奔也。

[47]尹氏：天子大夫，为世卿，其卒也，经真书尹氏，以其为世卿，非礼也。

[48]孔子作《春秋》，自鲁隐公元年起，至哀公十四年止，为春秋时代，其间隐公十一年，桓公十八年，庄公三十二年，闵公二年，僖公三十三年，文公十八年，宣公十八年，成公十八年，襄公三十一年，昭公三十二年，定公十五年，哀公十四年，凡二百四十二年。

[49]谓隐三年二月己巳；桓三年七月壬辰朔，十七年十月朔；庄十八年三月，二十五年六月辛未朔，二十六年十二月癸亥朔，三十年九月庚午朔；僖五年九月戊申朔，十二年三月庚午，十五年五月；文元年二月癸亥朔，十五年六月辛丑朔；宣八年七月甲子，十年四月丙辰，十七年六月癸卯；成十六年六月丙寅朔，十七年十二月丁巳朔；襄十四年二月乙未朔，十五年秋八月丁巳，二十年冬十月丙辰朔，二十一年九月庚戌朔，冬十月庚辰朔，二十三年二月癸酉朔，二十四年秋七月甲子朔，八月癸巳朔，二十七年冬十二月乙亥朔；昭七年夏四月甲辰朔，十五年六月丁巳朔，十七年夏六月甲戌朔，二十一年秋七月壬午朔，二十二年十二月癸酉朔，二十四年夏四月乙未朔，二十一年十二月辛亥朔；定五年正月辛亥朔，十二年十一月丙寅朔，十五年八月庚辰朔，凡三十六也。

[50]文九年九月癸酉，襄十六年五月甲子，昭十九年五月己卯，二十三年八月乙未，哀三年四月甲午，凡五也。

[51]阼：下颞。谓僖公十四年八月辛卯沙鹿崩，成五年夏梁山崩，凡二也。

[52]谓文公十四年秋七月，有星孛入于北斗，昭十七年冬，有星孛于大辰，哀公十三年冬十一月，有星孛于东方。

[53]常星：即恒星。夜间星与雨偕陨。事皆在庄公七年。

[54]桓公十四年御廩，庄公二十年齐，僖公二十年西宫，成公三年新宫，襄公九年宋，三十年宋，昭公九年陈，十八年宋，卫，陈，郑，定公二年雉门及两观，哀公三年桓宫僖宫，四年亳社灾，凡十四也。

[55]长狄：春秋时夷国，一名郟瞞，在今山东历城县北境；一说，今高苑县有废临济城，古狄邑，即长狄所居。长狄有兄弟三人，一名荣如，之齐，一名乔如，之鲁，一名焚如，之晋。

[56]谓僖公十六年正月戊申朔，陨石于宋五。

[57]鶡：水鸟名。谓是月六鶡退飞过宋都。

[58]庄公十七年冬多麋。

[59]蜮：短尾狐。庄公十八年秋有蜮。蜚：害虫名。庄公二十九年秋有蜚。

[60]鸛鹤：鸟名，俗名八哥。昭公二十五年夏，有鸛鹤来巢。

[61]冥晦：昏暗也。僖公十五年九月己卯，晦，震夷伯之庙。晦：冥也。

[62]木冰：气着树木，结为冰也。事在成公十六年正月。

[63]僖公三十三年经曾书冬陨霜不杀草，李梅实未知何月；或谓七月疑为十月之讹，周十二月为夏十月，又应倒其

文为：“十月霜降，草木不死，李梅实。”文义即俱显云。

[64]菽：豆。谓为定公元年十月，陨霜杀菽，周之十月，为夏之八月。

[65]隐公九年三月癸酉，大雨震电，庚辰大雨雪，庄公六年冬十月雨雪，僖公十年冬大雨雪。

[66]蝻：蝗子之未生翅者。蝻：即螟也。桓公元年秋大水，十三年夏大水，庄公七年秋大水，十一年秋宋大水，二十四年秋大水，二十五年秋大水，宣公十年秋大水，成公五年秋大水，襄公二十四年秋七月大水，僖公二十一年夏大旱，宣公七年秋大旱，宣公十年冬饥，十五年冬蝻生，饥，襄公二十四年冬大饥，桓公五年秋蝻，僖公十五年八月蝻，文公二年秋雨蝻于宋，八年冬蝻，宣公六年八月蝻，十三年秋十五年秋蝻，襄公七年八月蝻，哀公十二年十二月蝻，十三年九月蝻，十二月蝻，隐公五年九月螟，八年九月螟，庄公六年秋螟，皆是也。

[67]蜂午：犹杂沓。

[68]隐公四年，卫州吁弑其君完，十一年，羽父使贼弑公子于高氏；桓公二年，宋督弑其君与夷，七年，曲沃伯诱晋小子侯，弑之，十七年，郑高渠弥弑昭公；庄公八年，齐无知弑其君诸儿，十二年，宋万弑其君捷，十四年，傅瑕弑其君郑子，三十二年，共仲使圉人率贼子般；闵二年，共仲使卜觶弑公子于武闾；僖公十年，晋里克弑其君卓，二十四年，晋弑怀公于高粱；文元年，楚太子商臣弑其君顓，十四年，齐公子商人弑其君舍，十六年，宋人弑其君杵臼，十八年，齐人弑其君商人，鲁襄仲杀子恶莒弑其君庶其；宣公二年，晋赵盾弑其君夷皋，四年，郑公子归生弑其君夷，十年，陈夏徵舒弑其君平国；成公十八年，晋弑其君州蒲；襄公七年，郑子骀使贼夜弑僖公，二十五年，齐崔杼弑其君光，二十六年，卫宁喜弑其君剽，二十九年，閻弑吴子余祭，三十年，蔡太子般弑其君固，三十一年，莒人弑其君密州；昭元年，楚公子围弑王疾，缙而弑之，十三年，楚公子比弑其君虔于乾谷，十九年，许太子止弑其君买，二十七年，吴弑其君僚；定十三年，薛弑其君比；哀公四年，盗杀蔡侯申，六年，齐陈乞弑其君荼，十年，齐人杀悼公，凡三十六。

[69]桓公五年，州公如曹；庄四年，纪侯大去其国，十年，齐师灭谭，十三年，齐人灭遂，十四年，楚子灭息，十六年，楚灭邓；闵公元年，晋灭耿灭霍灭魏；僖公五年，楚灭弦，晋灭虢灭虞，十二年，楚人灭黄，十七年，楚灭项，十九年，秦人取梁，二十五年，卫侯毁灭邢，二十六年，楚人灭夔，三十三年，秦灭滑；文公四年，楚灭江，五年，楚人灭六灭蓼，十六年，楚人秦人巴人灭庸；宣公八年，楚人灭舒蓼，九年，取根牟，十二年，楚子灭萧，十五年，晋师灭赤狄潞氏；成公六年，取郟，十七年，楚灭舒庸；襄公六年，莒人灭鄆，齐侯灭莱，十年，诸侯灭偃阳，十三年，取郟，二十五年，楚灭舒鸠；昭公四年，楚子灭赖，十三年，晋灭肥，十六年，楚子取戎蛮氏，十七年，晋灭陆浑戎，二十一年，晋灭鼓，三十年，吴灭徐；定公四年，蔡灭沈，五年，楚灭唐，六年，郑灭许，十四年，楚人灭顿，十五年，楚子灭胡；哀公八年，宋公灭曹，邾灭须句，楚灭权，晋灭焦、杨，楚灭道、房、申，凡五十二。

[70]奔走：出奔也。

[71]贸戎：城名。

[72]成公元年事。邓：周邑。昭公二十三年事。

[73]王以诸侯伐郑，郑伯御之，射王，中肩，事在桓公五年。

[74]隐公七年，天王使凡伯来聘，戎执凡伯于楚丘。

[75]桓公十六年，卫侯朔出奔齐，天子召而不往。

[76]周景王崩，单穆公、刘文公、巩简公、甘平公、召庄公五大夫相争夺，更立王子猛于朝及敬王，是谓三君。

[77]陵夷：卑替。

[78]糅：和也。

[79]公车：官署名，汉时应征之人，皆由公家以车递送至京，待诏此署。此言上章于公车者多，不为处理。

[80]汉禁卫军，在城内者为南军，在城外者为北军。

[81]舛午：违背。

[82]胶戾：邪曲。乖刺：违忤。言志意不和，各相违背。

[83]言各任私情，不得其实。

[84]言其诬罔天子。营：谓回绕之。或：同“惑”。

[85]曹：辈。

[86]言其相次如鱼鳞。

[87]辐凑：言如车辐之归于毂。

[88]言谗佞之人，毁誉得进，则忠贤被斥，日以乖离。

[89]列星：恒星。

[90]雅颂：《诗》有六义，一曰风，二曰赋，三曰比，四曰兴，五曰雅，六曰颂。引伸其义为盛世之乐。

[91]初元：元帝年号。

[92]稠：多。

[93]还：收还。

[94]枉：曲。

[95]《否》《泰》：皆《易》卦名，二卦相接。

[96]《诗·小雅·角弓》语，刺幽王好谗佞之诗。庶庶：盛也。见：无云也。晁（xiàn）：日气。聿：辞。言雨雪之盛廡廡然，至于无云，日气始出，而雨雪皆消释矣。喻小人虽多，王若欲兴善政，则贤者升用而小人诛灭矣。

[97]鯀：禹父。共工：少皞氏之后。驩兜：帝鸿氏之后。三人与三苗称四凶，皆为舜所诛。

[98]管、蔡：管叔鲜，蔡叔度，皆武王弟，周公辅成王，二人流言公将不利于王，公讨而诛之。

[99]迭：互。

[100]季、孟：鲁世卿，皆桓公后，执国权，卑公室。

[101]叔孙：指叔孙通。

[102]定公：鲁定公。

[103]《诗·柏舟》语。言石性虽坚，尚可移转，已志贞确，执德不倾，过于石。

[104]《易·涣卦》语。言王者涣然大发号令，如汗之出。

[105]探汤：言其除难无所避。

[106]二府：指丞相、御史。

[107]诋：毁辱。

[108]放言于外以诬人曰“流言”，为飞书以诋毁，若今之匿名信，曰“飞文”。

[109]哗：吵嚷。

[110]此《柏舟》诗，喻仁而不遇。悄悄：忧貌。愠：怒。

[111]传：递。比周：阿党。

[112]《易·乾卦》语。

[113]《易·泰卦》辞。茹：牵引。汇：类。此喻君有洁白之德，臣下引其类而仕。

[114]伊尹相汤，放桀，伐夏有天下。

[115]交戟：谓宿卫者。

[116]歛歛訖訖：注见前。

[117]忽然：不加意。

[118]流共工于幽州，放驩兜于崇山，窜三苗于三危，殛鯀于羽山。

[119]两观：阙也。少正卯，奸人之雄，故孔子为鲁司寇七日，诛之于两观之下。

[120]迹察：寻其余迹而察之。

[121]历：历观。

[122]原：谓思其本。

[123]省：视。

[124]揆：度。

[125]险言曰“谀”。

[126]杜：塞。

[127]炳然：明。

[128]肺附：旧解谓肝肺相附着，犹言心腹。

[129]通：陈道。

[130]以：由。

[131]谮人之言，如水之浸润，渐以成之。

[132]长安：见《高帝纪》。

[133]断断：忿嫉之意。不可：不满。时堪为光禄勋。

[134]偏侧不正，黠慧而伪曰“倾巧”。

[135]顺指：顺上意而言。

[136]同州乡而居者为州里。

[137]河东：秦郡，在今山西境内，黄河以东之地。

[138]槐里：汉县，故城在今陕西兴平县东南。

[139]淑：善。茂：美。

[140]悃悃：至诚。

[141]厌：不伸。

[142]卒：终。克：能。

[143]异：灾异。

[144]晦昧：不明。

[145]嘿：同“默”。

[146]靡：无。

[147]诋：毁。

[148]信：同“伸”。

[149]干：同“管”。言主管其事。

[150]公车：见前。

[151]兴：比喻。

[152]汉以京兆、左冯翊、右扶风为三辅，即今陕西中部之地。都水：官名，主陂池灌溉，保守河渠事。



[153] 太后：为元帝后王氏。

[154] 言中者，别于外也。西汉中秘书，当指天禄、石渠二阁所藏而言。其余有太常藏书、太史令藏书、温室藏书。

[155] 成帝以渭城延陵亭部为初陵，在建始二年以新丰戏乡为昌陵县，在鸿嘉元年罢昌陵，反故陵在永始元年，所谓反故陵，此即文复归延陵。

[156] 《易·下系》之辞。

[157] 周以十一月建子为正，为天统，商以十二月建丑为正，为地统，夏以十三月建寅为正，为人统。三统：言王者象天地人之三统，故存三代。

[158] 《诗·大雅·文王》语。殷士：殷之卿士。肤：美。敏：疾。裸：灌鬯。将：行。京：周京。言殷之臣有美德而敏疾，乃来助祭于周，行裸鬯之事，是天命无常，归于有德。

[159] 民萌：犹言人民。

[160] 效：征验。

[161] 霸陵：见《文帝纪》。

[162] 高岸夹水为厕。

[163] 北山：在今陕西北部，产美石。椁：外棺。

[164] 纛絮：可以纛衣之絮。斲：斩。言以乞：絮斯而陈其间。又从而漆之。

[165] 锢：铸塞。言厚葬则其中有可欲，虽塞南山，亦如有间隙，为人所发。

[166] 如薄葬则中无可欲，无人欲发，即非石椁，亦不患有人掘取。

[167] 厚衣之以薪：积薪以覆之。不封：不聚土为坟。不树：不种树。

[168] 桥山：在今河北涿鹿县东南。

[169] 济阴：在今山东菏泽市东北。

[170] 丘垄：冢坟。

[171] 苍梧：汉郡，即今广西苍梧县。

[172] 二妃：尧之二女，皆舜妃。不从：不从殉葬。

[173] 会稽：秦郡，今江苏东部、浙江大部皆其地。

[174] 列：市肆。言不改市肆，无烦于民。

[175] 不知其葬处。

[176] 毕：一名毕原，在今陕西境。

[177] 雍：见《高帝纪》。

[178] 樗里子：秦惠王异母弟。樗里子葬地，后为武库，在今陕西西安市东北。

[179] 防：邑名，在今山东曲阜市东。

[180] 墓：谓圻穴；坟：谓积土。

[181] 东南西北：言周游以行其道，不得专在本邦，故墓须表识。

[182] 嬴、博：二邑名，皆在泰山，季子子死是间。

[183] 隐：据。高可手据，约四尺。

[184]号：复也，招魂也。

[185]弟弟：言弟能顺理。

[186]桓司马：名魑。

[187]《吕氏春秋》有文，极言薄葬。

[188]严襄：即庄襄。按惠文武昭严襄共四王，此云五王者，盖以昭王之后尚有孝文王，传脱“孝文”二字。

[189]瘞（yì）：埋。

[190]阿：山曲。

[191]多累石作椁于圻中，以为离宫别馆。

[192]作机发木人之属，尽其巧变以封之。

[193]原：量。

[194]霾（mái）：埋。

[195]周章：陈胜之将。

[196]凿：隧，地道，自平地下斜以入茔圻者。

[197]离：遭。

[198]《诗·小雅》篇。

[199]鲁严公：庄公。庄公丹桓宫之楹，刻其桷，以将迎夫人于齐，故饰之。

[200]谓庄公子子般闵公皆被杀，僖公得立也。

[201]埤：下。

[202]大万：犹巨万。汉五铢泉范底题字，有“富人大万”四字，又有“乐当大万”瓦文，与本文合，大万盖为西汉人之习俗语。（从陈直说）

[203]物故：谓死亡。流离：谓失之居处。

[204]愴：忧病。

[205]顾：反。

[206]樵（mó）：谓规度墓地。

[207]言使众民得安息。

[208]赵卫之属：指赵皇后昭仪及卫婕妤。

[209]孽：庶也。嬖：爱也。

[210]雅：素也。陈汤：瑕丘人，字子公，博达多谋。

[211]向历宣、元、成三朝，故云历事三主。

[212]六卿：智范中行韩魏赵也。

[213]田敬仲后及崔杼也。

[214]孙氏宁氏专卫族。

[215]季、孟：见前。

[216]田午并齐，称田齐。

[217] 智范中行后皆灭绝，韩魏赵益强，遂分晋而为诸侯。

[218] 齐庄公名光。

[219] 卫献公名衎。卫殇公名剌。殇公实宁喜所弑。

[220] 八佾：古天子所用乐舞也，季氏用八佾，僭也。

[221] 三家：孟孙、叔孙、季孙。雍：《诗·周颂》篇名，彻：祭毕而收其俎也。天子宗庙之祭，则歌《雍》以彻，是时三家僭用之。

[222] 三家久专鲁政，至昭公，卒被逐。

[223] 事见前。

[224] 经：《春秋》也。甚：言其恶大甚也。今经文不见杀王子克，但有立王子朝。

[225] 《书·洪范》之辞。而：汝也。言唯君得作威作福，臣下为之，则致凶害也。

[226] 语见《论语》。言政不由君，下及大夫也。

[227] 穰侯：魏冉也。泾阳叶阳皆昭王母弟也。

[228] 范雎：魏人，字叔，入秦，说昭王，言三人权太重，昭王寤而黜三人。

[229] 望夷：秦宫名。秦二世斋于望夷宫，阎乐以兵杀之。望夷宫遗址，今在咸阳城北，顺陵之东北，与《博物志》所言正合，颜师古注疑之非也。

[230] 席：因也。太后：吕后也。

[231] 吕后立兄子吕台为吕王，吕产为梁王，吕禄为赵王。

[232] 朱轮华毂：贵者所乘。

[233] 青紫：皆绶色，列侯紫，二千石青。貂蝉：侍中常侍冠饰，貂为貂尾。

[234] 鱼鳞左右：言在帝之左右，相次若鱼鳞。

[235] 五侯：见后《元后传》。

[236] 寄：托也。

[237] 言内为污私之行，而外托治公之道。犹言假公济私。

[238] 东宫：太后所居。

[239] 忤：逆。恨：违。

[240] 示宗室亲近而反逆。

[241] 磐互：磐结而交互。

[242] 皇甫：周卿士字，周后宠之，因处盛位，见《诗·十月之交》。武安：指田蚡，封武安侯，武帝母王皇后异父弟。上官：指昭帝后上官氏。

[243] 冠山下有石自立，三石为足，一石在上，故曰冠石。

[244] 其树已死，僵仆于地，而更起生。上林：汉苑，在陕西西安市西周至、鄠县界。

[245] 济南：汉郡，在今山东境。王氏之先，为济南东平陵人。

[246] 说者谓垂系亩之误，亩与插，古字通。

[247] 皂隶：卑贱之人。

[248] 内：亲也。言妇人应内夫家，外父母家，而皇太后反外夫家，故云非福。

[249]平昌侯王无故，乐昌侯王武。

[250]援：引也。谓升引而附近之。

[251]《易·上系》之辞。

[252]中垒校尉：官名，掌北军垒门之内，又外掌西域。

[253]蜀君：见《高帝纪》。

[254]雍：同“壅”。

[255]见《书·益稷》。丹朱：尧子。敖：同“傲”。丹朱以不肖称。

[256]见《书·亡逸》。

[257]《诗·大雅·荡》语。

[258]竟宁：元帝年号。

[259]比：频也。

[260]建始：成帝年号。

[261]稠：密。

[262]《易·贲卦》辞。

[263]摄提：星名，随斗勺建十二月，历不正，则失其所建。

[264]首时为孟，正月为陬。

[265]薄：同“迫”。

[266]四孟：四时之孟月也。辰星当见四仲月。

[267]谓出东入西，出西入东也，太白阴星，出东当伏东，出西当伏西，过午为经天也。

[268]雷当托云，犹君之托臣也。二世不恤天下，人有叛心，此象其独号令而无臣也。

[269]枉矢：流星也，有声为天狗，无声为枉矢。

[270]荧惑主内乱，月主刑，故赵高杀二世。

[271]孽：同“孽”，灾。

[272]野鸟入处，主主人将去。

[273]内崩：内向而崩。

[274]临洮：秦县，即今甘肃岷县。

[275]东郡：见《高帝纪》。

[276]大角：星名，为天王坐席，流星弗之，因伏不见。

[277]五星：指金、木、水、火、土星。东井：星名，秦之分野。高祖入秦，五星聚于东井，主其下当有圣人以义取天下。

[278]日月行交通之冲，相薄而既，盖阴气盛，薄夺日光。

[279]雉：雄雉鸣。殷高宗时，越有雉雉，见《书·高宗彤日》。管蔡流言，周公东避，天大风拔木，见《书·金縢》。

[280]殷高宗享国百年。

[281]成王因天变，迎周公归，天乃反风。复：反也。

[282] 向：同“响”。

[283] 猥猥：同“壘壘”，款诚之意。奸：犯。

[284] 炎：光上侵之意。紫宫：即紫微，天帝座，天子之居。

[285] 《易·系辞上》。

[286] 《书·洛诰》之辞。伴：使也。使人以图来示成王，明口说不了，指图乃了也。

[287] 闲：暇也。

[288] 纳其言也。

[289] 持：挟制也。

[290] 见《论语》。

[291] 孙况：即荀卿也。

[292] 命世：有名于世。

[293] 刘向因《洪范》，乃集合上古以来至汉灾异符瑞，行事祸福，著其占验，比类相从，各有条目，凡十一篇，号曰《洪范五行传》。

[294] 刘向多著述，既卒，子歆嗣父业，总括群篇，摄其指要，著为《七略》，一曰《集略》，二曰《六艺略》，三曰《诸子略》，四曰《诗赋略》，五曰《兵书略》，六曰《艺数略》，七曰《方技略》。

[295] 《三统历谱》：历法名，亦刘歆著。步：推步，推考天文。

[296] 言其究极根本，深有意也。

[297] 言赤眉之乱，汉诸陵皆被发。

[298] 《论语》：“益者三友，友直，友谅，友多闻，益矣。”此言刘向谅直多闻，可谓益友。

# 贾谊传

贾谊，洛阳人也。年十八，以能诵诗书属文<sup>[1]</sup>称于郡中。河南守吴公闻其秀材<sup>[2]</sup>，召置门下，甚幸爱。文帝初立，闻河南守吴公治平<sup>[3]</sup>为天下第一，故与李斯同邑<sup>[4]</sup>，而尝学事焉，征以为廷尉。廷尉乃言谊年少，颇通诸家之书<sup>[5]</sup>。文帝召以为博士。

是时，谊年二十余，最为少。每诏令议下<sup>[6]</sup>，诸老先生未能言，谊尽为之对，人人各如其意所出。诸生于是以为能。文帝说之，超迁，岁中至太中大夫。

谊以为汉兴二十余年，天下和洽，宜当改正朔，易服色制度，定官名，兴礼乐。乃草具其仪法<sup>[7]</sup>，色上黄，数用五，为官名悉更，奏之法。文帝谦让未皇也<sup>[8]</sup>。然诸法令所更定，及列侯就国，其说皆谊发之。于是天子议以谊任公卿之位。绛、灌、东阳侯、冯敬之属尽害之<sup>[9]</sup>，乃毁谊曰：“洛阳之人年少初学，专欲擅权，纷乱诸事。”于是天子后亦疏之，不用其议，以谊为长沙王太傅<sup>[10]</sup>。

谊既以适去<sup>[11]</sup>，意不自得，及度湘水<sup>[12]</sup>，为赋以吊屈原。屈原，楚贤臣也，被谗放逐，作《离骚赋》，其终篇曰：“已矣！国亡人，莫我知也。”遂自投江而死。谊追伤之，因以自谕<sup>[13]</sup>.....

谊为长沙傅三年，有服飞入谊舍，止于坐隅。服似鸮，不祥鸟也。谊既以适居长沙，长沙卑湿，谊自伤悼，以为寿不得长，乃为赋以自广<sup>[14]</sup>.....

后岁余，文帝思谊，征之。至，人见，上方受釐，坐宣室<sup>[15]</sup>。上因感鬼神事，而问鬼神之本。谊具道所以然之故。至夜半，文帝前席<sup>[16]</sup>。既罢，曰：“吾久不见贾生，自以为过之，今不及也。”乃拜谊为梁怀王太傅<sup>[17]</sup>。怀王，上少子，爱，而好书，故令谊傅之，数问以得失<sup>[18]</sup>。

是时，匈奴强，侵边。天下初定，制度疏阔，诸侯王僭拟<sup>[19]</sup>，地

过古制，淮南、济北王皆为逆诛<sup>[20]</sup>。谊数上疏陈政事，多所欲匡建<sup>[21]</sup>。其大略曰：“臣窃惟事势，可为痛哭者一，可为流涕者二，可为长太息者六，若其它背理而伤道者，难遍以疏举<sup>[22]</sup>。进言者皆曰天下已安已治矣，臣独以为未也。曰安且治者，非愚则谀<sup>[23]</sup>，皆非事实知治乱之体者也。夫抱火厝之积薪之下<sup>[24]</sup>，而寝其上，火未及燃，因谓之安，方今之势，何以异此！本末舛逆<sup>[25]</sup>，首尾衡决<sup>[26]</sup>，国制抢攘<sup>[27]</sup>，非甚有纪<sup>[28]</sup>，胡可谓治！陛下何不壹令臣得孰数之于前，因陈治安之策，试详择焉？夫射猎之娱，与安危之机孰急<sup>[29]</sup>？使为治劳智虑，苦身体，乏钟鼓之乐，勿为可也。乐与今同，而加之诸侯轨道<sup>[30]</sup>，兵革不动，民保首领，匈奴宾服<sup>[31]</sup>，四荒乡风<sup>[32]</sup>，百姓素朴，狱讼衰息，大数既得<sup>[33]</sup>，则天下顺治，海内之气，清和咸理，生为明帝，没为明神，名誉之美，垂于无穷。《礼》祖有功而宗有德<sup>[34]</sup>，使顾成之庙称为太宗<sup>[35]</sup>，上配太祖，与汉亡极。建久安之势，成长治之业，以承祖庙，以奉六亲<sup>[36]</sup>，至孝也；以幸天下，以育群生，至仁也；立经陈纪<sup>[37]</sup>，轻重同得，后可以为万世法程<sup>[38]</sup>，虽有愚幼不肖之嗣，犹得蒙业而安，至明也。以陛下之明达，因使少知治体者得佐下风<sup>[39]</sup>，致此非难也。其具可素陈于前<sup>[40]</sup>，愿幸无忽<sup>[41]</sup>！臣谨稽之天地<sup>[42]</sup>，验之往古，按之当今之务，日夜念此至孰也，虽使禹舜复生，为陛下计，亡以易此。

“夫树国固必相疑之势<sup>[43]</sup>，下数被其殃，上数爽其忧<sup>[44]</sup>，甚非所以安上而全下也。今或亲弟谋为东帝<sup>[45]</sup>，亲兄之子西乡而击<sup>[46]</sup>，今吴又见告矣<sup>[47]</sup>。天子春秋鼎盛<sup>[48]</sup>，行义未过<sup>[49]</sup>，德泽有加焉，犹尚如是，况莫大诸侯<sup>[50]</sup>，权力且十此者乎<sup>[51]</sup>。

“然而天下少安，何也？大国之王幼弱未壮，汉之所置傅相方握其事。数年之后，诸侯之王大抵皆冠，血气方刚，汉之傅相称病而赐罢，彼自丞尉以上偏置私人，如此，有异淮南、济北之为邪！此时而欲为治安，虽尧、舜不治。

“黄帝曰：‘日中必爨，操刀必割<sup>[52]</sup>。’今令此道<sup>[53]</sup>顺而全安，甚易，不肯早为，已乃堕骨肉之属而抗到之<sup>[54]</sup>，岂有异秦之季世乎？夫以天子之位，乘今之时，因天之助，尚惮以危为安，以乱为治，假设陛下居齐桓之处，将不合诸侯而匡天下乎？臣又以知陛下有所必不能矣。假设天下如曩时<sup>[55]</sup>，淮阴侯尚王楚，黥布王淮南，彭越王梁，韩信王



韩<sup>[56]</sup>，张敖王赵，贯高为相<sup>[57]</sup>，卢绾王燕<sup>[58]</sup>，陈豨在代<sup>[59]</sup>，令此六七公者皆亡恙<sup>[60]</sup>，当是时而陛下即天子位，能自安乎？臣有以知陛下之不能也。天下殽乱<sup>[61]</sup>，高皇帝与诸公并起，非有仄室之势以豫席之也<sup>[62]</sup>。诸公幸者，乃为中涓<sup>[63]</sup>，其次廛得舍人<sup>[64]</sup>，材之不逮至远也。高皇帝以明圣威武即天子位，割膏腴之地以王诸公，多者百余城，少者乃三四十县，德至渥也<sup>[65]</sup>，然其后十年之间，反者九起。陛下之与诸公，非亲角<sup>[66]</sup>材而臣之也，又非身封王之也。自高皇帝不能以是一岁为安<sup>[67]</sup>，故臣知陛下之不能也。然尚有可谏者，曰疏<sup>[68]</sup>，臣请试言其亲者。假令悼惠王王齐<sup>[69]</sup>，元王王楚<sup>[70]</sup>，中子王赵<sup>[71]</sup>，幽王王淮阳<sup>[72]</sup>，共王王梁<sup>[73]</sup>，灵王王燕<sup>[74]</sup>，厉王王淮南，六七贵人皆亡恙，当是时陛下即位，能为治乎？臣又知陛下之不能也。若此诸王，虽名为臣，实皆有布衣昆弟之心<sup>[75]</sup>，虑亡不帝制而天子自为者。擅爵人<sup>[76]</sup>，赦死罪，甚者或戴<sup>[77]</sup>黄屋，汉法令非行也。虽行不轨<sup>[78]</sup>如厉王者，令之不肯听，召之安可致乎<sup>[79]</sup>？幸而来至，法安可得加！动一亲戚，天下圜视<sup>[80]</sup>而起，陛下之臣虽有悍如冯敬者<sup>[81]</sup>，适启其口，匕首已陷其匈<sup>[82]</sup>矣。陛下虽贤，谁与领此？故疏者必危，亲者必乱，已然之效也。其异姓负强而动者，汉已幸胜之矣，又不易其所以然。同姓袭是迹而动，既有征<sup>[83]</sup>矣，其势尽又复然。殃祸之变，未知所移，明帝处之尚不能以安，后世将如之何？

“屠牛坦<sup>[84]</sup>一朝解十二牛，而芒刃不顿者<sup>[85]</sup>，所排击剥割，皆众理解也<sup>[86]</sup>。至于髀髀之所，非斤则斧<sup>[87]</sup>。夫仁义恩厚，人主之芒刃也；权势法制，人主之斤斧也。今诸侯王皆众髀髀也，释斤斧之用，而欲婴<sup>[88]</sup>以芒刃，臣以为不缺则折。胡不用之淮南、济北？势不可也<sup>[89]</sup>。

“臣窃迹前事，大抵强者先反。淮阴王楚最强，则最先反；韩信倚胡<sup>[90]</sup>，则又反；贯高因赵资，则又反；陈豨兵精，则又反；彭越用梁<sup>[91]</sup>，则又反；黥布用淮南，则又反；卢绾最弱，最后反。长沙乃在二万五千户耳，功少而最完，势疏而最忠，非独性异人也，亦形势然也。曩令樊、郢、绛、灌据数十城而王，今虽以残亡可也；令信、越之伦列为彻侯而居，虽至今存可也。然则天下之大计可知已<sup>[92]</sup>。欲诸王之皆忠附，则莫若令如长沙王；欲臣子之勿蒞醢，则莫若令如樊、郢等；欲天下之治安，莫若众建诸侯而少其力。力少则易使以义，国小则亡邪心。令海内之势如身之使臂，臂之使指，莫不制从，诸侯之君不敢有异心，辐凑并进<sup>[93]</sup>而归命天子，虽在细民，且知其安，故天下咸知陛下

之明。割地定制，令齐、赵、楚各为若干国，使悼惠王、幽王、元王之子孙毕以次各受祖之分地，地尽而止，及燕、梁它国皆然。其分地众而子孙少者，建以为国，空而置之，须<sup>[94]</sup>其子孙生者，举使君之。诸侯之地其削颇入汉者，为徙其侯国及封其子孙也<sup>[95]</sup>，所以数偿之<sup>[96]</sup>；一寸之地，一人之众，天子亡所利焉，诚以定治而已，故天下咸知陛下之廉。地制壹定，宗室子孙莫虑不王，下无倍<sup>[97]</sup>畔之心，上无诛伐之志，故天下咸知陛下之仁。法立而不犯，令行而不逆，贯高、利几<sup>[98]</sup>之谋不生，柴奇、开章之计不萌<sup>[99]</sup>，细民乡善，大臣致顺，故天下咸知陛下之义。卧赤子<sup>[100]</sup>天下之上而安，植遗腹，朝委裘，而天下不乱<sup>[101]</sup>，当时大治，后世诵圣。壹动而五业附<sup>[102]</sup>，陛下谁惮而久不为此？

“天下之势方病大瘡<sup>[103]</sup>。一胫之大几如要<sup>[104]</sup>，一指之大几如股，平居不可屈信<sup>[105]</sup>，一二指搐，身虑亡聊<sup>[106]</sup>。失今不治，必为锢疾<sup>[107]</sup>，后虽有扁鹊<sup>[108]</sup>，不能为已。病非徒瘡也，又苦跋盭<sup>[109]</sup>。元王之子，帝之从弟也<sup>[110]</sup>；今之王者，从弟之子也<sup>[111]</sup>。惠王，亲兄子也<sup>[112]</sup>；今之王者，兄子之子也<sup>[113]</sup>。亲者或亡分地以安天下<sup>[114]</sup>，疏者或制大权以逼天子，臣故曰非徒病瘡也，又苦跋盭。可痛哭者，此病是也！

“天下之势方倒县。凡天子者，天下之首，何也？上也。蛮夷者，天下之足，何也？下也。今匈奴嫚侮<sup>[115]</sup>侵掠，至不敬也，为天下患，至亡已也<sup>[116]</sup>，而汉岁致金絮采缯以奉之。夷狄征令<sup>[117]</sup>，是主上之操也<sup>[118]</sup>；天子共贡，是臣下之礼也。足反居上，首顾<sup>[119]</sup>居下，倒县如此，莫之能解，犹为国有人乎？非亶<sup>[120]</sup>倒县而已，又类辟，且病痺<sup>[121]</sup>。夫辟者一面病，痺者一方痛。今西边北边之郡，虽有长爵不轻得复<sup>[122]</sup>，五尺以上不轻得息<sup>[123]</sup>，斥候望烽燧不得卧<sup>[124]</sup>，将吏被介胄而睡，臣故曰一方病矣。医<sup>[125]</sup>能治之，而上不使，可为流涕者此也！

“陛下何忍以帝皇之号，为戎人诸侯，势既卑辱，而祸不息，长此安穷<sup>[126]</sup>！进谋者率以为是，固不可解也，亡具甚矣<sup>[127]</sup>！臣窃料匈奴之众不过汉一大县<sup>[128]</sup>，以天下之大，困于一县之众，甚为执事者羞之。陛下何不试以臣为属国之官<sup>[129]</sup>以主匈奴？行臣之计，请必系单于之颈而制其命，伏中行说而笞其背<sup>[130]</sup>，举匈奴之众唯上之令。今不猎猛敌而猎田彘<sup>[131]</sup>，不搏反寇而搏畜菟<sup>[132]</sup>，玩细娱而不图大患，非所

以为安也。德可远施，威可远加，而直数百里外威令不信，可为流涕者此也！

“今民卖童者<sup>[133]</sup>，为之绣衣丝履偏诸缘<sup>[134]</sup>，内之闲中<sup>[135]</sup>，是古天子后服，所以庙而不宴者也<sup>[136]</sup>，而庶人得以衣婢妾。白縠之表<sup>[137]</sup>，薄纨之里<sup>[138]</sup>，**纒**以偏诸<sup>[139]</sup>，美者黼绣<sup>[140]</sup>，是古天子之服，今留人大贾嘉会召客者以被墙。古者以奉一帝一后而节适<sup>[141]</sup>，今庶人屋壁得为帝服，倡优下贱得为后饰，然而天下不屈者<sup>[142]</sup>，殆未有也。且帝之身自衣皂绋<sup>[143]</sup>，而富民墙屋被文绣；天子之后以缘其领，庶人麤妾缘其履<sup>[144]</sup>：此臣所谓舛也。夫百人作之不能衣一人，欲天下亡寒，胡可得也？一人耕之，十人聚而食之，欲天下亡饥，不可得也。饥寒切于民之肌肤，欲其亡为奸邪，不可得也。国已屈矣，盗贼直须时耳<sup>[145]</sup>。然而献计者曰毋动为大耳<sup>[146]</sup>。夫俗至大不敬也，至亡等也<sup>[147]</sup>，至冒上也<sup>[148]</sup>，进计者犹曰毋为，可为长太息者此也！

“商君<sup>[149]</sup>遗礼义，弃仁恩，并心于进取，行之二岁，秦俗日败。故秦人家富子壮则出分，家贫子壮则出赘<sup>[150]</sup>。借父耰锄，虑<sup>[151]</sup>有德色；母取箕帚，立而谇语<sup>[152]</sup>。抱哺其子，与公并据<sup>[153]</sup>；妇姑不相说，则反唇而相稽<sup>[154]</sup>。其慈子畜利，不同禽兽者亡几耳<sup>[155]</sup>。然并心而赴时，犹曰蹶六国<sup>[156]</sup>，兼天下。

功成求得矣，终不知反廉愧之节<sup>[157]</sup>，仁义之厚。信并兼之法，遂进取之业，天下大败；众掩寡，智欺愚，勇威怯，壮陵衰，其乱至矣。是以大贤起之<sup>[158]</sup>，威震海内，德从天下<sup>[159]</sup>。曩之为秦者，今转而为汉矣。然其遗风余俗，犹尚未改。今世以侈靡相竞，而上亡制度，弃礼谊，捐廉耻日甚，可谓月异而岁不同矣。逐利不耳，虑非顾行也<sup>[160]</sup>，今其甚者杀父兄矣。盗者剽<sup>[161]</sup>寝户之帘，搴两庙之器<sup>[162]</sup>，白昼大都之中剽<sup>[163]</sup>吏而夺之金。矫伪者出几十万石粟，赋六百多万钱，乘传而行郡国<sup>[164]</sup>，此其亡行义之尤至者也。而大臣特以簿书不报，期会之间，以为大故<sup>[165]</sup>。至于俗流失，世坏败，因恬<sup>[166]</sup>而不知怪，虑不动于耳目，以为是适然耳<sup>[167]</sup>。夫移风易俗，使天下回心而乡道，类非俗吏之所能为也。俗吏之所务，在于刀笔筐篋<sup>[168]</sup>，而不知大体。陛下又不自忧，窃为陛下惜之。

夫立君臣，等上下，使父子有礼，六亲有纪<sup>[169]</sup>，此非天之所为，

人之所设也。夫人之所设，不为不立，不植则僵<sup>[170]</sup>，不修则坏。《管子》<sup>[171]</sup>曰：‘礼义廉耻，是谓四维；四维不张，国乃灭亡。’使管子愚人也可，管子而少知治体，则是岂可不为寒心哉<sup>[172]</sup>！秦灭四维而不张，故君臣乖乱，六亲殃戮，奸人并起，万民离叛，凡十三岁，而社稷为虚<sup>[173]</sup>。今四维犹未备也，故奸人几<sup>[174]</sup>幸，而众心疑惑。岂如今定经制<sup>[175]</sup>，令君君臣臣，上下有差，父子六亲，各得其宜，奸人亡所几幸，而群臣众信，上不疑惑！此业壹定，世世常安，而后有所持循矣<sup>[176]</sup>。若夫经制不定，是犹度江河亡维楫<sup>[177]</sup>，中流而遇风波，船必覆矣。可为长太息者此也！

“夏为天子，十有余世，而殷受之。殷为天子，二十余世，而周受之。周为天子，三十余世，而秦受之。秦为天子，二世而亡。人性不甚相远也，何三代之君有道之长，而秦无道之暴也<sup>[178]</sup>？其故可知也。古之王者，太子乃生<sup>[179]</sup>，固举以礼，使士负之，有司齐肃端冕，见之南郊，见于天也。过阙则下<sup>[180]</sup>，过庙则趋<sup>[181]</sup>，孝子之道也。故自为赤子<sup>[182]</sup>而教固已行矣。昔者成王幼，在襁抱之中<sup>[183]</sup>，召公为太保，周公为太傅，太公为太师。保<sup>[184]</sup>，保其身体；傅<sup>[185]</sup>，傅之德义；师，道<sup>[186]</sup>之教训：此三公之职也。于是为置三少，皆上大夫也，曰少保、少傅、少师，是与太子宴者也<sup>[187]</sup>。故乃孩提有识，三公、三少固明孝仁礼义以道习之，逐去邪人，不使见恶行。于是皆选天下之端士<sup>[188]</sup>孝悌博闻有道术者以卫翼之，使与太子居处出入。故太子乃生而见正事，闻正言，行正道，左右前后皆正人也。夫习与正人居之，不能毋正，犹生长于齐不能不齐言也；习与不正人居之，不能毋不正，犹生长于楚之地不能不楚言也。故择其所耆<sup>[189]</sup>，必先受业，乃得尝之；择其所乐，必先有习，乃得为之<sup>[190]</sup>。孔子曰：‘少成若天性，习贯如自然。’及太子少长，知妃色<sup>[191]</sup>，则入于学。学者，所学之官也<sup>[192]</sup>。《学礼》曰：‘帝入东学，上亲而贵仁，则亲疏有序而恩相及矣；帝入南学，上齿而贵信，则长幼有差而民不诬矣；帝入西学，上贤而贵德，则圣智在位而功不遗矣；帝入北学，上贵而尊爵，则贵贱有等而下不喻矣<sup>[193]</sup>；帝入太学，承师问道，退习而考于太傅，太傅罚其不则<sup>[194]</sup>，而匡<sup>[195]</sup>其不及，则德智长而治道得矣。此五学者既成于上，则百姓黎民化辑于下矣<sup>[196]</sup>。’及太子既冠成人，免于保傅之严，则有记过之史<sup>[197]</sup>，彻膳之宰<sup>[198]</sup>，进善之旌<sup>[199]</sup>，诽谤之木<sup>[200]</sup>，敢谏之鼓<sup>[201]</sup>。瞽史诵诗<sup>[202]</sup>，工诵箴谏<sup>[203]</sup>，大夫进谋，士传民语<sup>[204]</sup>。习与智长，故切而不愧<sup>[205]</sup>；化与心成，故中道若性<sup>[206]</sup>。三代之礼：春朝朝日，秋暮夕月<sup>[207]</sup>，所



以明有敬也；春秋入学，坐国老，执酱而亲馈之<sup>[208]</sup>，所以明有孝也；行以鸾和<sup>[209]</sup>，步中《采齐》<sup>[210]</sup>，趣中《肆夏》<sup>[211]</sup>，所以明有度也；其于禽兽，见其生不食其死，闻其声不食其肉，故远庖厨，所以长恩，且明有仁也。

“夫三代之所以长久者，以其辅翼太子有此具也。及秦而不然。其俗固非贵辞让也，所上者告讦也<sup>[212]</sup>；固非贵礼义也，所上者刑罚也。使赵高傅胡亥而教之狱，所习者非斩劓人，则夷人之三族也。故胡亥今日即位而明日射人，忠谏者谓之诽谤，深计者谓之妖言，其视杀人若艾草菅然<sup>[213]</sup>。岂惟胡亥之性恶哉？彼其所以道之者非其理故也。

“鄙谚曰：‘不习为吏，视已成事。’又曰：‘前车覆，后车诫。’夫三代之所以长久者，其已事可知也；然而不能从者，是不法圣智也。秦世之所以亟绝者<sup>[214]</sup>，其辙迹可见也；然而不避，是后车又将覆也。夫存亡之变，治乱之机，其要在是矣。天下之命，悬于太子；太子之善，在于早谕<sup>[215]</sup>教与选左右。夫心未滥而先谕教，则化易成也；开于道术智<sup>[216]</sup>谊之指，则教之力也。若其服习积贯<sup>[217]</sup>，则左右而已。夫胡、粤之人，生而同声，耆欲不异，及其长而成俗，累数译而不能相通，行者有虽死而不相为者<sup>[218]</sup>，则教习然也。臣故曰选左右早谕教最急。夫教得而左右正，则太子正矣，太子正而天下定矣。《书》曰：‘一人有庆，兆民赖之<sup>[219]</sup>。’此时务也。

“凡人之智，能见已然，不能见将然<sup>[220]</sup>。夫礼者禁于将然之前，而法者禁于已然之后，是故法之所用易见，而礼之所为生难知也。若夫庆赏以劝善，刑罚以惩恶，先王执此之政，坚如金石，行此之令，信如四时，据此之公，无私如天地耳，岂顾<sup>[221]</sup>不用哉？然而曰礼云礼云者，贵绝恶于未萌，而起教于微眇<sup>[222]</sup>，使民日迁善远罪而不自知也。孔子曰：‘听讼，吾犹人也，必也使毋讼乎<sup>[223]</sup>！’为人主计者，莫如先审取舍<sup>[224]</sup>；取舍之极定于内<sup>[225]</sup>，而安危之萌应于外矣。安者非一日而安也，危者非一日而危也，皆以积渐，然不可不察也。人主之所积，在其取舍<sup>[226]</sup>。以礼义治之者，积礼义；以刑罚治之者，积刑罚。刑罚积而民怨背，礼义积而民和亲。故世主欲民之善同，而所以使民善者或异。或道之以德教，或驱之以法令。道之以德教者，德教洽而民气乐；驱之以法令者，法令极而民风哀。哀乐之感，祸福之应也。秦王之欲尊宗庙而安子孙，与汤、武同，然而汤、武广大其德行，六七百岁而弗失，秦王治天下，十余岁则大败。此亡它故矣，汤、武之定取舍审而秦王之定

取舍不审矣。夫天下，大器也。今人之置器，置诸安处则安，置诸危处则危。天下之情与器亡以异，在天子之所置之。汤、武置天下于仁义礼乐，而德泽洽，禽兽草木广裕<sup>[227]</sup>，德被蛮貊四夷，累子孙数十世，此天下所共闻也。秦王置天下于法令刑罚，德泽亡一有，而怨毒盈于世，下憎恶之如仇讎，祸几及身，子孙诛绝，此天下之所共见也。是非其明效大验邪！人之言曰：‘听言之道，必以其事观之，则言者莫敢妄言。’今或言礼谊之不如法令，教化之不如刑罚，人主胡不引殷、周、秦事以观之也？

“人主之尊譬如堂，群臣如陛，众庶如地。故陛九级上<sup>[228]</sup>，廉远地<sup>[229]</sup>，则堂高；陛亡级，廉近地，则堂卑。高者难攀，卑者易陵<sup>[230]</sup>，理势然也。故古者圣王制为等列，内有公、卿、大夫、士，外有公、侯、伯、子、男，然后有官师<sup>[231]</sup>小吏，延及庶人；等级分明，而天子加焉，故其尊不可及也。里谚曰：‘欲投鼠而忌器。’此善谕也。鼠近于器，尚惮不投，恐伤其器，况于贵臣之近主乎！廉耻节礼以治君子，故有赐死而亡戮辱。是以黥劓之罪不及大夫，以其离主上不远也。礼不敢齿君之路马，蹴其刍者有罚<sup>[232]</sup>；见君之几杖则起，遭君之乘车则下，入正门则趋；君之宠臣虽或有过，刑戮之罪不加其身者，尊君之故也。此所以为主上豫远不敬也，所以体貌<sup>[233]</sup>大臣而厉其节也。今自王侯三公之贵，皆天子之所改容而礼之也，古天子之所谓伯父、伯舅也<sup>[234]</sup>，而令与众庶同黥、劓、髡、刖、笞馱<sup>[235]</sup>、弃市之法，然则堂不亡陛乎？被戮辱者不泰迫乎<sup>[236]</sup>！廉耻不行，大臣无乃握重权、大官而有徒隶亡耻之心乎？夫望夷之事，二世见当以重法者<sup>[237]</sup>，投鼠而不忌器之习也。

“臣闻之，履虽鲜不加于枕，冠虽敝不以苴履<sup>[238]</sup>。夫尝已在贵宠之位，天子改容而体貌之矣，吏民尝俯伏以敬畏之矣，今而有过，帝令废之可也，退之可也，赐之死可也，灭之可也；若夫束缚之，系继之<sup>[239]</sup>，输之司寇<sup>[240]</sup>，编之徒官<sup>[241]</sup>，司寇小吏詈骂而榜笞之<sup>[242]</sup>，殆非所以令众庶见也。夫卑贱者习知尊贵者之一旦，吾亦乃可以加此也<sup>[243]</sup>，非所以习天下也，非尊尊贵贵之化也。夫天子之所尝敬，众庶之所尝宠，死而死耳<sup>[244]</sup>，贱人安宜得如此而顿辱<sup>[245]</sup>之哉！

“豫让事中之君，智伯伐而灭之<sup>[246]</sup>，移事智伯。及赵灭智伯<sup>[247]</sup>，豫让衅面吞炭<sup>[248]</sup>，必报襄子<sup>[249]</sup>，五起而不中<sup>[250]</sup>。人问豫子，豫子曰：‘中行众人畜<sup>[251]</sup>我，我故众人事之；智伯国士遇我，我故

国士报之。’故此一豫让也，反君事仇，行若狗彘，已而抗节致忠，行出乎列士<sup>[252]</sup>，人主使然也。故主上遇其大臣如遇犬马，彼将犬马自为也；如遇官徒，彼将官徒自为也。顽顿<sup>[253]</sup>亡耻，隳圻<sup>[254]</sup>亡节，廉耻不立，且不自好<sup>[255]</sup>，苟若<sup>[256]</sup>而可；故见利则逝<sup>[257]</sup>，见便则夺。主上有败，则因而挺<sup>[258]</sup>之矣；主上有患，则吾苟免而已，立而观之耳；有便吾身者，则欺卖而利之耳。人主将何便于此？群下至众，而主上至少也，所托财器职业者粹<sup>[259]</sup>于群下也。俱亡耻，俱苟妄，则主上最病。故古者礼不及庶人，刑不至大夫，所以厉宠臣之节也。古者大臣有坐不廉而废者，不谓不廉，曰‘簠簠不饰<sup>[260]</sup>’；坐污秽淫乱男女亡别者，不曰污秽，曰‘帷薄不修’；坐罢软<sup>[261]</sup>不胜任者，不谓罢软，曰‘下官不职’。故贵大臣定有其罪矣，犹未斥然正以諄<sup>[262]</sup>之也，尚迁就而为之讳也。故其在大谴大何之域者<sup>[263]</sup>，闻谴何则白冠牦纓<sup>[264]</sup>，盘水加剑<sup>[265]</sup>，造请室而请罪耳<sup>[266]</sup>，上不执缚系引而行也。其中有中罪者，闻命而自弛，上不使人颈盭而加也<sup>[267]</sup>。其有大罪者，闻命则北面再拜，跪而自裁<sup>[268]</sup>，上不使摔抑而刑之也<sup>[269]</sup>，曰：‘子<sup>[270]</sup>大夫自有过耳，吾遇子有礼矣。’遇之有礼，故群臣自烹<sup>[271]</sup>；婴<sup>[272]</sup>以廉耻，故人矜<sup>[273]</sup>节行。上设廉耻礼义以遇其臣，而臣不以节行报其上者，则非人类也。故化成俗定，则为人臣者主耳忘身<sup>[274]</sup>，国耳忘家，公耳忘私，利不苟就，害不苟去，唯义所在。上之化也，故父兄之臣诚死宗庙，法度之臣诚死社稷，辅翼之臣诚死君上，守圉扞敌之臣诚死城郭封疆。故曰圣人有金城者，比物此志也<sup>[275]</sup>。彼且为我死，故吾得与之俱生；彼且为我亡，故吾得与之俱存；夫<sup>[276]</sup>将为我危，故吾得与之皆安！顾行而忘利，守节而仗义，故可以托不御之权<sup>[277]</sup>，可以寄六尺之孤。此厉廉耻行礼谊之所致也，主上何丧焉<sup>[278]</sup>！此之不为，而顾彼之久行<sup>[279]</sup>，故曰可为长太息者此也<sup>[280]</sup>！”

是时，丞相绛侯周勃免就国，人有告勃谋反，逮系长安狱治，卒亡事，复爵邑，故贾谊以此讥上。上深纳其言，养臣下有节。是后大臣有罪，皆自杀，不受刑。至武帝时，稍复入狱，自宁成始<sup>[281]</sup>。

初，文帝以代王入即位，后分代为两国，立皇子武为代王，参为太原王，小子胜则梁王矣。后又徙代王武为淮阳王，而太原王参为代王，尽得故地。居数年，梁王胜死，亡子<sup>[282]</sup>。谊复上疏曰：“陛下即不定制，如今之势，不过一传再传<sup>[283]</sup>，诸侯犹且人恣而不制<sup>[284]</sup>，豪植而大强<sup>[285]</sup>，汉法不得行矣。陛下所以为蕃扞及皇太子之所恃者，唯淮



阳、代二国耳<sup>[286]</sup>。代北边匈奴，与强敌为邻，能自完则足矣。而淮阳之比大诸侯，廛如黑子之著面<sup>[287]</sup>，适足以饵大国耳<sup>[288]</sup>，不足以有所禁御。方今制在陛下，制国而令子适足以为饵，岂可谓工哉！人主之行异布衣。布衣者，饰小行，竞小廉，以自托于乡党，人主唯天下安社稷固不耳。高皇帝瓜分天下以王功臣，反者如猬毛而起<sup>[289]</sup>，以为不可，故蕲<sup>[290]</sup>去不义诸侯而虚其国。择良日，立诸子洛阳上东门<sup>[291]</sup>之外，毕<sup>[292]</sup>以为王，而天下安。故大人者，不牵小行，以成大功。今淮南地远者或数千里，越两诸侯<sup>[293]</sup>，而县属于汉。其吏民徭役往来长安者，自悉而补，中道衣敝<sup>[294]</sup>，钱用诸费称此，其苦属汉而欲得王至甚，逋逃而归诸侯者已不少矣。其势不可久。臣之愚计，愿举淮南地以益淮阳，而为梁王立后，割淮阳北边二三列城与东郡以益梁；不可者，可徙代王而都睢阳。梁起于新都以北著之河<sup>[295]</sup>，淮阳包陈以南榘之江<sup>[296]</sup>，则大诸侯之有异心者，破胆而不敢谋。梁足以扞齐、赵，淮阳足以禁吴、楚，陛下高枕，终亡山东之忧矣，此二世之利也<sup>[297]</sup>。当今恬然，适遇诸侯之皆少<sup>[298]</sup>，数岁之后，陛下且见之矣。夫秦日夜苦心劳力以除六国之祸，今陛下力制天下，颐指<sup>[299]</sup>如意，高拱以成六国之祸，难以言智。苟身亡事，畜<sup>[300]</sup>乱宿祸，孰<sup>[301]</sup>视而不定，万年之后，传之老母弱子，将使不宁，不可谓仁。臣闻圣主言<sup>[302]</sup>问其臣而不自造事，故使人臣得毕其愚忠。唯陛下财幸<sup>[303]</sup>！”

文帝于是从谊计，乃徙淮阳王武为梁王，北界泰山，西至高阳，得大县四十余城；徙城阳王喜为淮南王，抚其民。

时又封淮南厉王四子皆为列侯。谊知上必将复王之也，上疏谏曰：“窃恐陛下接<sup>[304]</sup>王淮南诸子，曾不与如臣者孰计之也。淮南王之悖逆亡道，天下孰不知其罪？陛下幸而赦迁之，自疾而死，天下孰以王死之不当？今奉尊罪人之子，适足以负镑于天下耳<sup>[305]</sup>。此人少壮，岂能忘其父哉？白公胜所为父报仇者，大父与伯父、叔父也<sup>[306]</sup>。白公为乱，非欲取国代主也，发愤快志，剡手以冲仇人之匈<sup>[307]</sup>，固为俱靡<sup>[308]</sup>而已。淮南虽小，黥布尝用之矣，汉存特幸耳<sup>[309]</sup>。夫擅仇人足以危汉之资，于策不便<sup>[310]</sup>。虽割而为四，四子一心也。予之众，积之财，此非有子胥、白公报于广都之中<sup>[311]</sup>，即疑有专诸、荆轲起于两柱之间<sup>[312]</sup>，所谓假贼兵为虎翼者也。愿陛下少留计！”

梁王胜坠马死，谊自伤为傅无状<sup>[313]</sup>，常哭泣，后岁余，亦死。贾

生之死，年三十三矣！

后四岁，齐文王<sup>[314]</sup>薨，亡子。文帝思贾生之言，乃分齐为六国，尽立悼惠王子六人为王；又迁淮南王喜于城阳，而分淮南为三国，尽立厉王三子以王之。后十年，文帝崩，景帝立，三年而吴、楚、赵与四齐王<sup>[315]</sup>合从举兵，西乡京师，梁王扞之，卒破七国。至武帝时，淮南厉王子为王者两国亦反诛。

孝武初立，举贾生之孙二人至郡守。贾嘉最好学，世其家。

赞曰：刘向称：“贾谊言三代与秦治乱之意，其论甚美，通达国体，虽古之伊、管<sup>[316]</sup>，未能远过也。使时见用，功化必盛。为庸臣所害，甚可悼痛。”追观孝文玄默躬行<sup>[317]</sup>以移风俗，谊之所陈略施行矣。及欲改定制度，以汉为土德，色上黄，数用五，及欲试属国，施五饵三表以系单于<sup>[318]</sup>，其术固以疏矣<sup>[319]</sup>。谊亦天年早终，虽不至公卿，未为不遇也。凡所著述五十八篇<sup>[320]</sup>，掇其切于世事者著于传云。

---

[1]属文：能为文也。

[2]秀：美也。

[3]治平：言其政治和平。

[4]据此，吴公为汉汝南郡上蔡人。

[5]贾谊传《左氏传》，兼通《国语》。

[6]谓有诏令出，下及遣议事。

[7]草：创造。

[8]皇：暇。文帝以初即位，不暇改制也。

[9]绛：绛侯周勃。灌：灌婴。东阳侯：张相如。典客冯敬。害：忌也。

[10]傅吴芮元孙差。

[11]适：同“谪”。

[12]湘水出湖南宁远县阳海山，北流入江。

[13]谕：譬也。

[14]自广：自遣忧累。

[15]鼈（xī）：祭祀用过的肉。宣室：在未央殿所。

[16]渐迫近谊，听说其言也。

[17]梁怀王名揖。

[18]数问国家之事。

[19]拟：比也。言上比天子。

[20]淮南厉王长，齐北王兴居，皆因叛逆受诛。

[21]匡：正也，正其失也。建：立也，立制节也。

[22]言不可尽条记。

[23]言实谓治安者，愚也；知其不尔，而假言之，谏也。

[24]厝：置也。

[25]舛逆：背逆。

[26]衡决：犹横决。决，溃坏。

[27]抢攘：纷乱貌。

[28]纪：理也。

[29]帝喜射猎，故贾谊问二事之中，何者为急。

[30]轨道：言遵法制。

[31]宾服：言以服贡宾见于王。

[32]乡：同“响”。

[33]数：术也。谓得治天下之道术。

[34]有功者祖之，有德者宗之。

[35]顾成庙：文帝所立。

[36]父母兄弟妻子，是为六亲。

[37]经、纪：犹纲纪。

[38]程：式也。

[39]下风：素豫也。少知治体者，贾谊自谓。下风：在风之下向，言斥下风，谦辞也。

[40]素：豫也。

[41]忽：怠忘。

[42]稽：考也。

[43]夫：大也。言树国于险固，诸侯强大，则必与天子有相疑之势。

[44]爽：伤也。言上数为忧所伤。

[45]淮南厉王长。

[46]谓齐悼惠王子兴居，而为济北王反，欲击取荥阳。

[47]时吴王又不循汉法，有告之者。

[48]鼎：方。

[49]言未有失。

[50]莫大：最大。

[51]十此：十倍于此。盖谓淮南、齐北，当文帝之时尚敢以一国为变，使诸侯相袭是迹而动，则其权力十倍于此，为患最大。

- [52] 语见《六韬》。爨（cuàn）：烧火煮饭。
- [53] 道：由也，由顺不为叛逆。
- [54] 堕：毁。抗：举。刳：割颈。
- [55] 曩时：昔时，往日。
- [56] 韩信：故韩王孽孙，与匈奴反太原。
- [57] 贯高为敖相，谋反，诛。
- [58] 卢绾与陈豨相通，高帝崩，亡入匈奴。
- [59] 陈豨以赵相守代，以反诛。
- [60] 亡恙：犹言尚在。
- [61] 彀：杂。
- [62] 仄室：卿大夫之副贰。席：藉。言淮阴侯等非有副贰之势，为之凭藉。
- [63] 内侍曰中涓。
- [64] 廛：同“仅”。舍人：官名，掌宫中之政，近侍官。
- [65] 渥：厚。
- [66] 角：竞，校也。
- [67] 言无一岁平安。
- [68] 倖：托也。谓尚可托言信越等以疏故反。
- [69] 悼惠王：名肥，高祖子，封于齐。
- [70] 元王：名交，高祖弟，封于楚。
- [71] 中子：名如意，高祖子，封于赵。
- [72] 幽王：名友，高祖子，封淮阳。
- [73] 共王：名恢，高祖子，封于梁。
- [74] 灵王：名建，高祖子，封燕。
- [75] 自以为于帝为微时昆弟，而不论君臣之义。
- [76] 擅：专也。
- [77] 戴：盖也。
- [78] 不轨：不修法制。
- [79] 致：至也。
- [80] 圜视：相顾。
- [81] 悍：勇。冯敬：名忠直，为御史大夫，奏淮南厉王诛之。
- [82] 匈：同“胸”。言始欲发言节制诸侯王，则为刺客所杀。
- [83] 征：证验。
- [84] 屠牛坦：屠牛者不坦。
- [85] 芒刃：即锋刃。顿：同“钝”。

[86]理：肌肉。解：判。众理解：谓其肌肉易解判处。

[87]髀：上骨。髀：股骨。斤：斫木刀。以其骨大，故须斤斧。

[88]婴：加也。

[89]二国皆反诛，何不施之仁恩，势不可也。

[90]倚胡：依赖匈奴。

[91]用：役用之。

[92]大计：大势。已：语终辞。

[93]辐：车轮中直木，内辘于毂，外入于牙者。凑，同“辘”，聚也。言人物之聚集，如车辐之聚于毂而并进。

[94]须：待也。

[95]或谓“也”当作“他”，谓诸侯或以罪黜，其地被削多入于汉者，若因其所存地为国，则国小，而其子孙亦不得封，故为之徙其侯国，并封其子孙于他所也。

[96]偿：还也。言数复还其削地。

[97]倍：同“背”。

[98]利几：项氏将，降汉为侯，以反诛。

[99]柴奇、开章：皆与淮南王谋反者。

[100]赤子：谓幼君。

[101]植：置也。言但置遗腹以朝先帝裘衣，而天下亦不乱。委：垂也。

[102]五业：明廉仁义后嗣永安也。

[103]瘡：胫气足腫。

[104]要：同“腰”。

[105]信：同“伸”。

[106]搐：动而痛也。聊：赖也。谓一二指痛则身惧若无所恃赖，喻诸侯有一二反者，则天下为之震动，不可保也。

[107]鞣疾：坚久之疾。

[108]扁鹊：古之良医。

[109]蹠：古“蹠”字。蹠，脚掌。蹠：古“戾”字。戾，曲。言足掌反曲，不可行也。

[110]楚元王：高帝之弟，其子于文帝为从弟，谓王郢也。

[111]时楚王戊在位。

[112]惠王：即齐悼惠王。子：哀王襄也。

[113]哀王子文王则也。

[114]广立藩屏，则天下安，故曰以安天下。

[115]姆：同“侮”。

[116]亡已：不可止。

[117]征：召也。令：号令。

[118]操：操持。

[119] 顾：反也。

[120] 亶：同“但”。

[121] 辟：同，足不能行也。痺：风病。

[122] 长爵：世及之爵也。言虽有长世之爵，犹赴征役，不得复除也。

[123] 五尺：小儿也，言无大小，皆当自为战备。

[124] 斥：度也。候：视也。烽燧：古时遇敌来犯，边防人员点烟火报警，夜里点的火叫烽，白天放的烟叫燧。

[125] 医：贾谊自谓。

[126] 言以此为久长，何所究竟。

[127] 无治安之具。

[128] 言其人民少。

[129] 存其国号而属于汉者为属国。

[130] 中行说：奄人。汉使公主妻匈奴，说不肯行，强之，因以汉事告匈奴。

[131] 彘：野豕。

[132] 菟：同“兔”。

[133] 童：隶妾。

[134] 偏诸：今缠带之类。言以偏诸为履之缘口。

[135] 闲：卖奴婢阑。

[136] 入庙则服之，宴处则不著，盖贵之。

[137] 縠：纱之绉襞促缩者。

[138] 纨：熟丝织物。

[139] 谓以偏诸缠著之。

[140] 黼：织为斧形。绣：刺为众纹。

[141] 言得其节而合宜。

[142] 屈：谓财力尽。

[143] 皂：缁衣。绋：厚缁。

[144] 藁：同“藁”，庶贱。

[145] 言待时而发。

[146] 大：上也。言毋动为上计。

[147] 无尊卑之差。

[148] 冒：犯。

[149] 商君：商鞅。

[150] 赘：以物质钱。谓父子不相顾，惟利是嗜，捐弃骨肉，降为奴隶，而不耻也。其赘而不贖，主家以女匹之，则谓之赘婿，当时贱之。

[151] 虑：大计。

[152]言母取其箕帚，立而责让。

[153]公：公公。言儿媳抱子而哺之，乃与其公公同居，无礼之甚。

[154]稽：计也。相与计较。

[155]秦人不知孝义，但如禽兽知爱子贪利而已，故贾谊谓其去禽兽无几。

[156]蹶六国：颠仆六国。

[157]反：还也。廉愧：廉耻。

[158]大贤：指高祖。起：扶持。谓高祖扶持天下之危乱。

[159]言天下从其德。

[160]虑：大率。言其所追赴唯计利与不耳，大率非顺行之善恶。

[161]剡（duō）：刺，击。

[162]攀：拔。两庙：指高帝、惠帝庙。

[163]剽：劫。

[164]言矫伪之人，诈为诏令，妄作赋敛，其数甚多，又诈乘传而行郡国。

[165]言大臣徒以簿书期会为急，不知正风俗厉行。

[166]恬：安。

[167]虑：大率。适：当也。谓事当然。

[168]刀笔以治文书，筐篋以贮财币，言俗吏之务，在科条征敛。

[169]纪：理也。

[170]植：建也。僵：偃也。

[171]管子：管仲所著。

[172]谓若以管子为愚人，其言不实，则无礼义廉耻可也；若以管子为微识治体，则当为之恐惧。

[173]虚：同“墟”。

[174]几：同“冀”。

[175]今：即也。经：常也。

[176]执持而顺行之。

[177]维：系船用的绳子。楫：划船用的桨。

[178]暴：短促。

[179]乃：始。

[180]下：下车。

[181]趋：疾行。

[182]赤子：婴儿。

[183]襁抱：即襁褓。

[184]保：安。

[185]傅：辅。



[186]道：导。

[187]宴：闲居。言闲居时随时辅道。

[188]端士：正直之士。

[189]耆：同“嗜”。

[190]为：行。

[191]妃色：妃匹之色。

[192]官：官舍。

[193]逾：同“逾”，谓越制。

[194]则：法。

[195]匡：正。

[196]百姓：百官。辑：和。

[197]有过则记。

[198]有阙则减膳以谏。

[199]进善言者立于旌前。

[200]讥恶事者书之于木。

[201]欲显谏者则击鼓。

[202]瞽：盲人。

[203]工：习乐者。

[204]传：告。士卑不得径达闻君过失，传告大夫。

[205]不愧：同“不攘”，不攘，言受教不辞。

[206]中道：从容中道。

[207]朝日于朔，夕月于望，皆祭名。

[208]馈酱：食礼，天子亲袒割牲，执酱而馈。

[209]行：车行。鸾和：车上铃。

[210]《采齐》：乐诗名。

[211]《肆夏》：乐诗名。王出至堂而《肆夏》作，出路门而《采齐》作，谓与其节相应。

[212]告讦：谓面相斥罪，而又告发。

[213]艾：读如刈。菅：茅草。

[214]亟：急。

[215]谕：晓告。

[216]智：同“知”，识也。

[217]积贯：积习所惯。

[218]为：助也。言其人行事，虽至老死，各不相助。

[219]《书·吕刑》之辞。一人：指天子。言天子有善，则兆庶获其利。

[220] 将然：将有其事。

[221] 顾：反。

[222] 眇：细小。

[223] 语见《论语》。言使吾听讼，与众人等，然能先以德义化之，使其无讼。

[224] 取：谓所择用。舍：谓所弃置。

[225] 极：中。

[226] 中：去声。上言审，此言中，理自明白。

[227] 裕：饶。

[228] 陛九级：天子阶九等，每一尺为一级。

[229] 廉：侧隅。

[230] 陵：跨。

[231] 官师：一官之长。

[232] 齿：计算马的年龄。刍：草料。

[233] 貌：谓加礼容而敬之。

[234] 天子呼诸侯长者，同姓则曰伯父，异姓则曰伯舅。

[235] 偶：同“骂”。

[236] 迫：迫天子。

[237] 阎乐杀二世于望夷宫。当以重法，即决死之谓，言二世见弑，由秦上刑罚之积习使然。

[238] 苴：鞋垫。

[239] 继：用长绳系住。

[240] 司寇：或谓应作“司空”，按有犯法者，司寇定其罪，而后输之司空。司空，主刑徒之官，下司寇小吏亦尝作司空小吏。

[241] 编：次列。徒：役徒。

[242] 榜：笞。

[243] 言知尊贵者之吾亦可一旦加以非礼。

[244] 言死则死耳。

[245] 顿辱：困辱。

[246] 晋智伯灭中行氏。

[247] 智伯伐赵，赵阴结韩魏，共灭智伯。

[248] 衅面：以药物涂面。吞炭：以变其声。

[249] 襄子：赵君，名无恤。豫让为智伯报仇，必欲刺死之。

[250] 五起：行刺五次。

[251] 畜：亦遇。

[252] 列：同“烈”。

[253]顿：同“钝”。

[254]隳（xiá）诟：辱骂。

[255]自好：犹言自喜也。

[256]若：犹然。

[257]逝：往。

[258]挺（shān）：窃取。

[259]粹：同“萃”，聚集。

[260]簠簋（fǔ guǐ）：盛饭器。不饰：与“不饬”通。簠簋不饰：言大臣操守不廉洁。

[261]罢：废于事。软：弱。

[262]諄：古“呼”字。

[263]谴：责。何：斥责。域：界局。

[264]白冠：丧服。牦纓：以牦牛毛作纓。

[265]盘水：示之以意，水性平，若有罪，君以平法治之。加剑：当以自刎。

[266]请室：请罪之室。

[267]中罪：不至死之罪。弛：毁。斲：同“戾”，扭转。

[268]自裁：自杀。

[269]捩：扭着头发。抑：按住。

[270]子：男子之美称。

[271]熹：读如喜，好也；好为志气。

[272]婴：加。

[273]矜：尚。

[274]言唯为主耳，不念其身。

[275]金城：喻其坚不可拔。物：类也。志：意也。

[276]夫：读如扶。

[277]言念主忘身，忧国忘家，如此，可托权柄，不须复御制。

[278]丧：失。

[279]此：谓以礼义廉耻遇其臣者。彼：谓戮辱贵臣者。

[280]贾谊上疏言可为长太息者六，今至此三而止，盖史家直取其要切者。

[281]宁城：穰人，为人猾贼任威，武帝时，为内史。

[282]侯国无子则国除，故贾谊上书请益封梁、淮阳。

[283]一传再传：谓一二传世。

[284]此句言人人自恣而不可制。

[285]此句言矜豪自植立太过于强。

[286]此句言蕃扞得宜，则嗣王安固，故云皇太子之所恃。

[287] 廛：同“仅”。黑子：黑痣。

[288] 饵：谓为其所吞食。

[289] 猬：刺猬。

[290] 薪：同“芟”，刈也。

[291] 上东门：在洛阳。

[292] 毕：尽。

[293] 越：过。两诸侯：指梁与淮阳。

[294] 此句谓自悉其家资财，补缝作衣。

[295] 新娶：汉县，故城在今安徽太和县北。著：相联属。河：大河。

[296] 楗：接，相联属。言梁地北属于黄河，淮南之地，南属于长江。

[297] 二世：言己身及太子嗣位之时。

[298] 恬：安。少：谓年少。

[299] 颐指：动颐指挥。

[300] 畜：同“蓄”。

[301] 孰：同“熟”。

[302] 言：问。

[303] 财：同“裁”。财幸：裁择其言为幸。

[304] 接：续。

[305] 此句言若尊王其子，则是厉王无罪，汉枉杀之。

[306] 白公胜：秦秋时楚平王之孙，太子建之子。大父：即祖父，指楚平王。伯父、叔父：指楚平王诸子。

[307] 剡：利。匈：同“胸”。

[308] 靡：碎。

[309] 此句言汉之胜布得存，直天幸耳。

[310] 此句假四子以资权，则当危汉，故不取。

[311] 伍子胥父伍奢为楚平王所杀，子胥亡吴，以吴兵伐楚，入楚都，时平王已死，掘其尸而鞭之。

[312] 阖闾谋为王，聘勇士专诸刺死吴王僚，荆轲为燕刺秦始皇，两人行刺，皆于殿中。

[313] 无状：言无善状。

[314] 齐文王：名则，齐悼惠王肥孙。

[315] 四齐王，指胶东、胶西、首川、济南四王。

[316] 伊、管：指伊尹、管仲。

[317] 玄默：谓深沉寡言。躬行：谓身亲俭约之行。

[318] 贾谊书谓赐之盛服车乘，以坏其目；赐之盛食珍味，以坏其口；赐之音乐妇人，以坏其耳；赐之高堂邃宇仓库奴婢，以及坏其腹；于来降者，上以召幸之相娱乐，亲酌而手食之，以坏其心；此五饵也。爱人之状，好人之技，仁道也；信为大操，帝义也；爱好有实，已诺可期，十死一生，彼将必至，此三表也。

[319] 以：通“已”。疏：远。

[\[320\]](#) 贾谊著述名《新书》，凡五十八篇。

# 晁错传

晁错<sup>[1]</sup>，颍川<sup>[2]</sup>人也。学申商刑名于轹张恢生所<sup>[3]</sup>，与洛阳宋孟及刘带<sup>[4]</sup>同师。以文学为太常掌故<sup>[5]</sup>。

错为人峭直刻深<sup>[6]</sup>。孝文时，天下亡治《尚书》者，独闻齐有伏生<sup>[7]</sup>，故秦博士，治《尚书》，年九十余，老不可征，乃诏太常，使人受之。太常遣错受《尚书》伏生所。还，因上书称说<sup>[8]</sup>。诏以为太子舍人，门大夫<sup>[9]</sup>，迁博士。又上书言：“人主所以尊显，功名扬于万世之后者，以知术数也<sup>[10]</sup>。故人主知所以临制臣下而治其众，则群臣畏服矣；知所以听言受事，则不欺蔽矣；知所以安利万民，则海内必从矣；知所以忠孝事上，则臣子之行备矣：此四者，臣窃为皇太子急之！人臣之议，或曰：‘皇太子亡以知事为也<sup>[11]</sup>。’臣之愚，诚以为不然。窃观上世之君，不能奉其宗庙而劫杀于其臣者，皆不知术数者也。皇太子所读书多矣，而未深知术数者，不问书说也<sup>[12]</sup>。夫多诵而不知其说，所谓劳苦而不为功。臣窃观皇太子材智高奇，馭射伎艺过人绝远，然于术数未有所守者，以陛下为心也。窃愿陛下幸择圣人之术可用今世者，以赐皇太子，因时使太子陈明于前。唯陛下裁察！”上善之。于是拜错为太子家令<sup>[13]</sup>。以其辩得幸太子，太子家号曰智囊。

是时匈奴强，数寇边，上发兵以御之。错上言兵事，曰：“臣闻汉兴以来，胡虏数入边地，小人则小利，大人则大利；高后时再入陇西<sup>[14]</sup>，攻城屠邑，驱略畜产；其后复入陇西，杀吏卒，大寇盗。窃闻战胜之威，民气百倍；败兵之卒，没世不复<sup>[15]</sup>。自高后以来，陇西三困于匈奴矣，民气破伤，亡有胜意。今兹陇西之吏，赖社稷之神灵，奉陛下之明诏，和辑士卒，底<sup>[16]</sup>厉其节，起破伤之民以当乘胜之匈奴，用少击众，杀一王，败其众而大有利。非陇西之民有勇怯，乃将吏之制巧拙异也。故兵法曰：‘有必胜之将，无必胜之心。’由此观之，安边境，立功名，在于良将，不可不择也。

“臣又闻，用兵临战合刃<sup>[17]</sup>之急者三：一曰得地形，二曰卒服习，三曰器用利。兵法曰：‘丈五之沟，渐<sup>[18]</sup>车之水，山林积石，经川丘阜<sup>[19]</sup>，草木所在，此步兵之地也，车骑二不当一。土山丘陵，曼衍<sup>[20]</sup>



相属，平原广野，此车骑之地，步兵十不当一。平陵相远<sup>[21]</sup>，川谷居间，仰高临下，此弓弩之地也，短兵百不当一。两陈相近，平地浅草，可前可后，此长戟<sup>[22]</sup>之地也，剑楯<sup>[23]</sup>三不当一。萑苇竹萧<sup>[24]</sup>，草木蒙茏<sup>[25]</sup>，支叶茂接，此矛鋌之地也<sup>[26]</sup>，长戟二不当一。曲道相伏，险厄相薄，此剑楯之地也，弓弩三不当一。士不选练，卒不服习，起居不精，动静不集<sup>[27]</sup>，趋利弗及，避难不毕<sup>[28]</sup>，前击后解<sup>[29]</sup>，与金<sup>[30]</sup>鼓之（音）[指]相失，此不习勒卒之过也，百不当十。兵不完利，与空手同；甲不坚密，与袒裼同；弩不可以及远，与短兵同；射不能中，与亡矢同；中不能入，与亡镞<sup>[31]</sup>同：此将不省兵之祸也<sup>[32]</sup>，五不当一。故兵法曰：器械不利，以其卒予敌也；卒不可用，以其将予敌也；将不知兵，以其主予敌也；君不择将，以其国予敌也。四者，兵之至要也。

“臣又闻，小大异形，强弱异势，险易异备<sup>[33]</sup>。夫卑身以事强，小国之形也；合小以攻大，敌国之形也<sup>[34]</sup>；以蛮夷攻蛮夷，中国之形也<sup>[35]</sup>。今匈奴地形技艺与中国异。上下山阪，出入溪涧，中国之马弗与也<sup>[36]</sup>；险道倾仄，且驰且射，中国之骑弗与也；风雨罢劳<sup>[37]</sup>，饥渴不困，中国之人弗与也：此匈奴之长技也。若夫平原易地<sup>[38]</sup>，轻车突骑<sup>[39]</sup>，则匈奴之众易挠乱也<sup>[40]</sup>；劲弩长戟，射疏<sup>[41]</sup>及远，则匈奴之弓弗能格也；坚甲利刃，长短相杂，游弩往来，什伍俱前<sup>[42]</sup>，则匈奴之兵弗能当也；材官驺发<sup>[43]</sup>，矢道同的，则匈奴之革笥木荐<sup>[44]</sup>弗能支也；下马地斗，剑戟相接，去就相薄<sup>[45]</sup>，则匈奴之足弗能给也<sup>[46]</sup>：此中国之长技也。以此观之，匈奴之长技三，中国之长技五。陛下又兴数十万之众，以诛数万之匈奴，众寡之计，以一击十之术也。

“虽然，兵，凶器；战，危事也。以大为小，以强为弱，在俛仰<sup>[47]</sup>之间耳。夫以人之死争胜，跌而不振<sup>[48]</sup>，则悔之亡及也。帝王之道，出于万全。今降胡义渠<sup>[49]</sup>蛮夷之属来归谊者，其众数千，饮食长技与匈奴同，可赐之坚甲絮衣，劲弓利矢，益以边郡之良骑。令明将能知其习俗和辑其心者，以陛下之明约将之。即有险阻，以此当之；平地通道，则以轻车材官制之。两军相为表里，各用其长技，衡加之以众，此万全之术也。

“传曰：‘狂夫之言，而明主择焉。’臣错愚陋，昧死上狂言，唯陛下财择！”

文帝嘉之，乃赐错玺书<sup>[50]</sup>宠答焉，曰：“皇帝问太子家令：上书言

兵体三章，闻之。《书》言‘狂夫之言，而明主择焉’。今则不然。言者不狂，而择者不明，国之患，故在于此。使夫不明择于不狂，是以万听而万不当也。”

错复言守边备塞，劝农力本<sup>[51]</sup>，当世急务二事，曰：“臣闻秦时北攻胡貉，筑塞河上，南攻杨粤<sup>[52]</sup>，置戍卒焉。其起兵而攻胡、粤者，非以卫边地而救民死也，贪戾而欲广大也，故功未立而天下乱。且夫起兵而不知其势<sup>[53]</sup>，战则为人禽，屯则卒积死<sup>[54]</sup>。夫胡貉之地，积阴之处也，木皮三寸<sup>[55]</sup>，冰厚六尺，食肉而饮酪<sup>[56]</sup>，其人密理<sup>[57]</sup>，鸟兽毳毛<sup>[58]</sup>，其性能<sup>[59]</sup>寒。杨粤之地少阴多阳，其人疏理，鸟兽希毛，其性能暑。秦之戍卒不能其水土，戍者死于边，输者僮<sup>[60]</sup>于道。秦民见行，如往弃市，因以谪发之，名曰“谪戍”。先发吏有谪及赘婿、贾人，后以尝有市籍者，又后以大父母、父母尝有市籍者，后入关，取其左<sup>[61]</sup>。发之不顺，行者深恐，有背畔之心。凡民守战至死而不降北者<sup>[62]</sup>，以计为之也<sup>[63]</sup>。故战胜守固则有拜爵之赏，攻城屠邑则得其财卤以富家室，故能使其众蒙<sup>[64]</sup>矢石，赴汤火，视死如生。今秦之发卒也，有万死之害，而亡铢两之报<sup>[65]</sup>，死事之后不得一算之复<sup>[66]</sup>，天下明知祸烈及己也。陈胜行戍，至于大泽，为天下先倡，天下从之如流水者，秦以威劫而行之之敝也。

“胡人衣食之业不著<sup>[67]</sup>于地，其势易以扰乱边竟<sup>[68]</sup>。何以明之？胡人食肉饮酪，衣皮毛，非有城郭田宅之归居，如飞鸟走兽放于广壑<sup>[69]</sup>，美草甘水则止，草尽水竭则移。以是观之，往来转徙，时至时去，此胡人之生业，而中国之所以离南晦<sup>[70]</sup>也。今使胡人数处转牧行猎于塞下，或当燕代，或当上郡、北地、陇西，以候<sup>[71]</sup>备塞之卒，卒少则入。陛下不救，则边民绝望而有降敌之心；救之，少发则不足，多发，远县才至，则胡又已去。聚而不罢，为费甚大；罢之，则胡复人。如此连年，则中国贫苦而民不安矣。

“陛下幸忧边境，遣将吏发卒以治塞，甚大惠也。然令远方之卒守塞，一岁而更<sup>[72]</sup>，不知胡人之能<sup>[73]</sup>，不如选常居者，家室田作，且以备之。以便为之高城深堑<sup>[74]</sup>，具藿石<sup>[75]</sup>，布渠答<sup>[76]</sup>。复为一城，其内城间百五十步。要害之处，通川之道，调立城邑，毋下千家<sup>[77]</sup>，为中周虎落<sup>[78]</sup>。先为室屋，具田器，乃募罪人及免徒复作令居之<sup>[79]</sup>；不足，募以丁奴婢赎罪及输奴婢欲以拜爵者；不足，乃募民之欲往者，皆赐高爵，复其家。予冬夏衣，廩食，能自给而止<sup>[80]</sup>。郡县之民得买其

爵，以自增至卿<sup>[81]</sup>。其亡夫若妻者，县官买予之。人情非有匹敌，不能久安其处。塞下之民，禄利不厚，不可使久居危难之地。胡人入驱而能止其所驱者，以其半予之<sup>[82]</sup>，县官为赎其民<sup>[83]</sup>。如是，则邑里相救助，赴胡不避死。非以德上也，欲全亲戚而利其财也。此与东方之戍卒不习地势而心畏胡者，功相万也<sup>[84]</sup>。以陛下之时，徙民实边，使远方无屯戍之事，塞下之民父子相保，亡系虏之患，利施后世，名称圣明，其与秦之行怨民，相去远矣。”上从其言，募民徙塞下。

错复言：“陛下幸募民相徙以实塞下，使屯戍之事益省，输将<sup>[85]</sup>之费益寡，甚大惠也。下吏诚能称厚惠，奉明法，存恤所徙之老弱，善遇其壮士，和辑其心而勿侵刻，使先至者安乐而不思故乡，则贫民相募<sup>[86]</sup>而劝往矣。臣闻古之徙远方以实广虚<sup>[87]</sup>也，相其阴阳之和，尝其水泉之味，审其土地之宜，观其草木之饶，然后营邑立城，制里割宅，通田作之道，正阡陌之界<sup>[88]</sup>。先为筑室，家有一堂二内<sup>[89]</sup>，门户之闭，置器物焉。民至有所居，作有所用，此民所以轻去故乡而劝之<sup>[90]</sup>新邑也。为置医巫，以救疾病，以修祭祀，男女有昏，生死相恤，坟墓相从，种树畜长，室屋完安，此所以使民乐其处而有长居之心也。

“臣又闻，古之制边县以备敌也，使五家为伍，伍有长；十长一里，里有假士；四里一连，连有假五百<sup>[91]</sup>；十连一邑，邑有假侯。皆择其邑之贤材有护<sup>[92]</sup>，习地形知民心者，居则习民于射法，出则教民于应敌。故卒伍成于内，则军正<sup>[93]</sup>定于外。服习以成，勿令迁徙，幼则同游，长则共事。夜战声相知，则足以相救；昼战目相见，则足以相识；欢爱之心，足以相死。如此而劝以厚赏，威以重罚，则前死不还踵矣<sup>[94]</sup>。所徙之民非壮有材力，但费衣粮，不可用也；虽有材力，不得良吏，犹亡功也。

“陛下绝匈奴不与和亲，臣窃意其冬来南也，壹大治<sup>[95]</sup>，则终身创矣<sup>[96]</sup>。欲立威者，始于折胶<sup>[97]</sup>，来而不能困，使得气<sup>[98]</sup>去，后未易服也。愚臣亡识，唯陛下财察！”

后诏有司举贤良文学士，错在选中。上亲策诏之曰：“惟十有五年九月壬子，皇帝曰：昔者大禹勤求贤士，施及方外<sup>[99]</sup>，四极<sup>[100]</sup>之内，舟车所至，人迹所及，靡不闻命，以辅其不逮<sup>[101]</sup>；近者献其明，远者通厥聪，比善戮力<sup>[102]</sup>，以翼<sup>[103]</sup>天子。是以大禹能亡失德，夏以长楸<sup>[104]</sup>。高皇帝亲除大害，去乱从<sup>[105]</sup>，并建豪英，以为官师<sup>[106]</sup>，为谏

争，辅天子之阙，而翼戴汉宗也。赖天之灵，宗庙之福，方内以安，泽及四夷。今朕获执天子之正，以承宗庙之祀，朕既不德，又不敏，明弗能烛，而智不能治，此大夫之所著闻也。故诏有司、诸侯王、三公、九卿及主郡吏<sup>[107]</sup>，各帅其志<sup>[108]</sup>，以选贤良明于国家之大体，通于人事之终始，及能直言极谏者，各有人数，将以匡朕之不逮。二三大夫之行<sup>[109]</sup>当此三道<sup>[110]</sup>，朕甚嘉之，故登大夫于朝，亲谕朕志。大夫其上三道之要，及永惟朕之不德，吏之不平，政之不宣，民之不宁，四者之阙，悉陈其志，毋有所隐。上以荐先帝之宗庙，下以兴愚民之休利<sup>[111]</sup>，著之于篇<sup>[112]</sup>，朕亲览焉，观大夫所以佐朕，至与不至。书之，周之密之，重之闭之。兴自朕躬<sup>[113]</sup>，大夫其正论，毋枉执事<sup>[114]</sup>。乌乎，戒之！二三大夫其帅志，毋怠！”

错对曰：“平阳侯臣帘<sup>[115]</sup>、汝阴侯臣灶<sup>[116]</sup>、颍阴侯臣何<sup>[117]</sup>、廷尉臣宜昌<sup>[118]</sup>、陇西太守臣昆邪<sup>[119]</sup>所选贤良太子家令臣错<sup>[120]</sup>昧死再拜言：臣窃闻，古之贤主莫不求贤以为辅翼，故黄帝得力牧<sup>[121]</sup>而为五帝先，大禹得咎繇而为三王祖，齐桓得管子而为五伯长。今陛下讲<sup>[122]</sup>于大禹及高皇帝之建豪英也，退<sup>[123]</sup>托于不明，以求贤良，让之至也。臣窃观上世之传<sup>[124]</sup>，若高皇帝之建功业，陛下之德厚而得贤佐，皆有司之所览，刻于玉版<sup>[125]</sup>，藏于金匮<sup>[126]</sup>，历之春秋，纪之后世，为帝者祖宗，与天地相终。今臣窋等乃以臣错充赋<sup>[127]</sup>，甚不称明诏求贤之意。臣错草茅臣，亡识知，昧死上愚对，曰：

“诏策曰‘明于国家大体’，愚臣窃以古之五帝明之。臣闻五帝神圣，其臣莫能及，故自亲事<sup>[128]</sup>，处于法宫之中<sup>[129]</sup>，明堂之上；动静上配天，下顺地，中得人。故众生之类亡不覆也，根著之徒亡不载也<sup>[130]</sup>；烛<sup>[131]</sup>以光明，亡偏异也；德上及飞鸟，下至水虫草木诸产，皆被其泽。然后阴阳调，四时节，日月光，风雨时，膏露降<sup>[132]</sup>，五谷熟，袄孽灭，贼气息<sup>[133]</sup>，民不疾疫，河出图，洛出书，神龙至，凤鸟翔，德泽满天下，灵光施四海。此谓配天地，治国大体之功也。

“诏策曰‘通于人事终始’，愚臣窃以古之三王明之。臣闻三王臣主俱贤，故合谋相辅，计安天下，莫不本于人情。人情莫不欲寿，三王生而不伤也；人情莫不欲富，三王厚而不困也；人情莫不欲安，三王扶而不危也；人情莫不欲逸，三王节其力而不尽也。其为法令也，合于人情而后行之；其动众使民也，本于人事然后为之。取人以己，内恕及人<sup>[134]</sup>。情之所恶，不以强人；情之所欲，不以禁民。是以天下乐其政，



归其德，望之若父母，从之若流水；百姓和亲，国家安宁，名位不失，施<sup>[135]</sup>及后世。此明于人情终始之功也。

“诏策曰‘直言极谏’，愚臣窃以五伯之臣明之。臣闻五伯不及其臣，故属<sup>[136]</sup>之以国，任之以事。五伯之佐之为人臣也，察身而不敢诬<sup>[137]</sup>，奉法令不容私，尽心力不敢矜<sup>[138]</sup>，遭患难不避死，见贤不居其上，受禄不过其量，不以亡能居尊显之位。自行若此，可谓方正之士矣。其立法也，非以苦民伤众而为之机陷也<sup>[139]</sup>，以之兴利除害，尊主安民而救暴乱也。其行赏也，非虚取民财妄予人也，以劝天下之忠孝而明其功也。故功多者赏厚，功少者赏薄。如此，敛民财以顾<sup>[140]</sup>其功，而民不恨者，知与而安己也<sup>[141]</sup>。其行罚也，非以忿怒妄诛而从<sup>[142]</sup>暴心也，以禁天下不忠不孝而害国者也。故罪大者罚重，罪小者罚轻。如此，民虽伏罪至死而不怨者，知罪罚之至，自取之也。立法若此，可谓平正之吏矣。法之逆者，请而更之<sup>[143]</sup>，不以伤民；主行之暴者，逆而复之<sup>[144]</sup>，不以伤国。救主之失，补主之过，扬主之美，明主之功，使主内亡邪辟之行，外亡蹇污之名<sup>[145]</sup>。事君若此，可谓直言极谏之士矣。此五伯之所以德匡天下，威正诸侯，功业甚美，名声章明。举天下之贤主，五伯与焉，此身不及其臣而使得直言极谏补其不逮之功也。今陛下人民之众，威武之重，德惠之厚，令行禁止之势，万万于五伯，而赐愚臣策曰‘匡朕之不逮’，愚臣何足以识陛下之高明而奉承之！”

“诏策曰‘吏之不平，政之不宣，民之不宁’，愚臣窃以秦事明之。臣闻秦始并天下之时，其主不及三王，而臣不及其佐<sup>[146]</sup>；然功力不迟者，何也？地形便，山川利，财用足，民利战。其所与并者六国，六国者，臣主皆不肖，谋不辑<sup>[147]</sup>，民不用；故当此之时，秦最富强。夫国富强而邻国乱者，帝王之资也，故秦能兼六国，立为天子。当此之时，三王之功不能进焉<sup>[148]</sup>。及其末途之衰也，任不肖而信谗贼；宫室过度，奢欲亡极，民力罢尽，赋敛不节；矜奋自贤，群臣恐谀<sup>[149]</sup>，骄溢纵恣，不顾患祸；妄赏以随喜意，妄诛以快怒心，法令烦憯<sup>[150]</sup>，刑罚暴酷，轻绝人命，身自射杀；天下寒心，莫安其处。奸邪之吏，乘其乱法，以成其威，狱官主断，生杀自恣。上下瓦解，各自为制。秦始乱之时，吏之所先侵者，贫人贱民也；至其中节，所侵者，富人吏家也<sup>[151]</sup>；及其末途，所侵者，宗室大臣也。是故亲疏皆危，外内咸怨，离散逋逃，人有走心，陈胜先倡，天下大溃，绝祀亡世，为异姓福。此吏不平，政不宣，民不宁之祸也。今陛下配天象地，覆露万民<sup>[152]</sup>，绝秦之迹，除其乱法；躬亲本事<sup>[153]</sup>，废去淫末；除苛解烧<sup>[154]</sup>，宽大爱

人；肉刑不用，罪人亡带<sup>[155]</sup>；非镑不治，铸钱者除<sup>[156]</sup>；通关去塞<sup>[157]</sup>，不孽<sup>[158]</sup>诸侯；宾礼长老，爱恤少孤；罪人有期<sup>[159]</sup>，后宫出嫁；尊赐孝悌，农民不租；明诏军师，爱士大夫；求进方正，废退奸邪；除去阴刑<sup>[160]</sup>，害民者诛；忧劳百姓，列侯就都<sup>[161]</sup>；亲耕节用，视<sup>[162]</sup>民不奢。所为天下兴利除害，变法易故，以安海内者，大功数十，皆上世之所难及，陛下行之，道纯德厚，元元之民幸矣。

“诏策曰‘永惟朕之不德’，愚臣不足以当之。

“诏策曰‘悉陈其志，毋有所隐’，愚臣窃以五帝之贤臣明之。臣闻五帝其臣莫能及，则自亲之；三王臣主俱贤，则共忧之；五伯不及其臣，则任使之。此所以神明不遗<sup>[163]</sup>，而贤圣不废<sup>[164]</sup>也，故各当其世而立功德焉。传曰‘往者不可及，来者犹可待<sup>[165]</sup>，能明其世者，谓之天子<sup>[166]</sup>’，此之谓也。窃闻战不胜者易其地，民贫穷者变其业。今以陛下神明德厚，资财<sup>[167]</sup>不下五帝，临制天下，至今十有六年，民不益富，盗贼不衰，边竟未安，其所以然，意者陛下未之躬亲而待群臣也。今执事之臣皆天下之选已<sup>[168]</sup>，然莫能望陛下清光<sup>[169]</sup>，譬之犹五帝之佐也。陛下不自躬亲，而待不望清光之臣，臣窃恐神明之遗也<sup>[170]</sup>。日损一日，岁亡一岁，日月益暮，盛德不及究于天下，以传万世，愚臣不自度量，窃为陛下惜之。昧死上狂惑草茅之愚（臣）<sup>[171]</sup>言，唯陛下财择！”时贾谊已死，对策者百余人，唯错为高第<sup>[172]</sup>。由是迁中大夫。

错又言宜削诸侯事，及法令可更定者，书凡三十篇。孝文虽不尽听，然奇其材。当是时，太子善错计策，爱盎诸大功臣<sup>[173]</sup>多不好错。

景帝即位，以错为内史。错数请间言事，辄听，幸倾九卿，法令多所更定。丞相申屠嘉心弗便，力未有以伤。内史府居太上庙堧中<sup>[174]</sup>，门东出，不便，错乃穿门南出，凿庙堧垣。丞相大怒，欲因此过为奏请诛错。错闻之，即请间为上言之。丞相奏事，因言错擅凿庙堧为门，请下廷尉诛。上曰：“此非庙堧，乃堧中垣，不致于法。”丞相谢<sup>[175]</sup>。罢朝，因怒谓长史<sup>[176]</sup>曰：“吾当先斩以闻，乃先请，固误！”丞相遂发病死。错以此愈贵。迁为御史大夫，请诸侯之罪过，削其支郡<sup>[177]</sup>。奏上，上令公卿列侯宗室杂议，莫敢难，独窦婴争之，由此与错有隙。

错所更令三十章，诸侯**讙**。错父闻之，从颍川来，谓错曰：“上初即位，公<sup>[178]</sup>为政用事，侵削诸侯，疏人骨肉，口让<sup>[179]</sup>多怨，公何



为也！”错曰：“固也<sup>[180]</sup>。不如此，天子不尊，宗庙不安。”父曰：“刘氏安矣，而晁氏危，吾去公归矣！”遂饮药死，曰：“吾不忍见祸逮身！”

后十余日，吴楚七国俱反，以诛错为名。上与错议出军事，错欲令上自将兵，而身居守。会窦婴言爰盎，诏召入见，上方与错调<sup>[181]</sup>兵食。上问盎曰：“君尝为吴相，知吴臣田禄伯为人乎？今吴楚反，于公意何如？”对曰：“不足忧也，今破矣。”上曰：“吴王即<sup>[182]</sup>山铸钱，煮海为盐，诱天下豪桀，白头举事，此其计不百全，岂发乎？何以言其无能为也？”盎对曰：“吴铜盐之利则有之，安得豪桀而诱之！诚令吴得豪桀，亦且辅而为谊，不反矣。吴所诱，皆亡赖子弟，亡命铸钱奸人，故相诱以乱。”错曰：“盎策之善。”上问曰：“计安出？”盎对曰：“愿屏左右！”上屏人，独错在。盎曰：“臣所言，人臣不得知！”乃屏错。错趋避东箱<sup>[183]</sup>，甚恨。上卒<sup>[184]</sup>问盎。对曰：“吴楚相遗书，言高皇帝王子弟各有分地<sup>[185]</sup>，今贼臣晁错擅适诸侯，削夺之地，以故反；名为西共诛错，复故地而罢。方今计，独有斩错，发使赦吴楚七国，复其故地，则兵可毋血刃而俱罢。”于是上默然，良久曰：“顾诚何如<sup>[186]</sup>？吾不爱一人谢天下。”盎曰：“愚计出此，唯上孰计之！”乃拜盎为太常，密装治行。

后十余日，丞相青<sup>[187]</sup>、中尉嘉、廷尉欧<sup>[188]</sup>劾奏错曰：“吴王反逆亡道，欲危宗庙，天下所当共诛。今御史大夫错议曰：‘兵数百万，独属<sup>[189]</sup>群臣，不可信，陛下不如自出临兵，使错居守。徐、僮之旁<sup>[190]</sup>，吴所未下者可以予吴。’错不称陛下德信，欲疏群臣百姓，又欲以城邑予吴，亡臣子礼，大逆无道。错当要斩，父母妻子同产无少长皆弃市。臣请论如法。”制曰：“可。”错殊不知。乃使中尉召错，给载行市<sup>[191]</sup>。错衣朝衣<sup>[192]</sup>。斩东市。

错已死，谒者仆射邓公为校尉，击吴楚为将。还，上书言军事，见上。上问曰：“道军所来<sup>[193]</sup>，闻晁错死，吴楚罢不？”邓公曰：“吴为反数十岁矣，发怒削地，以诛错为名，其意不在错也。且臣恐天下之士钳口不敢复言矣<sup>[194]</sup>。”上曰：“何哉？”邓公曰：“夫晁错患诸侯强大不可制，故请削之，以尊京师，万世之利也。计画始行，卒受大戮，内杜忠臣之口<sup>[195]</sup>，外为诸侯报仇，臣窃为陛下不取也！”于是景帝喟然长息，曰：“公言善，吾亦恨之！”乃拜邓公为城阳中尉。邓公，成固人也<sup>[196]</sup>，多奇计。建元（年）中<sup>[197]</sup>，上招贤良，公卿言邓先。邓先时

免，起家为九卿。一年，复谢病免归。其子章，以修黄老言显诸公间。

赞曰：……晁错锐于为国远虑，而不见身害。其父睹之，经于沟渎<sup>[198]</sup>，亡益救败，不如赵母指括，以全其宗<sup>[199]</sup>，悲夫！错虽不终，世哀其忠。故论其施行之语著于篇。

---

[1] 错：读如措。

[2] 颍川：秦郡，地当今河南中部及南部一带。

[3] 申商：申不害、商鞅，皆战国时刑名家。轹：汉县，故城在今河南济源东南，今名轹城镇。张恢：轹县刑名家。生：即先生。

[4] 刘带：《史记》作刘礼。

[5] 晁错以被举文学士为此官。掌故：太常官属，主故事。

[6] 峭：同“峭”，峻狭。

[7] 伏生：名胜，字子贱，世称伏生，济南人。

[8] 上书称说：称师法而说其义。

[9] 舍人、门大夫：皆太子官属，晁错初为舍人，后为门大夫。

[10] 术数：谓法制治国之术。

[11] 此句言何用知事。

[12] 说：谓所说之义。

[13] 家令：官名，秦置太子家令，汉因之，主仓谷饮食。

[14] 陇西：见《高帝纪》。

[15] 言将永挫折。

[16] 底：同“砥”。

[17] 合刃：谓交战。

[18] 渐：浸湿。

[19] 经川：常流的水。丘：大阜。阜：土山。

[20] 曼衍：联延。

[21] 远：离。

[22] 长戟：古兵器名，长二丈四尺。

[23] 循：与“盾”通。

[24] 萑（huán）苇：芦荻。萧：蒿草。

[25] 蒙茏：草木茂盛，互相覆蔽貌。

[26] 铤：铁把短矛。

[27] 集：齐。

[28]毕：尽。

[29]解：同“懈”。

[30]金：金钲。

[31]铍：箭头。

[32]省：视。兵：谓器械。省兵：检验兵器。

[33]易：平也。

[34]彼我力弱，不能相胜，则须连结外援，共制之。

[35]不烦华夏之兵，使其同类自相攻击。

[36]弗与：不如。

[37]罢：同“疲”。

[38]易：亦平。

[39]突骑：言其骁锐可用冲突敌人。

[40]扰乱：搅乱。

[41]疏：远阔。

[42]五人为伍，二伍为什。

[43]材官：有材力者。驺发：疾发。

[44]革笥：以皮作如铠者被之。木荐：以木板作，如楣。

[45]薄：迫。

[46]给：犹供。

[47]俛印：同“俯仰”。

[48]跌而不振：谓蹉跌不可复起。

[49]义渠：战国秦置县，今属甘肃庆阳市西峰区。

[50]玺书：皇帝的诏敕。

[51]劝农力本：指劝贵粟，民入粟者得赐爵，得除罪，文载《汉书·食货志》。

[52]杨粤：即南越。

[53]势：地势。

[54]积：与“渍”通。渍死：病死。

[55]木皮三寸：言树木之皮厚三寸，土地寒故也。

[56]酪：畜乳。

[57]密理：谓肌理紧密。（陈直说）

[58]毳（cuì）：鸟兽的细毛。

[59]能：读如耐。

[60]僂（fèn）：僵仆。

[61]闾：里门。居闾之左者，一切皆发之，未及发右而秦亡。

[62]北：败退。

[63]此句言自计亦为利而愿为之。

[64]蒙：冒犯。

[65]亡铢两之报：言无丝毫之酬报。

[66]汉律，人出一算，算二百钱。复：复除。

[67]著：固定。

[68]竟：与“境”通。

[69]壄：古“野”字。

[70]晦：古“亩”字。南亩，耕种之处。

[71]候：窥伺。

[72]更：代易。

[73]不知其所能，则备御之方不具。

[74]因山川地形之便，而为之高其城深其塹。

[75]礮石：城上雷石，一名炮石，为城防守御所用。

[76]渠答：铁蒺藜。

[77]调：算度。总计城邑之中，令有千家以上也。

[78]虎落：以竹箴相连遮落之，用以护城。于内城小城之中间，以竹箴周绕之，故曰中周虎落。

[79]募有罪者，及罪人遇赦复作竟其日月者，皆除其罚，令居之。

[80]初徙之时，县官且廩给其衣食，迨能自供贍乃止。

[81]卿：谓左庶长以上之爵。

[82]言胡人入冠，驱略汉人及畜产，苟有人能止得其所驱者，令其本主以半赏之。

[83]言县官为备价贖之。

[84]言其功万倍于东方之戍卒。

[85]输将：输送。

[86]相募：相募。

[87]广：同“旷”。虚：同“墟”。

[88]阡陌：田间小路，以区界田亩者。

[89]二内：指东房、西室。

[90]之：往。

[91]假五百：帅名。

[92]有护：有保护能力的人。

[93]军正：军政。

[94]还，读为“旋”。旋踵：回旋其足。

[95]壹大治：大大地惩治匈奴一次。

[96]创：重创。

[97]胶：弓也。秋至，气始凝，胶乃劲而可折。折胶，即弯弓意。

[98]得气：使其得胜而逞气志。

[99]施：延。方外：境外。

[100]四极：四方之远处。

[101]言四远之贤士，闻其勤求之命，咸来匡辅之也。

[102]戮力：勉力，齐心合力。

[103]翼：助。

[104]楙：盛美。

[105]从：同“纵”；乱从：谓项羽，时汉得关中，羽西向争天下，故曰乱从。

[106]师：长也。以为一官之长。

[107]主郡吏：谓郡守。

[108]帅：遵。

[109]当受策之时，非止错一人，故曰二三大夫。

[110]三道：指国体、人事、直言。

[111]休：美也。

[112]篇：简牍。

[113]兴自朕躬：由我亲自拆阅。

[114]毋枉执事：不要因为顾忌当权官吏的阻挠反对而不敢直陈。

[115]平阳侯窗，指曹窰，皆参子。

[116]汝阴侯灶，夏侯婴子。

[117]颖阴侯何，灌何，灌婴子。

[118]廷尉宜春，逸其姓。

[119]陇西太守昆邪，公孙昆邪。

[120]列侯九卿及郡守举贤良，故晁错为窗等所举。

[121]力牧：黄帝之臣。

[122]讲：谓讲义。

[123]自托不明是谦退。

[124]传：史传。

[125]玉版：镌刻功勋。

[126]金匮：收藏秘书。

[127]充赋：凑数。

[128]亲理万机之事。

[129]法宫：路寝正殿。

[130]有根著地者，皆载之也。

[131]烛：照也。

[132]露凝如膏。

[133]贼气：阴阳不正之气为灾者。

[134]以己之心，揆之于人。

[135]施：延。

[136]属：委。

[137]各察己之材用，不敢逾越而诬上。

[138]矜：自伐。

[139]机：发。陷：陷阱。

[140]顾：雇赁，酬偿。

[141]知与：取材以赏功，无妄费也。民亦知为安己而用财，故不恨也。

[142]从：同“纵”。

[143]更：改。

[144]逆而复之：拂逆人主意见，使之返于正道。

[145]蹇：亏损。污：污辱。

[146]言臣亦不及三王之佐。

[147]辑：和。

[148]进：前也。言不在秦之前。

[149]恐谏：为恐惧而为谏。

[150]憯：同“惨”。

[151]吏家：仕宦之家。

[152]覆：荫。露：膏泽。

[153]本事：农事。言帝王亲率农耕。

[154]饶：亦苛也。

[155]亡：同“无”；亡帑：谓除收孥相坐律，只罚罪人自身，而不及其妻子。帑：与“孥”通。

[156]除铸钱律，听民得自铸。

[157]通关去塞：指文帝十二年颁布的人民出入关隘不用符传的法令。

[158]孽：猜疑。

[159]罪人各用轻重，不亡逃，有年而免，满其年，免为庶人。

[160]阴刑：即宫刑。

[161]列侯就都：各就其封国治民，不得留在长安。

[162]视：同“示”。

[163]神明不遗：谓当时神明周于事。



- [164] 贤圣不废：谓后世圣贤称其功。
- [165] 来者犹可待：言各当其时，务立功名。
- [166] 此句言能令当世之人，明晓理道，勉为善良，斯谓之天子。
- [167] 资：质也。财：与“材”通。
- [168] 已：语终之辞。
- [169] 此句言今之臣不能望见陛下之光景所及。
- [170] 此句言恐上神明不周，致有废事。
- [171] 臣：衍文。
- [172] 高第：等第之高者，凡举官选士，成绩优异者皆称之。
- [173] 此句言爰盎及诸大功臣。
- [174] 太上庙：即太上王庙。堧（yuán）：内垣之外的余地。
- [175] 以所奏不当天子意，故谢。
- [176] 长史：官名。汉相国丞相府置长史。
- [177] 支郡：在国之四边者。
- [178] 公：汉初常语，相称以公。
- [179] 让：责备。
- [180] 固也：言固当如此。
- [181] 调：计发之。
- [182] 即：就。
- [183] 箱：东夹之前，俟事之处。
- [184] 卒：竟。
- [185] 各有分地：言各有定地。
- [186] 顾：念。诚：实。
- [187] 丞相青：即陶青。
- [188] 中尉嘉、廷尉欧：皆逸其姓。
- [189] 属：委也。
- [190] 徐、僮：指临淮二县。
- [191] 诳云乘车，案行市中。
- [192] 朝衣：朝服。
- [193] 道军所来：言从军所来。
- [194] 柑口：谓缄默不言。
- [195] 杜：塞。
- [196] 成固：汉县，故城在今陕西城固县西北。
- [197] 建元：武帝年号。

[198] 《论语》：“岂若匹夫匹妇之为谅也，自经于沟渎，而人莫知之也。”

[199] 赵奢卒，赵使其子括为将，其母言之赵王曰：“愿王易括。”王不许，母要王，括有罪，愿不坐，王许之。后括果败于长平，以母前约，得不坐。

# 李陵苏武传

陵<sup>[1]</sup>字少卿，少为侍中建章监。善骑射，爱人，谦让下士，甚得名誉。武帝以为有广之风，使将八百骑，深入匈奴二千余里，过居延视地形<sup>[2]</sup>，不见虏，还。拜为骑都尉，将勇敢五千人<sup>[3]</sup>，教射酒泉、张掖以备胡<sup>[4]</sup>。

数年，汉遣贰师将军伐大宛<sup>[5]</sup>，使陵将五校兵<sup>[6]</sup>随后。行至塞，会贰师还。上赐陵书，陵留吏士，与轻骑五百出敦煌，至盐水<sup>[7]</sup>，迎贰师还，复留屯张掖。

天汉二年，贰师将三万骑出酒泉，击右贤王于天山<sup>[8]</sup>。

召陵，欲使为贰师将辎重。陵召见武台<sup>[9]</sup>，叩头自请曰：“臣所将屯边者，皆荆楚勇士奇材剑客也，力扼<sup>[10]</sup>虎，射命中<sup>[11]</sup>愿得自当一队，到兰干山南，以分单于兵。毋令专乡贰师军。”上曰：“将恶相属邪！吾发军多，毋<sup>[12]</sup>骑予女。”陵对：“无所事骑<sup>[13]</sup>，臣愿以少击众，步兵五千人涉单于庭。”上壮而许之，因诏强弩都尉路博德将兵半道迎陵军。博德故伏波将军<sup>[14]</sup>，亦羞为陵后距<sup>[15]</sup>，奏言：“方秋匈奴马肥，未可与战，臣愿留陵至春，俱将酒泉、张掖骑各五千人并击东西浚稽<sup>[16]</sup>，可必禽也。”书奏，上怒，疑陵悔不欲出而教博德上书，乃诏博德：“吾欲予李陵骑，云‘欲以少击众’。今虏入西河<sup>[17]</sup>，其引兵走西河，遮钩营之道<sup>[18]</sup>！”诏陵：“以九月发，出庶虏鄣<sup>[19]</sup>，至东浚稽山南龙勒水上<sup>[20]</sup>，徘徊观虏，即亡所见，从浞野侯赵破奴故道抵受降城休士<sup>[21]</sup>，因骑置<sup>[22]</sup>以闻。所与博德言者云何？具以书对！”陵于是将其步卒五千人出居延，北行三十日，至浚稽山止营，举图所过山川地形，使麾下骑陈步乐还以闻。步乐召见，道陵将率得士死力，上甚说，拜步乐为郎。

陵至浚稽山，与单于相直，骑可三万围陵军。军居两山间<sup>[23]</sup>，以大车为营<sup>[24]</sup>。陵引士出营外为陈，前行<sup>[25]</sup>持戟盾，后行持弓弩，令曰：“闻鼓声而纵<sup>[26]</sup>！闻金<sup>[27]</sup>声而止！”虏见汉军少，直前就营。陵搏战攻之<sup>[28]</sup>，千弩俱发，应弦而倒。虏还走上山，汉军追击，杀数千

人。单于大惊，召左右地兵八万余骑攻陵。陵且战且引，南行数日，抵山谷中。连战，士卒中矢伤，三创者载辇<sup>[29]</sup>，两创者将车<sup>[30]</sup>，一创者持兵战。陵曰：“吾士气少衰而鼓不起者<sup>[31]</sup>，何也？军中岂有女子乎？”始军出时，关东群盗妻子徙边者随军为卒妻妇，大匿车中。陵搜得，皆剑斩之。明日复战，斩首三千余级。引兵东南，循故龙城道<sup>[32]</sup>行，四五日，抵大泽葭苇中<sup>[33]</sup>，虏从上风纵火，陵亦令军中纵火以自救<sup>[34]</sup>。南行至山下，单于在南山上，使其子将骑击陵。陵军步斗树木间，复杀数千人，因发连弩射单于<sup>[35]</sup>，单于下走。是日捕得虏，言：“单于曰：‘此汉精兵，击之不能下，日夜引吾南近塞，得毋有伏兵乎？’诸当户<sup>[36]</sup>君长皆言：‘单于自将数万骑击汉数千人不能灭，后无以复使边臣，令汉益轻匈奴。复力战山谷间，尚四五十里得平地，不能破，乃还。’”是时陵军益急，匈奴骑多，战一日数十合，复杀伤虏二千余人。

虏不利，欲去，会陵军候管敢为校尉所辱<sup>[37]</sup>，亡降匈奴，具言“陵军无后救，射矢且尽，独将军麾下及成安侯校各八百人为前行，以黄与白为帜，当使精骑射之即破矣。”成安侯者，颍川人<sup>[38]</sup>，父韩千秋，故济南相<sup>[39]</sup>，奋击南越<sup>[40]</sup>，战死，武帝封子延年为侯，以校尉随陵。单于得敢大喜，使骑并攻汉军；疾呼曰：“李陵、韩延年趣降！”遂遮道急攻陵。陵居谷中，虏在山上，四面射，矢如雨下。汉军南行，未至鞬汗山<sup>[41]</sup>，一日五十万矢皆尽，即弃车去。士尚三千余人，徒斩车辐而持之<sup>[42]</sup>，军吏持尺刀<sup>[43]</sup>，抵山<sup>[44]</sup>入狭谷。单于遮其后，乘隅下垒石<sup>[45]</sup>，士卒多死，不得行。

昏后，陵便衣独步出营<sup>[46]</sup>，止左右：“毋随我，丈夫一取单于耳<sup>[47]</sup>！”良久，陵还，大息曰：“兵败，死矣！”军吏或曰：“将军威震匈奴，天命不遂，后求道径还归<sup>[48]</sup>，如浞野侯为虏所得，后亡还，天子客遇之<sup>[49]</sup>，况于将军乎！”陵曰：“公止！吾不死，非壮士也。”于是尽斩旌旗，及珍宝埋地中。陵叹曰：“复得数十矢，足以脱矣。今无兵<sup>[50]</sup>复战，天明坐受缚矣！各鸟兽散，犹有得脱归报天子者。”令军士人持二升鞬，一半冰<sup>[51]</sup>，期至遮虏鄣者相待<sup>[52]</sup>。夜半时，击鼓起士，鼓不鸣<sup>[53]</sup>。陵与韩延年俱上马，壮士从者十余人。虏骑数千追之，韩延年战死。陵曰：“无面目报陛下！”遂降。军人分散，脱至塞者四百余人。

陵败处去塞百余里，边塞以闻。上欲陵死战，召陵母及妇，使相者视之，无死丧色。后闻陵降，上怒甚，责问陈步乐，步乐自杀。群臣皆

罪陵，上以问太史令司马迁，迁盛言：“陵事亲孝，与士信，常奋不顾身以掏<sup>[54]</sup>国家之急，其素所畜积也，有国士之风。今举事一不幸，全躯保妻子之臣随而媒孽<sup>[55]</sup>其短，诚可痛也！且陵提步卒不满五千，深輶<sup>[56]</sup>戎马之地，抑数万之师，虏救死扶伤不暇，悉举引弓之民共攻围之。转斗千里，矢尽道穷，士张空（拳）[眷]<sup>[57]</sup>，冒白刃，北首争死敌，得人之死力，虽古名将不过也！身虽陷败，然其所摧败亦足暴于天下<sup>[58]</sup>。彼之不死，宜欲得当以报汉也<sup>[59]</sup>。”初，上遣贰师大军出，财<sup>[60]</sup>令陵为助兵，及陵与单于相值，而贰师功少，上以迁诬罔，欲沮贰师，为陵游说，下迁腐刑<sup>[61]</sup>。久之，上悔陵无救，曰：“陵当发出塞，乃诏强弩都尉令迎军。坐预诏之，得令老将生奸诈。”乃遣使劳赐陵余军得脱者。

陵在匈奴岁余，上遣因杆将军公孙敖将兵深入匈奴迎陵。敖军无功还，曰：“捕得生口，言李陵教单于为兵以备汉军，故臣无所得。”上闻，于是族陵家，母弟妻子皆伏诛。陇西士大夫以李氏为愧<sup>[62]</sup>。其后，汉遣使使匈奴，陵谓使者曰：“吾为汉将步卒五千人横行匈奴，以亡救而败，何负于汉而诛吾家？”使者曰：“汉闻李少卿教匈奴为兵。”陵曰：“乃李绪，非我也。”李绪本汉塞外都尉，居奚侯城，匈奴攻之，绪降，而单于客遇绪，常坐陵上。陵痛其家以李绪而诛，使人刺杀绪。大阏氏<sup>[63]</sup>欲杀陵，单于匿之北方，大阏氏死，乃还。

单于壮陵<sup>[64]</sup>，以女妻之，立为右校王，卫律为丁灵王<sup>[65]</sup>，皆贵用事。卫律者，父本长水胡人<sup>[66]</sup>。律生长汉，善协律都尉李延年，延年荐言律使匈奴。使还，会延年家收<sup>[67]</sup>，律惧并诛，亡还降匈奴。匈奴爱之，常在单于左右。陵居外，有大事，乃入议。

昭帝立，大将军霍光、左将军上官桀辅政，素与陵善，遣陵故人陇西任立政等三人俱至匈奴招陵。立政等至，单于置酒赐汉使者，李陵、卫律皆侍坐。立政等见陵，未得私语，即目视<sup>[68]</sup>陵，而数数自循其刀环<sup>[69]</sup>，握其足，阴谕之，言可还归汉也。后陵、律持牛酒劳汉使，博饮，两人皆胡服椎结<sup>[70]</sup>。立政大言曰：“汉已大赦，中国安乐，主上富于春秋<sup>[71]</sup>，霍子孟、上官少叔用事<sup>[72]</sup>。”以此言微动之。陵墨<sup>[73]</sup>不应，孰视而自循其发，答曰：“吾已胡服矣。”有顷，律起更衣<sup>[74]</sup>，立政曰：“咄！少卿良苦<sup>[75]</sup>！霍子孟、上官少叔谢女<sup>[76]</sup>。”陵曰：“霍与上官无恙乎？”立政曰：“请少卿来归故乡，毋忧富贵。”陵字立政曰：“少公，归易耳，恐再辱，奈何！”语未卒，卫律还，颇闻余语，曰：“李少

卿贤者，不独居一国。范蠡遍游天下，由余去戎入秦，今何语之亲也！”因罢去。立政随谓陵曰：“亦有意乎？”陵曰：“丈夫不能再辱！”

陵在匈奴二十余年。元平元年<sup>[77]</sup>，病死。

武<sup>[78]</sup>字少卿，少以父任，兄弟并为郎<sup>[79]</sup>，稍迁至移中厩监<sup>[80]</sup>。时汉连伐胡，数通使相窥观，匈奴留汉使郭吉、路充国等，前后十余辈。匈奴使来，汉亦留之以相当<sup>[81]</sup>。天汉元年，且鞮侯单于初立<sup>[82]</sup>，恐汉袭之，乃曰：“汉天子，我丈人行也<sup>[83]</sup>。”尽归汉使路充国等。武帝嘉其义，乃遣武以中郎将使持节送匈奴使留在汉者，因厚赂单于，答其善意。武与副中郎将张胜及假吏常惠等募士斥候百余人俱<sup>[84]</sup>。

既至匈奴，置币遗单于，单于益骄，非汉所望也<sup>[85]</sup>。方欲发使送武等，会缙王与长水虞常等谋反匈奴中。缙王者，昆邪王姊子也，与昆邪王俱降汉；后随浞野侯<sup>[86]</sup>没胡中。及卫律<sup>[87]</sup>所将降者，阴相与谋劫单于母阏氏<sup>[88]</sup>归汉。会武等至匈奴，虞常在汉时素与副张胜相知，私候胜曰：“闻汉天子甚怨卫律，常能为汉伏弩射杀之。吾母与弟在汉，幸蒙其赏赐。”张胜许之，以货物与常。后月余，单于出猎，独阏氏子弟在。虞常等七十余人欲发，其一人夜亡，告之。单于子弟发兵与战，缙王等皆死，虞常生得。单于使卫律治其事。张胜闻之，恐前语发，以状语武。武曰：“事如此，此必及我。见犯乃死，重负国。”欲自杀。胜、惠共止之。

虞常果引张胜。单于怒，召诸贵人议，欲杀汉使者。左伊秩訾<sup>[89]</sup>曰：“即谋单于，何以复加<sup>[90]</sup>？宜皆降之。”单于使卫律召武受辞<sup>[91]</sup>。武谓惠等：“屈节辱命，虽生，何面目以归汉！”引佩刀自刺。卫律惊，自抱持武，驰召盘。凿地为坎，置煴火<sup>[92]</sup>，覆武其上<sup>[93]</sup>，蹈<sup>[94]</sup>其背以出血。武气绝，半日复息<sup>[95]</sup>。惠等哭，舆归营。单于壮其节，朝夕遣人候问武，而收系张胜。

武益愈，单于使使晓武<sup>[96]</sup>。会论虞常<sup>[97]</sup>，欲因此时降武。剑斩虞常已，律曰：“汉使张胜谋杀单于近臣，当死，单于募降者赦罪。”举剑欲击之，胜请降。律谓武曰：“副有罪，当相坐。”武曰：“本无谋，又非亲属，何谓相坐？”复举剑拟之，武不动。律曰：“苏君！律前负汉归匈奴，幸蒙大恩，赐号称王，拥众数万，马畜弥山<sup>[98]</sup>，富贵如此。苏君今日降，明日复然。空以身膏草野，谁复知之？”武不应。律曰：“君因我降，与君为兄弟；今不听吾计，后虽欲复见我，尚可得乎？”武骂



律曰：“女为人臣子，不顾恩义，畔主背亲，为降虏于蛮夷，何以女为见？且单于信女，使决人死生，不平心持正，反欲斗两主，观祸败！南越杀汉使者，屠为九郡；宛王杀汉使者，头县北阙；朝鲜杀汉使者，即时诛灭；独匈奴未耳。若知我不降明，欲令两国相攻，匈奴之祸从我始矣！”

律知武终不可胁，白单于。单于愈益欲降之。乃幽武置大窖中，绝不饮食。天雨雪，武卧啮雪与旃毛并咽之，数日不死。匈奴以为神，乃徙武北海无人处，使牧羝<sup>[99]</sup>，羝乳乃得归。别其官属常惠等，各置他所。

武既至海上，廩食<sup>[100]</sup>不至，掘野鼠去草实而食之<sup>[101]</sup>。杖汉节牧羊，卧起操持，节旄尽落。积五六年，单于弟於靛<sup>[102]</sup>王弋射海上。武能网纺缴<sup>[103]</sup>，檠<sup>[104]</sup>弓弩；於靛王爱之，给其衣食。三岁余，王病，赐武马畜服匿<sup>[105]</sup>穹庐。王死后，人众徙去。其冬，丁令盗武牛羊<sup>[106]</sup>，武复穷厄。

初，武与李陵俱为侍中，武使匈奴明年，陵降，不敢求武。久之，单于使陵至海上，为武置酒设乐，因谓武曰：“单于闻陵与子卿素厚，故使陵来说足下，虚心欲相待。终不得归汉，空自苦亡人之地，信义安所见乎？前长君为奉车<sup>[107]</sup>，从至雍棫阳宫，扶辇下除<sup>[108]</sup>，触柱折辕，劾大不敬，伏剑自刎，赐钱二百万以葬。孺卿<sup>[109]</sup>从祠河东后土，宦骑与黄门驸马争船<sup>[110]</sup>，推堕驸马河中溺死，宦骑亡，诏使孺卿逐捕不得，惶恐饮药而死。来时，大夫人已不幸<sup>[111]</sup>，陵送葬至阳陵<sup>[112]</sup>。子卿妇年少，闻已更嫁矣。独有女弟二人，两女一男；今复十余年，存亡不可知。人生如朝露<sup>[113]</sup>，何久自苦如此？陵始降时，忽忽如狂，自痛负汉，加以老母系保宫<sup>[114]</sup>，子卿不欲降，何以过陵？且陛下春秋高，法令亡常，大臣亡罪夷灭者数十家，安危不可知，子卿尚复谁为乎？愿听陵计，勿复有云！”武曰：“武父子亡功德，皆为陛下所成就，位列将，爵通侯，兄弟亲近，常愿肝脑涂地。今得杀身自效，虽蒙斧钺汤镬，诚甘乐之！臣事君，犹子事父也。子为父死亡所恨。愿勿复再言！”陵与武饮数日，复曰：“子卿壹听陵言。”武曰：“自分<sup>[115]</sup>已死久矣！王必欲降武，请毕今日之欢，效<sup>[116]</sup>死于前！”陵见其至诚，喟然叹曰：“嗟乎，义士！陵与卫律之罪上通于天！”因泣下沾衿，与武决<sup>[117]</sup>去。陵恶自赐武，使其妻赐武牛羊数十头。

后陵复至北海上，语武：“区脱捕得云中生口<sup>[118]</sup>，言太守以下吏民皆白服，曰上崩。”武闻之，南乡号哭，欧血，旦夕临。

数月，昭帝即位。数年，匈奴与汉和亲。汉求武等，匈奴谎言武死。后汉使复至匈奴，常惠请其守者与俱，得夜见汉使，具自陈道。教使者谓单于，言天子射上林中，得雁，足有系帛书，言武等在某泽中。使者大喜，如惠语以让<sup>[119]</sup>单于。单于视左右而惊，谢汉使曰：“武等实在。”

于是李陵置酒贺武曰：“今足下还归，扬名于匈奴，功显于汉室，虽古竹帛所载，丹青所画，何以过子卿！陵虽弩怯，令汉且贯<sup>[120]</sup>陵罪，全其老母，使得奋大辱之积志，庶几乎曹柯之盟<sup>[121]</sup>，此陵宿昔之所不忘也。收族陵家，为世大戮，陵尚复何顾乎？已矣！令子卿知吾心耳。异域之人，壹别长绝！”陵起舞，歌曰：“径万里兮度沙幕，为君将兮奋匈奴。路穷绝兮矢刃摧，士众灭兮名已隳<sup>[122]</sup>。老母已死，虽欲报恩将安归！”陵泣下数行，因与武诀。

单于召会<sup>[123]</sup>武官属，前以降及物故<sup>[124]</sup>，凡随武还者九人。武以始元六年春至京师。诏武奉一太牢谒武帝园庙；拜为典属国<sup>[125]</sup>，秩中二千石；赐钱二百万，公田二顷，宅一区。常惠、徐圣、赵终根皆拜为郎中，赐帛各二百匹。其余六人，老归家，赐钱人十万，复终身。常惠后至右将军，封列侯，自有传。武留匈奴凡十九岁，始以强壮出，及还，须发尽白。

武来归明年，上官桀子安与桑弘羊及燕王、盖主谋反<sup>[126]</sup>。武子男元与安有谋，坐死。初，桀、安与大将军霍光争权，数疏<sup>[127]</sup>光过失予燕王，令上书告之。又言苏武使匈奴二十年不降，还乃<sup>[128]</sup>为典属国，大将军长史无功劳，为搜粟都尉<sup>[129]</sup>；光专权自恣。及燕王等反诛，穷治党与，武素与桀、弘羊有旧，数为燕王所讼，子又在谋中，廷尉奏请逮捕武。霍光寝其奏，免武官。

数年，昭帝崩，武以故二千石与<sup>[130]</sup>计谋立宣帝，赐爵关内侯，食邑三百户。久之，卫将军张安世荐武明习故事，奉使不辱命，先帝以为遗言。宣帝即时召武待诏宦者署<sup>[131]</sup>，数进见，复为右曹典属国。以武著节老臣，令朝朔望，号称祭酒<sup>[132]</sup>，甚优宠之。武所得赏赐，尽以施予昆弟故人，家不余财。皇后父平恩侯<sup>[133]</sup>、帝舅平昌侯<sup>[134]</sup>、乐昌侯

[135]、车骑将军韩增、丞相魏相、御史大夫丙吉皆敬重武。

武年老，子前坐事死，上闵之，问左右：“武在匈奴久，岂有子乎？”武因平恩侯自白：“前发匈奴时，胡妇适产一子通国，有声问来，愿因使者致金帛赎之。”上许焉。后通国随使者至，上以为郎。又以武弟子为右曹。武年八十余，神爵二年病卒。

甘露三年，单于始入朝。上思股肱之美，乃图画其人于麒麟阁[136]，法[137]其形貌，署[138]其官爵姓名，唯霍光不名，曰大司马大将军博陆侯姓霍氏，次曰卫将军富平侯张安世，次曰车骑将军龙额侯韩增，次曰后将军营平侯赵充国，次曰丞相高平侯魏相，次曰丞相博阳侯丙吉，次曰御史大夫建平侯杜延年，次曰宗正阳城侯刘德，次曰少府梁丘贺，次曰太子太傅萧望之，次曰典属国苏武。皆有功德，知名当世，是以表而扬之，明著中兴辅佐，列于方叔、召虎、仲山甫焉[139]。凡十一人，皆有传[140]。自丞相黄霸、廷尉于定国、大司农朱邑、京兆尹张敞、右扶风尹翁归及儒者夏侯胜等[141]，皆以善终，著名宣帝之世，然不得列于名臣之图，以此知其选矣。

---

[1]陵：李广孙，附李广传，故不著姓。

[2]居延：塞名，在甘肃西北境。

[3]勇敢：兵士之号。

[4]酒泉：即今甘肃酒泉市。张掖：汉郡，在今甘肃境。

[5]贰师将军：指李广利。大宛：古国名，在大月氏之东北，今俄属费尔干纳盆地。

[6]五校兵：此军五营兵。

[7]敦煌：汉郡，在今甘肃境。盐水：在今新疆吐鲁番市东。

[8]天山：横亘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中部，东和阴山相接，西抵哈萨克斯坦境内。

[9]未央宫有武台殿。

[10]扼：掐住，握住。

[11]命中：所指之处，即射中之。

[12]毋：同“无”。

[13]无所事骑：犹言不须骑。

[14]博德曾为伏波将军，破南越。

[15]距：同“拒”。博德自以资深，以居陵后拒敌为羞。

[16]波稽：山名，在今喀尔喀土喇河及鄂尔浑河之间。

[17]西河：在甘肃平罗县。

- [18]钩营：地名。帝疑陵，因徙博德出师道。
- [19]遮虏鄯：路博德所筑，即居延城，亦曰居延塞，在今甘肃金塔县北边蒙古国额济纳旗。
- [20]龙勒水：在今蒙古国西部。
- [21]抵：至。受降城：在今呼和浩特市乌刺特旗北，即汉九原北塞外。
- [22]骑置：驿马。借指乘马传送公文的人。
- [23]两山间：指东西浚稽两山间。
- [24]以大车为营：李陵以此车载辎重，固行陈，备冲突。
- [25]行：音háng。
- [26]纵：击之。
- [27]金：钲也。一种古代乐器，形似钟而狭长，有柄，击之发声，用铜制成。行军时用以节止步伐。
- [28]搏战：拼搏战斗。
- [29]受三创者不能行，载之于辇。
- [30]将：挽。
- [31]击鼓进士，而士气不起。
- [32]龙城：汉时匈奴地名。为匈奴祭天之处。
- [33]葭：庐也。
- [34]预自烧其旁草木，令虏火不得延及。
- [35]连弩：一弩可发数矢者。
- [36]当户：匈奴官名。
- [37]军之部，有校尉，部下有曲，曲有军，候一人。管敢被校尉笞五十，乃投降匈奴。
- [38]颍川：见《晁错传》。
- [39]韩千秋曾为济南王辟光相。
- [40]南越：国名，秦末赵佗建立，汉武帝元鼎六年灭亡。
- [41]鞬汗山：在遮虏鄯西北百八十里。鞬汗：指古代北方的少数民族。
- [42]徒：但也。辐：车轮中连接车毂和轮辋的一条条直棍。斩而持之，以当军器。
- [43]弩戟皆尽，但持短刀。
- [44]抵山：入鞬汗山。
- [45]垒石：投击敌人的巨石。李陵居谷中，虏在山上，故以垒石投击。
- [46]便衣不介冑，犹古人免冑，欲致死于敌也。
- [47]言一身独取。
- [48]劝陵且降匈奴，后求得间道，而径归汉。
- [49]赵破奴曾没匈奴，后仍亡归也。客遇：犹宽待。
- [50]兵：矢矛之属。
- [51]糒（bèi）：干饭。半：读如判，大片。

[52]与军士期：有先至遮虏鄣者，留驻以待后至。

[53]鞞鼓之声温以沐，大败之征。

[54]殉：为某种目的或理想而献身。

[55]媒蘖（niè）：酒母。比喻借端诬罔构陷，酿成其罪。

[56]輶：同“蹂”，践踏。

[57]眷：连弩。

[58]摧败：挫败，此指败匈奴之兵。暴：昭示，显示。

[59]当：适可。谓欲得适可之事会而动，非真降匈奴。

[60]财：与“才”同，仅也。

[61]腐刑：即宫刑。

[62]李陵，陇西人。言陇西士大夫耻其不能死节，累及家室。

[63]大阏氏：单于母。

[64]壮其杀李绪。

[65]丁灵：在今新疆境。匈奴以丁灵王封卫律。

[66]长水：在陕西蓝田县北，流经长安东南。

[67]延年为李夫人兄，弟季奸乱后宫，遂被诛。

[68]目视：以目相视而感动之，即今俗所谓眼语。

[69]循：谓摩循。环：还。

[70]结：同“髻”。椎髻，言撮发为髻如椎形。

[71]此句言天子年正少。

[72]子孟：光字。少叔：桀字。

[73]墨：读如嘿。

[74]更衣：如厕。

[75]良苦：言甚劳苦。

[76]谢：以辞相问。女：同“汝”。

[77]元平：昭帝年号。元平元年为公元前74年。

[78]苏武附于父苏建传后，故不著姓。

[79]父任：汉制，凡二千石以上官员，得任其子为郎。苏建以军功封平陵侯，苏武兄弟以父荫被任用为郎。

[80]移中：厩名。

[81]当：直。

[82]且鞮侯单于：匈奴乌维单于弟，初为左大都尉，是时初嗣立为单于。

[83]丈人：对父辈的尊称。且鞮侯单于以汉天子比丈人，尊之也。

[84]假吏：临时充任的小吏。募士：募人以充士卒，及在道为斥候者同行。斥候：侦察兵。

[85]汉望其同心向善，今乃益骄，故曰非汉所望。

[86] 泥野侯：赵破奴。

[87] 卫律：长水胡人。

[88] 阏氏：匈奴王后的称号。

[89] 左伊秩訾：匈奴官名。

[90] 此句言但谋卫律即杀之，其罚太重。

[91] 受辞：受审问。

[92] 焜火：无焰的微火。

[93] 覆武身于坎上。

[94] 蹈：读如稻，叩也。

[95] 息：谓出气。

[96] 晓：晓谕告诫。

[97] 此句言会合论断虞常之罪。

[98] 弥：满。

[99] 羝：牡羊。

[100] 廩食：公家供给的粮食。

[101] 去：同“弄”，储藏。

[102] 鞬（jiān）：国名用字。

[103] 缴：系在箭上的生丝缕。

[104] 檠：矫正。

[105] 服匿：盛酒器。

[106] 丁令：即丁灵，见前。卫律为丁灵王，故使人盗之，以困苏武。

[107] 长君：谓苏武兄苏嘉。

[108] 除：谓门屏之间。主扶辇下除道。

[109] 孺卿：苏武弟苏贤字。

[110] 宦骑：宦者而为骑。黄门驸马：天子驸马之在黄门者。

[111] 不幸：谓死。

[112] 阳陵：汉县，在今陕西咸阳市东，景帝陵阳陵在此，故以为县。

[113] 人生如朝露：谓朝露见日则晞，人命短促亦如之。

[114] 保宫：狱名，少府属官有居室，名保宫。

[115] 自分：自度。

[116] 效：致。

[117] 诀：分别。

[118] 区脱：边境上两方不管的地方。云中：汉郡地，在今内蒙古自治区南部。生口：俘虏。

[119] 让：责备。

[120] 贲 (shī)：宽赦。

[121] 曹柯之盟：曹是曹沫，春秋时鲁将，曹沫与齐战，三战三败，割地求和。鲁庄公十三年，曹沫随庄公与齐桓公相会于柯，在举行盟誓之际，曹沫持剑登坛，劫持齐桓公归还鲁国的失地。

[122] 隳 (tuī)：同“颓”。

[123] 会：谓集聚。

[124] 物故：死去。

[125] 典属国：掌归义蛮夷。

[126] 见后《霍光传》。

[127] 疏：条陈。

[128] 乃：仅。

[129] 指杨敞。

[130] 与：读如预。

[131] 少府属官，有宦者令丞，以其署亲近，故令于此待诏。

[132] 祭酒：古时宴会，由长者举酒以祭，故凡同列中以齿德相推者，曰祭酒。

[133] 平恩侯：指许伯。

[134] 平昌侯：指王无故。

[135] 乐昌侯：指王武。

[136] 麒麟阁：在未央宫西北。图画功臣自此始。

[137] 法：象也。

[138] 署：表题。

[139] 三人皆周宣王臣，佐宣王中兴者也。言宣帝亦重兴汉室，而霍光等并为名臣，皆比于方叔之属。

[140] 张安世、韩增、丙吉、杜延年、刘德、梁丘贺等传，皆未还。

[141] 黄霸：阳夏人，字次公，学律令，汉吏尚严酷，黄霸独用宽和，以此得名。于定国：东海郯人，字曼倩，为人谦恭，重经术。朱邑：舒人，为政廉平不苛。张敞：平阳人，字子高。尹翁归：平阳人，字子况，为人清洁自守，卒时家无余财。夏侯胜：鲁人，字长公，曾受诏撰《尚书》《论语说》。



# 司马相如传

司马相如，字长卿，蜀郡<sup>[1]</sup>成都人也。少时好读书，学击剑<sup>[2]</sup>，名犬子<sup>[3]</sup>。相如既学，慕藿相如之为人也，更名相如<sup>[4]</sup>。以訾为郎<sup>[5]</sup>，事孝景帝，为武骑常侍<sup>[6]</sup>，非其好也。会景帝不好辞赋，是时梁孝王来朝，从游说之士齐人邹阳、淮阴枚乘、吴严忌夫子之徒<sup>[7]</sup>，相如见而说之，因病免，客游梁<sup>[8]</sup>，得与诸侯游士居，数岁，乃著《子虚之赋》。会梁孝王薨，相如归，而家贫无以自业。素与临邛令<sup>[9]</sup>王吉相善，吉曰：“长卿久宦游，不遂<sup>[10]</sup>而困，来过我。”于是相如往舍都亭<sup>[11]</sup>。临邛令缪<sup>[12]</sup>为恭敬，日往朝相如。相如初尚见之，后称病，使从者谢吉，吉愈益谨肃。

临邛多富人，卓王孙童客八百人，程郑亦数百人，乃相谓曰：“令有贵客，为具召之<sup>[13]</sup>。并召令。”令既至，卓氏客以百数，至日中请司马长卿，长卿谢病不能临。临邛令不敢尝食，身自迎相如，相如为不得已而强往，一坐尽倾<sup>[14]</sup>。酒酣，临邛令前奏<sup>[15]</sup>琴，曰：“窃闻长卿好之，愿以自娱。”相如辞谢，为鼓一再行<sup>[16]</sup>。是时，卓王孙有女文君新寡，好音，故相如缪与令相重，而以琴心挑之<sup>[17]</sup>。相如时从车骑，雍容闲雅，甚都<sup>[18]</sup>。及饮卓氏弄琴，文君窃从户窥，心说而好之，恐不得当也<sup>[19]</sup>。既罢，相如乃令侍人重赐文君侍者通殷勤。文君夜亡奔相如，相如与驰归成都。家徒四壁立<sup>[20]</sup>

卓王孙大怒曰：“女不材，我不忍杀，一钱不分也！”人或谓王孙，王孙终不听。文君久之不乐，谓长卿曰：“弟俱如临邛，从昆弟假贷，犹足以为生，何至自苦如此！”相如与俱之临邛，尽卖车骑，买酒舍，乃令文君当卢<sup>[21]</sup>。相如身自着犊鼻褌<sup>[22]</sup>，与庸保<sup>[23]</sup>杂作，涤<sup>[24]</sup>器于市中。卓王孙耻之，为杜<sup>[25]</sup>门不出。昆弟诸公更谓王孙曰<sup>[26]</sup>：“有一男两女，所不足者非财也。今文君既失身于司马长卿，长卿故倦游<sup>[27]</sup>，虽贫，其人材足依也。且又令客，奈何相辱如此！”卓王孙不得已，分与文君童百人，钱百万，及其嫁时衣被财物。文君乃与相如归成都，买田宅，为富人。

居久之，蜀人杨得意为狗监<sup>[28]</sup>，侍上。上读《子虚赋》而善之，

曰：“朕独不得与此人同时哉！”得意曰：“臣邑人司马相如自言为此赋。”上惊，乃召问相如。相如曰：“有是。然此乃诸侯之事，未足观，请为天子游猎之赋。”上令尚书给笔札，相如以“子虚”，虚言也，为楚称<sup>[29]</sup>；“乌有先生”者，乌有此事也，为齐难<sup>[30]</sup>；“亡是公”者，亡是人也，欲明天子之义。故虚藉<sup>[31]</sup>此三人为辞，以推天子诸侯之苑囿。其卒章归之于节俭，因以风谏……赋奏，天子以为郎。亡是公言上林广大，山谷水泉万物，及子虚言云梦所有甚众，侈靡多过其实，且非义理所止，故删<sup>[32]</sup>取其要，归正道而论之<sup>[33]</sup>。

相如为郎数岁，会唐蒙使略通夜郎、犍中<sup>[34]</sup>，发巴蜀<sup>[35]</sup>吏卒千人，郡又多为发转漕万余人，用军兴法诛其渠率<sup>[36]</sup>。巴蜀民大惊恐。上闻之，乃遣相如责唐蒙等，因谕告巴蜀民以非上意。檄曰：“告巴蜀太守：蛮夷自擅<sup>[37]</sup>，不讨之日久矣，时侵犯边境，劳士大夫。陛下即位，存抚天下，集安中国，然后兴师出兵，北征匈奴，单于怖骇，交臂受事，屈膝请和。康居西域<sup>[38]</sup>，重译纳贡，稽首来享<sup>[39]</sup>。移师东指，闽越相诛<sup>[40]</sup>；右吊番禺，太子入朝<sup>[41]</sup>。南夷之君，西犍之长，常效贡职，不敢惰怠，延颈举踵，喁喁然<sup>[42]</sup>皆乡风慕义，欲为臣妾；道里辽远，山川阻深，不能自致。夫不顺者已诛，而为善者未赏，故道中郎将往宾之<sup>[43]</sup>；发巴蜀之士各五百人以奉币，卫使者不然<sup>[44]</sup>，靡有兵革之事，战斗之患。今闻其乃发军兴制<sup>[45]</sup>，惊惧子弟，忧患长老，郡又擅为转粟运输，皆非陛下之意也。当行者或亡逃自贼杀<sup>[46]</sup>，亦非人臣之节也。夫边郡之士，闻烽举燧燔<sup>[47]</sup>，皆摄弓<sup>[48]</sup>而驰，荷兵而走，流汗相属<sup>[49]</sup>，惟恐居后，触白刃，冒流矢，议不反顾，计不旋踵，人怀怒心，如报私仇。彼岂乐死恶生，非编列之民<sup>[50]</sup>，而与巴蜀异主哉？计深虑远，急国家之难，而乐尽人臣之道也。故有剖符之封<sup>[51]</sup>，析圭而爵<sup>[52]</sup>，位为通侯，居列东第<sup>[53]</sup>。

终则遗显号于后世，传土地于子孙，事行<sup>[54]</sup>甚忠敬，居位甚安佚，名声施于无穷，功烈著而不灭。是以贤人君子，肝脑涂中原，膏液润野草而不辞也。今奉币（使）[役]<sup>[55]</sup>至南夷，即自贼杀，或亡逃抵诛<sup>[56]</sup>，身死无名<sup>[57]</sup>，谥为至愚<sup>[58]</sup>，耻及父母，为天下笑。人之度量相越，岂不远哉！然此非独行者之罪也，父兄之教不先<sup>[59]</sup>，子弟之率不谨，寡廉鲜耻，而俗不长厚也。其被刑戮，不亦宜乎！陛下患使者有司之若彼，悼不肖愚民之如此，故遣信使<sup>[60]</sup>，晓谕<sup>[61]</sup>百姓以发卒之事，因数<sup>[62]</sup>之以不忠死亡之罪，让三老孝弟以不教诲之过<sup>[63]</sup>。方今田时，

重<sup>[64]</sup>烦百姓，已亲见近县<sup>[65]</sup>，恐远所溪谷山泽之民不遍闻，檄到，亟下县道<sup>[66]</sup>，咸谕陛下意，毋忽！”

相如还报<sup>[67]</sup>。唐蒙已略通夜郎，因通西南夷道<sup>[68]</sup>，发巴蜀广汉<sup>[69]</sup>卒，作者数万人。治道二岁，道不成，士卒多物故，费以亿万计。蜀民及汉用事者多言其不便。是时邛、笮<sup>[70]</sup>之君长闻南夷与汉通，得赏赐多，多欲愿为内臣妾，请吏，比南夷<sup>[71]</sup>。上问相如，相如曰：“邛、笮、冉、駹者<sup>[72]</sup>，近蜀，道易通，异时<sup>[73]</sup>尝通为郡县矣，至汉兴而罢。今诚复通，为置县，愈于南夷<sup>[74]</sup>。”上以为然，乃拜相如为中郎将，建节往使。副使者王然于、壶充国、吕越人，驰四乘之传<sup>[75]</sup>，因巴蜀吏币物以赂西南夷。至蜀，太守以下郊迎<sup>[76]</sup>，县令负弩矢先驱<sup>[77]</sup>，蜀人以为宠。于是卓王孙、临邛诸公，皆因门下献牛酒以交欢。卓王孙喟然而叹，自以得使女尚<sup>[78]</sup>司马长卿，乃厚分与其女财，与男等。相如使略定西南夷，邛、笮、冉、駹、斯榆<sup>[79]</sup>之君皆请为臣妾，除边关，边关益斥<sup>[80]</sup>，西至沫、若水<sup>[81]</sup>，南至胖柯为徼<sup>[82]</sup>，通灵水道<sup>[83]</sup>，桥孙水<sup>[84]</sup>，以通邛、笮。还报，天子大说。

相如使时，蜀长老多言通西南夷之不为用，大臣亦以为然。相如欲谏，业已建之，不敢<sup>[85]</sup>，乃著书，藉蜀父老为辞，而已诘难之，以风天子；且因宣其使指，令百姓皆知天子意。其辞曰：“汉兴七十有八载<sup>[86]</sup>，德茂存乎六世<sup>[87]</sup>，威武纷云<sup>[88]</sup>，湛恩汪濊<sup>[89]</sup>，群生沾濡，洋溢乎方外。于是乃命使西征，随流而攘<sup>[90]</sup>，风之所被，罔不披靡。因朝冉从駹，定笮存邛，略斯榆，举苞蒲<sup>[91]</sup>，结轨还辕<sup>[92]</sup>，东乡将报<sup>[93]</sup>。至于蜀都。耆老大夫缙绅先生之徒二十有七人，俨然造焉<sup>[94]</sup>。辞毕<sup>[95]</sup>，进曰：‘盖闻天子之于夷狄也，其义羁縻勿绝而已<sup>[96]</sup>。今罢<sup>[97]</sup>三郡之士，通夜郎之途，三年于兹，而功不竟，士卒劳倦，万民不赡；今又接之以西夷，百姓力屈<sup>[98]</sup>，恐不能卒业<sup>[99]</sup>，此亦使者之累也，窃为左右患之！且夫邛、笮、西僰之与中国并也，历年兹多，不可记已。仁者不以德来，强者不以力并，意者殆不可乎！今割齐民以附夷狄，弊所恃以事无用，鄙人固陋，不识所谓。’

“使者曰：‘乌谓此乎？必若所云，则是蜀不变服而巴不化俗也，仆尚恶闻若说<sup>[100]</sup>。然斯事体大，固非观者之所覩也。余之行急，其详不可得闻已<sup>[101]</sup>。请为大夫粗陈其略。盖世必有非常之人，然后有非常之事；有非常之事，然后有非常之功。非常者，固常人之所异也。故曰非

常之元，黎民惧焉<sup>[102]</sup>；及臻厥成<sup>[103]</sup>，天下晏如也<sup>[104]</sup>。昔者洪水沸出，泛滥衍溢<sup>[105]</sup>，民人升降移徙，崎岖而不安。夏后氏戚之，乃堙洪原<sup>[106]</sup>，决江疏河<sup>[107]</sup>，洒沈澹灾<sup>[108]</sup>，东归之于海，而天下永宁。当斯之勤，岂惟民哉<sup>[109]</sup>？心烦于虑，而身亲其劳，躬憾骭胝无胈<sup>[110]</sup>，肤不生毛<sup>[111]</sup>，故休烈显乎无穷<sup>[112]</sup>，声称浹乎于兹<sup>[113]</sup>。且夫贤君之践位也，岂特委琐握龔<sup>[114]</sup>，拘文牵俗<sup>[115]</sup>，循诵习传，当世取说云尔哉<sup>[116]</sup>！必将崇论宏议<sup>[117]</sup>，创业垂统，为万世规。故驰鹜乎兼容并包，而勤思乎参天贰地<sup>[118]</sup>。且《诗》不云乎：“普天之下，莫非王土；率土之滨，莫非王臣<sup>[119]</sup>。”是以六合之内<sup>[120]</sup>，八方之外<sup>[121]</sup>，浸淫衍溢<sup>[122]</sup>，怀生之物有不浸润于泽者，贤君耻之。今封疆之内，冠带之伦<sup>[123]</sup>，咸获嘉祉，靡有阙遗矣。而夷狄殊俗之国，辽绝异党之域，舟车不通，人迹罕至，政教未加，流风犹微，内之则犯义侵礼于边境<sup>[124]</sup>，外之则邪行横作，放杀其上<sup>[125]</sup>，君臣易位，尊卑失序，父兄不辜，幼孤为俘虏，系累号泣<sup>[126]</sup>。内乡而怨<sup>[127]</sup>，曰：“盖闻中国有至仁焉，德洋<sup>[128]</sup>恩普，物靡不得其所，今独曷为遗己<sup>[129]</sup>！”举踵思慕，若枯旱之望雨，盍夫<sup>[130]</sup>为之垂涕，况乎上圣，又乌能已<sup>[131]</sup>？故北出师以讨强胡，南驰使以谄<sup>[132]</sup>劲越。四面风<sup>[133]</sup>德，二方<sup>[134]</sup>之君，鳞集仰流<sup>[135]</sup>，愿得受号<sup>[136]</sup>者以亿计。故乃关沫、若<sup>[137]</sup>，徼胖柯，镂灵山<sup>[138]</sup>，梁孙原<sup>[139]</sup>，创道德之途，垂仁义之统。将博恩广施，远抚长驾<sup>[140]</sup>，使疏逖不闭<sup>[141]</sup>，眇爽暗昧<sup>[142]</sup>，得耀乎光明，以偃甲兵于此，而息讨伐于彼。遐迩一体，中外提福<sup>[143]</sup>，不亦康乎<sup>[144]</sup>！夫拯民于沉溺，奉至尊之休德，反衰世之陵夷<sup>[145]</sup>，继周氏之绝业，天子之急务也。百姓虽劳，又恶可以已哉？且夫王者固未有不始于忧勤，而终于佚乐者也<sup>[146]</sup>。然则受命之符合在于此<sup>[147]</sup>。方将增太山之封，加梁父之事，鸣和鸾，扬乐颂，上咸五<sup>[148]</sup>，下登三<sup>[149]</sup>。观者未睹指，听者未闻音，犹焦朋已翔乎寥廓<sup>[150]</sup>，而罗者犹视乎薮泽，悲夫！’

“于是诸大夫茫然丧其所怀来<sup>[151]</sup>，失厥所以进，喟然并称曰：‘允<sup>[152]</sup>哉汉德！此鄙人之所愿闻也。百姓虽劳，请以身先之。’敞罔靡徙<sup>[153]</sup>，迁延而辞避。”

其后人有上书，言相如使时受金，失官。居岁余，复召为郎。

相如口吃而善著书。常有消渴病<sup>[154]</sup>。与卓氏婚，饶于财。故其（事）[仕]宦，未尝肯与公卿国家之事，常称疾闲居，不慕官爵。尝从



上至长杨猎<sup>[155]</sup>。是时天子方好自击熊豕，驰逐野兽，相如因上疏谏。其辞曰：“臣闻物有同类而殊能者，故力称乌获<sup>[156]</sup>，捷言庆忌<sup>[157]</sup>，勇期贲育<sup>[158]</sup>。臣之愚，窃以为人诚有之，兽亦宜然。今陛下好陵阻险，射猛兽，卒然遇逸材之兽，骇不存之地<sup>[159]</sup>，犯属车之清尘<sup>[160]</sup>，舆不及还辕，人不暇施巧，虽有乌获、逢蒙<sup>[161]</sup>之技不能用，枯木朽株尽为难矣。是胡越起于毂下，而羌夷接轸也<sup>[162]</sup>，岂不殆哉！虽万全而无患，然本非天子之所宜近也。且夫清道而后行，中路而驰，犹时有衔橛之变<sup>[163]</sup>，况乎涉丰草<sup>[164]</sup>，骋丘虚<sup>[165]</sup>，前有利兽之乐，而内无存变之意，其为害也不[亦]难矣！夫轻万乘之重不以为安，乐出万有一危之途以为娱，臣窃为陛下不取！盖明者远见于未萌，而知者避危于无形，祸固多藏于隐微，而发于人之所忽者也。故鄙谚曰：‘家累千金，坐不垂堂<sup>[166]</sup>。’此言虽小，可以谕大。臣愿陛下留意幸察！”上善之。还过宜春宫<sup>[167]</sup>，相如奏赋，以哀二世行失<sup>[168]</sup>……相如拜为孝文园令<sup>[169]</sup>。

上既美《子虚》之事，相如见上好仙，因曰：“上林之事未足美也，尚有靡者<sup>[170]</sup>。臣尝为《大人赋》，未就，请具而奏之。”相如以为列仙之儒居山泽间<sup>[171]</sup>，形容甚臞<sup>[172]</sup>，此非帝王之仙意也，乃遂奏《大人赋》……相如既奏《大人赋》，天子大说，飘飘有凌云气游天地之间意。

相如既病免，家居茂陵<sup>[173]</sup>。天子曰：“司马相如病甚，可往从悉取其书；若后之矣<sup>[174]</sup>。”使所忠往，而相如已死，家无遗书。问其妻，对曰：“长卿未尝有书也。时时著书，人又取去。长卿未死时，为一卷书，曰：‘有使来求书，奏之。’”其遗札书言封禅事。所忠奏焉，天子异之……

相如既卒五岁，上始祭后土。八年而遂礼中岳<sup>[175]</sup>，封于太山<sup>[176]</sup>，至梁甫，禅肃然<sup>[177]</sup>。相如它所著，若《遗平陵侯<sup>[178]</sup>书》《与五公子相难》《草木书》篇，不采，采其尤著公卿者云。

赞曰：司马迁称：“《春秋》推见至隐<sup>[179]</sup>，《易》本隐以之显<sup>[180]</sup>，《大雅》言王公大人，而德逮黎庶<sup>[181]</sup>，《小雅》讥小己之得失，其流及上<sup>[182]</sup>。所言虽殊，其合德一也。相如虽多虚辞滥说，然要其归，引之于节俭，此亦《诗》之风谏何异？”扬雄以为靡丽之赋，劝百而风一，犹骋郑、卫之声，曲终而奏雅，不已戏乎<sup>[183]</sup>！

其作虽极哀，每以己身之得失为小不足道，而忧国及家之大。

---

[1]蜀郡：秦置，在今四川境。

[2]学击剑：谓学击剑之法。

[3]名犬子：犬子当为司马相如之初名，后代多以为是相如之小字，非也。（从陈直说）

[4]蔺相如：六国时赵人，义而有勇，故追慕之。

[5]訾：同“贲”。訾郎：犹今择有身家之人。

[6]武骑常侍：亦由郎被选者。

[7]严忌：本姓庄，史家避汉明帝讳，改“庄”为“严”。

[8]梁：见《高帝纪》。

[9]临邛：秦县。即今四川邛崃县。

[10]遂：达。

[11]舍都亭：临邛郭下之亭。

[12]缪：诈。

[13]具：谓酒食之具。召：请。

[14]一坐尽倾：谓皆倾慕其风采。

[15]奏：进。

[16]行：谓曲引；鼓一再行：谓一两曲。

[17]此句言寄心于琴声，以挑动之。

[18]甚都：甚美。

[19]当：谓对偶。

[20]徒：空也。言但有四壁，更无资产。

[21]当卢：卖酒。

[22]褌：褌。犛鼻褌：形如犛鼻之短裤，无裆，仅蔽膝以上。

[23]庸保：受雇充任杂役的人。

[24]涤：洗。器：食器。涤器：犹今洗盘子。

[25]杜：塞。

[26]诸公：父行。更：互也。

[27]倦游：谓曾当官，因辞职而归。

[28]狗监：主天子田犬。

[29]为楚称：称说楚之美。

[30]为齐难：难诘齐事。

[31]藉：假。

[32]删：定。

[33]此句谓不取其夸奢靡丽之论，唯取终篇，归于正道。

[34]夜郎：古夜郎国地，汉置县，在今贵州桐梓县东。燹：古西夷。

[35]巴蜀：见《高帝纪》。

[36]渠：大。

[37]擅：专。

[38]康居：古西域国名。西域：敦煌以西诸国地。敦煌，汉郡，在今甘肃。

[39]享：献也，献其国珍。

[40]建元六年，闽越王郢攻南越，遣王恢、韩安国击之，越人杀郢降。

[41]南越为东越所伐，汉发兵救之，南越蒙天子德惠，故遣太子入朝。吊：恤也。

[42]喁喁：众人向慕之意，谓如群鱼之向上。

[43]宾：导。

[44]不然：猝变。

[45]发军：谓发三军之众。兴制：谓用军法起众之制。

[46]贼：犹害。

[47]烽、燧：边防报警用的烟火。

[48]摄弓：谓张弓注矢作射击准备。

[49]属：逮。

[50]编列：编户。

[51]符：符节。剖即分半以与之。高祖得天下，剖符封功臣，并作誓，以为坚信。

[52]析：分颁之义。《周礼》，王公侯伯所执之圭，各自不同，析圭而爵，言分圭而爵之也。

[53]东第：甲宅也，居帝城之东者。

[54]事行：行事也。

[55]奉币役：奉币之役。

[56]抵：当也。谓逃亡者当诛。

[57]无名：指无善名。

[58]溢：称（做）。

[59]不先：谓往昔不素教之。

[60]遣信使：指遣诚信之人为像。

[61]谕：告。

[62]数：责。

[63]让：责也。三老孝弟：乡官。

[64]重：难也，不欲召聚之。

[65]此句谓近县之人，已目见而口喻之矣，故为檄文，驰以示远所。



[66]亟：急。县有蛮夷曰道。

[67]还报：使讫还报天子。

[68]西南夷：今川南、滇、黔诸省及越、缅诸国皆其地。

[69]广汉：秦郡，在今四川境。

[70]邛、笮：古西南夷二国名。

[71]比南夷：请置汉吏，与南夷为比例。

[72]冉、駹：汉时西夷二族，即今四川茂县地。

[73]异时：谓往时。

[74]愈：胜也。南夷：谓犍为、牂柯。犍为，汉郡，在四川宜宾市西南；牂柯：汉郡，在贵州境。西夷谓越巂、益州。越巂：汉郡，治今四川西昌市东南；益州：汉郡，治今四川成都。

[75]传：车。四乘传：指急传。

[76]郊迎：迎于郊界之上。

[77]先驱：前行开路。

[78]尚：配。

[79]斯榆：古国名，在四川境。

[80]斥：开广。

[81]沫、若水：沫指沫水，又名大渡河，其流在四川境。若水：即今雅砻江，其与金沙江合流后的一段，古时亦称若水。

[82]徼：塞也，以木栅水为蛮夷界。

[83]灵山：在四川西北。凿灵山为道。

[84]孙水：即今之雅砻江支流安宁河。桥：于孙水上架桥。

[85]本由相如立此事，故不敢更谏。

[86]时在汉武帝元光六年。

[87]六世：指高帝、惠帝、吕后、文帝、景帝、武帝六世。

[88]纷云：盛貌。

[89]汪濊：深广。

[90]攘：却退。

[91]苞浦：西南少数民族，地无可考。

[92]结：旋。轨：车迹。

[93]乡：同“向”。报：报天子。

[94]造：至。

[95]辞：谓初谒见之辞。

[96]羈：马络头。縻：牛鼻绳。言但牵制之，如牛马之加绳络。

[97]罢：读如疲。

[98]屈：尽。

[99]卒：终。业：事。

[100]若：尔。恶闻尔辈之言。

[101]此句言行程急速，不暇为汝详言。

[102]元：始。谓非常之事，其始难知，故众人惧之。

[103]臻：至。厥：其。

[104]晏：安。

[105]泛滥衍溢：大水貌。

[106]堙：塞也。水本曰原。

[107]疏：通。

[108]洒：分。沈：深。澹：安。言分散其水，以安定其灾。

[109]此句谓非独人民勤，禹亦亲其劳。

[110]躬：体。胝（qī）：膝，皮肤之理。胼胝：谓体之痂胝，重叠相并。胝：股上小毛。

[111]肤：皮。

[112]休：美。烈：业。

[113]浹：彻。于兹：犹言于今。

[114]委琐：细碎。握龊：局促。

[115]拘文牵俗：谓不拘细微之文，不牵流俗之议。

[116]说：同“悦”。言非直因循自诵习所传闻，取悦于当时而已。

[117]紘（hóng）：深。

[118]比德于地，是二地也。地与己并天为三，是参天也。

[119]《诗·小雅·北山》之辞。普：大。滨：涯。

[120]天地四方，谓之六合。

[121]四方四维，谓之八方。

[122]浸淫：犹渐渍。衍溢：言有余。

[123]伦：类。

[124]此句言其于中国则犯边。

[125]此句言在其国则放弑。

[126]此句言为人所获而累系之，故号泣。

[127]乡：同“向”，内乡而怨：怨恨中国。

[128]洋：多。

[129]曷：何。已：怨者之身。

[130]螯（lì）：古“戾”字；螯夫：暴戾之人。

[131]乌：犹焉也。已：止。

[132] 诘：责。

[133] 风：化。

[134] 二方：谓西夷及南夷。

[135] 鳞集仰流：谓如鱼聚而向流。

[136] 号：爵号。

[137] 关沐、若：以沫、若水为关。

[138] 缕：谓疏通之以开道。

[139] 梁：桥。孙原：孙水之原。

[140] 驾：驭。远抚长驾：谓所驭者远。

[141] 逖：远。疏逖不闭：言疏远者不被闭绝。

[142] 晷（hū）爽：天未明之时。

[143] 提：安。

[144] 康：乐。

[145] 陵夷：谓衰败。

[146] 佚：同“逸”。此句言王者始能忧勤，以终获逸乐。

[147] 此句谓天子所以通西南夷者，故忧民勤远之事。

[148] 咸：同也。五：指五帝。

[149] 登：加。三：指三王。上咸五，下登三：谓汉德上同五帝，下加三王。

[150] 焦朋：即鹪鹏，凤鸟。寥廓：天上宽广之处。

[151] 初有所怀而来，欲进而陈之，今并丧失其来意也。

[152] 允：信。

[153] 敞罔：即怅惘之借辞，失志貌。靡徙：自抑退。

[154] 消渴病：糖尿病。

[155] 长杨：秦旧宫，在陕西周至县东南。

[156] 乌获：秦武王大力士。

[157] 庆忌：吴王僚子，善射。

[158] 贲：孟贲，古之勇士，水行不避蛟龙，陆行不避豺狼，发怒吐气，声响动天。育：夏育，亦猛士。

[159] 存：察。不存之地：谓不及察之地。

[160] 属：连续不绝。尘：谓行而起尘。言清者，尊贵之意。

[161] 逢蒙：古之善射者。

[162] 轸：车后横木。

[163] 衔：马勒衔。梁：驂马口长衔。

[164] 丰草：茂草。

[165] 虚：同“墟”。

[166]垂：边。坐近堂边：恐檐瓦坠击人首。

[167]宜春宫：在万年县西南。万年县故城在今陕西临潼东北。

[168]宜春本秦之离宫，胡亥于此为阎乐所杀，故感其处而哀之。

[169]陵园令：六百石，掌按行扫除。

[170]靡：丽也。

[171]皆言列仙居山泽间。颜师古曰：“儒，柔也，术士之称也，凡有道术皆为儒。今流俗书本作传字，非也，后人所改耳。”

[172]臞：同“羸”。瘦。

[173]茂陵：汉县，在今陕西兴平市。

[174]此句谓你今去已落在他人后。

[175]中岳：五岳之一，即嵩山。

[176]太山：即泰山。

[177]梁甫：山名，在山东泰安市南。肃然：山名，在山东莱芜市西。

[178]平陵侯：即苏建。

[179]此句言由人事之见著者，推而至于天道之隐微。

[180]《易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，是本隐也，有天道焉，有地道焉，有人道焉，以万物之情，是之显也。

[181]先言王公大人之德，乃后及黎民百姓。

[182]讥：怨也，诽也。《小雅》之诗称“怨诽”

[183]此赞全用《史记》赞语，然扬雄以下实班固引扬雄之言，后人妄以益《史记》者，司马迁生扬雄前甚远，断不能采其说。

# 张骞传

张骞，汉中也<sup>[1]</sup>。建元中为郎。时匈奴降者言匈奴破月氏王<sup>[2]</sup>，以其头为饮器<sup>[3]</sup>，月氏遁而怨匈奴，无与共击之。汉方欲事灭胡，闻此言，欲通使，道必更<sup>[4]</sup>匈奴中，乃募能使者。骞以郎应募，使月氏，与堂邑氏奴甘父俱出陇西<sup>[5]</sup>。径匈奴，匈奴得之，传诣单于。单于曰：“月氏在吾北，汉何以得往使？吾欲使越，汉肯听我乎？”留骞十余岁，予妻，有子，然骞持汉节不失。

居匈奴西，骞因与其属<sup>[6]</sup>亡乡月氏，西走数十日至大宛<sup>[7]</sup>。大宛闻汉之饶财，欲通不得，见骞，喜，问欲何之。骞曰：“为汉使月氏而为匈奴所闭道，今亡，唯王使人道送我<sup>[8]</sup>。诚得至，反汉，汉之赂遗王财物不可胜言。”大宛以为然，遣骞，为发译道，抵康居<sup>[9]</sup>。康居传至大月氏。大月氏王已为胡所杀，立其夫人为王。既臣大夏<sup>[10]</sup>而君之，地肥饶，少寇，志安乐，又自以远远汉<sup>[11]</sup>，殊无报胡之心。骞从月氏至大夏，竟不能得月氏要领<sup>[12]</sup>。

留岁余，还，并<sup>[13]</sup>南山，欲从羌中归，复为匈奴所得。留岁余，单于死，国内乱<sup>[14]</sup>，骞与胡妻及堂邑父俱亡归汉。拜骞太中大夫，堂邑父为奉使君。

骞为人强力<sup>[15]</sup>，宽大信人，蛮夷爱之。堂邑父胡人，善射，穷急射禽兽给食。初，骞行时百余人，去十三岁，唯二人得还。

骞身所至者，大宛、大月氏、大夏、康居，而传闻其旁大国五六，具为天子言其地形，所有<sup>[16]</sup>。语皆在《西域传》。骞曰：“臣在大夏时，见邛竹杖、蜀布<sup>[17]</sup>，问安得此，大夏国人曰：‘吾贾人往市之身毒国<sup>[18]</sup>。身毒国在大夏东南可数千里。其俗土著<sup>[19]</sup>，与大夏同，而卑湿暑热。其民乘象以战。其国临大水焉。’以骞度之，大夏去汉万二千里，居西南。今身毒又居大夏东南数千里，有蜀物，此其去蜀不远矣。今使大夏，从羌中，险，羌人恶之；少北，则为匈奴所得；从蜀，宜径，又无寇。”天子既闻大宛及大夏、安息<sup>[20]</sup>之属皆大国，多奇物，土著，颇与中国同俗，而兵弱，贵汉财物；其北则大月氏、康居之属，兵

强，可以赂遗设利朝也<sup>[21]</sup>。诚得而以义属之<sup>[22]</sup>，则广地万里，重九译，致殊俗，威德遍于四海。天子欣欣以蹇言为然。乃令因蜀犍为发间使<sup>[23]</sup>，数道并出：出馱，出苻，出徙、邛，出僊<sup>[24]</sup>，皆各行一二千里。其北方闭氏<sup>[25]</sup>、苻，南方闭僊、昆明<sup>[26]</sup>。昆明之属无君长，善寇盗，辄杀略汉使，终莫得通。然闻其西可千余里，有乘象国，名滇越<sup>[27]</sup>，而蜀贾间出物者<sup>[28]</sup>或至焉，于是汉以求大夏道始通滇国。初，汉欲通西南夷<sup>[29]</sup>，费多，罢之。及蹇言可以通大夏，及复事<sup>[30]</sup>西南夷。

蹇以校尉从大将军<sup>[31]</sup>击匈奴，知水草处，军得以不乏，乃封蹇为博望侯。是岁，元朔六年也。后二年，蹇为卫尉，与李广俱出右北平<sup>[32]</sup>击匈奴。匈奴围李将军，军死亡多，而蹇后期当斩，赎为庶人。是岁，骠骑将军<sup>[33]</sup>破匈奴西边，杀数万人，至祁连山<sup>[34]</sup>。其秋，浑邪王率众降汉，而金城、河西并南山至盐泽<sup>[35]</sup>，空无匈奴。匈奴时有候者到而希矣。后二年，汉击走单于于幕北。

天子数问蹇大夏之属。蹇既失侯，因曰：“臣居匈奴中，闻乌孙<sup>[36]</sup>王号昆莫。昆莫父难兜靡本与大月氏俱在祁连、敦煌间<sup>[37]</sup>，小国也。大月氏攻杀难兜靡，夺其地，人民亡走匈奴。子昆莫新生，傅父布就翎侯<sup>[38]</sup>抱亡置草中，为求食，还，见狼乳之，又乌衔肉翔其旁，以为神，遂持归匈奴，单于爱养之。及壮，以其父民众与昆莫，使将兵，数有功。时，月氏已为匈奴所破，西击塞王<sup>[39]</sup>。塞王南走远徙，月氏居其地。昆莫既健<sup>[40]</sup>，自请单于报父怨，遂西攻破大月氏。大月氏复西走，徙大夏地。昆莫略其众，因留居，兵稍强，会单于死，不肯复朝事匈奴。匈奴遣兵击之，不胜，益以为神而远之<sup>[41]</sup>。今单于新困于汉，而昆莫地空。蛮夷恋故地，又贪汉物，诚以此时厚赂乌孙，招以东居故地，汉遣公主为夫人，结昆弟，其势宜听<sup>[42]</sup>，则是断匈奴右臂也。既连乌孙，自其西大夏之属皆可招来而为外臣。”天子以为然，拜蹇为中郎将，将三百人，马各二匹，牛羊以万数，赍金币帛直数千巨万，多持节副使，道可便遣之旁国<sup>[43]</sup>。

蹇既至乌孙，致赐谕指，未能得其决。语在《西域传》。蹇即分遣副使使大宛、康居、月氏、大夏。乌孙发译道送蹇，与乌孙使数十人，马数十匹，报谢，因令窥汉，知其广大。蹇还，拜为大行。岁余，蹇卒。后岁余，其所遣副使通大夏之属者皆颇与其人俱来，于是西北国始通于汉矣。然蹇凿空<sup>[44]</sup>，诸后使往者皆称博望侯，以为质于外国<sup>[45]</sup>，外国由是信之。其后，乌孙竟与汉结婚。

初，天子发书易<sup>[46]</sup>曰“神马当从西北来”。得乌孙马好，名曰“天马”。及得宛汗血马，益壮，更名乌孙马曰“西极马”，宛马曰“天马”云。而汉始筑令居<sup>[47]</sup>以西，初置酒泉郡，以通西北国。因益发使抵安息、奄蔡、犂靬、条支、身毒国<sup>[48]</sup>。而天子好宛马，使者相望于道，一辈<sup>[49]</sup>大者数百，少者百余人，所赍操，大放博望侯时。其后益习而衰少焉。汉率一岁中使者多者十余，少者五六辈，远者八九岁，近者数岁而反<sup>[50]</sup>。

是时，汉既灭越，蜀所通西南夷皆震，请吏。置胖柯、越巂、益州、沈黎、文山郡，欲地接以前通大夏<sup>[51]</sup>。乃遣使岁十余辈，出此初郡<sup>[52]</sup>，皆复闭昆明，为所杀，夺币物。于是汉发兵击昆明，斩首数万。后复遣使，竟不得通。语在《西南夷传》。

自蹇开外国道以尊贵，其吏士争上书言外国奇怪利害，求使。天子为其绝远，非人所乐，听其言<sup>[53]</sup>，予节<sup>[54]</sup>，募吏民无问所从来，为具备人众遣之，以广其道。来还不能无侵盗币物，及使失指<sup>[55]</sup>，天子为其习之，辄复按致重罪，以激怒令赎，复求使。使端无穷，而轻犯法<sup>[56]</sup>。其吏卒亦辄复盛推外国所有，言大者予节，言小者为副，故妄言无行之徒皆争相效。其使皆私县官赍物<sup>[57]</sup>，欲贱市以私其利。外国亦厌汉使人人有言轻重<sup>[58]</sup>，度汉兵远，不能至，而禁其食物，以苦汉使。汉使乏绝，责怨，至相攻击。楼兰、姑师小国<sup>[59]</sup>，当空道，攻劫汉使王恢等尤甚。而匈奴奇兵又时时遮击之。使者争言外国利害<sup>[60]</sup>，皆有城邑，兵弱易击。于是天子遣从票侯破奴<sup>[61]</sup>，将属国骑及郡兵数万以击胡。胡皆去。明年，击破姑师，虏楼兰王。酒泉列亭鄣至玉门矣<sup>[62]</sup>。

而大宛诸国发使随汉使来，观汉广大，以大鸟卵及犂靬眩人献于汉<sup>[63]</sup>，天子大说。而汉使穷河源<sup>[64]</sup>，其山多玉石，采来<sup>[65]</sup>，天子案古图书，名河所出山曰昆仑云。

是时，上方数巡狩海上，乃悉从外国客，大都多人则过之，散财帛赏赐，厚具饶给之，以览视汉富厚焉。大角氏<sup>[66]</sup>，出奇戏诸怪物，多聚观者，行赏赐，酒池肉林，令外国客遍观各仓库府臧之积，欲以见<sup>[67]</sup>汉广大，倾骇之。及加其眩者之工，而角氏奇戏岁增变，其益兴，自此始。而外国使更来更去<sup>[68]</sup>。大宛以西皆自恃远，尚骄恣，未可诘以礼羁縻<sup>[69]</sup>而使也。



汉使往既多，其少从率进孰于天子<sup>[70]</sup>，言大宛有善马在贰师城，匿不肯示汉使。天子既好宛马，闻之甘心<sup>[71]</sup>，使壮士车令等持千金及金马以请宛王贰师城善马。宛国饶汉物<sup>[72]</sup>，相与谋曰：“汉去我远，而盐水<sup>[73]</sup>中数有败，出其北有胡寇，出其南乏水草，又且往往而绝邑<sup>[74]</sup>，乏食者多。汉使数百人为辈来，常乏食，死者过半，是安能致大军乎？且贰师马，宛宝马也。”遂不肯予汉使。汉使怒，妄言，椎金马而去<sup>[75]</sup>。宛中贵人怒曰：“汉使至轻我！”遣汉使去，令其东边郁成王遮攻，杀汉使，取其财物。天子大怒。诸尝使宛姚定汉等言：“宛兵弱，诚以汉兵不过三千人，强弩射之，即破宛矣。”天子以尝使浞野侯攻楼兰，以七百骑先至，虏其王，以定汉等言为然，而欲侯宠姬李氏，乃以李广利为将军<sup>[76]</sup>，伐宛……

赞曰：《禹本纪》言河出昆仑<sup>[77]</sup>，昆仑高二千五百里余，日月所相避隐为光明也。自张骞使大夏之后，穷河原，恶睹所谓昆仑者乎<sup>[78]</sup>？故言九州山川，《尚书》近之矣<sup>[79]</sup>。至《禹本纪》《山经》所有，放哉<sup>[80]</sup>！

---

[1]汉：秦郡，在今陕西境。

[2]月氏：读如肉支，西域国名，见《韩安国传》。

[3]饮器：侧耳杯，状如人面。

[4]更：经。

[5]陇西：见《高帝纪》。

[6]属：谓同使之官属。

[7]大宛：见《李陵苏武传》。

[8]道：同“导”。

[9]抵：至也。康居：见《司马相如传》。

[10]大夏：西域国名，地在今阿富汗北部。

[11]后“远”字，去声。

[12]要：衣要。领：衣领。凡持衣者执要与领，喻骞不得月氏意趣，无以持归汉。

[13]并：读如傍。

[14]匈奴左谷蠡王攻其太子自立。

[15]强力：坚忍于事。

[16]地形，所有：指土地之形及所生之物。

[17]邛：邛菜山，亦作邛来，又作邛樊，今名大关山，在四川荣经县西，产竹，高节实中，堪为杖，故名邛竹。蜀布：蜀产细布。

[18]身毒国：即今印度。

[19]土著：有城郭常居，不随畜牧迁徙。

[20]安息：西亚古国名，汉武帝时辖有全部伊朗高原及两河流域。

[21]设：施。施之以利，诱令入朝。

[22]此句谓不以兵革。

[23]犍为：汉郡，在今四川境。间使者：求间隙而行。

[24]駼，菴，邛，皆见《司马相如传》。徙：汉县，故治在今四川天全县东。僂：见《司马相如传》。

[25]氏：古西戎种族名。闭：谓汉使见闭于夷。

[26]邛：今四川西昌市。昆明：今四川盐源县。

[27]滇越：古国名，地在今云南境。

[28]间出物：谓私往市者。

[29]西南夷：见《司马相如传》南夷注。

[30]事：谓经略通之，专以为事。

[31]大将军：指卫青。

[32]右北平：汉郡，今河北、天津、内蒙古、辽宁皆有其地。

[33]骠骑将军：指霍去病。

[34]祁连山：一名南山，亦名雪山，又名白山，在甘肃张掖西南。

[35]金城：汉郡，在甘肃境。河西：泛指黄河以西之地。如今之陕西、甘肃及内蒙古之鄂尔多斯、阿拉善、额济纳皆是。亦曰河右。盐泽：即蒲昌海，亦曰渤泽，考今新疆吐鲁番市西南有名泽罗布淖尔，即古盐泽。

[36]乌孙：西域国，今伊犁。

[37]在祁连、敦煌间：指祁连山以西，敦煌以东地区。

[38]傅父：为昆莫作傅父。翎，同“翁”；翎侯：乌孙大臣官号。布就：又翎侯中之别号。据《史记》，杀昆莫父者匈奴，非大月氏。

[39]塞：其地先为大月氏所据，后又据于乌孙。

[40]健：壮大。

[41]远：离。

[42]其势宜听：言事事听从于汉。

[43]此句言张骞于道中得便宜遣其副至他旁国。

[44]空：孔也。犹言始凿其孔穴。骞凿空：言张骞始开通西域道。

[45]质：信也。

[46]书易：书谓卜筮之书，易为占卜。

[47]令居：汉县，故城在今甘肃永登县西北。

[48]奄蔡等四国，皆西域国名。奄蔡：地在今葱岭之西，临今里海，距安息诸国甚远。犂靬：读如黎轩，为今意大利。条支：地在今俄罗斯极南。终西汉之世，惟安息遣使贡献，余国未能通。

[49]一辈：犹一批。（陈直说）

[50]远道则还迟，近则来疾。

[51]前：往。欲地接以前通大夏：欲地界相接，往通大夏。

[52]初郡：即指牂柯诸新置郡。

[53]此句言凡人皆不乐去，故有自请为使者，即听而遣之。

[54]予节：予求使者节也。

[55]失指：乖天子旨意。

[56]汉法，死罪皆听赎，罪愈重则赎金愈多，所侵盗币不足当重罪，辄加覆按致之重罪，使讎所侵盗以赎，既赎而复求使，是以其事益习，而其犯法益轻。

[57]此句言所赉官物，窃自用之，同于私有。

[58]此句言汉使言于外国，人人轻重不实。

[59]楼兰国，即鄯善国，西域国之一。地在今新疆鄯善县东南。姑师国，即车师国，亦西域国之一。都城在交河城（今新疆吐鲁番市西北二十里雅尔湖西）。

[60]此句言服之则利，不讨则为害。

[61]破奴：指赵破奴。

[62]玉门：关名，在甘肃敦煌市西阳关之西北；一说，玉门故关在甘肃龙勒县西北。

[63]犍鞞眩人：即魔术杂技之类。

[64]据《史记》，河源出于阩。

[65]汉使采取，持来至汉。

[66]角氏：摔跤。

[67]见：显示。

[68]递往来去，前后不绝。

[69]羈縻：笼络，怀柔。

[70]少从：汉时谓随使而出外国者。进孰：言多进虚美之言。

[71]闻之甘心：言志怀美悦，专事求之。

[72]此句言大宛素有汉地财物，故不贪金马之币。

[73]盐水：见《李陵传》。

[74]此句言近道处无城郭之居。

[75]此句言椎破金马，携之而去。

[76]李广利：武帝宠姬李夫人之兄，中山人。

[77]此赞本《史记·大宛传赞》，《禹本纪》为《史记》文，中言河出昆仑。昆仑，山名，在今青海西宁市之西，与今之昆仑山异。

[78]此句言恶睹所谓二千五百里高之昆仑山。

[79]《书·禹贡》记兖、冀、青、徐、豫、荆、扬、雍、梁等九州。

[80]放：放荡迂阔，言其不可信。司马迁此赞不敢斥武帝之志穷荒远，但举昆仑之非，以寓讽耳。

# 霍光传

霍光，字子孟，票骑将军去病弟也。父中孺，河东平阳人也<sup>[1]</sup>，以县吏给事平阳侯家<sup>[2]</sup>，与侍者卫少儿私通而生去病。中孺吏毕归家，娶妇生光，因绝不相闻。久之，少儿女弟子夫得幸于武帝，立为皇后，去病以皇后姊子贵幸。既壮大，乃自知父为霍中孺，未及求问。会为票骑将军击匈奴，道出河东，河东太守郊迎，负弩矢先驱，至平阳传舍，遣吏迎霍中孺。中孺趋入拜谒，将军迎拜，因跪曰：“去病不早自知为大人遗体也！”中孺扶报叩头，曰<sup>[3]</sup>：“老臣得托命将军，此天力也！”去病大为中孺买田宅奴婢而去。还，复过焉，乃将光西至长安，时年十余岁，任光为郎，稍迁诸曹侍中。去病死后，光为奉车都尉光禄大夫，出则奉车，入侍左右，出入禁闼二十余年，小心谨慎，未尝有过，甚见亲信。

征和二年，卫太子为江充所败，而燕王旦、广陵王胥皆多过失。是时上年老，宠姬钩弋赵婕妤<sup>[4]</sup>有男，上心欲以为嗣，命大臣辅之。察群臣唯光任大重<sup>[5]</sup>，可属社稷<sup>[6]</sup>。上乃使黄门<sup>[7]</sup>画者画周公负成王朝诸侯以赐光。后元二年春，上游五柞宫，病笃，光涕泣问曰：“如有不讳，谁当嗣者？”上曰：“君未谕前画意邪？立少子，君行周公之事。”光顿首让曰：“臣不如金日磾<sup>[8]</sup>！”日磾亦曰：“臣外国人，不如光。”上以光为大司马大将军，日磾为车骑将军，及太仆上官桀为左将军，搜粟都尉桑弘羊为御史大夫，皆拜卧内床下<sup>[9]</sup>，受遗诏，辅少主。明日，武帝崩，太子袭尊号，是为孝昭皇帝。帝年八岁，政事壹决于光。

先是，后元年，侍中仆射莽何罗与弟重合侯通谋为逆，时光与金日磾、上官桀等共诛之，功未录。武帝病，封玺书曰：“帝崩发书以从事！”遗诏封金日磾为耗<sup>[10]</sup>侯，上官桀为安阳侯，光为博陆侯，皆以前捕反者功封。时卫尉王莽子男忽侍中，扬语曰：“帝崩，忽常在左右，安得遗诏封三子事！群儿自相贵耳。”光闻之，切让王莽，莽鸩杀忽。

光为人沉静详审，长财<sup>[11]</sup>七尺三寸，白皙，疏眉目，美须髯。每出入下殿门，止进有常处，郎仆射窃识视之<sup>[12]</sup>，不失尺寸，其资性端正如此。初辅幼主，政自己出，天下想闻其风采。殿中尝有怪，一夜群

臣相惊，光召尚符玺郎<sup>[13]</sup>，郎不肯授光。光欲夺之，郎按剑曰：“臣头可得，玺不可得也！”光甚谊之。明日，诏增此郎秩二等。众庶莫不多<sup>[14]</sup>光。

光与左将军桀结婚相亲，光长女为桀子安妻<sup>[15]</sup>。有女，年与帝相配。桀因帝姊鄂邑盖主<sup>[16]</sup>内安女后宫为婕妤；数月立为皇后。父安为票骑将军，封桑乐侯。光时休沐出，桀辄入代光决事。桀父子既尊盛，而德长公主。公主内行不修，近幸河间丁外人。桀、安欲为外人求封，幸依国家故事以列侯尚公主者，光不许。又为外人求光禄大夫，欲令得召见，又不许。长公主以是怨光。而桀、安数为外人求官爵弗能得，亦惭。自先帝时，桀已为九卿，位在光右。及父子并为将军，有椒房中宫之重<sup>[17]</sup>，皇后亲安女，光乃其外祖，而顾<sup>[18]</sup>专制朝事，由是与光争权。

燕王旦自以昭帝兄，常怀怨望。及御史大夫桑弘羊建造酒榷盐铁，为国兴利，伐其功，欲为子弟得官，亦怨恨光。于是盖主、上官桀、安及弘羊皆与燕王旦通谋，诈令人为燕王上书，言：“光出都肄<sup>[19]</sup>郎羽林，道上称蹕<sup>[20]</sup>；太官先置<sup>[21]</sup>。又引苏武前使匈奴，拘留二十年不降，还乃<sup>[22]</sup>为典属国；而大将军长史敞亡功<sup>[23]</sup>为搜粟都尉。又擅调益莫府校尉<sup>[24]</sup>。光专权自恣，疑有非常。臣旦愿归符玺，入宿卫，察奸臣变。”候司<sup>[25]</sup>光出沐日奏之。桀欲从中下其事<sup>[26]</sup>，桑弘羊当<sup>[27]</sup>与诸大臣共执退光。书奏，帝不肯下。

明旦，光闻之，止画室中，不入<sup>[28]</sup>。上问：“大将军安在？”左将军桀对曰：“以燕王告其罪，故不敢入。”有诏召大将军。光入，免冠顿首谢。上曰：“将军冠！朕知是书诈也，将军亡罪。”光曰：“陛下何以知之？”上曰：“将军之广明<sup>[29]</sup>，都郎属耳。调校尉以来未能十日，燕王何以知之？且将军为非，不须校尉。”是时帝年十四，尚书左右皆惊，而上书者果亡，捕之甚急。桀等惧，白上小事不足遂<sup>[30]</sup>。上不听。

后桀党与有谮光者，上辄怒曰：“大将军忠臣，先帝所属以辅朕身，敢有毁者坐之！”自是桀等不敢复言，乃谋令长公主置酒请光，伏兵格杀之，因废帝，迎立燕王为天子。事发觉，光尽诛桀、安、弘羊、外人宗族。燕王、盖主皆自杀。光威震海内。昭帝既冠，遂<sup>[31]</sup>委任光，讫十三年<sup>[32]</sup>，百姓充实，四夷宾服。

元平元年，昭帝崩，亡嗣。武帝六男独有广陵王胥在，群臣议所立，咸持广陵王。王本以行失道，先帝所不用。光内不自安。郎有上书言：“周太王废太伯立王季，文王舍伯邑考立武王<sup>[33]</sup>，唯在所宜，虽废长立少可也。广陵王不可以承宗庙。”言合光意。光以其书视丞相敞等<sup>[34]</sup>。擢郎为九江太守<sup>[35]</sup>，即日承皇太后诏，遣行大鸿胥事少府乐成<sup>[36]</sup>、宗正德、光禄大夫吉<sup>[37]</sup>、中郎将利汉迎昌邑王贺。

贺者，武帝孙，昌邑哀王子也<sup>[38]</sup>。既至，即位，行淫乱。光忧懣，独以问所亲故吏大司农田延年<sup>[39]</sup>。延年曰：“将军为国柱石<sup>[40]</sup>，审此人不可，何不建白太后<sup>[41]</sup>，更选贤而立之？”光曰：“今欲如是，于古尝有此否？”延年曰：“伊尹相殷，废太甲以安宗庙，后世称其忠<sup>[42]</sup>。将军若能行此，亦汉之伊尹也。”光乃引延年给事中，阴与车骑将军张安世图计，遂召丞相、御史、将军、列侯、中二千石、大夫、博士会议未央宫。光曰：“昌邑王行昏乱，恐危社稷，如何？”群臣皆惊鄂<sup>[43]</sup>失色，莫敢发言，但唯唯而已。田延年前，离席按剑，曰：“先帝属将军以幼孤，寄将军以天下，以将军忠贤能安刘氏也。今群下鼎沸，社稷将倾，且汉之传谥常为孝者，以长有天下，令宗庙血食也。如令汉家绝祀，将军虽死，何面目见先帝于地下乎？今日之议，不得旋踵<sup>[44]</sup>。群臣后应者，臣请剑斩之！”光谢曰：“九卿责光是也。天下匈匈不安，光当受难。”于是议者皆叩头，曰：

“万姓之命在于将军，唯大将军令！”

光即与群臣俱见白太后，具陈昌邑王不可以承宗庙状。皇太后乃车驾幸未央承明殿，诏诸禁门毋内昌邑群臣。王人朝太后还，乘辇欲归温室，中黄门<sup>[45]</sup>宦者各持门扇，王入，门闭，昌邑群臣不得入。王曰：“何为？”大将军跪曰：“有皇太后诏，毋内昌邑群臣。”王曰：“徐之，何乃惊人如是！”光使尽驱出昌邑群臣，置金马门外。车骑将军安世将羽林骑收缚二百余人，皆送廷尉诏狱。令故昭帝侍中中臣侍守王。光敕左右：“谨宿卫，卒有物故自裁<sup>[46]</sup>，令我负天下，有杀主名。”王尚未自知当废，谓左右：“我故群臣从官安得罪<sup>[47]</sup>，而大将军尽系之乎？”顷之，有太后诏召王。王闻召，意恐，乃曰：“我安得罪而召我哉！”

太后被珠襦<sup>[48]</sup>，盛服坐武帐中。侍御数百人皆持兵；期门武士陛戟<sup>[49]</sup>，陈列殿下。群臣以次上殿，召昌邑王伏前听诏。光与群臣连名



奏王。尚书令读奏曰：“丞相臣敞、大司马大将军臣光、车骑将军臣安世、度辽将军臣明友<sup>[50]</sup>、前将军臣增<sup>[51]</sup>、后将军臣充国<sup>[52]</sup>、御史大夫臣谊<sup>[53]</sup>、宜春侯臣谭<sup>[54]</sup>、当涂侯臣圣<sup>[55]</sup>、随桃侯臣昌乐<sup>[56]</sup>、杜侯臣屠耆堂<sup>[57]</sup>、太仆臣延年<sup>[58]</sup>、太常臣昌<sup>[59]</sup>、大司农臣延年、宗正臣德<sup>[60]</sup>、少府臣乐成、廷尉臣光<sup>[61]</sup>、执金吾臣延寿<sup>[62]</sup>、大鸿胥臣贤<sup>[63]</sup>、左冯翊臣广明<sup>[64]</sup>、右扶风臣德<sup>[65]</sup>、长信少府臣嘉<sup>[66]</sup>、典属国臣武<sup>[67]</sup>、京辅都尉臣广汉<sup>[68]</sup>、司隶校尉臣辟兵<sup>[69]</sup>、诸吏文学光禄大夫臣迁<sup>[70]</sup>、臣畸<sup>[71]</sup>、臣吉<sup>[72]</sup>、臣赐、臣管、臣胜、臣梁、臣长幸<sup>[73]</sup>、臣夏侯胜、太中大夫臣德<sup>[74]</sup>、臣卬<sup>[75]</sup>昧死言皇太后陛下：臣敞等顿首死罪！天子所以永保宗庙总壹海内者，以慈孝礼谊赏罚为本。孝昭皇帝早弃天下，亡嗣，臣敞等议，礼曰：‘为人后者为之子也<sup>[76]</sup>。’昌邑王宜嗣，后遣宗正、大鸿胥、光禄大夫奉节使征昌邑王典丧。服斩纁<sup>[77]</sup>，亡悲哀之心，废礼谊，居道上不素食<sup>[78]</sup>，使从官略女子载衣车，内所居传舍。始至谒见，立为皇太子，常私买鸡豚以食。受皇帝信玺、行玺大行前<sup>[79]</sup>，就次发玺不封<sup>[80]</sup>。从官更持节，引内昌邑从官驺宰<sup>[81]</sup>官奴二百余人，常与居禁闼内敖戏。自之符玺取节十六，朝暮临，令从官更持节从。为书曰：‘皇帝问侍中君卿<sup>[82]</sup>：使中御府令高昌奉黄金千斤，赐君卿取十妻。’大行在前殿，发乐府乐器，引内昌邑乐人，击鼓歌吹作俳倡<sup>[83]</sup>。会下还，上前殿<sup>[84]</sup>，击钟磬，召内泰壹宗庙乐人犇道牟首<sup>[85]</sup>，鼓吹歌舞，悉奏众乐。发长安厨三太牢具祠阁室中<sup>[86]</sup>；祀已，与从官饮啖<sup>[87]</sup>。驾法驾，皮轩鸾旗<sup>[88]</sup>，驱驰北宫、桂宫，弄彘斗虎。召皇太后御小马车<sup>[89]</sup>，使官奴骑乘，游戏掖庭中。与孝昭皇帝宫人蒙等淫乱，诏掖庭令敢泄言要斩。”

太后曰：“止<sup>[90]</sup>！为人臣子，当悖乱如是邪？”王离席伏。

尚书令复读曰：“取诸侯王、列侯、二千石绶及墨绶、黄绶以并佩昌邑郎官者免奴<sup>[91]</sup>。变易节上黄旄以赤<sup>[92]</sup>。发御府金钱刀剑玉器采缯，赏赐所与游戏者。与从官官奴夜饮，湛沔<sup>[93]</sup>于酒。诏太官上乘舆食如故。食监奏未释服未可御故食，复诏太官趣具，无关食盐。太官不敢具，即使从官出买鸡豚，诏殿门内，以为常。独夜设九宾温室<sup>[94]</sup>，延见姊夫昌邑关内侯。祖宗庙祠未举<sup>[95]</sup>，为玺书使使者持节，以三太牢祠昌邑哀王园庙，称嗣子皇帝。受玺以来二十七日，使者旁午<sup>[96]</sup>，持节诏诸官署征发，凡千一百二十七事。文学光禄大夫夏侯胜等及侍中傅嘉数进谏以过失，使人簿责胜<sup>[97]</sup>，缚嘉系狱。荒淫迷惑，失帝王礼



谊，乱汉制度。臣敞等数进谏，不变更，日以益甚，恐危社稷，天下不安。

“臣敞等谨与博士臣霸、臣隼舍、臣德、臣虞舍、臣射、臣仓议，皆曰：‘高皇帝建功业为汉太祖，孝文皇帝慈仁节俭为太宗，今陛下嗣孝昭皇帝后，行淫辟不轨<sup>[98]</sup>。’《诗》云：‘籍曰未知，亦既抱子<sup>[99]</sup>。’五辟<sup>[100]</sup>之属，莫大不孝。周襄王不能事母，《春秋》曰‘天王出居于郑’，繇不孝出之，绝之于天下也<sup>[101]</sup>。宗庙重于君，陛下未见命高庙<sup>[102]</sup>，不可以承天序<sup>[103]</sup>，奉祖宗庙，子万姓，当废！臣请有司御史大夫臣谊、宗正臣德、太常臣昌与太祝以一太牢具，告祠高庙。臣敞等昧死以闻。”

皇太后诏曰：“可。”

光令王起拜受诏。王曰：“闻天子有争臣七人，虽亡道，不失天下<sup>[104]</sup>。”光曰：“皇太后诏废，安得天子！”乃即持其手，解脱其玺组，奉上太后，扶王下殿，出金马门，群臣随送。王西面拜曰：“愚戆不任汉事！”起就乘舆副车。大将军光送至昌邑邸，光谢曰：“王行自绝于天，臣等弩怯，不能杀身报德。臣宁负王，不敢负社稷。愿王自爱，臣长不复见左右！”光涕泣而去。群臣奏言：“古者废放之人屏于远方，不及以政<sup>[105]</sup>，请徙王贺汉中房陵县。”太后诏归贺昌邑，赐汤沐邑二千户。昌邑群臣坐亡辅导之谊，陷王于恶，光悉诛杀二百余人。出死，号呼市中曰：“当断不断，反受其乱<sup>[106]</sup>！”

光坐庭中，会丞相以下议定所立。广陵王已前不用，及燕刺王反诛，其子不在议中。近亲唯有卫太子孙号皇曾孙在民间，咸称述焉。光遂复与丞相敞等上奏曰：“《礼》曰：‘人道亲亲故尊祖，尊祖故敬宗<sup>[107]</sup>。’（太）[大]宗亡嗣，择支子孙贤者为嗣。孝武皇帝曾孙病已，武帝时有诏掖庭养视，至今年十八，师受《诗》《论语》《孝经》，躬行节俭，慈仁爱人，可以嗣孝昭皇帝后，奉承祖宗庙，子万姓。臣昧死以闻。”皇太后诏曰：“可。”光遣宗正刘德至曾孙家尚冠里<sup>[108]</sup>，洗沐赐御衣，太仆以轎猎车<sup>[109]</sup>迎曾孙就斋宗正府，入未央宫见皇太后，封为阳武侯。已而光奉上皇帝玺绶，谒于高庙，是为孝宣皇帝。

明年，下诏曰：“夫褒有德，赏元功，古今通谊也。大司马大将军光宿卫忠正，宣德明恩，守节秉谊，以安宗庙。其以河北、东武阳益封光万七千户。”与故所食凡二万户。赏赐前后黄金七千斤，钱六千万，

杂缯三万匹，奴婢百七十人，马二千匹，甲第一区。自昭帝时，光子禹及兄孙云皆中郎将，云弟山奉车都尉侍中，领胡越兵。光两女婿为东西宫卫尉<sup>[110]</sup>，昆弟诸婿外孙皆奉朝请，为诸曹大夫，骑都尉，给事中。党亲连体，根据于朝廷。光自后元秉持万机，及上即位，乃归政。上谦让不受，诸事皆先关白光，然后奏御天子。光每朝见，上虚己敛容。礼下之已甚。

光秉政前后二十年，地节二年春病笃，车驾自临问光病，上为之涕泣。光上书谢恩曰：“愿分国邑三千户，以封兄孙奉车都尉山为列侯，奉兄票骑将军去病祀<sup>[111]</sup>。”事下丞相御史，即日拜光子禹为右将军。

光薨，上及皇太后亲临光丧。太中大夫任宣与侍御史五人持节护丧事。中二千石治莫府冢上<sup>[112]</sup>。赐金钱、缯絮，绣被百领，衣五十篋，璧珠玕玉衣<sup>[113]</sup>，梓宫<sup>[114]</sup>、便房<sup>[115]</sup>、黄肠题凑各一具<sup>[116]</sup>，枌木外臧椁十五具<sup>[117]</sup>。东园温明<sup>[118]</sup>，皆如乘舆制度。载光尸柩以輶辒车<sup>[119]</sup>，黄屋左纛<sup>[120]</sup>，发材官轻车北军五校士军陈至茂陵<sup>[121]</sup>，以送其葬。谥曰宣成侯。发三河卒穿复土<sup>[122]</sup>，起冢祠堂，置园邑三百家，长丞奉守如旧法。

既葬，封山为乐平侯，以奉车都尉领尚书事。天子思光功德，下诏曰：“故大司马大将军博陆侯宿卫孝武皇帝三十有余年，辅孝昭皇帝十有余年，遭大难，躬秉谊，率三公九卿大夫定万世册<sup>[123]</sup>以安社稷，天下蒸庶咸以康宁。功德茂盛，朕甚嘉之。复<sup>[124]</sup>其后世，畴<sup>[125]</sup>其爵邑，世世无有所与<sup>[126]</sup>，功如萧相国。”明年夏，封太子外祖父许广汉为平恩侯。复下诏曰：“宣成侯光宿卫忠正，勤劳国家，善善及后世<sup>[127]</sup>，其封光兄孙中郎将云为冠阳侯！”

禹既嗣为博陆侯，太夫人显改光时所自造茔制而侈大之。起三出阙，筑神道，北临昭灵，南出承恩<sup>[128]</sup>，盛饰祠室，辇阁通属永巷<sup>[129]</sup>，而幽良人婢妾守之。广治第室，作乘舆辇，加画绣茵冯，黄金涂<sup>[130]</sup>，韦絮荐轮<sup>[131]</sup>，侍婢以五采丝挽显，游戏第中。初，光爱幸监奴冯子都<sup>[132]</sup>，常与计事，及显寡居，与子都乱。而禹、山亦并缮治第宅，走马驰逐平乐馆。云当朝请，数称病私出，多从宾客，张围猎黄山苑中<sup>[133]</sup>，使苍头奴上朝谒<sup>[134]</sup>，莫敢谴者。而显及诸女，昼夜出入长信宫殿<sup>[135]</sup>中，亡期度。

宣帝自在民间闻知霍氏尊盛日久，内不能善。光薨，上始躬亲朝政，御史大夫魏相给事中。显谓禹、云、山：“女曹不务奉大将军余业，今大夫给事中，他人壹间，女能复自救邪？”后两家奴争道<sup>[136]</sup>，霍氏奴入御史府，欲蹋大夫门<sup>[137]</sup>，御史为叩头谢，乃去。人以谓霍氏，显等始知忧。

会魏大夫为丞相，数燕见言事。平恩侯与侍中金安上等径出入省中。时霍山自若<sup>[138]</sup>领尚书，上令吏民得奏封事，不关尚书，群臣进见独往来<sup>[139]</sup>，于是霍氏甚恶之。宣帝始立，立微时许妃为皇后。显爱小女成君，欲贵之，私使乳医<sup>[140]</sup>淳于衍行毒药杀许后，因劝光内成君，代立为后，语在《外戚传》。始许后暴崩，吏捕诸医，劾衍侍疾亡状，不道，下狱。吏簿问急，显恐事败，即具以实语光。光大惊，欲自发举，不忍，犹与。会奏上，因署衍勿论<sup>[141]</sup>。光薨后，语稍泄。于是上始闻之而未察<sup>[142]</sup>，乃徙光女婿度辽将军、未央卫尉平陵侯范明友为光禄勋，次婿诸吏中郎将羽林监任胜出为安定太守。数月，复出光姊婿给事中光禄大夫张朔为蜀郡太守，群孙婿中郎将王汉为武威太守。顷之，复徙光长女婿长乐卫尉邓广汉为少府<sup>[143]</sup>。更以禹为大司马，冠小冠<sup>[144]</sup>，亡印绶，罢其右将军屯兵官属，特<sup>[145]</sup>使禹官名与光俱大司马者。又收范明友度辽将军印绶，但为光禄勋。及光中女婿赵平为散骑骑都尉、光禄大夫将屯兵，又收平骑都尉印绶。诸领胡越骑、羽林及两宫卫将屯兵，悉易以所亲信许、史子弟代之。

禹为大司马，称病。禹故长史任宣候问，禹曰：“我何病？县官<sup>[146]</sup>非我家将军不得至是，今将军坟墓未干，尽外<sup>[147]</sup>我家，反任许、史，夺我印绶<sup>[148]</sup>，令人不省死<sup>[149]</sup>！”宣见禹恨望<sup>[150]</sup>深，乃谓曰：“大将军时何可复行！持国权柄，杀生在手中。廷尉李种、王平<sup>[151]</sup>、左冯翊贾胜胡及车丞相女婿少府徐仁皆坐逆将军意下狱死。使乐成小家子得幸将军，至九卿封侯。百官以下但事冯子都、王子方等<sup>[152]</sup>，视丞相亡如也<sup>[153]</sup>。各自有时，今许、史自天子骨肉，贵正宜耳。大司马欲用是怨恨，愚以为不可。”禹默然。数日，起视事。

显及禹、山、云自见日侵削，数相对啼泣，自怨。山曰：“今丞相用事，县官信之，尽变易大将军时法令，以公田赋与贫民，发扬大将军过失。又诸儒生多谗人子，远客饥寒，喜妄说狂言，不避忌讳，大将军常仇之，今陛下好与诸儒生语，人人自使书对事，多言我家者。尝有上书言大将军时主弱臣强，专制擅权，今其子孙用事，昆弟益骄恣，恐危

宗庙，灾异数见，尽为是也。其言绝痛，山屏不奏其书。后上书者益黯，尽奏封事，辄（使）[下]中书令出取之，不关尚书，益不信任。”显曰：“丞相数言我家，独无罪乎？”山曰：“丞相廉正，安得罪？我家昆弟诸婿多不谨。又闻民间谨言<sup>[154]</sup>霍氏毒杀许皇后，宁有是邪？”显恐急，即具以实告山、云、禹。山、云、禹惊曰：“如是，何不早告禹等！县官离散斥逐诸婿，用是故也。此大事，诛罚不小，奈何？”于是始有邪谋矣。

初，赵平客石夏善为天官<sup>[155]</sup>，语平曰：“荧惑守御星，御星，太仆奉车都尉也，不黜则死。”平内忧山等。云舅李竟所善张赦见云家卒卒<sup>[156]</sup>，谓竟曰：“今丞相与平恩侯用事，可令太夫人言太后，先诛此两人。移徙陛下，在太后耳。”长安男子张章告之，事下廷尉。执金吾捕张赦、石夏等，后有诏止勿捕。山等愈恐，相谓曰：“此县官重<sup>[157]</sup>太后，故不竟<sup>[158]</sup>也。然恶端已见，又有弑许后事，陛下虽宽仁，恐左右不听，久之犹发，发即族矣，不如先也<sup>[159]</sup>。”遂令诸女各归报其夫，皆曰：“安所相避<sup>[160]</sup>？”会李竟坐与诸侯王交通，辞语及霍氏，有诏云、山不宜宿卫，免就第。光诸女遇太后无礼<sup>[161]</sup>，冯子都数犯法，上并以为让，山、禹等甚恐。

显梦第中井水溢流庭下，灶居树上，又梦大将军谓显曰：“知捕儿不<sup>[162]</sup>？亟下捕之<sup>[163]</sup>。”第中鼠暴多，与人相触，以尾画地。鸮数鸣殿前树上<sup>[164]</sup>。第门自坏。云尚冠里宅中门亦坏<sup>[165]</sup>。巷端人共见有人居云屋上，彻瓦投地，就视，亡有，大怪之。禹梦车骑声正**灌**，来捕禹，举家忧愁。

山曰：“丞相擅减宗庙羔、菟、蛙<sup>[166]</sup>，可以此罪也。”谋令太后为博平君<sup>[167]</sup>置酒，召丞相、平恩侯以下，使范明友、邓广汉承太后制引斩之，因废天子而立禹。约定未发，云拜为玄菟太守<sup>[168]</sup>，太中大夫任宣为代郡太守。山又坐写秘书，显为上书献城西第，入马千匹，以赎山罪。书报闻<sup>[169]</sup>，会事发觉，云、山、明友自杀；显、禹、广汉等捕得。禹要斩，显及诸女昆弟皆弃市。唯独霍后废处昭台宫。与霍氏相连坐诛灭者数千家。上乃下诏曰：“乃者东织室令史张赦使魏郡豪李竟报冠阳侯云谋为大逆<sup>[170]</sup>，朕以大将军故，抑而不扬，冀其自新。今大司马博陆侯禹与母宣成侯夫人显及从昆弟子冠阳侯云、乐平侯山诸姊妹婿谋为大逆，欲诖误百姓。赖宗庙神灵，先发得<sup>[171]</sup>，咸伏其辜，朕甚悼之！诸为霍氏所诖误，事在丙申前，未发觉在吏者，皆赦除之！男子张



章先发觉，以语期门董忠，忠告左曹杨恽，恽告侍中金安上。恽召见对状，后章上书以闻。侍中史高与金安上建发其事<sup>[172]</sup>，言无人霍氏禁闲，卒不得遂<sup>[173]</sup>其谋，皆警有功<sup>[174]</sup>。封章为博成侯，忠高昌侯，恽平通侯，安上都成侯，高乐陵侯！”

初，霍氏奢侈，茂陵徐生曰：“霍氏必亡。夫奢则不逊，不逊必侮上。侮上者，逆道也。在人之右，众必害之。霍氏秉权日久，害之者多矣。天下害之，而又行以逆道，不亡何待！”乃上疏言：“霍氏泰盛，陛下即爱厚之，宜以时抑制，无使至亡。”书三上，辄报闻。其后霍氏诛灭，而告霍氏者皆封。人为徐生上书曰：“臣闻客有过主人者，见其灶直突<sup>[175]</sup>，傍有积薪，客谓主人，更为曲突，远徙其薪，不者且有火患。主人嘿然不应。俄而家果失火，邻里共救之，幸而得息。于是杀牛置酒，谢其邻人，灼烂者在于上行，余各以功次坐；而不录言曲突者。人谓主人曰：‘乡使听客之言，不费牛酒，终亡火患。今论功而请宾，曲突徙薪亡恩泽，焦头烂额为上客耶？’主人乃寤而请之。今茂陵徐福数上书言霍氏且有变，宜防绝之。乡使福说得行，则国亡裂土出爵之费，臣亡逆乱诛灭之败。往事既已，而福独不蒙其功，唯陛下察之，贵徙薪曲突之策，使居焦发灼烂之右<sup>[176]</sup>。”上乃赐福帛（十）[千]匹，后以为郎。

宣帝始立，谒见高庙，大将军光从驂乘<sup>[177]</sup>，上内严惮之，若有芒刺在背。后车骑将军张安世代光驂乘，天子从容肆<sup>[178]</sup>体，甚安近焉。及光身死而宗族竟诛，故俗传之曰：“威震主者不畜，霍氏之祸萌于驂乘。”至成帝时，为光置守冢百家，吏卒奉祠焉。元始二年，封光从父昆弟曾孙阳为博陆侯，千户。

赞曰：霍光以结发内侍，起于阶闲之间，确然秉志，谊形于主。受襁褓之托，任汉室之寄，当庙堂，拥幼君，摧燕王，仆上官，因权制敌，以成其忠。处废置之际，临大节而不可夺，遂匡国家，安社稷。拥昭立宣，光为师保，虽周公、阿衡<sup>[179]</sup>，何以加此！然光不学亡术，暗于大理，阴妻邪谋，立女为后，湛溺盈溢之欲，以增颠覆之祸，死财三年，宗族诛夷，哀哉！昔霍叔封于晋，晋即河东，光岂其苗裔乎<sup>[180]</sup>！

---

[1] 河东：见《刘向传》。平阳：见《高帝纪》。

[2] 平阳侯：指曹寿。县遣吏于侯家供事。

[3] 扶服：即匍匐。

[4]钩戈：宫名。婕妤：妃嫔中的等级名号。

[5]任：堪。

[6]属：委。

[7]黄门之署：职任亲近。以供天子，百物在焉，故亦有画工。

[8]金日磾：本匈奴休王太子，字翁叔，没入官，赐姓金氏，初为马监，复拜侍中，与霍光同受武帝遗诏辅政。

[9]室曰内；卧室曰卧内。言三人于天子卧室内病榻前拜职。

[10]稭：音chá。

[11]财：同“才”。

[12]郎有仆射，为诸郎长。

[13]尚：主。符玺郎：主玺与符节者。霍光召之欲收取其玺。

[14]多：犹重。

[15]光嫡妻东閼氏生安夫人，昭后母也。

[16]鄂邑：所食邑名。鄂邑盖主，昭帝姊，其夫姓王，封盖侯，故称盖主。

[17]椒房殿，皇后所居。

[18]顾：犹反。

[19]都：大总。肄：试习，若今大操。

[20]天子出，止行者以清道为“蹕”。

[21]太官：掌御饮食。置：供食饮之具。二事皆言光之僭。

[22]乃：裁也，仅也。

[23]敞：指杨敞。

[24]调：选。莫府：指大将军府。

[25]司：同“伺”。

[26]谓伺霍光休假，不在禁中，桀欲自从禁中下其事。

[27]当：以之自任。

[28]画室：为殿前西阁之室，以汉于西阁中绘画古帝王之像，故称画室。不入：言不入殿。时昭帝御殿内，霍光止西阁之室中以待命。

[29]广明：亭名，在西安市东东都门外。

[30]遂：犹竟。谓不须穷竟。

[31]遂：竟。言终委任之。

[32]讫：至。

[33]太伯：王季之兄。伯邑考，文王长子，武王之兄。

[34]视：示。敞：指杨敞。

[35]九江：秦郡，今江苏、安徽、江西皆有其地。

[36]史乐成：霍光所亲信，故首遣之。



[37] 吉：丙吉，亦故大将军长史。

[38] 昌邑哀王名髡。

[39] 延年初以才略给事大将军莫府，故称故吏。

[40] 柱：梁下之柱；石：承柱之础。言大臣负国重任，如屋之柱及石。

[41] 建白：立议而白之。太后：昭帝后，即上官安女。

[42] 殷太甲既立，弗明，伊尹放诸桐。

[43] 鄂：同“愕”。

[44] 旋踵：言宜速决。

[45] 中黄门：属少府黄门令。

[46] 物故：死亡。自裁：自杀。

[47] 安得罪：犹言何所得罪。

[48] 襦：短衣，贯珠以为襦形。

[49] 期门：官名，掌游猎，以仆射领之。陛戟：谓执戟以卫陛下。

[50] 范明友。

[51] 韩增。

[52] 赵充国。

[53] 蔡谊。

[54] 王谭。

[55] 魏圣。

[56] 赵昌乐。

[57] 故胡人。

[58] 杜延年。

[59] 苏昌。

[60] 刘向父。

[61] 李光。

[62] 李延寿。

[63] 韦贤。

[64] 田广明。

[65] 周德。

[66] 姓无可考。

[67] 苏武。

[68] 赵广汉。

[69] 姓无可考。

[70] 王迁。

[71] 宋畸。

[72] 丙吉。

[73] 诸人姓无可考。

[74] 姓无可考。

[75] 赵印。

[76] 言既为人之后，即为之子，谓继承别支者，非亲子也。

[77] 典丧：为丧主。斩缞：缞裳下不缠直斩。斩，割之而已。

[78] 素食：谓不以火化而食。古居丧之礼，不火食，只以糲糗菜果为膳。

[79] 汉初有三玺，天子之玺自佩，行玺信玺在符节台。大行前：昭帝柩前。

[80] 玺既国器，常当缄封，而王于大行前受之，退还所次，遂尔发漏，更不封之，得令凡人皆见，言不慎重。

[81] 驺宰：执贱役者。

[82] 昌邑之侍中名君卿。

[83] 俳：谐戏。倡：乐人。

[84] 下：谓柩之入冢。葬还：不居丧位，便处前殿。

[85] 泰壹：天神之贵者。牟首：地名，上有观。言纳祀泰壹及祀宗庙之乐人，由辇道至牟首为乐。

[86] 北出中门有长安厨，故谓之厨城门。阁室：阁道之有室者。

[87] 唤：食。

[88] 皮轩鸾旗：皆法驾所陈。

[89] 汉厩有果下马，高可三尺，以驾辇车，皇太后驾之以游宫中者。

[90] 令且止读奏。

[91] 此句言以诸绶并赐佩免奴之昌邑郎官。免奴，免放为良人者。

[92] 初，汉节纯赤，武帝时，巫蛊祸起，戾太子发兵与丞相刘屈氂军战，以戾太子持赤节，故更加黄旄以相别，遂以为常，令贺复改之。

[93] 湛沔：荒迷。

[94] 九宾：谓公、侯、伯、子、男、孤、卿、大夫、士。温室：殿名。于温室中设九宾之礼。

[95] 祀宗庙祠未举：未满足葬三十六日之制，故未祠庙。

[96] 一纵一横为旁午，犹言交横。

[97] 薄责：以文薄具责之。

[98] 辟：同“僻”。轨：法。

[99] 《诗·大雅·抑》辞，卫武公刺厉王也。籍：假也。此言假令人云王尚幼少，未有所知，亦已长大而抱子矣，实不幼少。

[100] 五辟：即五刑。《孝经》：“五刑之属三千，其罪莫大于不孝。”

[101] 襄王：指惠王子。惠后欲立襄王弟子带，王因出奔居郑。《公羊传》载王者无外，此言出，以其不能乎母。

[102] 此句言未见高庙而受命。

[103] 不可以承天序：言不可以次继承帝位。

[104] 引《孝经》之言。

[105] 不及以政：言不豫政令。

[106] 此句言悔不早杀霍光等人。

[107] 语见《礼·大传》。

[108] 尚冠里：长安里名。

[109] 輶猎车：轻便之车。

[110] 范明友为未央卫尉，邓广汉为长乐卫尉，未央为西宫，长乐为东宫。

[111] 霍去病子霍嬭嗣封，薨，无后，国除，故霍光乞分国邑以奉其祀。

[112] 此句指典为冢者。

[113] 此句言以玉为褊，如铠状，连缀之，以黄金为缕，腰以下玉为札，长尺，广二寸半，为甲，下至足，亦缀以黄金缕。

[114] 梓宫：以梓为棺，天子所用称梓宫。

[115] 便房：墓穴中的便坐。

[116] 黄肠：柏木为之，柏黄心，故名。黄肠木皆内向，故曰题凑。

[117] 臧椁：附加的棺。十五具：十五块。

[118] 温明下脱“秘器”二字。东园：署名，属少府，办理皇帝丧事的官署。温明：漆器，棺也，形如方漆桶，开一面，漆画之，以镜置其中，以悬尸上，大敛并盖之。现在已发掘的汉墓中尚未发现。

[119] 輶辘车：卧车。密闭曰輶，旁开曰辘，后用为丧车，因专名丧车。

[120] 黄屋：天子车也。以黄缯为盖里，故称。纛：毛羽幢，置车衡左方。

[121] 轻车：战车。五校：五个营。北军共五营兵。茂陵：即汉武帝陵。

[122] 出土为陵，既成，还复其土为复土。

[123] 册：同“策”。

[124] 复：免其徭役。

[125] 畴：等。

[126] 与：读如预。见《高帝纪》。

[127] 谓褒宠善人，宜及其后世。

[128] 昭灵、承恩：皆馆名。

[129] 此句谓于其冢上作辇阁之道及永巷。

[130] 茵：茵蓐。以绣为茵冯，指绣画的车垫子。黄金涂：用黄金涂饰车辇。

[131] 韦絮荐轮：御辇用蒲韦裹车轮，加之以絮，令车行安不震动。

[132] 监奴：谓奴之监知家务者。冯子都：名殷。辛延年有《羽林郎》乐府，即叙子都仗霍光的势力，调戏酒家胡女事。

[133] 黄山：宫名，在槐里。

[134] 上谒：参见尊贵而通名。朝当用谒，今云不自行而令奴上谒。

[135] 长信殿：上官太后所居。

[136] 两家：霍氏及御史家。

[137] 踢：踢。

[138] 自若：犹言如故。

[139] 此句谓各各得尽言于上。

[140] 乳医：视产乳之疾者。

[141] 霍光署题其奏。

[142] 未知其虚实。

[143] 此少府为长信少府，见本传。

[144] 汉制大司马大将军冠武弁大冠，今贬禹，故使冠小冠。

[145] 特：但。

[146] 县官：谓天子。

[147] 外：疏斥。

[148] 右将军金印紫绶，禹拜右将军，至是罢职，仅领大司马虚衔。

[149] 不自省有过。

[150] 望：怨。

[151] 初，上官桀父子与盖主、燕王、桑弘羊等谋为乱逆，事败，弘羊子迁亡过侯史吴，后迁捕得，伏法。会赦，侯史吴自出系狱，李种王平治反事，皆以桑迁坐父谋反，而侯史吴藏之，非匿反者，即以赦令除吴罪，后侍御史治实，以迁知父谋反而不谏争，与反者身无异，侯史吴首匿迁，罪在不赦，而光以平等为吏纵罪人，弄法轻重，皆论弃市。

[152] 冯、王皆霍光奴。

[153] 亡如：犹云蔑如。言百官以下，皆蔑视丞相。

[154] 灌：喧哗。

[155] 善为天官：指通晓天文者。

[156] 卒卒：匆遽貌。

[157] 重：难。

[158] 竟：穷竟其事。

[159] 不如先也：言不如先反。

[160] 安所相避：言无处相避，当受灾祸。

[161] 霍光诸女自以于上官太后为姨母，遇之无礼。

[162] 此句谓知儿见捕否。

[163] 此句言亟疾下捕之。

[164] 鸱：恶声之鸟。古者室屋高大，则呼为殿，非止天子宫中称殿。

[165] 尚冠里：京兆尹署所在。

[166] 羔、菟、蛙：所以供祭者。高后时定令，敢有擅议宗庙者弃市。

[167] 博平君：宣帝外祖母。

[168] 玄菟：汉郡，即今朝鲜咸镜道及吉林南境。

[169]书报闻：不许之。

[170]张赦因李竟传言于霍云与共谋反。

[171]发得：事发而捕得。

[172]发其事：言其立意发之。

[173]遂：成。

[174]讐：等。言其功相等类。

[175]突：灶突。

[176]右：上。

[177]汉制，大驾，大将军骖骑。

[178]肆：放也，展也。

[179]阿衡：伊尹官号；阿：倚也；衡，平也。言天子所倚，群下取平。

[180]霍叔：文王之子，武王之弟也。昭宣之际，有推霍光为霍叔后者，其语殊谬，足累光之诚节，班氏特引于赞中，以传疑亦兼以为微戒。

# 赵充国传

赵充国，字翁孙，陇西上却人也<sup>[1]</sup>，后徙金城令居<sup>[2]</sup>。始为骑士，以六郡良家子<sup>[3]</sup>善骑射补羽林<sup>[4]</sup>。为人沉勇有大略，少好将帅之节，而学兵法，通知四夷事。武帝时，以假司马从贰师将军击匈奴，大为虏所围。汉军乏食数日，死伤者多，充国乃与壮士百余人溃围陷陈，贰师引兵随之，遂得解。身被二十余创，贰师奏状，诏征充国诣行在所。武帝亲见视其创，嗟叹之，拜为中郎，迁车骑将军长史。昭帝时，武都氏人反<sup>[5]</sup>，充国以大将军护军都尉将兵击定之，迁中郎将，将屯上谷<sup>[6]</sup>，还为水衡都尉。击匈奴，获西祁王<sup>[7]</sup>，擢为后将军，兼水衡如故。与大将军霍光定册尊立宣帝，封营平侯。本始中，为蒲类将军征匈奴，斩虏数百级，还为后将军、少府。匈奴大发十余万骑，南旁塞，至符奚庐山，欲人为寇。亡者题除渠堂降汉言之，遣充国将四万骑屯缘边九郡<sup>[8]</sup>。单于闻之，引去。

是时，光禄大夫义渠安国使行诸羌<sup>[9]</sup>，先零豪言愿时渡湟水北<sup>[10]</sup>，逐民所不田处畜牧。安国以闻。充国劾安国奉使不敬<sup>[11]</sup>。是后，羌人旁缘前言<sup>[12]</sup>，抵冒渡湟水<sup>[13]</sup>，郡县不能禁。

元康三年，先零遂与诸羌种豪二百余人解仇交质盟诅<sup>[14]</sup>。上闻之，以问充国，对曰：“羌人所以易制者，以其种自有豪，数相攻击，势不壹也。往三十余岁，西羌反时，亦先解仇合约攻令居，与汉相距，五六年乃定。至征和（五）[三]年，先零豪封煎等通使匈奴，匈奴使人至小月氏，传告诸羌曰：‘汉贰师将军众十余万人降匈奴。羌人为汉事苦<sup>[15]</sup>，张掖、酒泉<sup>[16]</sup>本我地，地肥美，可共击居之。’以此观匈奴欲与羌合，非一世也。间者匈奴困于西方<sup>[17]</sup>，闻乌桓来保塞<sup>[18]</sup>，恐兵复从东方起<sup>[19]</sup>，数使使尉黎、危须诸国<sup>[20]</sup>，设<sup>[21]</sup>以子女貂裘，欲沮解之<sup>[22]</sup>。其计不合<sup>[23]</sup>。疑匈奴更遣使至羌中，道从沙阴地<sup>[24]</sup>，出盐泽<sup>[25]</sup>，过长坑<sup>[26]</sup>，人穷水塞<sup>[27]</sup>，南抵属国<sup>[28]</sup>，与先零相直<sup>[29]</sup>。臣恐羌变未止此，且复结联他种，宜及未然为之备。”

后月余，羌侯狼何果遣使至匈奴藉<sup>[30]</sup>兵，欲击鄯善、敦煌<sup>[31]</sup>，以绝汉道。充国以为：“狼何，小月氏种，在阳关西南<sup>[32]</sup>，势不能独造此



计，疑匈奴使已至羌中，先零、罕、开乃解仇作约<sup>[33]</sup>。到秋马肥，变必起矣。宜遣使者行边兵豫为备，敕视诸羌<sup>[34]</sup>，毋令解仇，以发觉其谋。”于是两府<sup>[35]</sup>复白遣义渠安国行视诸羌，分别善恶。

安国至，召先零诸豪三十余人，以尤桀黠<sup>[36]</sup>，皆斩之。纵兵击其种人，斩首千余级。于是诸降羌及归义羌侯杨玉等恐怒，亡所信乡<sup>[37]</sup>，遂劫略小种，背畔犯塞，攻城邑，杀长吏。安国以骑都尉将骑三千屯备羌，至浩亶<sup>[38]</sup>，为虏所击，死亡车重兵器甚众。安国引还，至令居，以闻。是岁，神爵元年春也。

时充国年七十余，上老之，使御史大夫丙吉问谁可将者，充国对曰：“亡逾于老臣者矣！”上遣问焉，曰：“将军度羌虏何如，当用几人？”充国曰：“百闻不如一见。兵难隄<sup>[39]</sup>度，臣愿驰至金城<sup>[40]</sup>，图上方略<sup>[41]</sup>。然羌戎小夷，逆天背畔，灭亡不久，愿陛下以属老臣，勿以为忧。”上笑曰：“诺。”

充国至金城，须<sup>[42]</sup>兵满万骑，欲渡河，恐为虏所遮，即夜遣三校衔枚先渡，渡辄营陈<sup>[43]</sup>；会明，毕，遂以次尽渡。虏数十百骑来，出入军傍。充国曰：“吾士马新倦，不可驰逐。此皆骁骑难制，又恐其为诱兵也。击虏以殄灭为期，小利不足贪。”令军勿击。遣骑候四望<sup>[44]</sup>阬中，亡虏。夜引兵上至落都<sup>[45]</sup>，召诸校司马，谓曰：“吾知羌虏不能为兵矣。使虏发数千人守杜<sup>[46]</sup>四望<sup>[47]</sup>阬中，兵岂得入哉！”充国常以远斥候为务，行必为战备，止必坚营壁，尤能持重，爱士卒，先计而后战。遂西至西部都尉府<sup>[47]</sup>，日飧军士，士皆欲为用。虏数挑战，充国坚守。捕得生口，言羌豪相数责曰：“语汝亡反，今天子遣赵将军来，年八九十矣，善为兵。今请欲一斗而死，可得邪！”

充国子右曹中郎将卬，将期门攸飞、羽林孤儿、胡越骑为支兵，至令居。虏并出绝转道<sup>[48]</sup>，卬以闻。有诏将八校尉<sup>[49]</sup>与骁骑都尉、金城太守合疏捕山间虏<sup>[50]</sup>，通转道津渡。

初，罕、开豪靡当儿使弟雕库来告都尉<sup>[51]</sup>曰先零欲反，后数日果反。雕库种人颇在先零中，都尉即留雕库为质。充国以为亡罪，乃遣归告种豪：“大兵诛有罪者，明白自别，毋取并灭。天子告诸羌人，犯法者能相捕斩，除罪。斩大豪有罪者一人，赐钱四十万，中豪十五万，下豪二万，大男三千，女子及老小千钱，又以其所捕妻子财物尽与

之。”充国计欲以威信招降罕、开及劫略者，解散虏谋，徼极乃击之<sup>[52]</sup>。

时上已发三辅、太常徒弛刑<sup>[53]</sup>三河、颍川、沛郡、淮阳、汝南材官<sup>[54]</sup>，金城、陇西、天水、安定、北地、上郡骑士、羌骑，与武威、张掖、酒泉太守各屯其郡者，合六万人矣。酒泉太守辛武贤奏言：“郡兵皆屯备南山，北边空虚，势不可久。或曰至秋冬乃进兵，此虏在竟外之册<sup>[55]</sup>。今虏朝夕为寇，土地寒苦，汉马不能<sup>[56]</sup>冬，屯兵在武威、张掖、酒泉万骑以上，皆多羸瘦。可益马食，以七月上旬赍三十日粮，分兵并出张掖、酒泉，合击<sup>罕</sup>、开在鲜水上者<sup>[57]</sup>。虏以畜产为命，今皆离散，兵即<sup>[58]</sup>分出，虽不能尽诛，曷<sup>[59]</sup>夺其畜产，虏其妻子，复引兵还，冬复击之，大兵仍<sup>[60]</sup>出，虏必震坏。”天子下其书充国，令与校尉以下吏士知羌事者博议。

充国及长史董通年以为“武贤欲轻引万骑，分为两道出张掖，回<sup>[61]</sup>远千里。以一马自佗负<sup>[62]</sup>三十日食，为米二斛四斗，麦八斛，又有衣装兵器，难以追逐。勤劳而至，虏必商<sup>[63]</sup>军进退，稍引去，逐水草，入山林。随而深入，虏即据前险，守后厄，以绝粮道，必有伤危之忧，为夷狄笑，千载不可复。而武贤以为可夺其畜产，虏其妻子，此殆<sup>[64]</sup>空言，非至计也。又武威县、张掖、日勒<sup>[65]</sup>皆当北塞，有通谷水草。臣恐匈奴与羌有谋，且欲大人，幸能要杜<sup>[66]</sup>张掖、酒泉以绝西域，其郡兵尤不可发。先零首为畔逆，它种劫略<sup>[67]</sup>。故臣愚册，欲捐<sup>罕</sup>、开暗昧之过，隐而勿章，先行先零之诛以震动之，宜悔过反善，因赦其罪，选择良吏知其俗者拊循和辑<sup>[68]</sup>，此全师保胜安边之册”。

天子下其书。公卿议者咸以为先零兵盛，而负<sup>罕</sup>、开之助，不先破<sup>罕</sup>、开，则先零未可图也。上乃拜侍中乐成侯许延寿为强弩将军，即拜酒泉太守武贤为破羌将军<sup>[69]</sup>，赐玺书嘉纳其册。以书敕让充国曰：“皇帝问后将军，甚苦暴露。将军计欲至正月乃击罕羌，羌人当获麦，已远其妻子<sup>[70]</sup>，精兵万人欲为酒泉、敦煌寇<sup>[71]</sup>。边兵少，民守保不得田作。今张掖以东粟石百余，刍槁束数十<sup>[72]</sup>。转输并起，百姓烦扰。将军将万余之众，不早及秋共水草之利争其畜食<sup>[73]</sup>，欲至冬，虏皆当畜食<sup>[74]</sup>，多藏匿山中依险阻，将军士寒，手足皲瘃<sup>[75]</sup>，宁有利哉？将军不念中国之费，欲以岁数而胜微<sup>[76]</sup>，将军谁不乐此者！今诏破羌将军武贤将兵六千一百人，敦煌太守快将二千人，长水校尉富昌、酒泉

（侯）[侯]奉世将娒<sup>[77]</sup>、月氏兵四千人，亡虑万二千人<sup>[78]</sup>。赍三十日食，以七月二十二日击罕羌，入鲜水北句廉上<sup>[79]</sup>，去酒泉八百里，去将军可千二百里。将军其引兵便道西并进，虽不相及，使虏闻东方北方兵并来，分散其心意，离其党与，虽不能殄灭，当有瓦解者。已诏中郎将印将胡越攸飞射士、步兵二校<sup>[80]</sup>，益将军兵。今五星出东方，中国大利，蛮夷大败<sup>[81]</sup>。太白出高，用兵深入敢战者吉，弗敢战者凶<sup>[82]</sup>。将军急装，因天时，诛不义，万下必全，勿复有疑！”

充国既得让，以为将任兵在外，便宜有守，以安国家<sup>[83]</sup>。乃上书谢罪，因陈兵利害，曰：“臣窃见骑都尉安国前幸赐书<sup>[84]</sup>，择羌人可使使罕<sup>[85]</sup>，谕告以大军当至，汉不诛罕，以解其谋。恩泽甚厚，非臣下所能及。臣独私美陛下盛德至计亡已，故遣开豪雕库宣天子至德；罕、开之属皆闻知明诏。今先零羌杨玉（此羌之首帅名王）将骑四千及煎巩骑五千，阻石山木，候便为寇<sup>[86]</sup>，罕羌未有所犯。今置先零，先击罕，释有罪，诛亡辜，起一难，就两害，诚非陛下本计也。臣闻兵法‘攻不足者守有余<sup>[87]</sup>’，又曰‘善战者致人，不致于人<sup>[88]</sup>’。今罕羌欲为敦煌、酒泉寇，饬<sup>[89]</sup>兵马，练战士，以须<sup>[90]</sup>其至，坐得致敌之术，以逸击劳，取胜之道也。今恐二郡兵少不足以守，而发之行攻，释致虏之术而从为虏所致之道，臣愚以为不便。先零羌虏欲为背畔，故与罕、开解仇结约，然其私心不能亡恐汉兵至而罕、开背之也。臣愚以为其计常欲先赴罕、开之急，以坚其约，先击罕羌，先零必助之。今虏马肥，粮食方饶，击之恐不能伤害，适使先零得施德于罕羌，坚其约，合其党。虏交坚党合，精兵二万余人，迫胁诸小种，附着者稍众，莫须<sup>[91]</sup>之属不轻得离也。如是，虏兵浸多，诛之用力数倍，臣恐国家忧累繇十年数，不二三岁而已。臣得蒙天子厚恩，父子俱为显列。臣位至上卿，爵为列侯，犬马之齿七十六，为明诏填沟壑，死骨不朽，亡所顾念。独思惟兵利害至孰悉也。于臣之计，先诛先零已，则罕、开之属不烦兵而服矣。先零已诛而罕、开不服，涉正月击之，得计之理，又其时也。以今进兵，诚不见其利。唯陛下裁察！”六月戊申奏，七月甲寅，玺书报从充国计焉。

充国引兵至先零在所。虏久屯聚，解弛<sup>[92]</sup>，望见大军，弃车重，欲渡湟水，道厄狭，充国徐行驱之。或曰逐利行迟<sup>[93]</sup>，充国曰：“此穷寇不可迫也。缓之则走不顾，急之则还致死。”诸校皆曰：“善。”虏赴水溺死者数百，降及斩首五百余人，卤马牛羊十万余头，车四千余两。

兵至罕地，令军毋燔聚落刍牧田中<sup>[94]</sup>。罕羌闻之，喜曰：“汉果不击我矣！”豪靡忘使人来言：“愿得还复故地。”充国以闻，未报。靡忘来自归，充国赐饮食，遣还谕种人。护军以下皆争之，曰：“此反虏，不可擅遣。”充国曰：“诸君但欲便文自营<sup>[95]</sup>，非为公家忠计也。”语未卒，玺书报，令靡忘以赎论。后罕竟不烦兵而下。

其秋，充国病，上赐书曰：“制诏后将军：闻苦脚胫、寒泄<sup>[96]</sup>，将军年老加疾，一朝之变不可讳<sup>[97]</sup>，朕甚忧之。今诏破羌将军诣屯所，为将军副，急因天时大利，吏士锐气，以十二月击先零羌。即疾剧，留屯毋行<sup>[98]</sup>，独遣破羌、强弩将军。”时羌降者万余人矣。充国度其必坏，欲罢骑兵屯田，以待其敝。作奏未上，会得进兵玺书。中郎将卬惧，使客谏充国曰：“诚令兵出，破军杀将，以倾国家，将军守之可也。即利与病，又何足争？一旦不合上意，遣绣衣<sup>[99]</sup>来责将军，将军之身不能自保，何国家之安？”充国叹曰：“是何言之不忠也！本用吾言，羌虏得至是邪？往者举可先行羌者，吾举辛武贤，丞相御史复白遣义渠安国，竟沮败羌。金城、湟中谷斛八钱<sup>[100]</sup>，吾谓耿中丞<sup>[101]</sup>，余二百万斛谷，羌人不敢动矣<sup>[102]</sup>。耿中丞请余百万斛，乃得四十万斛耳。义渠再使，且费其半。失此二册，羌人故敢为逆。失之毫厘，差以千里，是既然矣。今兵久不决，四夷卒有动摇，相因而起，虽有知者不能善其后，羌独足忧邪<sup>[103]</sup>！吾固以死守之，明主可为忠言。”遂上屯田奏曰：“臣闻兵者，所以明德除害也，故举得于外，则福生于内，不可不慎。臣所将吏士马牛食，月用粮谷十九万九千六百三十斛，盐千六百九十三斛，茭藁二十五万二千八十六石<sup>[104]</sup>。难久不解，繇役不息。又恐它夷卒有不虞之变，相因并起，为明主忧，诚非素定庙胜之册<sup>[105]</sup>。且羌虏易以计破，难用兵碎也，故臣愚以为击之不便。计度临羌东至浩亶，羌虏故田及公田，民所未垦，可二千顷以上，其间邮亭多坏败者。臣前部士人山，伐材木大小六万余枚，皆在水次。愿罢骑兵，留弛刑应募，及淮阳、汝南步兵与吏士私从者，合凡万二百八十一人，用谷月二万七千三百六十三斛，盐三百八斛，分屯要害处。冰解漕下<sup>[106]</sup>，绪<sup>[107]</sup>乡亭，浚沟渠，治湟陜<sup>[108]</sup>以西道桥七十所，令可至鲜水左右。田事出<sup>[109]</sup>，赋人二十晦<sup>[110]</sup>。至四月草生，发郡骑及属国胡骑伉健各千，倅马什二<sup>[111]</sup>，就草，为田者游兵<sup>[112]</sup>，以充入金城郡，益积蓄，省大费。今大司农所转谷至者，足支万人一岁食。谨上田处及器用簿，唯陛下裁许！”

上报曰：“皇帝问后将军，言欲罢骑兵万人留田，即如将军之计，



虏当何时伏诛，兵当何时得决？孰计其便，复奏。”充国上状曰：“臣闻帝王之兵，以全取胜，是以贵谋而贱战。战而百胜，非善之善者也，故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<sup>[113]</sup>。蛮夷习俗虽殊于礼义之国，然其欲避害就利，爱亲戚，畏死亡，一也。今虏亡其美地荐草<sup>[114]</sup>，愁于寄托远遁，骨肉心离，人有畔志，而明主般<sup>[115]</sup>师罢兵，万人留田，顺天时，因地利，以待可胜之虏，虽未即伏辜，兵决可期月而望。羌虏瓦解，前后降者万七百余，及受言去者凡七十辈，此坐支解羌虏之具也。臣谨条不出兵留田便宜十二事。步兵九校<sup>[116]</sup>，吏士万人，留屯以为武备，因田致谷，威德并行，一也。又因排折羌虏，令不得归肥饶之地，贫破<sup>[117]</sup>其众，以成羌虏相畔之渐，二也。居民得并田作，不失农业，三也。军马一月之食，度支田士一岁，罢骑兵以省大费，四也。至春省甲士卒，循河湟漕谷至临羌<sup>[118]</sup>，以眎<sup>[119]</sup>羌虏，扬威武，传世折冲之具，五也，以闲暇时下所伐材，绪治邮亭，充入金城，六也。兵出，乘危徼幸<sup>[120]</sup>，不出，令反畔之虏窜于风寒之地，离霜露疾疫瘝堕之患<sup>[121]</sup>，坐得必胜之道，七也。亡经阻远追死伤之害，八也。内不损威武之重，外不令虏得乘间之势<sup>[122]</sup>，九也。又亡惊动河南大开、小开<sup>[123]</sup>，使生它变之忧，十也。治湟<sup>陜</sup>中道桥，令可至鲜水，以制西域，信威千里，从枕席上过师，十一也。大费既省，繇役豫息，以戒不虞，十二也。留屯田得十二便，出兵失十二利。

臣充国材下，犬马齿衰，不识长册，唯明诏博详公卿议臣采择！”

上复赐报曰：“皇帝问后将军，言十二便，闻之。虏虽未伏诛，兵决可期月而望，期月而望者，谓今冬邪？谓何时也？将军独不计虏闻兵颇罢，且丁壮相聚，攻扰田者及道上屯兵，复杀略人民，将何以止之？又大开、小开前言曰：‘我告汉军先零所在，兵不往击，久留，得亡效五年时不分别人而并击我<sup>[124]</sup>？’其意常恐。今兵不出，得亡变生，与先零为一？将军孰计复奏。”充国奏曰：“臣闻兵以计为本，故多算胜少算。先零羌精兵今余下过七八千人，失地远客，分散饥冻。罕、开、莫须又颇暴略其羸弱畜产，畔还者不绝，皆闻天子明令相捕斩之赏。臣愚以为虏破坏可日月冀，远在来春，故曰兵决可期月而望。窃见北边自敦煌至辽东<sup>[125]</sup>万一千五百余里，乘塞列隧有吏卒数千人，虏数大众攻之而不能害。今留步士万人屯田，地势平易，多高山远望之便，部曲相保，为塹垒木樵<sup>[126]</sup>，校联不绝<sup>[127]</sup>，便兵弩，飭斗具，烽火幸通，势及并力，以逸待劳，兵之利者也。臣愚以为屯田内有亡费之利，外有守御之备。骑兵虽罢，虏见万人留田为必禽之具，其土崩归德，宜不久

矣。从今尽三月，虏马羸瘦，必不敢捐其妻子于他种中，远涉河山而来为寇。又见屯田之士精兵万人，终不敢复将其累重<sup>[128]</sup>还归故地。是臣之愚计，所以度虏且必瓦解其处<sup>[129]</sup>，不战而自破之册也。至于虏小寇盗，时杀人民，其原未可卒禁。臣闻战不必胜，不苟接刃；攻不必取，不苟劳众。诚令兵出，虽不能灭先零，寔能令虏绝不为小寇，则出兵可也。即今同是而释坐胜之道<sup>[130]</sup>，从乘危之势，往终不见利，空内自罢敝，贬重<sup>[131]</sup>而自损，非所以视蛮夷也。又大兵一出，还不可复留，湟中亦未可空，如是，徭役复发也。且匈奴不可不备，乌桓不可不忧。今久转运烦费，倾我不虞之用以澹一隅<sup>[132]</sup>，臣愚以为不便。校尉临众<sup>[133]</sup>幸得承威德，奉厚币，拊循众羌，谕以明诏，宜皆乡风。虽其前辞尝曰‘得亡效五年’，宜亡它心，不足以故出兵<sup>[134]</sup>。臣窃自惟念，奉诏出塞，引军远击，穷天子之精兵，散车甲于山野，虽亡尺寸之功，蚡得避嫌之便<sup>[135]</sup>，而亡后咎余责，此人臣不忠之利，非明主社稷之福也。臣幸得奋精兵，讨不义，久留天诛<sup>[136]</sup>，罪当万死。陛下宽仁，未忍加诛，令臣数得孰计。愚臣伏计孰甚，不敢避斧钺之诛，昧死陈愚，唯陛下省察！”

充国奏每上，辄下公卿议臣。初是充国计者什三，中什五，最后什八。有诏诘前言不便者，皆顿首服。丞相魏相曰：“臣愚不习兵事利害，后将军数画军册，其言常是，臣任<sup>[137]</sup>其计可必用也。”上于是报充国曰：“皇帝问后将军，上书言羌虏可胜之道，今听将军，将军计善。其上留屯田及当罢者人马数。将军强食，慎兵事，自爱！”

上以破羌、强弩将军数言当击，又用充国屯田处离散，恐虏犯之，于是两从其计，诏两将军与中郎将卬出击。强弩出，降四千余人，破羌斩首二千级，中郎将卬斩首降者亦二千余级，而充国所降复得五千余人。诏罢兵，独充国留屯田。

明年五月，充国奏言：“羌本可五万人军，凡斩首七千六百级，降者三万一千二百人，溯河湟饥饿死者五六千人，定计<sup>[138]</sup>遗脱与煎巩、黄羝俱亡者不过四千人。羌靡忘等自诡必得<sup>[139]</sup>，请罢屯兵。”奏可。充国振旅而还。

所善浩星赐迎说充国，曰：“众人皆以破羌、强弩出击，多斩首获降，虏以破坏。然有识者以为虏势穷困，兵虽不出，必自服矣。将军即见，宜归功于二将军出击，非愚臣所及。如此，将军计未失也。”充国



曰：“吾年老矣，爵位已极，岂嫌伐一时事<sup>[140]</sup>以欺明主哉！兵势，国之大事，当为后法。老臣不以余命一为陛下明言兵之利害，卒死，谁当复言之者？”卒以其意对。上然其计，罢遣辛武贤归酒泉太守官，充国复为后将军卫尉。

其秋，羌若零、离留、且种、儿库共斩先零大豪犹非、杨玉首，及诸豪弟泽、阳雕、良儿、靡忘皆帅煎巩、黄羝之属四千余人降汉。封若零、弟泽二人为帅众王，离留、且种二人为侯，儿库为君，阳雕为言兵侯，良儿为君，靡忘为献牛君。初置金城属国以处降羌。诏举可护羌校尉者，时充国病，四府<sup>[141]</sup>举辛武贤小弟汤。充国遽起奏：“汤使酒，不可典蛮夷。不如汤兄临众。”时汤已拜受节，有诏更用临众。后临众病免，五府复举汤。汤数醉胸<sup>[142]</sup>羌人，羌人反畔，卒如充国之言。

初，破羌将军武贤在军中时，与中郎将印宴语<sup>[143]</sup>。印道：“车骑将军张安世，始尝不快上<sup>[144]</sup>，上欲诛之，印家将军以为安世本持橐籥笔<sup>[145]</sup>事孝武帝数十年，见谓忠谨，宜全度之<sup>[146]</sup>。安世用是得免。”及充国还言兵事，武贤罢归故官，深恨<sup>[147]</sup>。上书告印泄省中语。印坐禁止而人至充国莫府司马中，乱屯兵<sup>[148]</sup>，下吏，自杀。充国乞骸骨，赐安车驷马、黄金六十斤，罢就第。朝廷每有四夷大议，常与参兵谋，问筹策焉。年八十六，甘露二年薨，谥曰壮侯。传子至孙钦。钦尚敬武公主。主亡子，主教钦良人习诈有身，名它人子。钦薨，子岑嗣侯，习为太夫人。岑父母求钱财亡己，忿恨相告。岑坐非子免，国除。元始中，修功臣后，复封充国曾孙伋为营平侯。

初，充国以功德与霍光等列，画未央宫。成帝时，西羌尝有警，上思将帅之臣，追美充国，乃召黄门郎杨雄即充国图画而颂之<sup>[149]</sup>，曰：“明灵惟宣，戎有先零。先零昌狂，侵汉西疆。汉命虎臣，惟后将军，整我六师，是讨是震。既临其域，谕以威德，有守矜功，谓之弗克。请奋其旅，于罕之羌。天子命我，从之鲜阳<sup>[150]</sup>。营平守节，娄<sup>[151]</sup>奏封章。料敌制胜，威谋靡亢<sup>[152]</sup>。遂克西戎，还师于京。鬼方<sup>[153]</sup>宾服，罔有不庭<sup>[154]</sup>。昔周之宣，有方有虎<sup>[155]</sup>。诗人歌功，乃列于《雅》<sup>[156]</sup>。在汉中兴，充国作武，赳赳桓桓<sup>[157]</sup>，亦绍厥后<sup>[158]</sup>。”

充国为后将军，徙杜陵<sup>[159]</sup>。

辛武贤自羌军还后七年，复为破羌将军，征乌孙<sup>[160]</sup>，至敦煌。后

不出，征未到，病卒……

赞曰：秦、汉已来，山东出相，山西出将。秦将军白起，郿人[161]；王翦，频阳人[162]。汉兴，郁郅王围、甘延寿[163]，义渠公孙贺、傅介子[164]；成纪李广、李蔡[165]；杜陵苏建、苏武；上却[166]上官桀、赵充国；襄武廉褒[167]；狄道辛武贤、庆忌[168]；皆以勇武显闻。苏、辛父子著节，此其可称列者也，其余不可胜数。何则？山西天水、陇西、安定、北地[169]处势迫近羌胡，民俗修习战备，高上勇力鞍马骑射。故秦诗曰：“王于兴师，修我甲兵，与子皆行。”[170]其风声气俗自古而然。今之歌谣慷慨，风流犹存耳。

---

[1]1942年，青海出土东汉三老掾赵宽碑，叙述世系特详，参见中华书局《汉书新证》第367页。上邽：秦县，属甘肃天水市。

[2]金城：见《张骞传》。令居：汉县，治今甘肃永登县城西北。

[3]陇西、天水、安定、北地、上郡、西河六郡。

[4]羽林：即羽林郎，秩三百石，掌宿卫。

[5]武都：汉郡，在今甘肃境。氏：西戎。

[6]上谷：秦郡，地在今河北。此句言赵充国领兵屯于上谷。

[7]西祁王：即匈奴王。

[8]五原、朔方、云中、代郡、雁门、定襄、北平、上谷、渔阳九郡。此句谓四万骑屯之，而充国总领之。

[9]羌：西戎种族名。

[10]先零：汉时羌族，今甘肃临夏市以西至青海之境皆其所据。豪：帅长。湟水：见《武帝纪》。湟水之北为汉地。

[11]以其不详审情实。

[12]旁：依。

[13]抵：犯。前先零所言，虽经安国奏，为充国所劾，朝廷固未许也，羌人乃缘前言，犯法冒禁而渡。

[14]羌人无大君长，而诸种族豪递相杀伐，故每有仇讎，往来相报，今解仇交质，自相亲结，欲入汉为寇。

[15]事：使役。

[16]张掖：见《李陵传》。酒泉：见《武帝纪》。

[17]本始五年，匈奴为乌孙所破。

[18]塞：边界。

[19]此句言恐汉再伐之。

[20]尉黎、危须：皆西域国名。尉黎：亦作“尉犁”，在今新疆尉犁县；危须：在今新疆焉耆县东北。

[21]设：谓开许。

[22]沮：坏。欲坏其计，令解散之。

[23] 诸国不与匈奴合谋。

[24] 沙阴：即流沙。亦名居延海，在张掖市东北，县故治在今甘肃武威市南。

[25] 盐泽：见《张骞传》。

[26] 长坑：长城之窟。

[27] 穷水：亦在张掖市北。

[28] 此当为张掖属国，以时金城尚未置属国。

[29] 直：当。

[30] 藉：借。

[31] 鄯善：即楼兰国，见《张骞传》。

[32] 阳关：在今甘肃敦煌市西南，即汉阳关。

[33] 罕开：读如罕坚，羌之别种，地在今甘肃天水市南。

[34] 视：读如示。示：语之。

[35] 两府：指丞相、御史大夫府。

[36] 尤：最也。桀：坚也，言不顺从。黠：恶也，为恶坚。

[37] 此句谓怨怒汉吏不亲信而归向之。

[38] 浩亶：读如告门，汉县，因浩亶水名，故城在今甘肃永登县南。

[39] 隄：遥。

[40] 金城于昭帝始元六年置郡。

[41] 图上方略：图其地形，并为攻讨方略，俱上奏。

[42] 须：等待。

[43] 此句言立营陈，则虏不得犯，诸军可以继渡。

[44] 山峭而夹水曰陜。四望陜：在今甘肃永登县西。

[45] 落都：汉县，西汉置破羌县，即今青海乐都。

[46] 杜：塞。

[47] 西部都尉府：在金城。

[48] 并：犹俱。转道：运粮之道。

[49] 八校尉：指中垒、屯骑、步兵、越骑、长水、胡骑、射声、虎贲。

[50] 疏：伺也。

[51] 都尉：即金城西部都尉。

[52] 徼：要。极：倦极。要其倦极而后击之。

[53] 弛刑：古代监收的囚徒不带械具者。

[54] 沛郡：汉置，在今江苏、安徽境。淮阳：汉置国，今河南淮阳县。汝南：汉郡，河南、安徽皆有其地。材官：有干力之官。

[55] 竟：读如境。册：同“策”。

[56]能：读如耐。

[57]今青海东北境，古曰鲜水。

[58]或谓“即”字疑“既”字之讹。

[59]亶：读如但。

[60]仍：频。

[61]回：路纡曲。

[62]凡以畜产载负物者谓之“佗”。

[63]商：计度。

[64]殆：仅。

[65]武威县：汉置，故城在今甘肃武威市民勤县。日勒：汉县，故城在今甘肃永昌县西北。

[66]要：遮。杜：塞。

[67]此句言被劫略而反叛，非其本心。

[68]拊：古“抚”字。辑：与“集”同。

[69]即：就。就其郡而拜之。

[70]徙其妻子令远居，而身来为寇。

[71]言羌获麦后将如此。

[72]皆谓钱值之数，言其贵。

[73]畜：畜产牛羊之属；食：谷麦之属。

[74]畜：聚积。

[75]皴：皴裂，皮肤因寒冷干燥而开裂。瘃：寒疮，俗呼冻疮。

[76]此句谓久历年岁，乃胜小敌。

[77]奉世：冯奉世。婁：西域国名，在新疆若羌县。

[78]亡虑：总计。言不待计虑而知其大凡。

[79]句廉：水岸曲而有廉棱。

[80]饮飞：见《宣帝纪》。步兵二校：步兵二营。

[81]五星分天之中，积于东方，中国大利，积于西方，夷狄用兵者利。

[82]太白：星名，主兵象；出而高，用兵深吉浅凶，卑，浅吉深凶。

[83]此句言为将之道，受任行兵于外，虽受诏命，若有便宜，则当固守以取安利。

[84]前幸赐书：言义渠安国得此赐书。

[85]此句言择可使者令往。

[86]候使为寇：谓依阻山之木石，以自保固。

[87]《孙子·形篇》语。言所以守者，力不足也。所以攻者，守有余也。

[88]《孙子·虚实篇》语。致人：引之而取之；致于人：为人所取。

[89]饬：整治也。

[90]须：待也。

[91]莫须：小种羌名。

[92]解：读如懈。弛：放。

[93]此句言逐利宜疾，今行太迟。

[94]此句谓不得燔烧人居，及于田亩之中刈刍放牧。

[95]此句谓苟取文墨之便，而自营卫。

[96]胫：膝以下骨。寒泄：下痢。

[97]此句言恐其死。

[98]此句诏充国养病。

[99]绣衣：御史。

[100]宣帝时，丰穰屡登，中土谷，斛五钱，边地斛八钱。

[101]耿中丞：即耿寿昌，为司农中丞。

[102]此句言预储粮食，可以制敌。

[103]此句言倘如此，则所忧不独在羌。

[104]菱：干刍。稟：禾秆。石：百二十斤。

[105]庙胜：谋于庙堂而胜敌。

[106]漕下：以水运木而下。

[107]缮：补。

[108]湟陁：今名陕口山，在青海西宁东。

[109]田事出：谓至春人出营田。

[110]赋：谓班与之。晦：古“亩”字。

[111]倅：副也。什二者，千骑则与副马二百匹。

[112]田者游兵：指以卫屯田者。

[113]见《孙子》。言先自完坚，令敌不能胜我，乃可以胜敌。

[114]荐：兽所食草。

[115]般：还。

[116]九校：九营。

[117]贫破：使之贫为破。

[118]临羌：汉县，故城在今青海湟中县北。

[119]眚：同“示”。

[120]此句言不可必胜。

[121]离：遭。堕：谓因寒瘕而堕指者。

[122]间：谓军之间隙者。

[123]大开小开：皆羌种，在河西之河南。

[124]元康五年，义渠安国召诛先零之事，致羌人怨怒而谓无所信向，是以大小开有此言。

[125]辽东：见《高帝纪》。

[126]樵：与“譙”同。为堑垒木樵之谓为高楼以望敌。

[127]校：谓以木相贯，遮拦禽兽。校联不绝：言营累相次。

[128]累重：指妻子资产。

[129]瓦解其处：各于其处自瓦解。

[130]此句言俱不能止小寇盗。

[131]贬重：贬中国之威重。

[132]澹：古“贍”字，给。

[133]临众：辛武贤之弟。

[134]以故：疑事。宣帝以罕、开前言而疑其生变，故急欲出兵，充国则谓罕、开虽有前言，既闻明诏宜皆乡风，无有异心，不足因此疑事而出兵。

[135]媮：苟且。嫌：亦“嫌”字。

[136]此句谓不早殄灭羌人。

[137]任：保。

[138]定计：以定数计算也。

[139]诡：责也。自以为忧责，言必能得之。

[140]言一时用兵之事，当以实敷奏，岂可以自矜伐为嫌。

[141]丞相、御史、车骑将军、前将军，为四府。并后将军为五府。

[142]醜：即“醜”字，醉怒。

[143]宴语：闲宴时共语。

[144]始尝不快上：所为尝不可上意。安世为车骑将军，在昭帝崩后，此上为汉宣帝。

[145]囊：所以盛书，有底曰囊，无底曰囊。簪笔：插笔于首。汉世近臣负囊簪笔，从备顾问，或有所纪。

[146]全度之：全安而免度之，不令丧败。

[147]以破羌希赏而格不行。

[148]司马中：即营军司马中。方见禁止而入至充国莫府司马中。印既泄省中语，又坐此罪。

[149]即：就。于画侧题颂。

[150]酒泉太守辛武贤自将万骑出张掖击羌，宣帝使充国共武贤讨罕、开于鲜水之阳。

[151]娄：古“屡”字。

[152]料：量。亢：当。

[153]鬼方：言其幽昧。

[154]庭：来帝庭。

[155]方、虎：方叔，邵虎。

[156]雅：《大雅》《小雅》之诗。



[157] 赳赳：劲也。桓桓：威也。

[158] 绍厥后：谓继周之方召。

[159] 杜陵：汉县，故城在今陕西西安市东南。

[160] 乌孙：见《张骞传》。

[161] 郿：周邑名，汉置县，故城在今陕西眉县东北。

[162] 频阳：秦县，故城在今陕西富平县东北。

[163] 郁郅：汉县，即今甘肃庆阳市。王围：为强弩将军。甘延寿：使西域，斩郅支单于。

[164] 义渠：秦县，故城在今甘肃庆阳市西峰区东。傅介子：使大宛，斩楼兰王。

[165] 成纪：汉县，故城在今甘肃秦安县北。

[166] 上却：见本传。

[167] 襄武：汉县，故城在今甘肃陇西县西南。廉褒：为右将军。

[168] 狄道：秦县，故城在今甘肃临洮县西南。庆忌：武贾子，为右将军。

[169] 天水、安定：皆汉郡，地在今甘肃。

[170] 《诗·无衣》辞。言于王之兴师，则修我甲兵，与子俱征伐。

# 儒林传序

古之儒者，博学乎六艺之文<sup>[1]</sup>。六（学）[艺]者，王教之典籍，先圣所以明天道，正人伦，致至治之成法也。周道既衰，坏于幽、厉，礼乐征伐自诸侯出，陵夷<sup>[2]</sup>二百余年而孔子兴，以圣德遭季世，知言之不用而道不行，乃叹曰：“凤鸟不至，河不出图，吾已矣夫！”<sup>[3]</sup>“文王既没，文不在兹乎？”<sup>[4]</sup>于是应聘诸侯，以答礼行谊<sup>[5]</sup>。西人周，南至楚，畏匡厄陈<sup>[6]</sup>，奸<sup>[7]</sup>七十余君。适齐闻韶，三月不知肉味<sup>[8]</sup>，自卫反鲁，然后《乐》正，《雅》《颂》各得其所<sup>[9]</sup>。究观古今篇籍，乃称曰：“大哉，尧之为君也！唯天为大，唯尧则之。巍巍乎其有成功也，焕乎其有文章！”<sup>[10]</sup>又曰：“周监于二代，郁郁乎文哉！吾从周。”<sup>[11]</sup>于是叙《书》则断《尧典》<sup>[12]</sup>；称《乐》则法《韶舞》<sup>[13]</sup>；论《诗》则首《周南》<sup>[14]</sup>。缀周之礼，因鲁《春秋》，举十二公行事<sup>[15]</sup>，绳之<sup>[16]</sup>以文武之道，成一王法，至获麟而止<sup>[17]</sup>。盖晚而好《易》，读之韦编三绝，而为之传<sup>[18]</sup>。皆因近圣之事，以立先王之教。故曰：“述而不作，信而好古。”<sup>[19]</sup>“下学而上达，知我者其天乎！”<sup>[20]</sup>

仲尼既没，七十子之徒<sup>[21]</sup>散游诸侯，大者为卿相师傅，小者友教士大夫，或隐而不见。故子张居陈<sup>[22]</sup>，澹台子羽居楚<sup>[23]</sup>，子夏居西河<sup>[24]</sup>，子贡终于齐<sup>[25]</sup>。如田子方、段干木、吴起、禽滑釐之属，皆受业于子夏之伦，为王者师<sup>[26]</sup>。是时独魏文侯好学。天下并争于战国，儒术既黜焉，然齐鲁之间学者犹弗废，至于威、宣之际<sup>[27]</sup>，孟子、孙卿之列咸遵夫子之业而润色之，以学显于当世。及至秦始皇兼天下，燔《诗》《书》，杀术士<sup>[28]</sup>，六学从此缺矣<sup>[29]</sup>。陈涉之王也，鲁诸儒持孔氏礼器往归之，于是孔甲为涉博士，卒与俱死<sup>[30]</sup>。陈涉起匹夫，驱<sup>[31]</sup>戍以立号，不满岁而灭亡，其事至微浅，然而搢绅先生负礼器往委质<sup>[32]</sup>为臣者何也？以秦禁其业，积怨而发愤于陈王也。及高皇帝诛项籍，引兵围鲁，鲁中诸儒尚讲诵习礼，弦歌之音不绝，岂非圣人遗化好学之国哉？于是诸儒始得修其经学，讲习大射乡饮之礼。叔孙通作汉礼仪，因为奉常，诸弟子共定者，咸为选首，然后喟然兴于学。然尚有干戈，平定四海<sup>[33]</sup>，亦未皇<sup>[34]</sup>庠序之事也。孝惠、高后时，公卿皆武功功臣。孝文时颇登用<sup>[35]</sup>，然孝文本好刑名之言。及至孝景，不任

儒，窦太后又好黄老术，故诸博士具官<sup>[36]</sup>待问，未有进者。

汉兴，言《易》，自淄川田生<sup>[37]</sup>；言《书》，自济南伏生<sup>[38]</sup>；言《诗》，于鲁则申培公<sup>[39]</sup>，于齐则轅固生<sup>[40]</sup>，燕则韩太傅<sup>[41]</sup>；言《礼》，则鲁高堂生<sup>[42]</sup>；言《春秋》，于齐则胡毋生<sup>[43]</sup>，于赵则董仲舒。及窦太后崩，武安君田蚡为丞相，黜黄老、刑名百家之言，延文学儒者以百数，而公孙弘以治《春秋》为丞相封侯，天下学士靡然乡风矣。

弘为学官，悼道之郁滞，乃请曰：“丞相、御史言：制曰‘盖闻导民以礼，风<sup>[44]</sup>之以乐。婚姻者，居室之大伦也<sup>[45]</sup>。今礼废乐崩，朕甚愍焉，故详延天下方闻之士<sup>[46]</sup>，咸登诸朝。其令礼官劝学，讲议洽闻，举遗<sup>[47]</sup>兴礼，以为天下先。太常议，予博士弟子，崇乡里之化，以厉<sup>[48]</sup>贤材焉。’谨与太常臧<sup>[49]</sup>、博士平等议，曰：闻三代之道，乡里有教，夏曰校，殷曰庠，周曰序。其劝善也，显之朝廷；其惩恶也，加之刑罚。故教化之行也，建首善自京师始，由内及外。今陛下昭至德，开大明，配天地，本人伦，劝学兴礼，崇化厉贤，以风四方，太平之原也。古者政教未洽，不备其礼，请因旧官而兴焉。为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，复其身。太常择民年十八以上仪状端正者，补博士弟子。郡国县官<sup>[50]</sup>有好文学，敬长上，肃政教，顺乡里，出入不悖，所闻，令相长丞上属所<sup>[51]</sup>二千石。二千石谨察可者，常与计偕<sup>[52]</sup>，诣太常，得受业如弟子。一岁皆辄课，能通一艺以上，补文学掌故缺；其高第可以为郎中，太常籍奏<sup>[53]</sup>。即有秀才异等，辄以名闻。其不事学若下材，及不能通一艺，辄罢之，而请诸能称者<sup>[54]</sup>。巨谨案诏书律令下者<sup>[55]</sup>，明天人分际，通古今之谊，文章尔雅<sup>[56]</sup>，训辞深厚，恩施甚美。小吏浅闻，弗能究宣，亡以明布谕下<sup>[57]</sup>。以治礼掌故以文学礼义为官，迁留滞<sup>[58]</sup>。请选择其秩比二百石以上及吏百石通一艺以上补左右内史、大行卒史<sup>[59]</sup>，比百石以下补郡太守卒史，皆各二人，边郡一人<sup>[60]</sup>。先用诵多者<sup>[61]</sup>，不足，择掌故<sup>[62]</sup>以补中二千石属<sup>[63]</sup>，文学掌故补郡属<sup>[64]</sup>，备员<sup>[65]</sup>。请著功令<sup>[66]</sup>。它如律令<sup>[67]</sup>。”制曰：“可。”自此以来，公卿大夫士吏彬彬多文学之士矣。

昭帝时举贤良文学，增博士弟子员满百人，宣帝末增倍之。元帝好儒，能通一经者皆复<sup>[68]</sup>。数年，以用度不足，更为设员千人，郡国置《五经》百石卒史。成帝末，或言孔子布衣养徒三千人，今天子太学弟子少，于是增弟子员三千人。岁余，复如故。平帝时，王莽秉政，增元

士<sup>[69]</sup>之子得受业如弟子，勿以为员，岁课甲科四十人为郎中，乙科二十人为太子舍人，丙科四十人补文学掌故云。

---

[1]六艺：指《诗》《书》《乐》《易》《礼》《春秋》。

[2]陵夷：渐渐衰微。

[3]语见《论语·子罕篇》。凤鸟河图，皆王者之瑞，孔子自伤有德而无位，故云已矣。

[4]语见《论语·子罕篇》。

[5]答礼：谓有问礼者，则应答而申明之。

[6]匡：邑名，故匡城县，在今河北长垣县西南。阳货有怨于匡，孔子貌似货，匡人见之，以为货而围之。孔子周游至陈，绝粮。

[7]奸：求谒见。

[8]三月不知肉味：赞美舜乐之善。

[9]是时道衰乐废，孔子归鲁修正之，故《雅》《颂》各得其所。

[10]语见《论语·泰伯篇》。则：法。言尧所行皆法天。巍巍：高貌。焕：明。

[11]语见《论语·八佾篇》。言周鉴夏殷之制而损益之，礼文大备，故吾从周。郁郁：文章盛貌。

[12]《书》起自《尧典》。

[13]孔子以舜之韶乐尽善尽美，故欲用之。

[14]《诗》以《周南》为首，《关雎》为是篇一章。

[15]十二公：指鲁隐、桓、庄、闵、僖、文、宣、成、襄、昭、定、哀公。

[16]绳：治正之。

[17]鲁哀公十四年，获麟，孔子《春秋》遂绝笔。

[18]编：所以联次节，爱玩烦数，故编简之韦，为之三断。传每卦之象象，及系辞文言说卦等，皆孔子所作。

[19]《论语·述而篇》记孔子之言。作者之谓圣，述者之谓明，孔子自谦我但述者。

[20]见《论语·宪问篇》。言下学人事，上达天命，行不违天，故惟天知我。

[21]孔子弟子三千，身通六艺者七十二人，言七十者，举成数。

[22]子张：姓颛孙，名师。

[23]澹台：姓；子羽：字名灭明，南游至江。

[24]子夏：姓卜，名商，隐河东郡之西界。

[25]子贡：姓端木，名赐，相鲁卫，卒终于齐。

[26]田子方四人，皆魏人。一说，田学于子贡，吴起学于曾申。禽滑釐则学于墨翟，实非儒也。

[27]威、宣之际：指齐威王、宣王之时。

[28]术士：经术之士。

[29]六学：即六艺。

[30]孔甲：即孔鮒，见前孔光传，陈涉败，孔鮒死陈下。

[31]適：与“谪”通。

[32]质：同“贄”；委质：执贄为礼以相见。

[33]言尚须征定反者，如陈豨、英希等。

[34]皇：暇。

[35]言稍用文学之士。

[36]具官：犹备员。

[37]田何。

[38]伏胜。

[39]申培。

[40]辕固。

[41]韩婴。

[42]高堂伯。

[43]胡毋子都。

[44]风：化也。

[45]伦：理也。

[46]详：悉也。方闻：犹广闻。

[47]举遗：搜求遗失的经典。

[48]厉：劝勉。

[49]太常臧：指孔臧。

[50]州有蛮夷曰道，列侯公卿所食曰邑。谓属于郡国之县及道与邑。

[51]属所：犹在所。

[52]随上计吏俱至京师。

[53]掌故之官，属太常。籍奏：编选名籍奏上。

[54]此句谓用诸有能通艺业而称其任者。

[55]此句谓平时所班下者。

[56]尔，雅：近正。

[57]此句言诏书非俗吏所能明通宣布，使下谕其意，故公孙弘欲选文学掌故补卒史如下文，所谓以儒术缘饰吏事。

[58]故治礼掌故在他官，迁擢常留滞，今请迁之如下。

[59]文学掌故留滞在比二百石以上，及吏百石而通一艺者，皆补为左右内史大行卒史。左右内史后为左冯翊、右扶风，大行后为大鸿胪。吏而得至百石，为其晓事优之。

[60]此言故文学掌故在留滞及吏比百石，皆补郡卒史，非言文学掌故之在百石者与吏百石同。

[61]言此数品先用诵多者。

[62]言此数品不足，则择现方为掌故者。

[63]中二千石属：即指左右内史大行卒史。

[64]郡属：即谓郡卒史。

[65]备员：言此特以现文学掌故为备员，若有不足，即使充之。

[66]功令：篇名，新立此条，请著之功令。

[67]言此外皆如旧律令。

[68]复：免除其徭赋。

[69]王莽篡位，更改官制，九卿分属三公，一卿置大夫三人，一大夫置元士三人。



# 循吏传序

汉兴之初，反秦之敝，与民休息，凡事简易，禁罔疏阔。而相国萧、曹以宽厚清静为天下帅<sup>[1]</sup>，民作“画一”之歌<sup>[2]</sup>。孝惠垂拱，高后女主，不出房闼，而天下晏然，民务稼穡，衣食滋殖<sup>[3]</sup>。至于文、景，遂移风易俗。是时，循吏如河南守吴公<sup>[4]</sup>、蜀守文翁<sup>[5]</sup>之属，皆谨身帅先，居以廉平，不至于严，而民从化。

孝武之世，外攘<sup>[6]</sup>四夷，内改法度，民用凋敝，奸轨不禁。时少能以化治称者，惟江都相董仲舒、内史公孙弘、兒宽，居官可纪。三人皆儒者，通于世务，明习文法，以经术润饰吏事，天子器之。仲舒数谢病去，弘、宽至三公。

孝昭幼冲，霍光秉政，承奢侈师旅之后，海内虚耗，光因循守职，无所改作。至于始元、元凤之间，匈奴乡化，百姓益富，举贤良文学，问民所疾苦，于是罢酒榷而议盐铁矣<sup>[7]</sup>。

及至孝宣，由仄陋<sup>[8]</sup>而登至尊，兴于闾阎，知民事之艰难。自霍光薨后始躬万机，厉精为治，五日一听事，自丞相已下各奉职而进。及拜刺史守相，辄亲见问，观其所由，退而考察所行以质<sup>[9]</sup>其言；有名实不相应，必知其所以然。常称曰：“庶民所以安其田里而亡叹息愁恨之心者，政平讼理也<sup>[10]</sup>。与我共此者，其唯良二千石乎<sup>[11]</sup>！”以为太守，吏民之本也，数变易则下不安，民知其将久，不可欺罔，乃服从其教化。故二千石有治理效，辄以玺书勉励，增秩赐金，或爵至关内侯，公卿缺则选诸所表<sup>[12]</sup>以次用之。是故汉世良吏，于是为盛，称中兴焉。若赵广汉、韩延寿、尹翁归、严延年、张敞之属，皆称其位，然任刑罚，或抵罪诛<sup>[13]</sup>。王成、黄霸、朱邑、龚遂、郑弘、召信臣等，所居民富，所去见思，生有荣号，死见奉祀，此廩廩庶几德让君子之遗风矣<sup>[14]</sup>。

---

[1] 帅：率先之意。

[2] 曹参代萧何为相，一守何之旧规，民乃歌之曰：“萧何为法，讲若画一。曹参代之，守而勿失。”

[3] 滋：益也。殖：生也。

[4] 吴公：见《贾谊传》。

[5]文翁：于景帝末年为蜀郡守，仁爱施教育，蜀地大化。

[6]攘：却也。

[7]昭帝始元六年，诏问贤良文学民所疾苦，罢榷酤官，盐铁未能罢，酒榷盐铁，兴于武帝时，以国用不足，县官悉自卖盐铁酤酒。

[8]仄陋：言非正统而身经微贱。

[9]质：正。

[10]讼理：言所讼见理而无冤滞。

[11]郡守诸侯相秩皆二千石。

[12]所表：即谓上增秩赐金赐爵。

[13]广汉、延寿、延年皆被诛。

[14]王成为胶东相，治有声。黄霸尝为颍川太守京兆尹，治民宽和，为汉第一循吏。朱邑为北海太守，治行称最。龚遂为渤海太守，务以德化。郑弘为南阳太守，著治迹。如信臣为上蔡长及南阳河南太守，劝耕农，务以富民。廩廩：渐近之意。

# 酷吏传序

孔子曰：“导之以政，齐之以刑，民免而无耻；导之以德，齐之以礼，有耻且格。”<sup>[1]</sup>老氏称：“上德不德，是以有德；下德不失德，是以无德。法令滋章，盗贼多有。”<sup>[2]</sup>信哉是言也！法令者，治之具，而非制治清浊之源也<sup>[3]</sup>。昔天下之罔尝密矣<sup>[4]</sup>，然奸轨愈起，其极也，上下相遁<sup>[5]</sup>，至于不振<sup>[6]</sup>。当是之时，吏治若救火扬沸<sup>[7]</sup>，非武健严酷，恶能胜其任而快乎？言道德者，溺<sup>[8]</sup>于职矣。故曰：“听讼吾犹人也，必也使无讼乎？”<sup>[9]</sup>“下士闻道大笑之。”<sup>[10]</sup>非虚言也。

汉兴，破觚而为圜，斫雕而为朴<sup>[11]</sup>，号为罔漏吞舟之鱼<sup>[12]</sup>。而吏治蒸蒸<sup>[13]</sup>，不至于奸，黎民艾安<sup>[14]</sup>。由是观之，在彼不在此<sup>[15]</sup>。高后时，酷吏独有侯封，刻轹<sup>[16]</sup>宗室，侵辱功臣。吕氏已败，遂夷<sup>[17]</sup>侯封之家。孝景时，晁错以刻深颇用术辅其资<sup>[18]</sup>，而七国之乱发怒于错，错卒被戮。其后有郅都、宁成之伦<sup>[19]</sup>。

---

[1] 语见《论语》。格：至也。言民但苟免，而不以恶为耻，化以德礼，则知愧耻而至于治。

[2] 语见《老子》。上德体合自然，故为德，下德务于修建，更以丧之，法令繁滋，则巧诈益起，故多盗贼。

[3] 言为治之体须法令，而法令非治之本。

[4] 罔：同“网”。此指秦代。

[5] 遁：避也。言吏避君，民避吏。

[6] 不振：丧败不可振救。

[7] 言其迫急。

[8] 溺：沉滞不举。

[9] 见《论语》。言使我听讼，亦无异于人，然立政施德，能使争讼绝息。

[10] 语见《老子》。原作“大而笑之”。大，迂也，下士以为迂而笑之。

[11] 觚：方木。雕：刻镂。言去严峻而从简易，抑巧伪而务敦厚。

[12] 言其疏。

[13] 蒸蒸：纯一貌。

[14] 艾：同“乂”，治也。

[15] 此句言在道德不在严酷。

[16] 辄：欺压。

[17] 夷：灭除。

[18] 资：材。

[19] 郅都：景帝时诛。宁成：为治酷，致产数千万，坐罪逃亡。

# 游侠传序

古者天子建国，诸侯立家，自卿大夫以至于庶人，各有等差，是以民服事其上，而下无觊觎<sup>[1]</sup>。孔子曰：“天下有道，政不在大夫。”<sup>[2]</sup>百官有司，奉法承令，以修所职，失职有诛，侵官有罚。夫然，故上下相顺，而庶事理焉。

周室既微，礼乐征伐自诸侯出。桓文之后，大夫世权，陪<sup>[3]</sup>臣执命。陵夷至于战国，合从连衡，力政争强<sup>[4]</sup>，由是列国公子，魏有信陵<sup>[5]</sup>、赵有平原<sup>[6]</sup>、齐有孟尝<sup>[7]</sup>、楚有春申<sup>[8]</sup>，皆借王公之势，竞为游侠，鸡鸣狗盗，无不宾礼<sup>[9]</sup>；而赵相虞卿弃国捐君，以周穷交魏齐之厄<sup>[10]</sup>；信陵、无忌窃符矫命，戮将专师，以赴平原之急<sup>[11]</sup>；皆以取重诸侯，显名天下，搯挈<sup>[12]</sup>而游谈者，以四豪为称首；于是背公死党之议成，守职奉上之义废矣。及至汉兴，禁网疏阔，未之匡改也<sup>[13]</sup>。是故代相陈豨从车千乘，而吴濞、淮南皆招宾客以千数。外戚大臣魏其、武安之属竞逐于京师，布衣游侠剧孟、郭解之徒驰骛于闾阎，权行州域，力折公侯。众庶荣其名迹，觊而慕之。虽其陷于刑辟，自与杀身成名，若季路、仇牧，死而不悔也<sup>[14]</sup>。故曾子曰：“上失其道，民散久矣。”<sup>[15]</sup>非明王在上，视之以好恶，齐之以礼法，民曷由知禁而反正乎！

古之正法：五伯，三王之罪人也；而六国，五伯之罪人也。夫四豪者，又六国之罪人也。况于郭解之伦，以匹夫之细，窃杀生之权，其罪已不容于诛矣。观其温良泛爱，振穷周急，谦退不伐，亦皆有绝异之姿。惜乎不人于道德，苟放纵于末流，杀身亡宗，非不幸也。自魏其、武安、淮南之后，天子切齿，卫、霍改节。然郡国豪桀处处各有，京师亲戚冠盖相望，亦古今常道，莫足言者。唯成帝时，外家王氏宾客为盛，而楼护<sup>[16]</sup>为帅。及王莽时，诸公之间陈遵<sup>[17]</sup>为雄，闾里之侠原涉<sup>[18]</sup>为魁。

---

<sup>[1]</sup>语本《左传》桓公二年。觊：幸也。觎：欲也。幸得其所欲。

<sup>[2]</sup>见《论语》。言权不移于下。

<sup>[3]</sup>陪：重也。

[4]政：同“征”；力政：背弃礼义任威力。

[5]魏公子无忌封信陵君。

[6]赵胜封平原君。

[7]田文封孟尝君。

[8]黄歇封春申君。

[9]孟尝之客，有能为鸡鸣狗盗者，孟尝曾赖其技以脱难。

[10]魏齐为虞卿之至交，齐将为范雎所杀，卿救之。

[11]秦围赵，赵平原告急于魏，魏王畏秦，不发兵，信陵窃兵符，矫王命，杀领兵大将晋鄙以救赵而却秦。

[12]搯(è)：同“扼”。擊：古“腕”字。

[13]匡：正。

[14]季路：孔子弟子仲由，卫有蒯聩之乱，季路赴难，被击断纓，结纓而死。仇牧：宋大夫，宋万弑宋闵公，牧闻而趋至；万击牧，碎其首。言游侠之徒，自许节操同二人。

[15]语见《论语》。

[16]楼护：字君卿，为王氏五侯上客。

[17]陈遵：字孟公，官至河南太守，嗜酒而不废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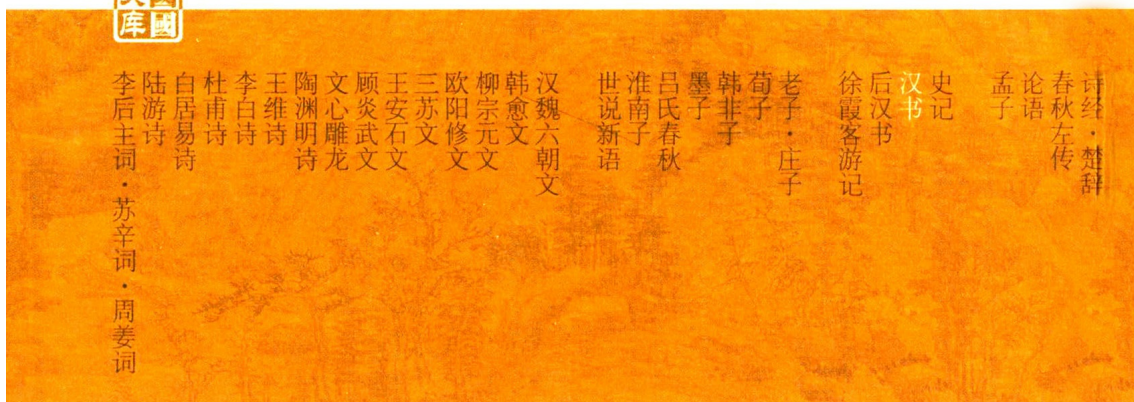
[18]原涉：字巨先，专赴人急，侠名极著，更始时，为申屠建所杀。



丛书策划 韩 敏 赖洁玉  
责任编辑 刘 丹 程可嘉  
装帧设计 宋硕昌 钟梦瑶

本文库已然囊括了“国学”之精粹。选注者中不乏叶圣陶、茅盾、邹韬奋、傅东华这样的学界翘楚。这样一份业经选注者消化、反刍的国学精神食粮自然更便于国学入门者吸收。

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主任 中国史学会副会长  
冯天瑜 总序



ISBN 978-7-5403-3439-0



9 787540 334390 >

定价：18.00元